
1
银河英雄传说
田中芳树作品
1 黎明篇
2 野望篇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1313.4/180:1

基藏



银河英雄传说

田中芳树 著

1 黎明篇

2 野望篇



责任编辑：郭力家
封面设计：李　萌

银河英雄传说（小说全集）
田中芳树—著
蔡 美 娟—译

出版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经　　销：长春市新华书店
印　　刷：长春市新华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9 印张　2000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一版　1997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0000 册

ISBN7－5387－1990－3/I·1026　每套（全 5 册）定价：100.00 元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目　　录

1 黎明篇

序　章　银河系史概略……………………………………………(3)
第一章　永恒的夜　…………………………………………(13)
第二章　亚斯提会战　………………………………………(33)
第三章　帝国的落日余晖　…………………………………(55)
第四章　第十三舰队诞生　…………………………………(70)
第五章　伊谢尔伦攻略战　…………………………………(91)
第六章　繁星点点……………………………………………(112)
第七章　中场的滑稽剧………………………………………(139)
第八章　死线…………………………………………………(155)
第九章　亚姆立札恒星………………………………………(177)
第十章　另一个序章…………………………………………(191)

2 野望篇

第一章　暴风雨前的宁静……………………………………(205)
第二章　起火点………………………………………………(228)
第三章　杨舰队出击…………………………………………(250)
第四章　流血的宇宙…………………………………………(271)
第五章　德奥里亚星域会战…………………………………(295)
第六章　勇气与忠诚…………………………………………(317)
第七章　属于何人的胜利……………………………………(342)
第八章　黄金树倒下了………………………………………(363)
第九章　再会了！远去的日子　……………………………(383)

银河英雄传说

田中芳树 著

1 黎明篇

序章 银河系史概略

……西元二八〇一年，政治统一中枢由太阳系第三行星地球，迁移至毕宿五（金牛座α）系第二行星德奥里亚。发表银河联邦创立宣言的人类，同年改元为宇宙历一年，开始向银河系的深处及边境，无止境地拓展开来。西元二七〇〇年代，最显著的特征是战乱迭起和秩序荡然，导致人类对外的发展完全停顿，而其蓄势待发的能量，则益见爆发性。

使人类得以在恒星来往飞行的"三美神"——第二空间跳跃航行法、重力控制及惯性控制技术——内容日新月异，不断进步，人类为探索未知的地平世界，驾驭太空船，航向星海的彼端。

"向前！再向前！"

这是那个时代人们共通的语言。

全体人类正值昂扬风发的生命活动周期。人们全神贯注、意志坚定、热情洋溢，即使面对困难时，也不会耽溺在病态的、自怜自艾的情绪。他们体内充满了阳刚之气，或许，当时的人类可以说是一种无可救药的乐天主义者吧！

这是一个回荡着清新与进取气息的黄金时代！

但是，几个时代性的的小疮疤仍在所难免，首先便是宇宙海盗。西元二七〇〇年代，地球和西留斯两国为争夺人类社会的霸权，经常运用私人掠夺船战术——他们便是这种战术下所产生的畸形儿。其中当然不乏讴歌自由的义贼，他们与捉拿海盗的联邦军之间的对决，也常常成了立体电视的题材。

只是，类似事件都是零星发生的，大部分的海盗都不过是与缺德腐化的政治家或企业家挂钩，以谋取非法利益的犯罪集团。对开拓星的住民们而言，他们就像瘟神一般可怕。在海盗出没的边境航路上，飞行的太空船当然减少了，不但物资补给有困难，就连到手的物资价格也一涨千里。因为，除

了原本的经费外，还得加上一笔安全保障费用。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可低估，否则受害者的不满与不安日益加深，会转而不信任联邦政府的统治能力，最后将大幅削弱其往边境开发的意愿。

宇宙历一〇六年，银河联邦倾力出击，扫荡宇宙海盗。由 M·休夫朗和 C·伍德等提督负责执行，二年后，任务大抵完成。这项扫荡任务原本并不容易，以挖苦他人而声名大噪的伍德提督，在其回忆录中的一节这样写道：

“……我的前面是聪明的敌人，后面是无能的同伴，我必须同时与这两者搏斗。而且，我自己也不是众望所归的目标。”

伍德提督自从转到政界之后，就一直扮演着“冥顽不灵的糟老头”角色，因而和渎职的政治家及企业家陷入无奈的苦战恶斗。

诸如此类的社会病变旋踵发生，毫无间断；若将全人类比做一个人体，则其无异是皮肤病，就像我们无法完全隔绝尘埃一般，这些病变也不可能完全根除。因此，如果能给予适当的治疗，便不会恶化或致死亡。人类便可以不用上手术台，而度过二个世纪以上的健康岁月。

只有一个地方，其繁荣和发展日渐委靡，它就是以前的宗主国——地球。这个行星的所有资源，渐渐消耗殆尽，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实力与潜力也一落千丈；人口锐减，最后成了一个只能藉昔日陈旧的传统来维系，且仔细恪守着好不容易才争取到自治权的老弱国家。

地球仍是银河系的支配者时，其从西留斯等星殖民地所收夺、囤积的财富，似乎也下落不明了。

……不久，癌细胞开始增殖了。人类社会笼罩在“中世的停滞”阴影中。

人们的内心中，疲劳与倦怠压倒了希望与野心，消极取代了积极，悲观取代了乐观，畏缩取代了进取。科学技术方面的新发现与新发明也后继无人。民主的共和政治也丧失了自律能力，坠入了争权夺利的愚民政治。

周围星域的开发计划半途而废，无数个可住行星上丰富的可能性与建设中的诸多设施，也都被弃置不顾。社会生活及文化跌入颓废渊薮，人们失去依循的价值观，耽溺在迷幻药、酒精、性滥交和神秘主义中。犯罪率节节激升，检举率却像恐龙一样惨遭灭绝。

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的病情已到了非根本治疗不可的阶段了。这种想法的确没错，只是，他们之中大部分的人为了尽速治疗，并不选择需要耐性与毅

力的长期疗法，而选择了副作用无可避免的特效药吞咽法，这帖猛药就叫做“独裁”。

就这样造就了日后鲁道夫·冯·高登巴姆登场的温床。

——鲁道夫·冯·高登巴姆在宇宙历二六八年，生于军人家庭，长大之后，顺理成章地入了军籍。

他在宇宙军官学校中的名次，位列“首席”。身高一九五公分，体重九十九公斤，体形硕壮，看他时犹如仰望一座铜铁巨塔一般。他那庞大的身躯上，没有一块松软的赘肉。

二十岁时任少尉官阶，当配属于参宿七星（猎户座）航路警备部队的法务军官之下时，他首先锐意整肃部队内部的纲纪，彻底清除酒精、赌博、迷幻药和同性恋等“四恶”。即使是上级也牵连在内的案子，他也照样挥舞起公正和法律的大旗，加以查办。毫不容情。因此，惹他不起的上级长官们只得让他晋升中尉，将他调派至参宿四星（猎户座 a），以除心头大患。

参宿四星是被喻为宇宙海盗的大马路之危险地带。乘兴而来的鲁道夫，被公认为“伍德提督二世”，展现了强硬的铁腕作风，机智而毫不留情地发动猛烈攻击，大举歼灭海盗组织。连投降和等待审判的人，也随着太空船被悉数烧死，其残酷无情、赶尽杀绝的作法，当然引起批评，但颂扬的声浪更加高张，如沛然洪水吞没了一切。

久处闭塞时代，沉闷封闭几乎令人窒息，所以，当这位年轻豪霸、锐气跃腾的新英雄出现时，银河联邦的市民们莫不额手称庆、夹道欢迎。鲁道夫就在这个浑沌未明的时候粉墨登场，一跃而为世界的新巨星。

宇宙历二九六年，二十八岁的鲁道夫已是少将了。他在此时卸下军籍，转入政界在议会取得一席之地后，登上了“国家革新同盟”的领袖宝座。在他的声望号召下，也网罗了许多年轻的政治家。

经过几次选举，鲁道夫迅速地扩张势力范围，在狂热的支持、不安、反弹、及颓废消极、毫不关心的复杂交错下，他成功地奠定了巩固的政治基础。

他依据国民投票成为首相，进而利用宪法中没有明文规定禁止兼任的漏洞，透过议会选举，当选为国家元首。根据不成文的规定，这两项职务不得兼任，只能各自行使范围之内的权力；一旦将两者同时纳入同一个人的手中，将会引发可怕的化学反应。足以与鲁道夫政权相抗衡的人物，事实上已

经不存在了。

“民众所喜欢的并非自主性的思考及随之产生的责任，而是命令、服从及责任免除。鲁道夫的登场，就是一大历史见证。在民主政治中，该为政弊负责的是选择不合格的从政者当政的民众本身；而专制政治则不然，民众不愿自我反省，而喜欢轻松且不需负任何责任地大肆抨击为政者。”

后来的历史学者——D·辛克莱，记载了这一段话。他的评论是否正确暂且不提，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的确确死心地拥护鲁道夫。

“我们要强大的政府！我们要有力的领导者！恢复社会的秩序和活力！”

这个万众称戴的“有力的领导者”，曾几何时摇身一变，成了不容许批评势力存在的绝对独裁者。他自称为“终生执政官”，直到宇宙历三一〇年，当他彻底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银河帝国皇帝”时，许多人开始诅咒自己无法从历史学习教训的愚蠢与无知，而一向对鲁道夫挞伐有加的人们，现在更是愤恨沸腾到了极点。但是，大呼快哉的人，为数仍在前者之上！

当时，一位共和派政治家——哈桑·赛德，在鲁道夫加冕登基之日，曾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在房间里，可以听到民众高呼鲁道夫万岁的声音，在他们高呼绞刑官万岁之前，还要经过多少日子呢？……”

这本日记后来遭帝国当局的查禁处分。而这一天正是废除宇宙历、改元帝国历元的同一天。此时银河联邦彻底崩溃，银河帝国——高登巴姆王朝诞生了一 察逮到。被社会秩序维护局捉到的人，只有死路一条！”

事实也如此，遭社会秩序维护局逮捕的政治犯和思想犯，在正式记录中无一被判死刑。但未经审判射杀的人、严刑拷打致死的人、放逐到不毛之地而音讯断绝的人、接受前脑叶切手术或服用迷幻药而形同废物的人、在狱中病死或因意外致死的人……总计却在四〇亿人以上。这个数目在帝国全人口三〇〇〇亿中所占的比例，也不过才一·三%而已，因此，社会秩序维护局的主事者才能大言不惭地辩称：

“为谋求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安宁与福祉，必须一举消除危险份子！”

当然，他所谓的“绝大多数”，并不包含那些慑于四〇亿人悲惨命运、愤恨积重难返、也怒不敢言的无数民众。

除了镇压反对派，另一方面，鲁道夫也选所谓的“优秀人才”，并赋予特权，制造支持帝室的贵族阶级。然而，全部的贵族阶级均是白人，还给他

们加封古日耳曼风格的姓氏，鲁道夫在智慧上是否已显露出衰弱的端倪了?

法斯特隆也因功受封伯爵称号，但却在回家途中，遭地下活动的共和派恐怖份子暗算，身中中子炸弹惨死。鲁道夫大为哀惜，将二万名以上的嫌疑犯全部处死，以慰功臣在天之灵。

帝国历四十二年，鲁道夫大帝结束了长达八十三年的生命。巨大的身躯依然强壮，但据说精神上的痛苦却造成他心脏负担过重。

皇帝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满足。他和皇后伊莉莎白所生的四个孩子全是女儿，没有可以继承其位的男孩。到了晚年，抽妾玛德蕾娜为他生了一名男婴，但据传是个先天性痴呆儿。

关于这件事，帝国的正式纪录并没有列入，后来不仅玛德蕾娜本人，连她的双亲、兄弟、帮她助产的工程师和护士，也都全被处死。由这个事实可以推定，在街头巷尾流传的谣言，可能确有其事。

这件事对颁布“恶劣遗传因子排除法”、企望发展优良人种的鲁道夫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

为了恪遵鲁道夫的信念——“遗传因子决定一切”，玛德蕾娜非死不可。因为，鲁道夫大帝应该没有生下白痴的遗传资质，全部的责任都在玛德蕾娜的身上。

鲁道夫死后，戴上第二代银河帝国皇冠的人是鲁道夫的长女卡妲娜莉的儿子——吉斯穆特。年方二十五岁的皇帝，在父亲诺耶·舒达菲·尤希的辅佐下，君临银河系。

……鲁道夫一世死后，共和主义者相继在帝国各地发动叛变。很多人都认为，鲁道夫的指导力量和个性消失的此刻，帝国不久即将垮台，不过，他们似乎高兴得太早了。鲁道夫在长达四十年的统治岁月里，培养了集贵族、军队、官僚三位为一体的体制，此一心腹集团远较共和主义者们所想像的还要坚固得多。

统率这个三角体制的人是皇帝的父亲，也就是帝国宰相——诺耶·舒达菲·尤希。他是鲁道夫精挑细选出来的女婿，此时，他发挥了沉着冷静的指导能力，把原本就居于劣势的叛军，如蛋壳般踏得粉碎。

参加叛乱的五亿余人全数被杀害，他们的家人亲戚共一〇〇多亿人，被剥夺市民权，并降为农奴阶级。他忠实地守护着帝国的传统，凡是反对势力，一律格杀勿论。

共和主义者又再度陷入严冬时期了。

在强力的专制政治下，严寒的冬天会永远持续吗？这是大家最担心的问题。尤希死后，吉斯穆特亲政；他死后，长子利夏尔继位；利夏尔之后，由其长子欧佛瑞执政。最高的权力只能落在鲁道夫的后代子孙手中，代代世袭。

但是，在厚厚的冰层下面，水流正静悄悄地移动着。

帝国历一六四年，被降为奴隶阶级的叛徒家属们，也就是被流放至牛郎星（天鹰座 a）上从事严苛劳动的共和主义者们，使用自己建造的太空船，成功地完成逃亡行动。

他们的计划并不是几代下来经过缜密演练才成功的。像这种经过策划的计划，反而全部宣告失败。共和主义者的墓碑日增，挽歌为社会秩序维护局的嘲笑所取代。这样的悲剧，永无止境地反复发生着。但是，他们终究还是成功了。而此一计划由提议到实行，不过才花费标准历三个月的时间。

计划的开端起于孩子们的游戏。在酷寒的牛郎星（天鹰座 a）第七行星上，从事钼矿和锑矿开采的奴隶们的小孩，偷偷溜出监视人的视线，把冰块削成小船，放在水面上玩耍。无心撞见的青年——亚雷·海尼森，他的脑际闪过一道亮光。这个被弃置的行星，原来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太空船材料啊！

水量很少的第七行星，有丰富的天然干冰。海尼森选取的是埋在峡谷底下的干冰巨块，长一二二公里、宽四〇公里、高三〇公里。凿穿冰块的中心部，设计成动力部及居住部，就可以做成一艘可以飞行的太空船。到目前为止，计划的困难之处则在太空船材料的获取想方设法。要取得非法的资材根本不可能，一旦被社会秩序维护局查到任何蛛丝马迹。势必又将引发一阵残酷无情的镇压及杀戮风暴！

不过，这里却有当局没有注意到的天然材料。

在绝对零度的宇宙空间中，不必担心干冰会汽化，如果能够挡住动力部及居住部传来的热气，就有可能做长期可供在星际间飞行的太空船材料。原本的这艘太空船就不必一直持续地飞行。

这艘洁白晶莹的干冰太空船，被命名为“伊欧·法杰卡斯”。这是制做冰船的少年的名字。四十万名男女乘着这艘船，逃离牛郎星。他们踏出了后世历史学家们所说的“长征一万光年”漫漫长路的第一步。

为了躲避穷追不舍的银河帝国军，他们隐身于一无名行星的地下，在这

里建造了八十艘星际间太空船，然后一步一步航向银河系的最深处。那里是一个充满巨星、矮星、变光星等危险的巨大空间。造物者的作弄，一次次无情地翻动着逃离者的命运。

在苦难的旅程途中，他们失去了领导人——海尼森。海尼森的好友古恩·基姆·霍尔接下他的棒子。当他渐渐衰老、两眼失明时，他们终于脱离危险地带，进入安定的壮年期星群。而自牛郎星出发至今，已过半个多世纪了。

新天地里的星群以古代腓尼基诸神的称呼为名。如：巴拉特、亚特提、梅卡德、哈达特等等。他们以巴拉特的第四行星为根据地，并以亡故的领导者海尼森之名为名，以缅怀他的不朽功绩。

“长征一万光年”的终点落在帝国历二一八年，此时，摆脱专制政治桎梏的人们，决定废除帝国历，恢复宇宙历。人人都夸称自己才是银河联邦的正统继承人。而鲁道夫只不过是民主制度中一个卑鄙无耻的叛逆者罢了。

就这样，自由行星同盟郑重宣布成立了！时值宇宙历五二七年。早期的市民有十六万余人，因为，泰半的同志都在长途跋涉中丧生了。

……说是将人类社会一分为二，虽然尚嫌太早了些，但是自由行星同盟的建国者们，他们的勤奋与热情乃史上所仅见，在努力的耕耘下，他们的势力急速充实稳固。政府推行多产奖励政策，人口因而大为增加，国家体制已臻至完备，农工的生产力也大幅提升了。

银河联邦的黄金时代再度来临了！

宇宙历六四〇年，银河帝国与自由行星同盟两大势力首次互相接触，而且是战舰之间的接触。

相对于早有心理准备的同盟方面，对帝国方面而言，无异是晴天霹雳，因此，战斗的胜利果实当然由同盟军获得。被中子光束炮直接击中，在化为火球消灭之前，战舰不断对帝国本星发出紧急联络信号！

银河帝国的官员从电脑回路取出陈旧的纪录，才赫然发现那些至少在一世纪以前逃离牛郎星的奴隶们竟然还活着！

于是，帝国组织了一支浩大的讨伐军，挥戈指向“叛徒的根据地”！然而却告全军覆没，彻底败北。

兵员数量占优势的帝国军队，大吃败仗的原因是被迫长途远征的官兵身心俱疲、补给不足、不谙地理环境、低估敌军的实力及战斗意志、战略构想过于粗疏，以及同盟军拥有一位英明的指挥官。

同盟军的总指挥官是林·帕欧，他不仅贪杯好色，而且还是个大老饕，因而常遭尊奉古代清教素朴寡欲精神的同盟为政者的白眼，但他在用兵方面却是个罕见的天才。辅佐他的参谋长——尤斯夫·托波洛，向有“唠叨的尤斯夫”之称，每当碰到操劳艰苦的事情时，他总要发出不平之鸣，声名因此不迳而走。话虽如此，他可是一位精密周延的理论家呢！用“会呼吸的战术电脑”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他们两人都才三十岁，但是，这样的组合却在达贡星域外线一带，堂堂演出了有史以来屈指可数的包围歼灭战，成为同盟建国以来最伟大的英雄人物。

此番战果为自由行星同盟在量的方面缔造了膨胀扩张的契机。帝国内的异议份子知道有一独立的势力在对抗帝国后为求得安身立命之地，大批人潮纷纷逃亡，蜂拥流入自由同盟。鲁道夫大帝死后，经过了三个世纪，曾经那么强固的体制金箍咒也开始动摇了，因镇压行动而横行一时的社会秩序维护局，也褪去了昔日的威严与光彩，帝国内部民怨沸腾，不满的情绪如排山倒海般汹涌掩至！

自由行星同盟以“来者不拒”的精神，接纳继续拥入的男男女女。这批人潮除了共和主义者之外，还包括在宫廷内部权力斗争失败的皇亲国戚和贵族等等。

自最早的接触以来，高登巴姆银河帝国王朝和自由行星同盟，一直处于慢性的战争状态，但有时候也有着类似和平的假象，它的产物就是“费沙自治领区”，在皇帝的主权之下，须对帝国纳贡，但内政上则拥有完全的自主权，其中还包括对自由行星同盟的外交及通商。

银河帝国以人类社会唯一的支配者自居，不承认其他国家的存在。他们在公文中称自由行星同盟为“叛乱势力”，同盟军是“叛乱军”，同盟的元首暨最高评议会议长则是“叛乱势力的头目。”而出身于地球的巨商雷欧波特·拉普则对具有特殊性格的自治领区的成立运动相当热心，透过请愿、游说和巨额的贿赂，他在幕后操控了一切。

自治领区的代表兼自治领主，隶属皇帝臣下，统治自治领土，并负责监督与同盟之间的交易，有时也身兼外交官的职务。由于其独揽交易大权，财富不断累积扩充，因此统辖的领域虽小，但他的实力却丝毫轻忽不得。

帝国与同盟之间并非完全无意修好。帝国历三九八年（宇宙历七〇七

年）即位的皇帝曼夫瑞二世，乃先帝赫穆特的庶子之一，自暗杀者的手中捡回一条命后，逃往自由行星同盟。从此浸淫在自由的空气中成长，在那里度过了少年时期。

所以，他即位以后，便致力于两大势力间的和平及对等外交关系，并力图帝国内部的政治改革。然而，肩负众望的年轻皇帝在即位不到一年时便惨遭暗杀，而两大势力间的关系也急速冷却下来，和平的希望亦化为乌有。暗杀曼夫瑞二世的凶手虽是反动派的贵族，但实际在暗中操纵的却是冀望独占交易权的费沙，此一说法颇为可信。

……直到宇宙历八世纪末、帝国历五世纪末时，帝国仍空有偌大的疆土而毫无纪律和体制可言，同盟也丧失了当初建国的理想；两国中间以费沙相隔，持续着遥无尽期的对立抗争状态。经济学者曾就三国的国力做一数值统计，结果银河帝国 48、自由行星同盟 40、费沙 12，演成鼎足而三的僵局。

银河联邦的总人口在全盛日期曾达三〇〇〇亿，经过了长期的战乱与分崩离析，现在只剩下四〇〇亿了。

人口分布是：帝国二五〇亿，同盟一三〇亿，费沙二〇亿。

幡然改变当前局势的是在凡尔哈拉系第三行星奥丁——以古代日耳曼神话中的主神之名为名，也就是鲁道夫时代所迁移的银河帝国首都星，出现的少年男子。这位冰清貌美英姿逼人的少年，就是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

莱因哈特原来姓缪杰，生在一个徒有贵族虚名却一贫如洗的家庭里。时值帝国历四六七年（宇宙历七七六年）。十岁的时候，大他五岁的姐姐——安妮罗杰，被皇帝佛瑞德李希四世选入后宫，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这位金发碧眼的美少年，十五岁时就成了近卫师团的少尉，皇帝对安妮罗杰的宠爱，加上本身的才干，更加速了他的晋升。

二十岁时，他受封为罗严克拉姆伯爵，膺任帝国军一级上将。这是专制国家才可能有的人事制度，但随着地位的提高，责任也加重了。为了证明自己并非仅是“皇帝宠妾的弟弟”，莱因哈特必须展现出本身的才干来。

在此同时，自由行星同盟手中也握有一张王牌——他就是生于宇宙历七六七年，二十岁加入军籍的用兵专家杨威利。

他原本志不在军事，若非几次偶然的机缘推动他，他将不会是历史的创造者，而是个寻常的旁观者，终此一生，默默无闻。

“有做得到的事，也有做不得的事。”

这是杨的一贯论调，对于命运，他比莱因哈特更被动，更富有包容性。对于战争及执行战争的军人职业，他总是觉得难以融入，因为，他渴望舍弃军队地位，过着终生退隐的生活，但却始终无法如愿。

……宇宙历七九六年（帝国历四八七年初），莱因哈特率领二万艘舰队，踏上远征之途。他要让晋称“自由行星同盟”的叛军跪地求饶，藉机立功以巩固一己的地位。

同盟军组织四万艘的舰队迎击，杨威利即为当时幕僚中的一员。

这时，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二十岁，杨威利二十九岁……。

第一章　永恒的夜

I

银河帝国军上校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在踏进舰桥的瞬间，若有所思地停住脚步。镶嵌着无数光点的宇宙深渊，以压倒性的量感包住了他全身。

“……”

整个人仿佛飘浮在无垠的黑暗里，但这种错觉一下子就消失了。伯伦希尔舰桥呈一巨大的半球形，吉尔菲艾斯记起舰桥的上半部是一面荧幕。

一时的感性自宇宙空间沉淀下来后，吉尔菲艾斯重新环视周遭。广阔的室内，照明设备控制在薄薄的幽暗下。无数个大大小小的荧幕、操纵台、计量器、电脑、通讯装置等，呈几何图形排列着，男人们在其中来回走动。他们的头、手和脚的动作，使人联想到乘着水流游移的鱼群。

一种若有似无的臭气隐隐刺激着吉尔菲艾斯的鼻孔，主宰战斗、神经紧绷的人类所分泌的肾上腺素的味道，机械散发出来的电子臭都混合在还原氧气之中，产生了这种军人最为熟悉的味道。

红发的年轻人大步走向舰桥的中央，虽然官拜上校，但吉尔菲艾斯却还不到二十一岁。褪去军服的他，还是后勤女兵眼中的那个“英俊、红发的高个儿”。有时候，他也会为自己的年龄与阶级不相称而感到无所适从，他无法象上级那样若无其事地接受这个事实。

莱因哈特·罗严克拉姆伯爵移动指挥座椅，两眼凝视荧幕上那片广大的星海。吉尔菲艾斯走近他，隐隐感觉到空气的抗拒阻力。那是遮音力场张开之故，以莱因哈特为中心，半径五公尺以内的对话，外围的人完全听不到。

“在看星星吗？阁下！”

吉尔菲艾斯致意过后好一会儿，莱因哈特才把视线转过来，椅子的角度恢复水平。他虽然坐着，但以黑色为主、银色为辅的军服，仍然平整笔挺地紧紧贴在他那匀称的肢体上，益发显出精悍干练的阳刚之气。

莱因哈特是一位翩翩美少年，形貌之美，世上无人能出其右。金色的头发配着白晰的鹅蛋脸，端正俊秀的鼻梁和双唇，宛若古代雕刻名匠手下的艺术精品。

他那冰蓝色的眼眸锐利有神，绽放出寒剑般的光芒。宫廷里的侍女们说那是“美丽而野心勃勃的眼睛”，男仆们则说那是“危险野心家的双眼”。不管是哪一种，可以确定的是，他的眼睛绝非那种毫无生命感的雕刻之美。

“嗯！星星好美啊！”

莱因哈特应道，抬头仰视与自己同龄的心腹部下：

“好象又长高了哦?”

“和两个月前一样，还是一九〇公分啊！阁下！我现在已经长不高哩！”

“比我高七公分的话，实在也够高了啊！”

莱因哈特的声音有几分少年争强好胜的语调，吉尔菲艾斯微微笑了笑。六年前，两人的身高差不多，当吉尔菲艾斯开始长高，和金发少年的身高拉开差距时，莱因哈特还很认真地向他抗议道：“不顾朋友，自己一个劲儿长高，算什么话!?”——只有吉尔菲艾斯了解莱因哈特也有孩子气的一面。

“对了，你有什么事吗?”

“有的！是有关叛军的布阵。根据三艘侦察艇传来的报告，由三个方向向我军逐渐逼近！可以使用指挥台上的投影机吗?”

紧发的年轻上将点点头，吉尔菲艾斯的手规律地动了起来。占据指挥台左半空的投影画面上，浮现四个箭头符号，由上下左右各个方向，指向画面中央进行。下方的箭头是红色的，其他的都是绿色的。

“红色箭头是我方军队，绿色箭头是敌军。我军的正面是敌军的第四舰队，根据判断，第四舰队的兵力有一万二〇〇〇。距离是二二〇〇光秒，按照目前的速度推算，大约六个小时后接触。”

吉尔菲艾斯的手指在画面上移动着，左方是敌军的第二舰队，兵力为舰艇一万五〇〇〇艘，距离二四〇〇光秒。右方是敌军第六舰队，兵力为舰艇一万三〇〇〇艘，距离二〇五光秒。

以反重力磁场系统为首的各种雷达穿透装置及干扰电波等不断精进发达，后来甚至出现可使雷达失灵的材料。几世纪以来，雷达的索敌功能已渐渐瘫痪了，索敌只能仰赖有人侦察机或监视卫星等等的传统方式。根据这几方面所收集的情报，再换算时差和距离的因素，就可得知敌人的位置。若能再加上热量和质量的测定，虽不是百分之百，但大抵已可顺利进行索敌工作。

“敌军共计四万艘！是我军的二倍哪！”

“他们似乎打算分三个方向包围我军。”

“咱们的老将们脸色大概要发青了吧……，哦！不！是发红吧？”

莱因哈特白晰的脸上，闪过一抹邪恶的微笑。他知道我方已被敌三面团团围住，不见半分紧张的神色。

“他们的确是脸色发青了！五位提督要我来请阁下出席紧急会商！”

“嗬？他们不是放话说不想再看到我了吗？”

“您不出席了吗？”

“不！我要去……去给那些家伙指点指点迷津！”

在莱因哈特面前出现的有梅尔卡兹上将、斯特汀中将、佛格中将、法伦海特少将和艾尔拉赫少将等共五人。也就是莱因哈特方才所说的“老将们”。这个称呼似乎有点过份，因为最年长的梅尔卡兹上将还不到六十岁，而最年轻的法伦海特也只有三十一岁而已。但莱因哈特等人对他们而言，的确是太年轻了点。

“司令官阁下，能容我等秉明拙见，万分感谢！”

一行的代表——梅尔卡兹上将说道。他在莱因哈特出生之前便早已加入军籍，不论是实际作战或军事行政，都具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撇开那中等身体、粗骨的体格和困盹的双眼不谈，他只是一个毫无特征的中年男子罢了，但他的实绩和声誉却远在莱因哈特之上。

“我知道众卿要说什么。”

莱因哈特形式化地回应了梅尔卡兹的致礼，并抢先说道：

“我军正处于不利状况之中，各位无非是想来叫我注意这件事吧？”

“是的！阁下！”

斯特汀中将向前跨出半步答道。

他的身材细瘦如刀剑，是四十岁后半的人物，擅长战术理论和辨论，属

于参谋型的军人，予人尖锐刁悍的印象。

"敌军是我军的两倍，而且从三个方向包抄过来。这也正意味着一旦处于交战状态，敌军将占尽优势！"

莱因哈特冰蓝色的眼睛闪过一道清辉，他冷冷地直视中将。

"卿言下之意是指我军必败喽?!"

"——我并没有这样说！阁下！现在我军处于不利态势是事实，看看荧幕，您就明白了……"

七对眼睛集中在指挥桌的投影上。

吉尔菲艾斯指出两军配置的态势给莱因哈特看，荧幕上有图块显现。遮音力场外的几名士兵，好奇地注视着上级长官们，斯特汀中将瞪了他们一眼，他们才慌忙移开视线。干咳两声之后，中将再度开口。

"这次的阵形和当年相同，睥睨帝国的宇宙舰队，为平息晋称自由行星同盟的叛军，却反而饮恨败北！"

"'是达贡歼灭战'啊?"

"是的！的确是打了一场令人扼腕的败仗啊！"

中将的口中吐出沉重的喟叹。

"战争的正义完全维系在人类正统的支配者——银河帝国皇帝，以及其忠实的臣下——我军官兵身上，但是，狡猾的叛军却使出阴险的伎俩，使我忠勇的百万精锐大军，全数葬身一片虚空之中。这次的战争，为避免重蹈前次的覆辙，所以，依属下之愚见，我方切莫贪功急进，应尽速光荣撤退以保名誉才是啊！"

的确是愚见！好个无能的饶舌胚子！——莱因哈特在心里暗骂着，嘴里却这样说：

"卿真是能言善道！不过，我不赞同你的主张，因为我并不打算撤退！"

"……道理何在？愿闻其详！"

"孺子不可教！"臭骂的表情写在斯特汀的脸上，莱因哈特若无其事地答道：

"因为，我方对敌军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怎么说?"

斯特汀扬扬双眉。梅尔卡兹神色黯然，佛格和艾尔赫则一脸愕然地望着年轻俊美的指挥官。

五人之中，只有最年轻的法伦海特一付等着看好戏的样子，他那水色的双眸，点出打趣的表情。许多人都说他出身于下级贵族，为了混口饭吃才干军人。他用兵擅长快攻，机动性强，但逢迎击战时，则稍嫌欠缺耐性和韧性。

“敝人不才，仍不明白阁下之意，能否再说明一番，感激不尽……”

斯特汀中将尖声说道。日后的事实终让他心服口服，因哈特莱回答了他的问题：

“我所说的优势有如下两点：其一，相对于敌人由三个方向分散兵力，我军只集中于一处。结合整体力量，即使敌人占了优势，但集中火力对付敌军中的一支时，取得优势的是我军！”

“……”

“其二，由战场移师下一处战场时，位于中央的我军路程较近。当两军没有交战时，敌军要转赴其它战场，势必绕道迂回，多费一番功夫。如此一来，时间与距离都成为我军的利器了！”

“……”

“也就是说，我军占尽兵力集中与调度机动等两大优势，这不是胜利的条件，是什么?!”

语调铿锵有力，一针见血。莱因哈特说完时，吉尔菲艾斯觉得五位提督仿佛在那一瞬间结成化石了。莱因哈特比这些身经百战、阅历丰富的年长军人，思考更灵活、更能通权达变。

莱因哈特不屑的视线扫过呆然站立一旁的斯特汀中将，接着追问：

“我们并没有陷入被围困的危机中，此时反而是将敌人各个击破的大好时机！卿却要放弃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白白撤退，这样做不啻是消极！我们自身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讨伐叛军，歼灭敌人啊！卿说为保全名誉应全身而退，但是，皇帝陛下授与的任务没有完成，有何名誉可言？卿该不是为自己的胆小怕事在强词夺理吧?”

一提到皇帝二字，除了法伦海特以外，四位提督全身如坐针毡，无一不战战兢兢。看到他们无聊的举动，莱因哈特漠然地嗤之以鼻。

“虽然总司令官阁下这么说，可是……”

斯特汀挣扎似的提出抗辩。

“所谓的大好良机，只不过是阁下一个人的看法罢了，就用兵学的常识

来判断，委实令人难以信服！对于尚未显示实际战绩的事……”

莱因哈特心里当下断定，这家伙不只无能，根本就是低能！没有前例的作战，自然没有实绩可言；但实绩可以在今后的战争中创造下来呀！

“明日卿就可以亲眼目睹这份实绩了，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

“您有把握吗?”

“有！只要众卿能够忠实地遵从我的作战计划！”

“什么样的作战计划?”

斯特汀问道，满腹猜疑显露无边。莱因哈特瞄了吉尔菲艾斯一眼，开始说明作战计划。

……二分钟之后，遮音场内部扬起斯特汀的叫声。

“纸上谈兵嘛！根本行不通啊！阁下，这样的……”

莱因哈特一掌拍向指挥台。

“好了！什么都不用说了！皇帝陛下任命我担任叛军征讨司令部官，众卿应该听从我的指挥，以证明对陛下的忠诚！这才是帝国军人的职责所在，不是吗？不要忘了！我的阶级在众卿之上！”

“……”

“众卿的生杀大权，全操在我手里！各位若胆敢固执己见，背弃陛下的旨意，我会解除众卿的职务，以抗命之罪严加惩办！各位觉悟了吗！”

莱因哈特瞪视眼前的五个人，五个人悄然无声。

Ⅱ

五位提督离开了。他们既非领会，亦非信服，只是慑于皇帝的圣威，不敢拂逆罢了。只有法伦海特看起来似乎对莱因哈特的作战构想颇感赞同。其他四人或多或少都认为莱因哈特是个假借皇帝圣威的无知孺子罢了。

吉尔菲艾斯觉得自己不能再坐视一切了，否则，莱因哈特年纪轻轻便一步登天，必将招惹闲言闲语。在老练的诸将眼中，莱因哈特只是藉着姐姐安妮罗杰的关系，假借皇帝的威光发亮的贫弱小行星而已。

这次并不是莱因哈特的第一仗，加入军籍五年以来，莱因哈特立功无数；但是，每一次众将官都会说：“他运气好！”或“敌人太弱了！”。再加上

莱因哈特对任何事从不愿奴颜奉承或做违心之论，因此，他们愈来愈讨厌他，现在甚至还私下称他为“狂妄自大的金发小子”哩！

“这样好吗？”

红发的年轻人问莱因哈特，蓝色的眼睛里浮现忧虑的神色。

“别管那么多了！”

长官显得神态自若。

“这些浑帐能干什么呢？说得难听点，他们只不过是胆小鬼罢了！根本没有违逆皇帝权威的胆量！”

“不过，他们或许怀恨在心也说不定！”

莱因哈特看看副官，低低地发出愉快的笑声。

“你老爱杞人忧天。别放心上！现在他们会喋喋不休地大声牢骚，过了一天，情况就会改变了。我会让斯特汀那个低能儿看看他口口声声说的实绩是什么！”

“别再提这件事了！”莱因哈特起身要吉尔菲艾斯一起到司令官室休息：

“好哇！”

“那咱们走吧！对了，吉尔菲艾斯……”

“是！阁下！”

“又是阁下！没有旁人的时候，就不要叫阁下。以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知道……”

“知道就要去做呀！这次会战结束之后，回到帝国首都，你自己也是阁下了啊！”

“……”

“你晋升准将了！该好好庆祝一下吧！”

交待舰长罗舒纳中校处理善后之后，莱因哈特走向休息室。吉尔菲艾斯跟随在后，脑海里不断翻转着长官方才所说的话。

会战结束，还师首都，晋升准将……金发的年轻提督似乎连想都没有想过败北的可能。换作是别人，一定会认为莱因哈特太自大了！但吉尔菲艾斯明白，莱因哈特会这样说，是出于对朋友的一番好意！

吉尔菲艾斯蓦然想起，和莱因哈特认识已有十年了……。与莱因哈特及其姐姐安妮罗杰结识，是他一生命运的转折点。

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的父亲，是司法部的下级官吏，每日在上司、文件、电脑间来回奔忙，为的只是四万帝国马克的年俸。他在不大宽大的院子里，栽种巴尔德星系特有的一种兰花，在饭后总喜欢来一瓶黑啤酒，是一个善良平凡的男子。

他那红发的小儿子，在学校向来是优等生圈子里的翘楚，运动样样精通，是双亲的骄傲。

有一天，四壁萧然的邻家，搬来一对贫穷的父子。

得悉隔壁那位软弱无力的中年男子竟是贵族时，吉尔菲艾斯大吃一惊；不过，当他看到金发的姐弟时，却打从心眼里喜欢他们。他觉得这对姐弟的容貌，真是生得秀丽不凡啊！

搬来的第一天，他就和那男孩成了好朋友。这位男孩就是莱因哈特，与吉尔菲艾斯同年，以标准历来算，只比吉尔菲艾斯小两个月。当红发的少年报上姓名的时候，金发少年耸起秀致的双眉嚷道：

“齐格飞——好俗的名字啊！”

甩头就受到这样没头没脑的批评，红发少年一时竟无以为对。莱因哈特接着又说：

“不过，吉尔菲艾斯这个姓倒蛮好听的，颇有诗意呢！就这样吧，以后我都用姓叫你好了！”

而安妮罗杰则叫他的缩名“齐格”。她的容貌和弟弟像同一个模子印出来似的，非常酷似，但身姿更为纤细，朦胧的微笑是那么的高雅怡人！在莱因哈特介绍下，两人相向而视时，她的神韵宛如若树梢间轻轻流泄的阳光。

“齐格！要和弟弟做好朋友哦！”

直到今天，吉尔菲艾斯仍然一刻不敢忘记她的交待。

事情旋踵发生了。一辆从没见过的豪华轿车，停在邻家门前，一位装束高级的中年男子下了车。整个晚上只听到吉尔菲艾斯一面哭一面责问父亲的叫声：

“爸爸把姐姐卖掉了！”

次日早晨，吉尔菲艾斯假装来叫他一起上学，结果，出来的是安妮罗杰，她悠悠地笑着说：

“我弟弟以后都不能和你一起上学了。这段期间，非常感谢你的照顾！”

美丽的少女轻轻在他额上吻了一下，并送给他一个亲手做的巧克力蛋

糕。

这一天，红发少年没去学校，他小心翼翼地抱着蛋糕来到自然公园。怕被巡逻机构发现，他躲到一棵名叫火星松的针叶树下，好久好久才把蛋糕吃完。和这对姐弟离别的哀伤，令他泪珠涟涟，他伸手拭去眼泪，小小的脸蛋揉得红红的。

天色暗了，他回到家，心想一定会被骂，可是，父母却默默不发一语。隔壁的灯火熄了。

过了一个月，身穿帝国军幼年学校制服的莱因哈特突然来访。对着惊喜万分的吉尔菲艾斯，金发少年一副老气横秋的口吻说：

“来做军人吧！做军人可以让你早一点成为男子汉大丈夫！要赶快独立，去把姐姐解放出来，吉尔菲艾斯！你一定要和我上同一所学校哦！幼年学校里，都是一些惹人厌的小鬼而已！”

……吉尔菲艾斯的父母没有反对，或许他们是望子成龙心切，或许他们能够体会儿子与邻家姐弟的深厚感情。不管怎样，吉尔菲艾斯和莱因哈特一样，在年少时便当机立断、下了决定。

幼年学校的学生大半都是贵族子弟，其他则是上流市民的小孩。吉尔菲艾斯能够跻身这所学校，不用说当然是安妮罗杰的功劳和莱因哈特的请求。

莱因哈特的成绩经常名列前茅，吉尔菲艾斯也总是榜上有名。不论是为了这对姐弟，或为了自己，他都要争取好成绩。

有时候，学生的家长们会来学校采访。虽然他们的身分地位高高在上，但却不能使人产生敬意。他们的身上只有特权阶级骄贵傲人的腐朽气息。

“看看那群家伙！吉尔菲艾斯！”

每次看到这种贵族，莱因哈特只感到强烈的厌烦和不屑。

“他们并不是以自己的努力获得今天的地位……，凭着血缘关系继承权力和财产，一代传一代。一群不知廉耻的家伙！难道宇宙生来就是要给这些家伙支配的吗?”

“莱因哈特……”

“不错！吉尔菲艾斯，我和你都没有理由要屈居这些家伙的下风!”

两人之间时常谈及这类话题，有时候，红发少年会从莱因哈特的谈吐间，感受到强烈的冲击和震撼！

鲁道夫大帝的肖像在首都各处傲然耸立，向铜像敬礼是帝国臣民的神圣

义务。因为内政部为严密监视藐视帝威的危险份子，在大帝铜像的双眼内，装设了精细的监视眼。向铜像行过礼后，莱因哈特语气激昂的说：

“吉尔菲艾斯！你曾想过吗？高登巴姆王朝并不是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着的。王朝始祖是那骄傲不驯的鲁道夫，若是真有所谓的‘始祖’，那么，在成为始祖之前并非帝室，而是一介无足轻重的市井小民罢了！鲁道夫仅仅是一个一步登天的野心家，他只是顺着时势所趋，藉机自封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而已！”

这个人到底想说什么呢？——吉尔菲艾斯心间一阵剧烈的悸动——莱因哈特接着说：

“鲁道夫能够做到的，我会做不到吗？”

莱因哈特如冰蓝色宝石的双眸，深深凝视吉尔菲艾斯，红发少年脑海里思绪翻腾，几令他透不过气来。他回望着莱因哈特。这时正是冬天，两人加入军队之前不久的事。

Ⅲ

“……从西元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科学技术杂沓纷乱的发展，危及本身的例子牵连大者历历可数。尤其是遗传因子科学的一大成果——生命复制，其在理论上所显示的可能性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人们会误以为生命复制就是永远延续生命的保障。当这种科学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时，只怕轻视生命的思想将会横扫地球这颗行星了！具有恶劣遗传精子的人，没有繁衍下一代的资格，淘汰劣等人种以提升人类资质的声势与日俱增。事实上，此一声势的壮大，便是助长日后鲁道夫的主张成立的远因……”

这段映现在操作台上的文章很快地消失了，下一段文章迅速出现画面。

“杨准将！司令官传侯！请立刻到指挥官席！”

看到一半被打断，杨威利准将拿起军帽，用手拨拨杂乱无序的黑发。

他是自由行星同盟军第二舰队的次席幕僚，席列旗舰波罗库斯的舰桥一角。他私下将书籍 VTR 输入战术电脑用的操作台里，偷偷享用读书的乐趣，因此实在没有不高兴的道理。

杨的姓名表记型式是 E 式，这是银河联邦成立之前即流下来的传统，

姓放在名字之前的型式。E是东方（EATSTERN）的第一个字母；相反的，名字放在姓之前的形式是W，W是西方（WESTERN）的第一个字母。

这个时代，混血极为普遍，姓名只能约略地表示直系祖先的出身了。

杨是一个黑发、黑眼睛、中等身材的二十九岁青年，他给人的印象不象是个军人，反而像是一位冷静的学者。不过，在一般人眼中，他并不是十分温和的青年。当一般人得悉他在军队中的阶级时，却难免会感到诧异。

"杨准将报到!"

舰队司令官派特中将不怀好意地望向行礼的青年军官。中年的派特中将一脸严肃，一看就知道是个军人。

"我看过你所提出的作战方案了!"

他只说这句话，随后打量着杨。他的表情仿佛在说：这么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浑小子，阶级竟然只比自己低二级而已，真令人纳闷!

"我对这个案子很有兴趣！可是，你不觉得太过慎重了吗?"

"是吗?"

杨回答的语气虽然很温和，但仔细一想，又觉得对长官这样回答有些失礼。派特中将并没有注意到。

"就象你在方案中所说的，这个作战方案的确不容易输。但是，只有不输还不够，不输也就是说不赢罗！我军三方包围敌人，而且兵力又是敌人的三倍，已经具备了大获全胜的要素了，为什么还要做不输的标准呢?"

"话是不错！不过，我们的包围网不是还没完成吗?"

这次中将察觉到了。他脸色大变，眉心深锁，双眉中间一条皱纹笔直而下。

杨一派泰然自若。

九年前，国防部军官学校毕业时，杨只是一个平凡的新任少尉，在四八四〇位毕业生中，他的名字是第一九〇九名。然而，现在他却不只是一位平凡的准将，因为全体同盟军中只有十六位将官是二十几岁，而他便是其中之一。

派特中将对这位年轻准将的战历并非全然不知。九年之间，杨参加的战争达一〇〇次以上，虽然还没参加过象这次动员五位数舰艇的大规模战争，但是，那一次次生死相搏的战争，可也不是幼童扮家家玩的烟火游戏。尤其是"艾尔·法西尔大撤退"一次中，他更是锋芒毕露的大英雄!

“总之，这份作战方案驳回！”

中将把文件拿给杨。

“我要说明一下，并不是因为你的缘故哦！”

中将的话无异是画蛇添足。

Ⅳ

在自由行星同盟众多的贸易商人口中，杨威利的父母——杨泰隆向以手腕灵活负盛名。他那令人无法抗拒的微笑深处，潜藏着机智的商业智慧，从一介小商船主起步，不断地累积财富。

“我很爱金钱……”

朋友问起他成功的秘诀时，他总是这样回答。

“要用钱滚钱！把铜币变银币，银币变金币！就是这个方法而已！”

糠他一副认真的口吻，而这样的回答也使他冠上“用钱滚钱的名人”的称号。虽然言者未必安什么好心眼，但杨泰隆似乎很醉心于这个称号。

另外，杨泰隆也是古董美术品的收藏家。西元时代的绘画、雕刻、陶瓷器等等，在他的宅邸内堆积如山。坐阵办公室指挥恒星间商船队以外的时间里，他会待在家里，鉴赏或擦拭古董艺术品，悠游其间，忙得不亦乐乎！

听说，他在选另一半时，也象是在选古董艺术品一样。和浪费成性的第一任妻子离婚之后，他又娶了一位大家公认的美女，只是，她是某位军人的未亡人。后来，他们的儿子——杨威利诞生了。

当来人传报生了一位男婴时，杨泰隆正待在自己的书斋中擦试古董花瓶，他停下了手边的工作，喃喃自语道：

“我死了以后，这些美术品都是那小子的了！”

说毕又继续擦拭。

杨威利五岁时，母亲去世了。急性心脏病夺去了她的生命，但她一向都那么健康，因此，当她猝逝时，连杨泰隆也难以置信。

他手中的青铜狮子摆饰掉在地上，他一面拿起一面喃喃说了一句话，妻子这方的亲戚听了莫不勃然大怒，气得血脉贲张——

“还好我擦的不是易碎的古董……”

生离死别，失去二位妻子后，杨泰隆已经没有结婚的念头了。他的儿子交给女佣带，但却占用了女佣的休息时间，因此，他索性让杨威利坐到身旁，一起擦拭古董。

亡妻的亲戚来他家探访时，看到父子两人一语不发地在书房内擦拭古董的光景，莫不为之愕然。他们一致认为，应当把小孩自那个没有责任感的父亲手中拯救出来。当他们问他，儿子和古董哪个重要时，他答到：

“收集美术品是要花钱的也！”

换句话说，儿子是免费得来的。

听到这番话，亡妻的亲戚们个个暴跳如雷，并扬言要把事情告到法庭解决。杨泰隆发觉事态不妙，抱着儿子独自搭乘恒星间商船，在首都海尼森消声匿迹。亡妻亲戚万万也没想到他们控告父亲诱拐幼子的机会也失去了，只好同心协力，并肩作战，在无尽的星空里，追寻太空船的轨迹。杨泰隆会带着儿子远走他乡也是没办法的事，谁叫他们是血肉相连的父子呢……。

就这样，到杨威利十六岁时，他大半的人生都在太空船上度过了。

小时候的杨威利第一次遇到瓦普跳跃飞行（超空间跳跃航行）的时候，体内如山崩地裂，又是呕吐又是发烧；后来渐渐习惯之后，对自已的境遇反倒很能随遇而安。他对机器的高度兴趣也渐渐转移到历史方面。

这位少年爱看录影带，爱看新发行的老书，也喜欢听从前的故事，尤其对“历史上最狠毒的篡位者”——鲁道夫更是兴趣浓厚。自由行星同盟的人一谈到鲁道夫，总是以“邪恶的独裁者”来形容他，少年听在耳里，心里不免奇怪——如果鲁道夫果真是万恶不赦的恶魔，为什么人们还会支持他、给他权力呢?

“鲁道夫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坏蛋哪！人民只是敢怒不敢言啊！”

“人民为什么敢怒不敢言呢?”

“跟你说过啦！因为鲁道夫是个大坏蛋嘛！”

这个答案无法说服少年，倒是父亲的见解和一般人有点不同。他给儿子的回答是：

“因为人民都好逸恶劳！”

“好逸恶劳?”

“这样说好了，一般人碰到问题时，都不愿花精力心思去解决，他们只期望超人或圣贤的出现，为他们承担所有的痛苦、困难。鲁道夫就抓住人性

的弱点，伺机而动，一举成名。你要好好记住！让独裁者有机可乘的人，要负更多的责任！虽然沉默地旁观的人没有支持他，但沉默旁观其实与支持同罪……只是……，你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比这件事更值得关心的东西上……”

“值得关心的东西?”

“钱和美术品啊！金钱可以丰富物质，美术可以美化心灵呵！”

父亲说归说，但并没有强迫儿子接受自己的事业和兴趣的意思，所以杨威利便一步步地钻进历史的洪流里了。

就在他满十六岁的前夕，他的父亲杨泰隆死于太空船的核子融合炉意外事故。而那时候，父亲才刚刚答应他，让他报考海尼森纪念大学的历史系。

“呖……好吧！到目前为止也不是没有靠念历史赚大钱的人哩！”

在这样轻松的气氛下，父亲让儿子选择了自己喜欢的方向。

“金钱是不容忽视的！有了钱，你就不必对讨厌的人低声下气，也不必为五斗米折腰！和政治家一样，只要能善用金钱，就能大权在握!”

杨泰隆结束了四十八年的生涯，身后留给儿子的是一家贸易公司和大批的美术品。

杨威利处理完父亲的后事之后，继承、税金等的俗事杂务旋踵接至。而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父亲在生前孜孜不倦收集的美术品，竟然几乎全部都是赝品。

政府认可的鉴定专家无情的宣布，伊特鲁立亚的壶也好，洛克克风格的肖像也好，汉帝国的铜马也好，全部都是一文不值的赝品。

不仅如此，父亲生前在公司所拥有的权利，也抵押偿还债务了。最后，杨和那堆积如山的破铜烂铁，一起被丢弃在路旁。

和幼年时代一样，杨威利在夹杂着叹息的苦笑中，接受了自己的境遇。只是，他一直觉得奇怪，他那精明强干的父亲对自己喜欢的美术品，竟连鉴定的眼光也没有！

但话又说回来，搞不好父亲是故意收集赝品也说不定哩！打从一开始，杨就没有继承公司事业的念头，因此，不管事业如何，他并不在乎。

而真正的困难还在后面——杨连上高级学校的学费也缴不起了。

与银河帝国间长期的战争状态，使国家预算面临巨额军事支出的压力，因此，对战争没有直接助益的人文科学相关教育预算被大笔删减，要获得奖学金难上加难。但仔细想想，总该有只须修习历史学的学校吧？……啊！有

了！

国防军事学校战史研究系就是！杨赶在报名期限截止前提出申请，考试的结果，杨以差首席甚远的成绩勉强及格了。

V

杨威利就是这样没有任何压力地进入军事学校就读，他的前途被决定了，和爱国心、好战性全然无关。

父亲遗留下来的赝品，他大部分都丢掉了，一部分寄放在出租的仓库，然后，两袖清风地住进军官学校的宿舍。

在学校里，杨潜心研读战史背后所牵涉的广泛历史，对于其他科目则马虎带过。尤其是他兴趣缺缺的课程如射击、战斗艇操纵、机关工学等等，成绩总是“低空掠过”，差点就不及格，而他也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分数不及格有可能被开除学籍，或得浪费时间再考一次，所以，他认为没有留级就够好了。他的目标不在统合作战部长、太空舰队司令官或幕僚总监，而是战史编纂室的研究员。他压根儿没想到过要在军中出人头地。

战史成绩相当优越，实技方面的成绩在及格边缘，两者合计平均还及格，但杨在战略战术模拟测验的成绩表现还不恶。学生们用电脑作对战测验以决定成绩。令教官们跌破眼镜的是，有十年难见的秀才之称的学生主席——维德伯，竟然被杨一一击破了。

杨集中全部兵力于一点，切断对方的补给线后，更有余裕打防御战。维德伯运用各种战术，长驱直入杨的阵营，但补给中断了，最后只落得进退唯谷的窘境。不管是电脑的判断或教官的评分，都判定是杨大获全胜。

自尊受伤的维德伯怒气冲冲地嚷道：

“要是照规矩来，由正面开战的话，我一定会赢的！这家伙不被我打得落花流水、四下逃窜才怪！”

杨没有反击，此刻他觉得很满足，原因是他可以用这科的成绩补机关工学的成绩了。

不过，这份满足并没有持续多久。

二年级学期末时，教官要杨转到战略研究科去。

“不是只有你一个！”教官劝道。

“因为战史研究科被废止了，全科的学生都得转到其他科系，你在模拟测验时，曾打败维德伯，为了发挥你的特性，还是转系比较好！”

“我是为了学习战史才进军官学校的，学校招收学生，却又在我们毕业前夕废除战史研究科，这样做不是太不公平了吗？”

“杨侯补生！你现在虽不是在服役，但是，进入这所学校后，你就是军人了！而且是下级军官的待遇哪！只要是军人，都必须服从命令！”

“……”

“转系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战略研究科人才云集，没有考上战略研究科的人才会转考其他科系。你要想清楚这点！”

“我觉得受宠若惊！不过，我天生就不是秀才的料。”

“不要跟我耍嘴皮子！当然，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可以退学！权利在你自己手上；不过，你必须退还这两年来的学费，只有当军人才能免费就学。”

杨抬头仰望长天，他不知不觉地想起父亲以前曾经说过有关金钱的事，生而为人，竟然不能如愿地自由生活！

二十岁时，成绩平平的杨自战略研究科毕业了，官任少尉。一年之后，晋升中尉，但并不是因为杨的勤务成绩表现优秀而升级的。杨配属的部署是统合作战本部的记录画室，他并没有建立国勋的雄心壮志，不过，真正能够接触到记录倒是令他颇感兴奋。

然而，在晋升中尉的同时，杨也被任命执行前线勤务，成为艾尔·法西尔星域部队的幕僚人员。

“一步错，全盘皆错！”

年轻的中尉前往就职地时，喃喃自语道。

他从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要当军人，但是，现在身上穿的却是一袭经过精心设计的军服——白色的五星徽帜别在黑色扁帽上，黑色夹克的领襟围着一条象牙白的三角巾，一双黑色短靴罩在与三角巾相同颜色的裤子上……

这一年，宇宙历七八八年爆发的“艾尔·法西尔战役”，加快了杨威利中尉的人生进程。

在这场战役中，自由行星同盟可说颜面尽失。敌我双方总共动员一〇〇〇艘左右的舰队，兵力损失各达二成左右，战争暂告一段落。战争进行时，杨什么事也没做，只是坐在旗舰舰桥的位子上，观看战斗进行；同时，

也没有人来征询他的意见。

然而，就在同盟军准备班师回朝时，帝国军竟从背后发动出奇不意的攻击。

当时，帝国军本佯装撤退，却突然冷不防地快速反转回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毫无戒心的同盟军。

能源光束所形成的长枪撕裂一片黑暗的宇宙空间，细小的恒星在瞬间消失光芒。遭受破坏的舰艇放射出能源，剧烈的震波强似飓风，疯狂地翻弄着其他的舰艇。同盟军司令官林奇少将乱了阵脚，非但没有安抚混乱的局面，还驾驶旗舰直逃艾尔·法西尔本星。

知道指挥官逃亡的同盟军，当然无心恋战，而被孤立在敌阵中奋战的诸舰也纷纷见风转舵，调头逃离战场。其中，有一半是自行主张选择撤退，逃出艾尔·法西尔星域；另一半则是尾随旗舰，逃进艾尔·法西尔本星。本不及逃走的舰队只有两条路可走——被击沉或投降。结果他们几乎都选择了投降。

逃到艾尔·法西尔的同盟军残余部队，仍有舰艇过二〇〇艘、官兵五万人。但后面的帝国军，兵力则增为三倍，正企图乘机一鼓作气，把艾尔·法西尔星域自叛乱军的魔手中解救出来。艾尔·法西尔三〇〇万人民，眼看情况危急，个个无不胆颤心惊。看来，艾尔·法西尔难逃失陷的命运了。

他们同军队交涉，希望成立全民逃脱计划。是时，杨威利中尉以他们的负责人姿态出现了。

这个人太年轻了吧？阶级又那么低?！军部要玩真的吗？——民间疑虑重重，杨搔搔头，一副毫无把握的样子，但该做的还是要做。帝国军的进攻已迫在眉睫，他必须在一片混乱中理出头绪，先调度民间船和军用船，做好脱逃的准备。

杨似乎是要安抚焦躁的民众，并等待适当的时机。

有一天，急报传来，人人骇然！林奇司令官和他的直属部下，丢下民众和其他的部属，带走军需物资，自艾尔·法西尔本星一路逃走了。杨终于对浮躁不安的民众发出了逃亡指示，但逃走方向与林奇司令官一伙人等恰巧相反。

“大家不用担心，司令官已引起帝国军的注意了。不必装设雷达透过装置，我们就可以乘随太阳风，悠哉悠哉的逃出去了！”

原来年轻的中尉把司令官视作敌军的诱饵了。

他的预言果然正确！张牙舞爪等待多时的帝国军，发现林奇少将一伙的行踪，像狩猎一般穷追不舍，最后，林奇少将等人只有高高地竖起白旗，成为帝军的阶下囚。

在这同时，杨所率领的船队，则安然地逃离艾尔·法西尔星系，一溜烟似的航向后方星域。帝国军的侦测网曾捕捉过他们，但是，若是逃脱的太空船上应当装有侦测防御系统吧？在此先入为主的观念下，帝国军把映现在雷达上的影像当作是大规模的陨石群，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成功地逃走了。

正举杯狂庆胜利的帝国军，事后得悉，莫不勃然大怒，捶胸顿足。

而保护三〇〇万民众安全逃回后方星域的杨，则受到如雷贯耳的疯狂欢呼。

军队首脑部对杨的沉着与胆识，更是赞不绝口。他们的褒扬是应该的。败北、逃亡，再加上舍弃人民、见死不救——洗刷这些污名是军人英雄必备的条件！杨威利无疑是自由行星盟军人的借镜，是发扬正义与人道的战士，更是全军一致颂扬的青年英雄！

是年标准历六月十二日上午九点，杨晋升上尉。同日下午一点，接获少校的任职命令。军中规定生还者不得连升二级，所以高级阶层宣布了此一奇特的人事命令。

杨对周遭又惊又羡的眼光全然视若无睹，只顾喃喃念着“怎么会这样?”随阶级提升，薪水也提高了，而真正令他高兴的则是终于有钱可以买历史方面的旧书……。

就在此时，杨也首次对用兵发生兴趣。

“简单而言，自三、四千年前以来，战争的本质始终没变，左右胜负的是补给；到达之后，左右胜负的是指挥运用的能力。”

对照战史上的知识，他如是认为。

“强将手下无弱兵”、“一只狮子领导的一百只羊胜过一只羊领导的一百只狮子”……自古以来，强调指挥官之重要性的格言，多得不胜枚举。

二十一岁的少校，比谁都更清楚自己成功的原因。不单是帝国军，同盟军亦然。过份盲信科学技术的结果，造成他们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雷达上所显现的，不是人工物体（而是陨石）。此间便产生了奇招奏效的机会。

天底下最危险的莫过于僵化的固定观念。回想过去，在学生时代，杨在模拟测验中击败维德伯，取得胜利，不也是出奇制胜，把执意由正面对决的对手给打败了吗?

剖析敌人的心理是用兵的第一要点。其次，在战场上要完全发挥实力，补给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极端说来，不一定要攻击敌人本部，只要切断其补给就够了，如此一来，敌人自然不战自败!

杨的父亲不时强调金钱的重要性，将个人置身军队时，金钱就成了补给了。及今思之，真是一番金玉良言啊!

后来，杨参加多次战斗，三番两次地建立奇功，晋升中将、上校，到二十九岁时，他已是准将了。同窗的维德伯则晋升少将，只是，他在任职上校时的某次战争中，敌人不采正攻而采奇袭，因而阵亡沙场，上级因此特别连升他二级……。

现在，杨威利驻扎在亚斯提星域。

一声呐喊突如其来，响彻舰桥！有一不明物体！侦察艇发出急报!

“帝国军并不在我方推测的宇宙区域，而是向我军急速挺进，即将与第四舰队接触了!”

“什么，这太不合理了吧?”

派特中将近乎歇斯底里的尖声嚷道。

杨拿起自己操作台上的文件，是一份刊载在纸上的文件。自古代中国人发明纸以来，已经过四〇〇〇年了，从那时起，人类便一直使用纸来记述文字，并没有再发明其他的替代品。

这份文件便是杨所发出的作战方案。他逐页翻读，文字处理机所罗列的文字跃然纸上。

“……敌人看不出被包围的危机，反而会认为是各个击破分散我军的大好良机。此时，敌人攻击的第一个目标将是位于正面的第四舰队。第四舰队兵力原就单薄，敌人可以轻取胜利，接下来攻击目标便锁定第二或第六舰队，端视敌军作何选择。对付敌军的方法如下:

遭受攻击的第四舰队浅战过后，慢慢后退；再以第二、第六舰队合力攻击乘胜追来的敌军。重复这个招数，让敌人疲于奔命，最后再一举包围歼灭。这个战法成功机率极高，但要留意兵力集中、相互联络紧密及前进后退的临机应变……”

杨掩上文件，抬头仰望广角侦测器，数以亿计的繁星冷冷地回望着他。年轻的准将吹过一阵口哨之后，开始在自己的操作台上忙碌起来。

第二章 亚斯提会战

I

当“帝国军舰队急速接近”的报告传来时，同盟军第四舰队司令官培特雷中将大为震惊。

舰队旗舰莱欧达的整个荧光幕上，人工光点群集，一转眼间，亮度增强，范围也迅速扩大开来。看到这幅光景，大家莫不为之心惊胆跳、口干舌燥。

“这是怎么一回事?”

中将从指挥官席直起身来自言自语的念着。

“帝国军企图何在？他们在打什么主意?”

有的人觉得他问得实在有点莫名其妙。帝国军的意图无非要倾其全力巧击第四舰队。看穿这层道理并不难，但同盟军的首脑部，却万万没想到，被三面包抄的敌军竟会采取此大胆的攻势！

根据他们的推测，处于被包围态势下的帝国军，面对多数的敌人，应当会致力于防备准备，缩小战线成密集体形才对！而同盟军则有三个方向同时杀到，布下天罗地网，集中火力，慢慢确切地消灭敌军的抵御能力。

一五五年前，“达贡歼灭战”的情形亦然，获胜的二员大将一战成名，至今为人称颂。然而，这次敌人没有中同盟军的计了。

“搞什么？敌军的司令官根本不会用兵嘛！那有这种打法的?”

中将无意识地说出这些蠢话，他从指挥官席上站了起来，用手背擦拭额上的汗珠，舰内恒温保持在摄氏十六、五度，还不至令人热得发汗……。

“司令官！怎么办?”

幕僚请求的声音，也显得有点浮躁不安。这种声调剧然牵动中将的每一根神经！当初高唱由三个方向分进合击必定胜利在握的人，不正是他们那些幕僚吗？那么，面临失败的时候，他们理所当然也应该负起责任，想出因应的对策来才是！想不到现在还敢问“怎么办”！但是，眼前不是生气的时候。

帝国军舰队有二万艘，同盟军第四舰队只有一万二千艘。和当初预定的完全不同，整个局面大乱！原本是要以三个舰队的四万艘舰艇包围攻击三万艘的敌军，如今情势一转，人单势孤的第四舰队必须独力与人数倍出的敌军开战不可了！

“紧急联络第二、第六舰队！a七·四、B三·九、r负〇·六的宇宙方位上，与敌军冲突！请全速前来救援！”

中将喝令道，旗舰莱欧达的通讯长南恩少校应和着，动作和表情都充满了绝望。帝国军发射的干扰电波，贪婪的侵占同盟军的回路；莱因哈特散布数以万计的干扰电波发射器，此刻正在宇宙空间中发挥效力。

“派出四艘联络艇，两艘两艘分别前往第二和第六舰队！”

中将使劲嚷道，荧幕放射出来的闪光刹时染白了他的脸，敌人开始发攻击了，中子光束炮百发齐射。放射的能源膨胀开来，随之产生的光芒，直穿士兵们的眼睑。

同盟军舰队的各个角落，火花四起，细微的能源粒子高速冲撞时引起互触现象而产生火花。中将用力挥手叫道：

“前锋部队出击！全舰准备总体战！”

按理说来，敌军应当无法收到培特雷中将的命令，但是帝国军总旗舰伯伦希尔的舰桥上，莱因哈特冰蓝色的瞳眸里，泛漾着嘲讽的冷冷目光，自言自语道：

“无能的笨蛋！反应迟钝！”

“战斗艇发动！准备近距离肉搏战！”

下达这项命令的是法伦海特少将。战意激昂，加上一马当先的自信，使他锐气溢于言表。不管这是否将成为“金发小子”的功绩，现在他只在乎胜利！

X型机翼的单座式战斗艇“王尔古雷”，陆陆续续自庞大的母舰发射出来。由于母舰以超高速度在宇宙间疾行，因此，在脱离的那一瞬间，只要随

着惯性走，便能达到比母舰便快的速度，根本不需要滑行路段或射出装置。王尔古雷机型小巧，火力较差，但活动性强，最适合近距离肉搏战。

相对于王尔古雷，同盟军也有单座式战斗艇，名称是“斯巴达尼恩”。

核融合炉爆炸的火光此起彼落，激射而出的能源乱流，掀起狂涛骇浪，摇撼着两军的舰艇。王尔古雷在撕裂的光束空隙间飞翔，仿佛拥有两针银翅的死亡天使！同盟军的斯巴达尼恩，战争能力虽然毫不逊于王尔古雷，但敌军先发制人，在脱离母舰的那一刹那，即遭敌机狙击中机内的驾驶员连同斯巴达尼恩，被光束击得粉身碎骨！

……战斗展开一小时之后，在帝国军法伦海特部队的猛烈攻击下，第四舰队的先锋部队几乎全军覆灭！

二八〇〇艘舰艇中，实际参加战斗的不满二成，有的战舰在核融合炉爆炸时蒸发了；有的因爆炸损毁而无法继续战斗；有的舰体轻微受损，但驾驶员身亡其中；因而漫无目的地飘浮在太空中——同盟军局势惨烈已极，一般咸认战线的崩坏就在旦夕之间而已了！

战舰尼斯特的损伤部分虽然只有舰底一处，但射入舰内的中子弹头爆炸时所掀起的杀手粒子狂涛，无情地席卷全舰，一转眼间，这艘巨舰成为六六〇名士兵的坟墓。

全员陈亡的尼斯特，仍然遵循着驾驶员最后所设定的方向，在无形的轨道上向前冲去，与友舰兰诺斯的舰首擦身而过，就在这时，敌舰已锁定兰诺斯的前部主炮，刹那间，炮弹齐出疾射而来，尼斯特在很短的距离内被光子炮击中，悄无声息地爆炸开来。由于核融合炉爆炸所散射的能源，冲破中和磁场，直接击中兰诺斯的舰体，不幸的，兰诺斯也旋踵步上毁灭的命运。

白色闪光瞬间接连爆发，随后不着痕迹地消失了。

“这是在搞什么啊！”

培特雷中将的声音响起。

“对方在干什么?”

法伦海特少将嘴里嘟囔着。

他们两人同时望着旗舰上的荧幕，前者的叫声充满绝望和焦虑，后者则是好整以暇地揶揄嘲弄。

Ⅱ

这时，同盟军的第二、第六舰队得悉事态危急后，莫不惶恐已极，但他们并没有改变当初的作战计划，仍然保持先前的速度向前推进。

第二舰队司令官派特中将坐在旗舰波罗库斯的指挥官席上，在四下无人的时候，两脚不住地哆嗦起来，焦虑显露无遗。部属们感应了指挥官的紧张情绪，舰桥上的空气像凝结了一般。

中将察觉到在这些人当中，只有一个人的表情还是那么镇静平常。踌躇了一会，他扬声叫道：

“杨准将！”

“有！”

“您对目前态势有什么看法？说说您的意见吧！”

杨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脱掉军帽，一只手拨弄黑色的头发。

“看样子敌人打算来个一一击破，兵员最少的第四舰队，当然便成了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因为，他们有权在分散的同盟军当中选择正面的敌人。”

“……第四舰队抵挡得住吗？”

“两军从正面冲突时，就兵员来说对方占了上风，而且也取得了先机。”

杨的表情和说话声音都显得那么淡然，派特中将看在眼里，手掌仿佛要抖落一身焦躁似地开合着。

“首先，我方必须立刻赶往战场援救第四舰队，如果赶得上的话，也许可以突破帝国军的侧翼。这一分别对整个战局助益很大！”

“恐怕没有用吧！”

由于杨的声音还是那么平淡，因此派特中将，差点把他说的话当成了耳边风。中将的视线离开了荧幕，再度望向年轻的幕僚。

“你的意思是……”

“当我军赶到时，战斗已经结束了。敌军必定会离开战场，并在第二、第六舰队会合之前，攻击任何一方的侧翼。因此，我们几乎可以确定，人数较少的第六舰队一定会先遭到攻击。我们必须掌握先机，而且，在现在就控制大局。如此一来，我方便不致上敌军的当了！”

“那么，依你之见，我们该怎么做?”

“只要把顺序改变一下就可以了。不要在战场上才和第六舰队会合，要提早尽速与第六舰队会合，设定新的宇宙战场，两支舰队会合之后，便有二万八千艘军舰了，这样，我方便有五成以上的胜算了!”

“……这么说，你是要我们见死不救，让第四舰队任敌人宰割?”

中将的语气中充满责难。

“反正现在赶去也来不及了!”

不知是否看穿了中将的心理，杨的口吻仍是一个劲儿的不在乎。

“但是，我们不能置友军的安危不顾啊!”

中将嚷道，杨轻轻地耸耸肩。

“这样，三支舰队都会成了敌人各个击破战法的诱饵，无一得以幸存了!”

“不一定! 要打败第四舰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如果他们抵挡得住的话……”

“您刚才不是说没有办法了吗……”

“杨准将! 现实可不会照着你的计划发生! 敌人的指挥官是罗严克拉姆哩! 年纪还轻，又没什么作战经验，和他相较，培特雷中将真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沙场老将了!”

“司令官，您说他的经验不多，但是，他的战术构想……”

“好了! 好了! 准将!”

中将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因为，他所说的并不是中将所要的答案。对这个年轻的幕僚，中将感到不悦。

中将摆出就座的手势向杨示意，然后回过头，看着荧幕。

Ⅲ

开战四个小时之后，同盟军第四舰队已经溃不成军了，既没有完整的战斗形态，也没有统一的指挥系统，有的被截断各处，有的被孤立起来，各舰只能独力勉强做最前后的抵抗。

旗舰莱欧达化为巨大的金属块，飘向虚空。舰内了无生机。

舰桥部被敌人集中的炮火击中，刹时间，外壳裂开一条大缝，由于内外压差的关系，司令官培特雷中将的尸体被吸往真空中，他的尸身会飘到哪里？变成什么形状？……谁都不知道。

反观帝国军这一方，莱因哈特得悉在现阶段已大获全胜，梅尔卡兹透过通讯荧幕，向他报告。

“组织性的抵抗宣告结束，接下来，即将展开扫荡战！”

“不用了！”

“咦？”

梅尔卡兹原本细小的眼睛显得更细了。

“战况只进行了三分之一而已。就随残敌去吧！我们要保存下次作战的实力，在发出追击指示之前，先调整自己的阵形！”

“知道了！司令官！”

梅尔卡兹重重地点点头，身形消失在通讯荧幕之后。

莱因哈特望望红发的高级副官。

“他的态度有点改变了哦！”

“是啊！他不得不变啊！”

吉尔菲艾斯觉得头一仗打得真是漂亮！连几位提督也不得不俯首承认莱因哈特的战术构想，的确大奏奇功，而且士气也大为提振！敌人必胜的态势被打破之后，想必现在一定兵慌马乱了吧！

“我想，他们接着应该会从左右两侧在任一方对舰队发动攻击。”

“两边都有可能，您认为是哪一边？”

“嗯……”

“在右方的第六舰队，兵力较薄弱！”

“不错！”

金发的年轻指挥官，嘴角浮现会心的微笑。

“搞不好敌人会猜到我方的打法，这点倒令人有点担心了……”

莱因哈特摇摇头。

“不必多虑！一旦他们察觉之后，也没有办法继续使用分进合击法，敌军应会打算尽早会合才是，会合之后，就比我军占优势了。如果，他们没有会合，就表示敌军尚未洞察我方的意图。所以，要从敌军第六舰队的右翼开始迂回攻击！大约需要几个小时？”

“不到四个小时!”

“好家伙！原来你已经计算过了!”

莱因哈特再度笑了起来，笑得像个小少年。但微笑很快就消失了，因为，他发觉有好几道视线全向他投射过来，对吉尔菲艾斯以外的人，莱因哈特是不轻易展开笑容的。

“把这项命令传达至全舰队，变更顺时针进行方向，继续推进，从敌军第六舰队的右侧背后开始攻击!”

“遵命!”

吉尔菲艾斯应道，同时欲言又止地望着金发的上司，莱因哈特回望着他。

“有任何异议吗?”

“没有！只是，现在时间还很充裕，不如先让士兵们休息一下，您意下如何？……”

“啊！对了！我倒没注意到这点!”

莱因哈特于是下令士兵们交替休息各一个半小时，在休息时间内用餐与密舱睡眠。

密舱床具就是在轻型塑胶制的密闭水槽内中放约三十公分满的浓盐水，水温保持三十二度 C。躺在里面，与外界的色彩、光热、音响完全隔离，静谧舒适。据说，在里面泡上一个小时，可以恢复身心疲劳，效果相当于熟睡八小时。要在短时间内恢复士兵们因战斗而消耗的体力和精力，这无异是最好的方法了!

在小部队中，没有密舱床具的设备时，会给士兵们服用具有醒脑清神效果的药剂，但是，这种药不但对人体有害，对军队组织也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因为药物中毒的士兵，就失去人力资源的价值了。不过，在最恶劣的场合中仍会使用这个手段。

同时，对负伤士兵也展开治疗工作。在西元一九〇〇年代末期，电子可以活化人体细胞，大大提高自然治愈能力一事，已广为人知。再加上电子机器人技术的发展，现在，凡是送到军医手上的生命，都有九成存活的机率。当然，要完全排除“死亡”仍是不可能的……。

此刻，和平一时照拂着帝国军士兵们，各舰内餐厅里，人声鼎沸、喧腾吵杂，虽然规定不可以喝酒，但战斗和胜利所带来的酩酊醉意，却使士兵们

无法自已。这样一个美得跟娃娃似的人，竟然是一位了不起的战略家！他或许可以算得上是自伍德提督以来的第一人选吧……

为谁而战？因何而战？和陌生的敌人互相追杀？……种种问题已被士兵们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们只单纯地为存活和胜利而欣喜若狂，只是，再过几个小时，存活下来的他们，其中又不知有多少人会被列入新的死亡名单了。

Ⅳ

“在四点半的方位发现舰踪！无法识别！”

当后卫部队的驱逐舰传来报告时，同盟军第六舰队司令官慕亚中将，正与幕僚团一同用餐。

刀子插在小麦蛋白猪排上，中将厌恶地瞪着从舰桥跑来的联络官。被他这一瞪，联络官怯懦地愣在一旁。大家都知道，慕亚中将是一个豪放粗野的人物。

“你说四点半的方位?”

中将的声音和他那细小的眼睛倒是蛮相配的。

“是……是的！是四点半的方位！目前尚无法辨别是敌是友。”

“哦？哪一个四点半方位？上午还是下午?”

慕亚话里显得极为不耐烦，但还是放下刀叉走出军官餐厅。当他看到幕僚人员慌乱不知所措的光景时，宽阔结实的肩膀气得发颤！

“紧张个什么劲儿！敌人不可能出现在四点半方位上的，因为，敌人是在我们前进的方向上!”

中将扯着喉咙大声说道。

“我们正朝着战场全速前进。第二舰队也一定采取同样的行动，如此一来，我军就可以左右挟击敌军，可说是胜算在握了。不，应当说必胜无疑了！不论是数量或态势……”

“可是，阁下……”

幕僚中的一人打断了中将的滔滔雄辩，他就是拉普少校。用手巾擦拭嘴角的油脂说。

“什么?”

“我认为敌军也会转移战场的……”

“不管第四舰队了吗?”

“实在难以启齿！依敝人之见，第四舰队已经败退下来了。”

中将的浓眉竖了起来。

“少校！你的假设未免太过大胆了吧！你嘴上的油脂还真光亮!”

拉普少校顿时面红耳赤，连忙拿起手帕来擦。

这时，两人一同走到了舰桥，突然由于重力控制系统修正时产生的误差，他们一个踉跄，差点跌倒。这是因为来不及急速地转换方向之故，而能源测定装置则可测知对舰艇具有破坏性的能源就在外壳的旁边。

“右后方敌军来袭!”

第六舰队的通讯回路错愕的呜咽四起，但很快就被吵杂的声音所取代。

军官们个个毛骨悚然！通讯一片混乱，敌人就在近处，种种事实成了方才激辩的证明。

“不要慌啊!”

慕亚中将咆哮着，有一半是在使自己力求镇静。他后悔把事态看得太轻松了，肥厚的双颊无力地松垮下来。

舰队后卫并没有配置最新锐的舰艇，因此当敌人自后方发动奇袭时，他们根本无力抵挡。

帝国军在背后！——这么说来，第四舰队已经败亡了吗？——或是帝国军早已布署好充足的伏兵?

“迎击！打开炮门!”

中将心意大乱，忘了要整顿混乱的局面了，只能下达这道最低限度的命令。

老练的梅尔卡兹上将所指挥的帝国军，形成整齐的攻击队形，从同盟军第六舰队的右后方，发动攻击。中子光束炮发射出灿烂的死亡闪光，冲破同盟军老舰艇的微弱磁场，射穿了舰体。

梅尔卡兹盯着荧光幕，看到光灿耀眼的火球在阴暗的虚空中乍现乍逝。四十年来，此情此景，他已司空见惯了，但这时，他的心中却兴起一股莫名的感慨。

在梅尔卡兹眼里，莱因哈特不再只是“金发的瓷器娃娃”而已了。第一

仗得胜并非侥幸，而是由正确的洞察和判断，酝酿为大胆的假设所获致的正确结果。本来我军是被三面包围的，但他却能在敌军夹包过来前，采取个个击破的战术，这一招实在高竿。

他想，自己绝对不可能想到这个策略的，而昔日至今的战友们亦然。只有不拘泥旧规惯例的年轻人，才有可能做到。

也许，我辈老兵的时代已经逝去了——他的脑海里，突然闪过这个念头。

帝国军势如破竹般地击溃同盟军，不论是炮战或格斗战都陆续取得优势。全军锐不可挡，稳稳地掌握了先发制人的有利点，同盟军虽然抱着必死的决心反击到底，可是，指挥官本身却慌了阵脚，因此，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

“全舰队！回转！”

慕亚中将在舰桥中央的平台上，交叉着腿站着，叫了一声。他终于下定决心了！在此之前，他只会任性地对部属们咆哮吼叫。

“阁下！回转的话，情势只会更乱！应该转向顺时针方向全速前进，到达敌军的背后！”

拉普少校的提案仿佛撞到中将魁梧的身躯，弹了回来似的。

“还没到敌军背后，我方大半的士兵早就死光了！采取回转攻势！”

“但是——”

“住嘴！”

慕亚中将全身颤栗不已地发出怒号，少校不再开口；他已然了悟上级缺乏冷静的头脑。

第六舰队旗舰佩卡蒙的巨大身躯开始回转，尾随后面的各艘舰艇也跟着回转。但是，在混战中反转并非易事，经验老道的梅尔卡兹，间不容发地乘虚而入。

帝国军所发射的光束炮如流星雨般狂扫而下，能源中和磁场因负荷过重开始裂开，同盟军的舰艇几乎被破坏殆尽。

就战场上的能源怒涛，再度在新战场上出现。慕亚中将和拉普少校同时感到同盟军的舰艇正在怒涛汹涌中翻滚着。

“大量小型舰艇，朝本舰急速接近！”

通讯兵叫了起来，其中的一个荧幕映现大量的王尔古雷机，不消一会

儿，许多的荧幕画面也都被成群的王尔古雷机所占据。它们炫耀似的飞快驶至，在极近的距离发动光束攻击。

“格斗战开始！斯巴达尼因发动！”

这道使命下得太慢了！当斯巴达尼恩脱离母舰的瞬间，王尔古雷早等在那里了！残酷的光束齐出，同盟军的战斗艇只有战死的份，然后化成火球四散！

“司令官！您看！”

通讯兵指着其中一个荧幕说道。帝国大军压至！它的背后，可以接连看到敌军的舰影，舰桥内充满了压迫感，佩卡蒙号已身陷重围了！

“有发光信号传来！”

通讯兵喃喃自语似的向上级报告。

“解读看看！”

由于慕亚中将默不作声，拉普少校只得开口。他的声音也显得嘶哑低沉。

“解读……贵舰完全被包围，脱逃无门，赶快投降吧！我军将从宽处理……”

解读完毕之后，无数的视线和无尽的沉默，都落到慕亚中将的巨大身躯上。这一切只待司令官下达命令了！

“投降……?”

中将咕哝着，他的脸色大变。

“不！我再无能，也绝不能做一个懦弱的胆小鬼！”

二十秒后，白色闪光将他们重重包围。

Ⅴ

不安的情绪沸腾到顶点！

同盟军第二舰队旗舰波罗库斯的舰桥上，笼罩在无形的阴霾下，不知何时敌军会袭击而至？一级战备的命令发布了，全体人员都穿上太空装，但是不安的感觉仍然穿透太空装，令他们毛发悚然！

“第四舰队和第六舰队似乎全军复没了！”

"我方被孤立了！现在，敌人的数量比我军还多了！"

"给我情报！怎么回事？目前情况如何？"

虽然严禁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但不安的情绪使他们坐立不安，这并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如今，还能击灭原来数量仅我军一半的帝国军，大奏凯歌吗？……

"敌舰队接近！"

突然，通讯兵的声音透过麦克风，响彻整个舰桥。

"方位在一点到二点……"杨喃喃地念道。

他刚说完，底下的报告接着传出。

"方位在一点二十分，俯角十一度，急速接近中！"

旗舰波罗库斯的舰桥刹时布满肃杀的紧张气息，而杨则浑然不觉。

果然不出所料！帝国军自同盟军第六舰队的右后方向左前方超进，形成一自然的曲线，箭头并指向最后的第二舰队。由于第二舰队笔直前进，因此，帝国军也在一点到二点的方位上出现。

"准备迎战！"

派特中将下令。太慢了！——杨暗忖道。

正统的战法是在敌人来攻之前做好应战准备，只是到这次而言，这种思考方式就显得有点食古不化了！如能快速移动，攻打敌人的背后，当能与第六舰队前后呼应，使帝国军腹背受敌。

一旦开打，就不可能没有死伤，与其成反比的是，牺牲的人愈多，战胜的比率就减少。兵学所存在的意义便架构于这两种命题上，也就是说，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战果，才是成功的；残酷说来，便是要如何才能有效率地杀死自己的同类！司令官一定无法理解这层道理吧？——杨兀自怀疑。

无谓的牺牲还是发生了。本来问题不会演变至无可挽救的，军方首脑们本身拙劣的作战指挥能力，却使局势愈演愈烈。但是，是非功过事后自有公断，眼前首要工作便是防止错误扩大或再次产生，设法转祸为福。

"全体舰队！打开炮门！"

命令是发出了，但却难以判断那边才是前方。因为，一道使网膜灼烧的闪光，冲刺了舰桥内全体人员的视力。

仅以半秒之差，波罗库斯舰身被炸开来的能源震向上方，顿时摇摆不定。

哀叫和怒号交杂着跌倒和冲撞的声音，杨也无可避免地跌倒在地。背部被强烈震击，停止呼吸，隔着防护罩，他可以感到周遭嘈杂的声音和强烈的气流。杨调整呼吸频率，用手掌护住无法看见任何事物的双眼。

监视幕的入光量竟然没有调整，这是不可原谅的严重过失，谁该为此负责呢？一旦发生这种失误，要想不输也很难了！

"……这里是后部炮塔！舰桥！请回答！请求指示！"

"机关室！这里是机关室！舰桥！请回答！"

杨睁开眼睛，整个视界充满了绿色的云雾。

他坐起身来，发现有人躺在身旁。深色而浓稠的液体自嘴巴流至胸前，布满了全身……。

"总司令官！"

杨喃喃叫着，一面窥伺中将的脸色。两脚重重地踏在地上站了起来。

一部分的壁面裂了开来，气压急速变低。几个没有按下磁力靴开关的人，被吸了出去。由于自动修复系统的作业枪可以自行喷出接着雾剂，因此，裂缝很快又密合起来。

环顾舰桥内无人站立，确定太空装的通讯装置机能仍然正常之后，杨开始下达指示。

"派特总司令官受伤了，军医和医护兵立刻到舰桥来！运作官马上调查舰体损害状况并修复，然后再做报告！快去！全体舰队已处于战斗状态了，后部炮塔不必等指令下来才动！赶快执行任务！机关室怎样了？"

"舰桥的情况令人担心！这里没有任何损伤！"

"太好了！"

声音中有点做假的感觉。

"照这种情形看来，舰桥还可以正常运作。大家放心！请定神下来！"

他再度环顾舰桥。

"有哪一位军官没有受伤的？"

"我没关系！准将！"

一个人危危颤步走来。

"你……嗯……？"

"幕僚小组的少校拉欧！"

从太空装的防护帽看去，眼睛和鼻子小小的，脸上看来和杨的年纪差不

多。其他就只有二名驾驶员、一位通讯兵，举手站了起来。

“没有其他人了吗？……”

杨拍拍戴着防护帽的脸颊。这无异于第二舰队的首脑部已全数阵亡了！军医和医护兵赶到了！手忙脚乱地诊察派特中将，在指挥台上猛捶他的胸部时，折断的肋骨刺进肺里。他们画蛇添足地说道：“他的运气太坏了！”相反的，杨的运气不错，这是不容置疑的。

“杨准将……”

身心痛苦难挡的派将中将，叫唤着年轻的幕僚。

“舰队的指挥交给你了……”

“我？……”

“在残存的军官当中，你的军阶最高啊！你的军事才华也……”

声音相当微弱，中将昏迷了过去。军医呼叫急救用的机器人轮车。

“他对你的评价很高呢！”

拉欧少校感动的说着。

“是吗?”

对于中将和杨之间意见对立一事毫不知情的拉欧少校，对杨的回答感到不解。杨走向通讯盘，按下舰外通讯的按钮。机械的构造毕竟比人类可靠吧！

“通告全体舰队！我是派特总司令官的次席幕僚——杨准将！”

杨的声音在虚无的空间中扩散开来。

“旗舰波罗库斯被炮弹击中，派特中将身负重伤。依总司令之令，由我继续指挥全体!”

说到这里，他深吸了一口气，也使士兵们的惊愕有短暂的缓冲时间。

“大家不用担心！遵照我的命令，就能得救！想生还的人要处变不惊，并听从我的指示！我们部队目前虽然是输的，但是了重要的是要争取最后那一刻的胜利!”

哦！自己也在夸大其词哟！……杨苦笑了一下，但并没有把内心的事显露在表面上。身为指挥官，即便自己再怎么灰心、消沉，也不能表现出来，只能抬头挺胸，强打起精神来面对一切。

“绝对不会输！在新的指示传下之前，各舰要专心一意于个个击破！完毕。”

他的声音传到帝国军耳中。旗舰伯伦希尔的舰桥上，莱因哈特秀美的双眉微微上扬。

“不会输，听从我的命令，就能得救……？叛乱军当中，也有这等口出狂言的家伙！”

他的双眼闪耀着冰片的寒光。

“到了这步田地，还想挽回劣势？……呼！好吧！吉尔菲艾斯！咱们去瞧瞧他有多大的本领！”

“是！”

“战列重行编队！传达下去，全体舰队成纺锤阵型！道理明白吗？”

“你想要从中央突破？”

“不错！正是如此！”

吉尔菲艾斯将莱因哈特的命令，传达至帝国军全体舰队。

没有戴防护帽时，杨总是握着军帽，习惯性的搔搔头上的黑发。当兵力差距不大时，比较有利的攻势为中央突破及半包围战法。他猜测敌人大概会采取较为积极的攻法，果然被他料中了！

“拉欧少校！”

“是的！代司令官阁下！”

“敌人采取纺锤阵型，可能打算来中央突破！”

“中央突破？”

“消灭第四、第六舰队之后，帝国军士气大为提振，他们理所当然会采取此种战法！”

拉欧少校仔细地忖度杨的理论，杨的心理认为，同盟军的再三衰竭正是帝国军积极战法的成果啊！

“您打算怎么对付？”

“目前正思考对策！”

“可是，要如何与我方人员联络呢？电子通讯会传到敌人耳中，相当危险！发光讯号也一样。而用传令艇又耗时太多！”

“不必操心！可以使用大量的通讯回路，命令各舰打开战术电脑的C4回路，将此传令下去就可以了！如此一来，当讯息传至敌人耳中时，他们也无法做判断了！”

“那么，代司令官已将作战计划通盘考虑过了，并已将情报输入电脑了

吗？……早在战斗开始之前，您已……？”

“没事的话就别再问了！”

杨的语意有点强硬。自特洛伊的女王姗卓以来，警示战败的预言者总免不了要遭人白眼的。

“快点将命令传达下去！”

“是！立刻传令！”

拉欧少校小跑步向补充兵员的通讯兵处。只有5人在舰桥运作是不够的，因此，从舰内各个部署各调集10人来参与。由于军舰生还人员本已不多，所以，只得从这些人力单薄的部署中调出来了。

帝国军气定神闲地排成纺锤阵型开始前进。同盟军以炮火相迎，但帝国军却不动分毫。随着双方距离的拉近，密密麻麻的光束交织出不胜计数的格子纺路。

法伦海特指挥的帝国军前锋部队丝毫不减速度地朝着同盟军的阵地挺进。

“敌君全舰冲过来了！”

通讯兵的声音高亢而尖锐。

杨仰望上面的图示板，其中装设了二百七十度的广角侦测器。从显像上看来，敌人正在加速度接近中，行动俐落，和其相较之下，同盟军的行动显得相当缓慢，甚至可以看出斗志缺缺，看来，不得不作罢了！

这下子可怎么办好呢？

杨在指挥席上两脚交叉而坐，他的内心并不如外表看起来那般平静。目前，敌军的行动仍未超出杨的预测范围之外，问题是出在我方的行动上。若能按照他的作战方案来做还好，但只要走错一步，就会全军覆没，演变至无可收拾的地步！那时要怎么办？

“你的头脑真是不灵光呀！”杨自言自语道。

杨无法预测所有的事情，也不能采取鲁莽的行动。从以前至今，未曾背负超越自己能力之外的责任。

Ⅵ

顶棚的图示板布满了跳动的光芒，此刻，战舰波罗库斯正处于爆炸光芒的漩涡中。从前后、左右、上下扫射而来的光束，粗如棍棒。

波罗库斯也打开炮门，把死亡与破坏的气息吹送到敌阵前。为了胜利，为了生存，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消耗及浪费，此刻都成为理所当然的了！

“敌战舰接近！由舰型判断是王连休坦！”

王连休坦的舰体已残破不堪，正由炮火中突围而来。仅剩一半的主炮正打算由正面攻击波罗库斯，而波罗库斯此时的反应则迅速无比。

“主炮齐射！目标极近！”

拉欧少校临时向炮长下达这项命令。

一时之间，波罗库斯的前部主炮同时发射中子光束，直接命中王连休坦舰体的中央。

帝国军的巨大战舰在刹那间悄然四散分飞，杨从防护帽的通讯回路上，听到如雷的欢呼，但后来却又转变为错愕的叫声。在核子融合爆炸的白色光芒中，另一艘敌舰——盖尔顿巍然出现。杨再一次见识了帝国军的厚实阵容和高昂的战斗意志。

高昂的战斗意志是获得胜利的必要因素，这个道理人人皆懂。杨想：“自己或许可以看见名将诞生的那一瞬间哩！”

杨曾在史书上读过这样一段话——有智将，也有猛将，超越这两者的区分，足以让部下对其抱着不败信心的指挥官，即称做名将。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虽然还年轻，但已称得上是名将了。他对同盟军是一大威胁，对帝国内的旧势力则具有吓阻作用。

杨换了个姿势，自我满足地放逐于历史的洪流中。

此时，战场的情势正瞬息万变！

盖尔顿和波罗斯库炮火你来我往，但都无法给予对方致命的攻击，因此，在混战之中渐渐拉开距离。

杨看到电脑侦测器上，映现了战场的模拟阵势，简单的图形显示出两军的配置情形。

有时候会有反方向的小波动夹杂进来，但整体看来可以发现，帝国军在前进，同盟军在后退。

而且，彼此移动的速度不断增加。帝国军向前进一步，同盟军便向后退一步。反方向的小波动消失了，模拟阵势的影像更加明了而单纯，谁都看得出来，帝国军胜利在握，而同盟军已必败无疑了。

“看来是胜利了!”

莱因哈特喃喃说道。中央突破的策略似乎奏效了!

另一方面，杨也对拉欧少校点点头。

“看来进行得很顺利!”

他没有说出任何可教人放心的话。

令疹担心的是，我方部队会听从他的指示吗?

到目前为止，胜利是不可能的了! 但是，要立于不败之地也并非不可能。只是，要能动员我方军队才行!

有的部队指挥官自视甚高，不愿听从像杨这等年轻一辈的指挥，当他们有其它有效的作战方案时，杨也必须加以采用。他们的积极表现与其说是忠诚，毋宁说是追求生存的意志使然，因此，杨也不得拒绝。

莱因哈特的脸上开始显现困惑的表情。

他队座位上站了起来，望着顶棚的荧幕，一种不安的感觉在他体内涌现。

我方前进，敌军后退。在中央突破攻势中，同盟军正从左右两个方向分开来，不论是荧幕上映现的情况、战术电脑的侦测器上再次构成的模拟阵势、或前方集团所传回来的战况报告，无一不宣告着相同的事态。

莱因哈特胸中闷雷声声响起，他有一种被愚弄的不快感，正在侵蚀着自己。

他左手握拳举到嘴角，用食指轻轻地敲击牙齿。这时，他忽然恍然大悟敌人的意图!

“糟了! ……”

这声低沉的呻吟淹没在通讯兵的叫嚷声中，没有人听到。

“敌人兵分左右二路了! 这、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正朝着我军两侧的方向全速逆进中!”

“吉尔菲艾斯!”

在一片惊愕的嘶喊声中，莱因哈特呼叫红发的副官。

“完了……敌人分成两路，似乎要绕到我军背后，中央突破战被识破了……畜牲！”

金发的年轻人握拳重击指挥台。

“怎么办？要不要反转？”

吉尔菲艾斯的声音还是那般沉着，对于激动的上级具有暂时的稳定作用。

“不开玩笑了！我有那么低能吗？又不是敌人第四舰队的司令官！”

“那么，只有前进了！”

“没错！”

莱因哈特点点头，传令通讯兵。

“全体舰队！全速前进！攻击反方向前进的敌人背后！方向朝右。快点！”

Ⅶ

三十分钟后，双方的阵形连成车轮状，形成一幅奇妙的景象。同盟军的前段部队猛攻帝国军的尾后，帝国军的前段部队则袭击分成两股的同盟军其中一方的尾后。

仿佛是光芒辉映的二条巨蟒，在互相吞噬彼此的尾巴一般，也许连宇宙的另一方也看得见。

“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这种阵形！”

拉欧少校凝视着侦测器上的模拟阵势，对杨发出轻轻的喟叹。

“是啊……我也是。”

杨威利应道，但第二句话分明是在说谎。自人类在“地球”这个边境行星的地表上生活开始，这种阵形的战场就已发生过许多次了。罗严克拉姆此番所运用的优越战术，也不是破题头一遭了。自古以来——是幸抑或不幸——在战乱的时代里，必定会有一位用兵思想异于常人的军事天才出现。

“不伦不类的阵形嘛！”

伯伦希尔的舰上，响起一阵愤慨激昂的叫声！

“这不是消耗战吗？……”

莱因哈特压低声音喃喃说道。

高级指挥官战死的报告传到他耳中，亚尔拉少将的座舰不翼而飞了！他无视于莱因哈特全速前进的命令，回转迎击同盟军，在回转的时候，被中子光束炮直接击中而告毁灭。

敌人在背后紧紧追至，他却在他们的眼前回转，真是白痴！自作孽不可活！话虽如此，但无可否认，帝国军的胜利大梦已蒙上阴影了！

杨从一开始就知道一定会形成消耗战，帝国军的指挥官罗严克拉姆也不笨，他认为没有必要为了追击敌人，而持续这场流血与破坏不断扩大的战争。

“敌人不久就会开始撤退了吧？”

拉欧少校对杨说道。

“我们要不要追击呢？”

年轻指挥官摇摇头。

“配合敌人呼吸的节拍，我们这边也撤退！我们已竭尽全力了，若再继续战斗，一定会力不从心！”

伯伦希尔舰桥上，也有这样一段对话。

“吉尔菲艾斯！你认为呢？”

“差不多也该退了吧！”

他明确地答道。

“你也这么认为吗？”

“再打下去，只会增加彼此的死伤而已，毫无战略意义！”

莱因哈特点点头，年轻的双颊上露出一种无法释然的神色，理性上当如此做，但感情上却得不到满足。

“觉得遗憾吗？”

“没这回事！只是想再小胜一些，遗憾的是欠缺一种画龙点睛的快感！”

“这个人真是的！”吉尔菲艾斯看着他，嘴角不由得咧开一抹微笑。

“被二倍的敌军三方包围，还能以个个击破法，消灭敌军的二个舰队，最后的敌军从背后回转时，更与其形成拉锯战，这还不够吗？你还奢求什么呢？你不觉得自己有点贪心了吗？”

“我懂了！日后总算可以轻松一点了。”

不久之后，两军炮火仍然你来我往，但阵形则渐渐拉开，彼此形成间隔。随着距离的成形，炮声乍歇，飞窜的能源密度也急速转为稀薄。

“放弃了吗?”

莱因哈特的声音里夹杂着懊恼与赞赏。他突然想到什么似的，停顿了一会儿后，呼叫副官。

“敌军第二舰队的指挥官……中途代理指挥的那个男子，他叫什么名字?”

“杨准将!”

“原来如此……叫做杨。替我拍一封署名电报给他!”

吉尔菲艾斯微笑道：

“内容要写些什么呢?”

“对于阁下英勇战斗的表现，谨致上敬意！他日再战，盼您仍健壮如斯……这样好吗?”

“遵命!”

吉尔菲艾斯把莱因哈特的命令传给通讯士兵时，士兵不解地歪歪头。吉尔菲艾斯脸上绽开亲切的笑容。

“我和你一样……也不想再和这等厉害的对手交战了嘿！与其和值得惺惺相惜的敌人交手，我宁愿轻松获得胜利啊!”

“没错!”

通讯士兵点点头，莱因哈特的新命令传至。

“班师回奥丁！全体舰队！调整队伍行列!”

他并下令部属在中途停泊伊谢尔伦要塞，且尽速算出敌我双方的损失报告，随后，莱因哈特翻过指挥席，正对着球形的顶棚，闭目养神。

在潜意识的水面下，疲劳如泡沫般轻轻升起，能够稍息片刻也不错！反正如果有什么事，吉尔菲艾斯会叫醒他的。回程路线的设定，只要交给惯性系统来航行就可以了……。

相对于此，战败的将领就不能把部队运作的任务交给下级指挥官，然后迳自去睡。现在最大的任务便是收容战败的残兵，为了寻找第四、第六舰队的生还者，他必须在战场上来往逡巡。收拾残局是最为棘手而麻烦的工作，任何事皆然——杨脱掉太空装的防护帽，喝了一杯加进蛋白质的牛奶后，如是思索着。

"次席幕僚！不对！代司令官！帝国军有封电报给您……"

拉欧少校来报，脸上的表情不胜好奇，仿佛在说，这次的战斗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特例！

"电报？念来听听！"

"那我就念了！对于阁下英勇作战的表现，谨致上敬意！他日再战，盼您仍健壮如斯！银河帝国一级上将，冯·罗严克拉姆……完毕！"

"他说我英勇？真是受宠若惊了！"

杨心里甚是明白，对方言下之意是指下次再交手的话，就要将我打败！杨觉得他有点幼稚，但并不感到反感。

"怎么办？……要不要回电？"

拉欧少校问道。杨慎重地应道：

"我们并没有预期对方会拍这封电报过来，不是吗？好了！别理他！"

"是！……"

"收容伤残士兵比这件事更重要！快去！有救的就尽量救！"

拉欧少校从身旁离去之后，杨的视线落在操作台上。操作台下方的平台上，在战斗开始之前，杨提给派特中将的作战方案书掉落一旁；杨的嘴角浮现一丝苦笑，他万万都没想到，自己原本正确的意见，竟落得这样的下场。最后的牺牲代价竟如此可观！杨实在无法想像，军部首脑的众将官会是怎么样的嘴脸！

"亚斯提会战"就这样宣告落幕。

参加战斗的人员，帝国军二四四万八六〇〇名，同盟军四〇六万五九〇〇名。舰艇方面，帝国军二万余艘，同盟军四万余艘。战死沙场者，帝国军一五万三四〇〇余名，同盟军一百五〇万八九〇〇余名。毁灭或损害严重的舰艇，帝国军二二〇〇余艘，同盟军二万二六〇〇余艘。同盟军的损失达到帝国军的十至十一倍，帝国军对亚斯提的侵略，就此告一个段落。

第三章 帝国的落日余晖

I

这是一个空气干燥的午后黄昏时刻，室内墙壁由造形优美的特殊玻璃构成，壁面上钟乳奇岩林立，整个屋内似乎泛着一层微绿的空气一般，显得格外宁静。

有个人两手背在身后斜靠着墙站着，他双眼环顾四周，最后将视线落于站在兵棋台旁的一个壮年男子身上。

“这么说……”

靠墙站着的男子开口说话了，他的声音洪亮，是那种属于肥胖男子的声音。

“帝国军打赢了，照道理说他们是不该赢的，不是吗？博尔德克？”

“是啊！领主！不过同盟军虽然打败了，却也还不到全军覆没的地步啊！”

“整个局势会有改变吗？”

“或许同盟军未来会扭转局势，报这一箭之仇。不过目前就整体而言，帝国军是打胜了，同盟军也不可能再反击，这对我们费沙自治领区而言，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领主，您觉得呢？”

靠墙而立的男子——也就是费沙自治领区的第五代领主安德鲁安·鲁宾斯基，整个身体离开墙壁，站直起来。

他的长相实在奇怪之至。虽然年纪在四十岁左右，顶上已无毛，肌肤是浅黑色的，眉、眼、口、鼻，无一不大，实在称不上是美男子。不过这种容

貌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身材魁梧，虎背熊腰，让人觉得精力充沛，活力十足。

费沙自治领区是个中立的贸易国家，由于统治者安德鲁安个性精明难缠，在他在位的这五年期间，帝国和同盟国给了他一个封号——费沙的黑狐狸。

“你觉得满意吗？博尔德克？”

领主看着这位被自己视为心腹的辅佐官，讽刺地说。

“其实这次的胜利是靠运气而非实力，下次可能没有这么好运了。以后应加强情报的收集及分析，这才是致胜的关键。”

鲁宾斯基慢慢地走向兵棋台，他穿着一件黑色高领衬衫，外加淡绿色套装，这身休闲装扮让人一点也感觉不出他是一国的元首。

博尔德克按一下按钮，兵棋台上就出现了一幅地图。

“这是两军的兵力配置图，请由正前方俯瞰。

这地图和三天前吉尔菲艾斯拿给莱因哈特看的一样。红色代表帝国军，绿色代表同盟军。绿色的箭头有三个，正好分布在一个红箭头的前、左、右方。看起来就好像绿色箭头形成一个三角形，正好将红箭包围起来似的。

“帝国军的舰艇有两万艘，同盟军有四万，所以同盟军占有绝对的优势。”

“军事位置也是同盟军占上风，他们把帝国军团团围住，不过，这家伙……”

鲁宾斯基肥胖的手指按着额头说：

“这家伙布的是同盟军几百年前所使用的阵形，真是不求长进的东西。”

“不过就用兵学而言，这是理论上作战的方法。”

“哼！纸上谈兵当然觉得完美无缺，而实际作战时，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帝国军的总指挥，还是个金发的年轻人吗？”

“没错！是罗严克拉姆。”

鲁宾斯基纵声大笑。

想到五年前，前一任的领主互伦戈夫刚刚猝死的时候，政权由他掌握着。但是反对派却认为他才三十六岁，年轻太轻，主张拥护一位五十几岁的老练候选人。而罗严克拉姆比他小上十六岁，现在威望日升，似乎就要像当年的情况一样，以年轻人的姿态反过来逼迫自己了。

“自治领主，你知道罗严克拉姆是如何化解这个危机的吗?”

博尔德克语调兴奋地问。而这位领主则一面注视着他的辅佐官，一面潇洒地走向兵棋台，然后一针见血地说：

“他是利用敌兵分散的状态，而予以个个击破的。就是这么简单!”

辅佐官露出惊讶的表情，两眼直视着他：

“你说得对。不，简直就是目光独到。”

鲁宾斯基毫不谦让地微笑着，好像认为他的赞美完全正确似的。

“专家往往能够洞查机先，将危机化为转机，进而扭转局势。就像这次的战争一样，任何人都会认为帝国军已被全面包围，绝无胜算。然而，这种并不完善的包围网，对于同盟军而言，反倒显现出兵力不够集中的危机来。”

“说得没错。”

“最主要的一点，同盟军太过小看罗严克拉姆伯爵·莱因哈特的作战指挥能力了。不过，这也难怪。请再告诉我，战况最后的变化好吗?”

博尔德克再度操作兵棋台，台面上又显现出另外一幅图来。有一枚红箭迅速无比地向绿箭方向前进，将之消灭后，转过头来再将另一枚绿箭歼灭，如此一来，局势逆转成一对一的状态了。自治领主目不转睛地看着此一局势的变化，直到局势演变至此时，才叹了一口气说：

“好厉害的个个击破法。用兵真是神速，太完美了!”

他歪着脑袋说。

“不过照这种局势发展看来，帝国军应该会获胜才对，毕竟同盟军已不太可能再挽回颓势了啊！为何这第三部队没有被打败？这支部队是由谁指挥的?”

“最初是由派特中将带领，但在开战后，由于旗舰被炸，而他本人也身受重伤，于是授权给他的次席幕僚杨威利准将，由他全权指挥调度。”

“杨威利……，这名字好像听过。”

“他就是在八年前，指挥艾尔·法西尔大撤退的那个人。”

“啊！就是那个时候。”

鲁宾斯基想起来了。

“我当时还在想，同盟军中竟然也有这样一位了不得的人哩！这位艾尔·法西尔英雄，在这次战役中，又有怎么的表现呢?”

首席辅佐官操作着兵棋台，向他的上司说明这次“亚斯提会战”的最后

一个阶段之战况。

地图上绿色的箭头分别向左右散开，使得红箭头的进击行动扑了个空。接着，原本向左右分散为两支兵力的绿箭头又自红箭的左后及右后包抄，合而为一后袭击红箭头的后方。

鲁宾斯基低吟着，他实在意想不到，同盟军内竟然会有这样一个用兵如神的指挥官。

在面对全军覆没的危机之下，杨威利还能够冷静分析战况，出奇制胜，象这种人物，绝不比罗严克拉姆之流的人来得低等。

“好像在看一项饶富趣味的魔术一样。”

鲁宾斯基挥了挥手，示意辅佐官停止说明。博尔德克遂往后退了一步，等待指示。

“杨威利！他这次的表现相当出色，这也表示他在上次艾尔·法西尔中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没错。”

“一个组织再好、兵器再好，都没有用，操纵它的人才是最重要的。在上位者若无能力及器度，有再好的局势都会逆转的。就好比虎牙虽利，要发挥其威力，仍须视猛虎本身的表现而定。”

鲁宾斯基一面这样想着，一面遣走辅佐官。

恒星费沙的四周有四个行星，其中三个行星的表面都有高热的瓦斯块分布，只有第二行星的表面有地壳，其气体成份也和人类故乡太阳系第三行星无异——包括百分之八十的氮素和百分之二十的氧气，不过，其中最大的差异是第二行星缺乏二氧化碳，故而植物无法在此生存。

这个星球上的水份也很少，靠着蓝藻类等高等植物种的散布，使得这个行星可以绿化、沃土。这种绿化工作还使得星球表面上水利良好区呈绿色区域。另外，其红色的部分是岩石沙漠，一片荒野，风蚀的地形，蔚为一片风景奇观。

由于费沙恒星中，唯一有人居住的地方是第二行星，于是，在帝国历三七三年，以此星球为范围所成立的自治领区就名为费沙自治区。他们的人口约二〇亿。从形势上看，他们似乎是附属于帝国的，但是，事实上却几近于政治完全独立的状态，而经济力更是远超过这两个大国。

自从雷欧波特建国以来，历代的自治领主都为了己身之安定而费尽心

思。若和帝国、同盟相比较，其实力为“帝国占百分之四十八，同盟占百分之四十，费沙占百分之十二”，在国际间的态势处于“受侮而不算弱，威胁人而不算强”的地位。

费沙若和帝国势力结合，则同盟国可能居于随时会被灭亡的不利立场。反过来说，若费沙和同盟国势力结合，其声势自然将凌驾于帝国之上，但若想就此而消灭帝国，则并不容易。

费沙能够在国际关系上，维持如此微妙的平衡状态，实在是政治、战略上高度的艺术表现。如果费沙太强的话，则势将威胁到帝国及同盟，他们很可能会联合起来消灭费沙，在这种情况下，两国势力加起来是百分之八十八，只消一场战争，就可让费沙亡国。相反地，如果费沙太弱的话，在国际间将无足轻重，帝国及同盟两国都不会尊重它的独立自主的。

假如帝国想要吞并费沙的话，费沙就会向同盟国示好，甚至联合对抗帝国。又假如同盟国打费沙的主意之时，费沙则立刻会向帝国靠拢，以求自保。因此，费沙不但供给两国的必需物资，而且还分别笼络两国的掌权者，左右逢源，藉以生存下去。

而统治这样一个具有重要地位的国家之元首——第五代领主，就是安德鲁安·鲁宾斯基。

帝国和同盟之间，任何一方想要消灭另一方，都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两国势均力敌，硬拼起来只怕两败俱伤，使得费沙得利。

费沙之所以能够如此重要，在国际间举足轻重，靠的并不是军事力量，而是它的财富和策略。而帝国和同盟就是因为拥有大炮巨舰，在长期征战下血流成河，耗损国力，招致民穷国弱，这倒使得费沙相对地显得重要起来。在银河帝国的绝对君主制和自由行星同盟民主共和制互相坚持正统性而相持不下，相互杀戮之余，费沙则隔岸观火，不损一兵一卒即胜过双方。

如今，罗严克拉姆和杨威利的出现，更让费沙预感到一个新的时候即将来临。今后这两人的发展动向，将是密切注意的焦点。或许这对两人的评价过高，但是多一分准备毕竟会多一会胜算的。

Ⅱ

行星奥丁的西半球现在正被柔软的黑夜笼罩着。

不论是在同盟或帝国的领域里，行星自转，日夜赖以交替的现象是永恒不变的。即使是控制着银河系宇宙森罗万象的鲁道夫大帝也没有办法改变天体运行的事实。不过各个行星周期并不是都完全相同的，有的行星的自转周期是十八个半小时，有的是四十个小时，各有不同。

在人类的发祥地——太阳系第三行星上居住的人类，其生物时钟是以二十四小时为单位过生活的。习惯上也已确定是二十四小时制，而在各恒星间往来飞行的人们，就必须要面对日夜有别的时差问题，作适当的生理调节了。

在行星上的各种宇宙船、宇宙空间都市，往往都需要建造一些人工设施以配合二十四小时周期的生活环境。譬如说，白天的人工照明要亮，晚上要暗，温度的调节是晚上较凉，白天较热，冬天较冷，夏天较热。

而有些自转周期相当长或相当短的行星们，为了要强制施行一天二十四小时制，遂有一些现象及规定产生，比方说，今天一整天都是白天，明天一整天则都是黑夜，或本行星在一天之中有两次日升等的规定。

最感不便的是那些自转周期为二十一个半小时或二十七个小时不等的星球，虽然他们和标准的二十四小时相差不多，但是在施行二十四小时标准制时，却又时常有一、二小时的误差，误差每天在增加，需要调节的幅度也跟着加大，让人难以适应。

不论是帝国和同盟，使用的都是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标准历”，银河帝国的一月一日也就是行星同盟的一月一日。

或许有人会问：“现在的人类社会早已不以地球为中心了，为什么样样都要沿袭地球制度呢？帝国也已颁布了一套‘宇宙历’，难道在时间方面就不能发明另一种新的准则吗？”

有这种质疑的人往往认为老旧就是不好，应该汰旧换新。然而，新的制度又有谁能订定得出呢？于是，自古沿用的制度就这样地被采用下来了。

在度量衡方面，地球规定，一立方公分的水，其温度为四摄氏度时，重

量是一公克，这种重量是在地球的地心引力下测量的。一公分又等于地球周长的四十亿分之一。这些单位为全人类社会所通用。

鲁道夫大帝也曾试图改变这些度量衡单位。他想以自己的身高和体重为标准，另外定出一套长度和重量的单位及公式，不过尚在研究当中，未付诸实行。

变更单位的提案未付诸施行的原因并非案子本身太过不合理，其主要的原因在于牵涉层面过广。因为，如果要改变度量衡的话，所有人类社会中的电脑记忆网络及计算器都需要全面汰换，所需经费相当高，据说这笔经费是由财务部长克礼菲演算出来的，当他将算出来的这笔庞大数目拿给皇帝鲁道夫看时，这位刚愎自用的人竟然惊讶得发呆了。

人人都说，克礼菲所演算的数值很明显地是太大了，但是鲁道夫对此一窍不通，刚好让克礼菲能够毫不费力地阻止他这种一味将自己神化的高傲态度，也使得公尺和公克得以保存下来。

………银河帝国的皇宫——新无忧宫，在夜空之下耸立着，显得壮丽辉煌。

这是一栋独立的建筑物，四周连接着一些大大小小的建筑物，有无数的喷水池围绕其间，还有自然和人造的森林、蔷薇花园、雕刻、花坛、凉亭、草地等装点其间，美仑美奂，整栋建筑物笼罩在一片淡淡的银光之下，看起来相当舒服。

这栋皇宫是支配一千个以上的恒星系统的政治中枢，它的附近虽然也有一些官邸建筑，但都不是高层建筑物，其主要部分也都地下化。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臣民们的位置不可高于皇帝陛下的宫殿，也不可由高至低地俯瞰皇宫，这些行为都是大不敬的。在天空巡回的卫星也绝不能行经宫殿正上方。

宫殿中的随从及女仆有五万多人，每天负责打扫、清洁、招待、花园管理、饲养鹿群等工作，极尽奢华，也代表了皇帝的地位之高及权势之大。

宫殿之中没有电梯也没有自动升降机，上下楼一定要走楼梯。因为伟大的鲁道夫认为，强健的体魄是身为一个统治者所必备的条件之一。试想，一个连上下楼都没办法用自己的脚来完成的人，又怎么能够肩负国家的重任呢？

在这天晚上，群臣都齐聚于皇宫的“黑真珠室”中，为罗严克拉姆举行帝国元帅杖的授杖仪式。罗严克拉姆在亚斯提会战中，击败敌军，显扬帝

威，因此获得此一殊荣。

帝国元帅的身分比一级上将要高出许多，年薪有两百五十万帝国马克，除了犯下大逆不道之罪之外，其他的罪行一律可免除刑罚。另外，他还设立元帅府，可自由任免其所需之幕僚。

目前帝国中享有此一特权的帝国元帅共四名，现在再加上罗严克拉姆，共计五名。罗严克拉姆同时也是帝国宇宙舰队的副司令官，地位崇高。

“伯爵再往上升，就是侯爵了。”

在这片广大的“黑真珠室”一角，有人在窃窃私语着。自古以来，谣言一直就是这么伴随着人类的，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和时代之下，也不管地点是在豪华的宫殿中或贫民街上。

今晚在这间黑真珠室中，文武百官、皇亲权贵们全到了，他们齐列于宽六公尺的红色地毯——由两百名工人花费四个半世纪编织而成——的两边，一边是文官，一边是武官。

文官行列中，排在第一位的是立典拉德侯爵，他是帝国的代理宰相，为内阁的最高首长，长得鼻尖眼阴，头发雪白，现年七十五岁。宰相之后所站立的，依序为财务尚书凯尔拉赫、内务尚书菲尔格尔、司法尚书鲁尔普、科学尚书威尔墨尔、宫内尚书能伊格尔、内阁书记官齐鲁玛杰克……等等。

另一边站着的武官，依序为军务尚书严罗博克元帅、帝国军统帅本部总长斯坦赫夫元帅、幕僚长克拉杰元帅、宇宙舰队司令官米克贝尔加元帅、装甲掷弹兵总长奥夫雷沙一级上将、近卫兵总长拉姆拉斯多夫一级上将、宪兵总长克拉玛上将、接着是十八个舰队的司令官……等。

大家一听到信号响起后，都马上站正了身体，人人噤声，聆听司仪震天般的声音喊着：

“支配全人类、全宇宙的统治者、维护天界的秩序、神圣不可欺的银河帝国皇帝佛瑞德李希四世陛下驾到!”

说毕，帝国国歌的旋律奏起，群臣纷纷弯腰鞠躬。

皇帝从地毯中走了过去，经过那数不清的人头行列，坐上最前端正中央的金黄色豪华龙椅。

银河帝国的第三十四代皇帝是佛瑞德李希四世，现年六十三岁，看起来似乎相当疲惫的样子。他的模样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这并非忧心国事所致，而是历经激烈的权力斗争后造成的。他那身形瘦弱的体格，与先祖

鲁道夫正好形成强烈的对比。

皇后早在十年前就病逝了，她得的病只是感冒引起的肺炎之类的小病而已，结果却未能治愈在这连癌症都能克服的时代，“感冒”却是连依靠“鲁道夫大帝的威光”也不能完全排除的疾病。

皇后去世之后，皇帝封了一名宠妃为安妮罗杰伯爵夫人，事实上，这名宠妃已取代了皇后的地位了。不过，由于这位伯爵夫人并非贵族名门出身，因此始终无法参与国家大事，今晚也一样未现身在这个授杖仪式中。

“宣罗严克拉姆·莱因哈特！”

礼部官朗声道出本仪式主角的名字。

这一回，百官们并未行最敬礼，大家的目光都迎视着这个年轻武官的到来。

贵夫人们看见这位年轻人，都不禁发出了赞叹之声。就连对莱因哈特有反感的人——在场的大部分人，也都不得不私下承认他是个美男子。

他那端整秀丽的容貌宛若用最上质的白磁所创作的娃娃，但娃娃的眼光也没这么锐利，表情亦不若他如此刚毅。要不是皇帝对他的姐姐——安妮杰罗宠爱有加，要不是他生得这种表情，他和皇帝的君臣关系，必定会转化为同性相恋的结果。

众人内心各有所思，纵乱不一，莱因哈特脚步沉稳而有力地走来，具有武官的威武气势，他走到御座前面，内心漫不在乎，外表却恭敬有礼地单膝跪下。

他摆好架势，等待皇帝下令指示。按照正式的场合，臣下不可以在皇帝开口之前开口说话。

“罗严克拉姆伯爵！这次的功勋可真是了不起啊！”

一派毫无个性的发言！

“不敢当！完全是陛下的鸿福所赐！”

莱因哈特的回答也很没个性，但却是他暗自算计与自我克制的结果所显示。对于这番违心之论，对方既不能领会，又只会使在旁众人觉得反感。对莱因哈特而言，皇帝的重要性轻如鸿毛，真正重要的不是过是礼部官传诵的那一片纸张罢了。

“亚斯提星域讨伐叛军一役有功，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晋升帝国元帅，并担任帝国宇宙舰队副司令官，半数的宇宙舰队归于你的麾下指

挥。帝国历四八七年三月十九日，银河帝国皇帝佛瑞德李希四世。”

莱因哈特直起身来，踏上阶梯，恭恭敬敬地接过任职令。终于授予元帅杖了，从这一刻起，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正式成为帝国的元帅了。

莱因哈特表面上笑容嫣然，但内心却不以为满足。因为，这只是他前进目标途中，小小的第一步罢了！他终于从夺走姐姐的无能者手中取得权力了！

“喔嗬！二十岁的元帅哩！”

压低声音喃喃说道的是装甲掷弹兵总监——奥夫雷沙一级上将。年纪近五十岁，身形剽悍，左颊骨被同盟军射出的镭射光击中，伤痕亦新，呈紫色。他故意不将伤口医好，以便向人夸示自己是身经百战的猛将。

“光荣的帝国宇宙舰队，曾几何时竟成为小孩子的玩具了？阁下！”

他故意煽动那位麾下部队被莱因哈特抢走一半的将领。

宇宙舰队指令长官米克贝尔加元帅，半白的双眉微微上扬。

“爱卿话虽不错，但那个金发小子的军事才能，的确无可否认！现在，他已击破叛军了，而这等本领，身经百战的梅尔卡兹也不得不承认呀！”

“的确是光说不练的家伙！”

众人望着静静站在武官行列中的梅尔卡兹，奥夫雷沙毫不留情地抨击他。

“虽然我方胜利了，但仅只一次而已，所以纯属偶然罢了吧！依小人之见，纯粹是因为敌人太过无能！不管结局是胜是败，它们都是相对的啊！”

“声音太大了！”

元帅虽然斥责他，但并非否定一级上将发言的内容。对大贵族出身或年事甚高的将官而言，要他们宽大地接纳莱因哈特的功勋，并非易事！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元帅觉得有必要转移话题。

“对了！谈到敌人，那个叫杨的指挥官，您知道吗？”

“等等……没什么印象啊！他是何方神圣？”

奥夫雷沙记不起艾尔·法西尔事件了。

“在上次会战中，为防止叛国全面瘫痪，那位使艾尔拉赫少将战死的男子嘛！”

“哦！”

“好象是一个才干过人的将才哦！听说那金发小子也对他颇为折服哩！”

“这岂不大快人心！”

“那是莱因哈特个人的事！可是，你和对方在作战时，对敌人可没有选择性！”

元帅闪烁其词，奥夫雷沙不明就里的耸耸肩。

“黑真珠室”再度响起音乐。这是为建立功勋的武官所播放的颂歌——王尔古雷勇士喝采。

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上校和其他副官级的军人，在殿堂外宽阔的走廊上，等候着“紫水晶室”的人们。

既非贵族亦非将领的吉尔菲艾斯，没有资格进入“黑真珠室”，但是，最近这两天，他将跳过准将直升少将，确立了“阁下”称号的地位。届时，在这个富丽堂皇的典礼仪式中，也将有他的一份。

每当莱因哈特更上一层时，自己也随之荣升进阶……吉尔菲艾斯身体轻轻发颤。虽然他并不否认自己是有才干，但是荣升的速度的确太快了些，他不免对自己的实力是否合乎这个位子的要求，感到诚惶诚恐！

“是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上校吧？”

身旁有人压低声音呼道。

三十出头的高级军官，站在吉尔菲艾斯的前面。徽章阶级是上校。身躯高大，黑溜溜的头发掺杂着少许白发，淡褐色的眼睛，皮肤青白。

“是的！您是哪位？”

“巴尔·冯·奥贝斯坦上校！幸会了！”

说话的时候，这名叫奥贝斯坦的男子，两眼扫射着异样的光彩，令吉尔菲艾斯倒抽一口寒气。

“对不起！……”

奥贝斯坦嘟哝着。因为，他察觉了吉尔菲艾斯的表情。

“义眼看起来是有点故障了，让您受惊了！抱歉！明天我就把它给换掉吧！”

“原来是义眼啊！不！我才是失礼了！……”

“什么话，请别放在心上才好！里头安装了光电脑，多亏了它，我才可以自由自在地活动，只是，寿命实在太短了些……”

“在战场上受伤的吗？”

“不是，出生就这样的！如果我生在鲁道夫大帝时代的话，可能会因

'恶劣遗传因子排除法'，被处死刑吧！"

他的声音在空气中振动，久久才沉淀下来，吉尔菲艾斯深吸了一口气。他对鲁道夫大帝大肆批评，显然犯下不敬之罪了！

"你有一位很好的长官呀！吉尔菲艾斯！"

奥贝斯坦说道，声音略微提高，但仍像是在喃喃自语。

"所谓好的长官就是要能使部下长才有所发挥的人，放眼现在的帝国军，这种人少之又少。但是，罗严克拉姆阁下就不同了，他不像年轻人那般轻浮，反而显得非常老成持重，那些脑袋里只有门阀意识的强大贵族，恐怕很难了解他！"

吉尔菲艾斯的脑海里闪起"陷阱"的警告信号，这个自称奥贝斯坦的男子，和那些觊觎莱因哈特垮台的傀儡之辈并不一样，那么，为何他会如此下断言呢？

"你属于那一个部队？"

他若无其事地岔开了话题。

"到目前为止，是在统帅本部的情报处理部，不过，以后则奉命担任伊谢尔伦要塞驻留舰队的幕僚！"

回答之后，奥贝斯坦浅浅笑着。

"您似乎是别具用心啊！"

刹那间，脸色泛白的吉尔菲艾斯无言以对，这时，莱因哈特走了进来，典礼好像结束了。

"吉尔菲艾斯！明天……"

他扬声说道，一面观察着那部属身旁这位脸色青白的男子。

奥贝斯坦行礼并报上名，形式化地说了几句贺词之后，转身离开。

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步出走廊，是夜，他们住在宫殿的官用馆邸。走到那里，必须绕过庭园内部约十五分之久。

"吉尔菲艾斯！明天，我要和姐姐见面，你也来吧！"

走到夜室下时，莱因哈特说道。

"我和您一起去，好吗？"

"到现在还顾虑什么呀！她是我的家人哪！"

莱因哈特绽放少年的笑颜，收收笑意，他压低声音说道。

"对了！刚刚那个男的是谁？有点令人感到不安哩！"

吉尔菲艾斯把事情简单地说明一遍。

“真是深不可测的人!”

吉尔菲艾斯说出自己的感想，莱因哈特一面听他描述，一面扬起双眉。

“好一个深不可测的男子啊!”

他对吉尔菲艾斯的意见表示赞同。

“他亲近你的目的仍不得而知。但不外乎别具用心。这种敌人太多了，我们也要小心应付才是!”

两人同时相视而笑。

Ⅲ

格里华德伯爵夫人——安妮罗杰的馆邸位于新无忧宫的一隅，搭乘富丽的宫廷用地上车，也得花上十分钟才能走到。

吉尔菲艾斯两人宁愿走路，还觉得比较快活，可是，又不好违拗皇帝的美意，所以，只好搭乘由宫内省所派遣的地上车前往。

馆邸位于长满菩提树的池畔，建筑式样简单而明晰，和女主人非常相称。

当认出安妮罗杰的优美身影时，莱因哈特不等车子完全停妥，就跳了下来，跑向她那儿。

“姐姐!”

安妮罗杰绽开春阳般的笑颜欢迎他。

“莱因哈特！你来了！还有，齐格也是……”

“……安妮罗杰小姐看起来气色很好!”

“谢谢！来！两位请进来！几天以前我就开始在等你们来了。”

哎！这个女子还是和以前一样，一点也没变——吉尔菲艾斯心里想道。即使是在皇帝的权力之下，她的高雅、纯洁也丝毫无损。

“泡杯咖啡吧！再吃点巴旦杏蛋糕。这是我亲手作的，不知道合不合你们的胃口，吃吃看吧!”

“简直是太对胃了!”

莱因哈特抢着回应，倾刻间，宽广的客厅充满了煦和的气氛，时间仿佛

又回到十年前了。

咖啡杯摩擦的声音，干净的桌巾、巴旦杏蛋糕微微逸出的香草甜味……此刻四周洋溢着一种朴实的幸福感。

“我常听人说，贵为伯爵夫人，不用亲自下厨的……”

安妮罗杰俐落地切着蛋糕，笑了笑说：

“管别人怎么说呢！没办法！我很喜欢做啊！我不喜欢依赖机器，我喜欢亲手烧菜！”

随着咖啡的搅动，奶油匀开了。大家一面尝着点心，一面自在地聊天，心间仿如一波波的暖流流过，时间渐渐地过去了。

“莱因哈特讲话老是不经大脑，一定常给你添麻烦吧！齐格！”

“不会啦！……”

“讲出真心话才好啊！”

“莱因哈特！别胡闹了！对了！薛豪金子爵夫人送给我一瓶粉红色的葡萄酒，很好喝哟！在地下室，帝国元帅，麻烦您去拿来，好吗？”

“爱闹的才是姐姐呢！哎！拿酒也好，什么事都好，悉听尊便！”

莱因哈特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站起身来离去。

留下安妮罗杰和吉尔菲艾斯两人。安妮罗杰露出温煦的笑容对弟弟的好友说：

“齐格！弟弟一向多亏你的照顾！”

“快别这样说！受照顾的才是我呢！我不是贵族，才这个年纪就做上校，真是受之有愧！”

“再过不久就升少将了，不是吗？我曾听人说过。恭喜你了！”

“谢谢！”

吉尔菲艾斯觉得耳根发热。

“弟弟嘴里不说，或许他自己也没察觉，其实，他是很依赖你的！弟弟的事以后就麻烦你了！好不好！”

“我只怕力有不逮！”

“齐格！你应该对自己更有信心一点！弟弟的确有才能，也许多了一点别人所没有的才能，但是，弟弟没有你这么成熟。他就像一只放脚狂奔的羚羊，只知道快速向前冲，有一天，他总会从断崖上摔下来的，打从弟弟出走之日开始，我就有这种预感了，所以，现在才对你说这些话！”

“安妮罗杰……”

“齐格！我就拜托你了！请你在身旁守护着他，别让他从断崖上摔下。当你发现有这种预兆时，请叫住他！点醒他！弟弟应该会接受你的忠告的，如果，他连你的话也不肯听，那么……那时也是弟弟的穷途末路了！”

微笑自安妮罗杰美丽的容颜上消失，她那宝蓝色的眼眸笼罩着哀伤的阴霾。

吉尔菲艾斯心上有如利刃划过般痛楚，不错！现在再也不是十年前了！莱因哈特和自己也不是街上奔跑的小少年了，而安妮罗杰也不再是邻家的小少女了！一个是皇帝的宠妾，一个是帝国元帅，一个是帝国元帅的副官。他们三人同时处于权力的芳香与腐臭的漩涡中……

“安妮罗杰！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去做！”

吉尔菲艾斯极力压抑自己的感情，答应了主人的要求。

“请你相信我对莱因哈特的忠诚！我绝不会辜负您的托付的。”

“齐格！非常感谢你，真是不好意思，给你添这个麻烦，不过，除了你，他人我都信不过！所以，请你见谅。”

“其实，我多么希望能照顾你们啊！”吉尔菲艾斯心中想道。

“十年前，从你对我说‘要和弟弟做好朋友哦！’时，我便已经暗暗下定决心，要好好照顾你们了……”

十年前，如果自己有这么大，他绝不会让安妮罗杰落在皇帝手上的。他或许会排除万难，带着这两姐弟，逃到自由行星同盟也说不定。搞不好现在也成了同盟军的军官了。当时，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办法看清自己要什么。现在就不同了！但是，毕竟十年过去了，一切都太晚了！为什么当人想要做事时，他的年龄总是无法配合呢？……

“……你应该把它放在比较好找的地方啊！”

莱因哈特扬声说道，他回来了。

“好的！辛苦你了。不过，辛苦可是有代价的哟！把杯子拿来吧！”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能够拥有便是幸福了。”吉尔菲艾斯对自己说道。心中也不由得对将会到来的下一场战争感到厌恶。

第四章　第十三舰队诞生

I

自由行星同盟军统合作战本部大楼位于行星北半球的落叶林气候带，是个地上五十五层，地下八十层的建筑物。其周围紧邻着技术科学本部、后勤本部、宇宙防卫管制司令部、士官学校及首都防卫司令部……等建筑物，故而以首都哈伊聂生波利斯为中心点，其方圆一百公里以内的范围，已俨然形成了一个军事枢纽地带。

在统合作战本部的地下楼，一个高四层楼的集会场所里，正在举行亚斯提会战殉国者的告别式。这是一个天气晴朗，和风万里的午后，也是同盟军队在亚斯提会战中，损失了六成兵力、拖着疲惫残败的身躯回到家园后的第三天。

通过会场的走道已被出席的群众占满了。这些群众包括死者的遗族、政府及军方的代表，而杨威利的身影也出现在其中。

杨威利一面和他身边的人交谈着，一面目送着大楼外的天空。虽然在地下楼中看不到外面，但他却知道，在这个包着好几层大气层的空间之中，有无数的军事卫星正无声无息地掠空而过。

这些军事卫星中，也包括了宇宙防卫管制司令部制下的强大杀人爆破系统——迎击卫星（共十二个）——“处女神的首饰”，同盟军干部们还曾发下豪语说：“有了这十二个迎击卫星，行星就可攻坚不破了。”想起这句话，杨威利不禁想起许多攻坚不破的要塞，遭到大火浩劫的惨痛历史。大概军力强大是引起自傲而落败的原因吧？

杨威利两手轻轻触碰着双颊，感觉上好象自己还未醒来毫无知觉一般。他已连续睡了十六个小时，但却觉得自己似乎已六十个小时未曾合眼一样。

他根本没有吃饭，胃好像失去活力一般，只喝了一碗尤里安煮的青菜汤就不吃了。他在官邸中什么事也不做，只是倒头睡觉，偶尔醒过来，也觉得脑袋空空，连自己曾经和少年谈话，立誓要当他的监护人的景况都记不起来了。

（唉！这就是监护人吗？太丢脸了……）

杨正这么想的时候，忽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转头望去，原来是预官学校的学长亚列克斯·卡介伦少将。他抬头看着杨，笑吟吟地说：

“看来你还没有睡醒吧！亚斯提的英雄？”

“谁是英雄？”

“就是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啊！电子报上面似乎是没见过，不过各个新闻传播媒体都是这么说的啊！”

“我不过是个败军之将而已！”

“是的，同盟军是战败了，所以才需要塑造英雄出来！如果战争大获全胜，反而没有塑造英雄的必要了。战败了，为了转移民众的注目焦点，当然要塑造英雄以博得赞扬，艾尔·法西尔会战时不也是这样吗？”

卡介伦说话时就是喜欢用这种讽刺的语气。他是个中等身材，有着健康肌肉的三十五岁的男子，现任同盟军统合作本部本部西德尼·席特列元帅的次席副官。他的前线指挥作战经验丰富，企划整合事务处理的能力也相当强，各方预测他将在未来登上后勤本部部长的宝座。

“你最近还好吗？副官要做的事又多又杂，我想应该是挺忙的吧？”

被杨威利予以轻微的反击之后，这位能干的军官只得微笑着说：

“主办这次告别式的是仪典局吧！竟然完全不招呼军人及死者遗族，只顾全心全意地讨好国防委员长，说穿了，这只不过是为了拉拢握有次期政权的国防委员长所举办的一场政治秀罢了！”

此时两人的脑海中同时浮出现同盟国国防委员长优布·特留尼西特的脸孔。

特留尼西特身材高大，五官端正，现年四十一岁，是少壮派政治家。他对帝国持强硬立场，是个激进派。在认识他的人中，有一半是把他看成雄辩家，而另外一半则是把他看成令人极为忌惮的诡辩家。

目前的同盟元首是最高评议会议长罗伊·桑佛德，他是一个从政治漩涡中被选出来做过渡元首的老政客，凡事默守成规，不能创新求变，故而少壮派的人物更加受人注目。

"要被迫聆听特留尼西特拙劣漫长的演说，这比彻夜未眠还要痛苦吧！"

卡介伦挖苦他。在军中，卡介伦属于少数派，比起一味强调扩充军备及打倒帝国的特留尼西特来说，其拥护者要少得多了，杨威利也是如此。他们都可说是孤立派的一员。

会场中卡介伦和杨威利的座位并未被排在一起，卡介伦坐在贵宾席中席特列本部长的后面，而杨则位于演讲桌正前方的第一排上。

告别式按正常程序开始，按正常程序进行着。评议会议长桑佛德毫无情感地念完了官方预先为他草拟的讲词之后，国防委员长特留尼西特接着上台。他的出现使得会场气氛转为热络，群众给予的掌声，比刚刚议长出现时的掌声要大。

特留尼西特并没有带讲稿，他丹田有力地向会场中的六万众人演说着："各位亲爱的市民、官兵们！我们参加这一场告别式的目的何在啊？为的就是要告慰这些为了保卫亚斯提星域而殉国的英灵们啊！他们是为了维护祖国的自由与和平，这才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听到这里，杨已经把耳朵堵起来了。这些话听来多么的令人可耻，为什么这种虚伪华丽的词句仍然能让演说者以坦然的态度说出来？难道这就是自古以来人类的传统吗？

"我现在说的是宝贵的生命啊！各位，生命诚可贵，但是他们的牺牲却告诉我们，还有比个人的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存在着。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和自由啊！他们的死是美好的，因为他们牺牲小我实践大义。他们是真正的勇士！他们都是好父亲、好儿子、好情人，他们都有过着幸福生活的权利，但是他们都放弃了这个权利，远赴沙场、誓死报国。各位啊！我在此问一声，为什么这一百五十万的官兵会战死呢？"

"因为首脑部的作战指挥太差了！"

杨威利如此喊道。当时众皆默然，这一声显得格外响亮。周围的人尽皆愕然，有位黑发的年轻士官偷偷望着他，杨立刻迎着他的目光直视过去，对方只吓得惊惶失措，立刻将视线转回讲台上去。

国防委员长的演讲仍然在继续着，特留尼西特脸泛潮红，两眼流露出自

我陶醉的神情。

“是的，这个答案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他们是为了保卫祖国和自由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啊！为了这样崇高的理想难道不值一死吗？只为了小我而生、小我而死，是多么的渺小啊！我决不能这样教导你们。各位一定要想想祖国、再想想个人。生命是可贵的，但是我在此要请各位铭记在心，记住这个事实，同时也是我要大声呼吁的：祖国和自由值得用生命作为代价来换取的，我们是为正义而战，部分自称和平主义者主张和帝国和谈的，还有那些部分自称理想主义者幻想要与专制极权主义和平共存的，请你们不要妄想了，你们的行为只会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削弱同盟国的力量，对帝国而言更加有利。帝国绝不会允许国内有反战和平的主张的。因为我们是自由的国度，所以我们准许有反对国策的声音出现，而各位却因此而过于散漫！但高唱和平的代价是相当高的啊！”

杨威利心中只想着一件事，那就是主战论仍安安稳稳地大行其道。他一想到群众们的狂热又多加了几分时，不禁对这演说厌恶起来。不论在任何一个时代中，掌权者似乎都必须要获得煽动者的支持不可！

“我敢这么说：反对打倒银河帝国专制极权的圣战的人们，就是危害国家的害虫。他们没有资格成为同盟国的国民！为了保卫这个自由社会、为了保卫这个自由的国家体制，不怕死伤、奋而战斗的人们才是真正的同盟国国民！若无此一认知就是无耻之徒，对不起死去的伟大英魂！我们的国家是由祖先一手建立起来的，我们都了解历史，大家都知道祖先们曾流血流汗、争取自由。拥有这伟大历史的祖国啊！您是我们唯一要保卫的，我们能不起而战斗吗？起来吧！为祖国而战吧！同盟国万岁！共和体制万岁！打倒帝国！”

随国防委员长激昂的叫声，群众们也渐渐失去了理性。汹涌的热血在会场中六万人的体内沸腾着，大家都纷纷站起来，跟着特留尼西特高喊：

“同盟国万岁！共和体制万岁！打倒帝国！”

大家手握拳头、高举手腕，并且高高地挥舞着军帽，拍手狂欢。

在这些人当中，只有杨威利仍坐在座位上没有起身。他张着一双黑眼珠直视着讲台上的演讲人。特留尼西特高举双手接受满场狂热的回应，忽然，他的视线落在群众的第一排位置上。

一刹那间，他的眼光更锐利了，嘴角不快地牵动了一下。因为他看到前排座位上有一个年轻军官竟然坐在原位没有起立欢呼。如果此人坐在后面，

他可能就看不见了，但他却坐在第一排的位置上。在一片热烈的爱国情操之下，眼前竟然出现了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叛徒！

“军官，为什么不起立?”

一位满脸横肉的中年军官怒道。他和杨威利一样配戴准将的勋章。杨放眼望去，随即平静地回答：

“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不想起立时，当然就有不起立的自由。我不过是在行使这种自由罢了!”

“那么，你什么不想起立?”

“我有不回答的自由。”

杨威利并不觉得自己的回答好笑，但卡介伦少将却差点笑出来，他认为杨的表现太傻了。杨威利就是不习惯于处事圆熟，卡介伦少将同样也不想起立，也不想拍手高喊同盟国万岁，但若因对特留尼西特的演说未表感动，而被指责为非爱国者的话，那就太不值得了。这就如同“国王的新衣”所说的，叫着国王没穿衣服的，都是不懂事的小孩子，而非大人。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当中年准将这样质问时，讲台上的特留尼西特双手往下摆，轻轻地作着平息群众的动作。接着，人声沸腾减低了，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大家又坐回原位。

瞪视杨威利的中年准将也满脸不悦地坐了下来。

“各位啊！……”

演讲台上国防委员长又再度开口说话了，在经过了长篇演说及高声呼喊之后，他感到口干舌燥，发出来的声音变得极为沙哑难听。

“我们强大的武器，就是全国国民统一的象征。我们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以民主共和政体为基础，即使有多么崇高的目标，也不能强制所有人服务。个人有反对国家的自由，但有良知的国民内心是雪亮的，为了获得真正的自由，我们应该放弃渺小的自我，团结在一起，为了全民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向前。各位……”

说到这里，特留尼西特突然闭上了嘴，他并非为了口干无声才停止说话的，而是察觉到有一位女性正通过席间的走道步向讲台。这位年轻女孩头发是浅棕色的，从经她擦身而过的男子们注视她的眼光看来，想必这个女孩长得相当漂亮。伴随着她的脚步，已引起周围人群相互询问的声音，不安的范

围正扩大着。

……这人是谁？她要做什么？

杨威利老远就听见有人在谈论此一女子，此时近看，只见她的眉毛动也不动，觉得好像在那里见过似的。

“国防委员长——”

这女孩声音低沉，她步上讲台上说：

“我名叫洁西卡·爱德华。是亚斯提会战中战死的第六舰队幕僚约翰·罗伯尔·拉普的未婚妻。不，‘曾经’是他的未婚妻。”

“这个……”

即使雄辩如“次代领导者”的特留尼西特也哑然了。

“我替你感到难过，小姐！可是……”

国防委员长也说不出什么话来，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广大的会场，只见六万名听众都沉默地等待着他的回话。全体人员屏息注视着这位失去未婚夫的女子。

“您没有安慰我的必要，委员长，我未婚夫是为了实践保卫祖国的崇高理由而牺牲的。”

洁西卡平静地说着，减轻了委员长的尴尬场面，委员长毫不掩饰地露出放心的表情。

“是吗？不过，你可以说是后方妇女的楷模，我们对于你的损失，一定会给予重重的补偿的。”

看到他如此的恬不知耻，杨威利又想闭上眼睛，眼不见为净了。对于不知羞耻的人而言，任何事他都做得出来。

洁西卡看起来则表现得相当冷静。

“多谢你了。我现在只想问委员长一个问题。”

“喔！是什么问题呢？可得问我答得出来的才好啊！”

“请问您现在在哪里?”

特留尼西特眨了一下眼睛，大部分的听众也都不明这个问题的用意何在，大家都眨了眨眼。

“嗯？你说什么?”

“我的未婚夫为了保卫祖国，远赴疆场，目前已不在人世了。委员长，请问您现在又身在何处呢？赞赏死亡的您到底在哪里?”

“小姐……”

任谁都看得出国防委员长畏惧的眼神。

“你的家人又在哪里呢?”

洁西卡又毫不留情地追问着。

“我的未婚夫已经为国捐躯了。您不是说牺牲是必要的吗? 那您的家人怎么说呢? 您的演讲如果完全正确的话，为什么自己不去实践呢?”

“卫兵!”

特留尼西特东张西望地喊着。

“这位小姐是来搅局的，把她带走。我的演说完毕! 军乐队! 演奏国歌!”

洁西卡的手腕忽然被人扣住，她一面挣扎一面抬眼望去，只见此人似乎在哪儿见过。

“走吧!”

杨威利低声说。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雄壮威武的音乐此时已飘扬在整个会场之中。自由行星同盟的国歌名为“自由旗、自由民”。

“朋友们，我们一定要打倒专政者

解放行星，竖起自由之旗

我们现在的战斗是为了未来的光明

我们现在的战斗是为了明日的果实

朋友们，让我们歌颂自由之灵魂

朋友们，让我们揭示自由之灵魂。”

听众们配合音乐开始唱起歌来。这回和刚才无秩序地高喊口号不同，大家整齐划一地唱着这首雄壮的歌。

“用我们的双手

向那黑暗专制的另一边传播自由!”

杨和洁西卡并肩而行时，一旁的群众都转头注视，但很快的又将视线放回讲台上继续唱歌。两人打开大门奔向没有音乐的外面，当大门关闭时，只听得国歌的最后一段音乐在耳旁响起。

“啊! 我自由的人民啊! 我们是永远征服不了的!”

Ⅱ

日落的最后一道余晖已消失，美丽的夜晚又悄然来临，绚烂的星群开始绽放出银色的光芒。这个季节正是螺旋状绢带型星座最闪亮的时候。

海尼森都市群的宇宙港，此时正热闹着。

在码头的大广场中站着各色各样不同的人群。有的人刚结束旅途归来，有的人却才刚要开始他的旅程。有的来接人、有的来送人、有的是一般的人民、有的是军人、有的是穿着制服的技术人员，有的是紧闭双唇的警备官、有的是忙着工作快步走路的宇宙港职员，还有又蹦又跳的小孩子，人群中还穿梭着搬运行李的机器车。

“杨。”

洁西卡叫着身旁年轻人的名字。

“嗯!”

“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女孩子很讨厌?”

“怎么会呢?”

“因为大部分的死者家属都默然含悲，只有我一个人在大庭广众下大喊大叫，当然让人看了讨厌。”

杨威利心里想，默不作声根本无法改变事态，若没有人能站出来弹劾当权者，那就无药可救了。他心里虽然这么想，嘴巴却只说:

“不会啊！没有这种事!”

此时两人正并肩坐在宇宙港广场的一座沙发上。

洁西卡在一个小时之后，就要搭船回到海尼森隔壁的行星德奴仙去了。她在当地的一所中学担任音乐老师。如果约翰·罗伯尔·拉普少佐仍然健在的话，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就会退伍，和洁西卡结婚了。

“你是个杰出的人物！杨。”

洁西卡一面看着父子三人经过面前，一面说着话，杨威利沉默不语。

“你在亚斯提会战中的优异表现，我都听说了。约翰·罗伯尔生前也时常说起你过去的种种战绩，他还夸赞你，能和你同期是他的荣耀呢!”

约翰·罗伯尔是个好人。洁西卡选择他是个明智的抉择。不过，现在在

留给洁西卡的却是无限的寂寞与回忆。她是士官学校中事长的女儿，现在则是一个失去未婚夫的音乐老师……。

“除了你之外，我看同盟军的提督们尽皆是无耻小辈。他们在每次的会战中，都会使得死亡人数高达一百万以上。都是一些不顾道义的家伙。”

杨的想法和她略有不同。他认为除了杀害非武装人员，或是破坏停战协定的蛮横行为之外，没有其他判定此一将领是否为道义之人的标准。因为无论是名将或愚将，其杀人无数的记录都是一样的。愚将杀害了自己一百万人时，名将则杀了敌人一百万人。而绝不杀人的绝对和平主义者眼中，两者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愚将们在乎的只是自己的军事能力是否不足，对于道义是完全不会在乎的。杨心里想，要让洁西卡了解这些事并不容易，因此也就未予以说明。

宇宙港的广播响起，洁西卡从沙发中站起身来。她要搭乘的船即将出港了。

“杨，再见了！多谢你送我来搭船。”

“请保重。”

“好好努力吧！”

杨威利一直目送着洁西卡的倩影消失在搭船口中。

好好努力！是吗？这不也是要我多多杀敌的意思吗？她大概自己都未察觉到这番话的意思吧！在这银河帝国中只怕还有许多和她有着相同遭遇的女子。此时，这些女子们都在为某人而哀悼、而愤怒吧！……

“请问这位是杨威利准将吗？”

这是一个老妇人的声音，杨慢慢地转过身去，只见一位衣着华丽的贵妇人带着一个约五、六岁的男孩，站在眼前。

“我是……”

“啊！果然是您。威尔，这位是亚斯提中的英雄喔！快打招呼！”

这个小男孩却害羞地躲到老妇人身后去了。

“我是梅尔夫人，我的丈夫、孩子，也就是这小孩的父亲，都是军人，他们都在和帝国军的战斗中牺牲了。你的功勋，我们在报上都看到了，很感谢你，能在这种地方遇见你，真是令人喜出望外！”

“……”

杨听了这番话感到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

“这孩子说，他也想当一名军人呢！希望能杀死帝国军，为死去的爸爸报仇。杨准将，我在此向您作个不情之请，虽然这很冒昧，但是，我还是希望您能和这孩子握个手，好吗？这算做为您对他未来的一种鼓励好了！”

杨一直不敢正视老妇人的脸孔。

老妇人想，他没说话大概就是同意了，于是将孙子拉到提督的面前站定。这孩子虽然注视着杨的脸孔，但仍然紧抓着祖母的衣服不放。

“怎么搞的？威尔！这种态度像是个勇敢的军人吗？”

“梅尔夫人！”

杨喊着，心中感到万分惶恐。

“威尔长大时，世界也应该和平了。您也不需要强迫他去当军人……孩子，多保重！”

杨威利行礼后，立刻加快脚步离开了。其实他根本就是想逃离这个地方，因此什么都不顾了。

Ⅲ

杨返回希尔巴布利待二十四号的宿舍时，海尼森标准时间为二十点。这一带住宅中所住的人以单身者或小家庭居多，属于高级士官住宅区，四周飘着大自然界的绿叶香气。

这一带的建筑设备还称不上是新颖豪华，虽然绿地广大，但由于经费不足，新的建筑物及改建物仍不多见。

杨走路的速度慢了下来，穿越这片令人生厌的公共草皮。打开配有识别装置的大门，门开处发出了吱吱咯咯的响声，似乎在欢迎这位B栋6号宿舍的主人回家。杨心里想，若是自掏腰包修理这个门，早就修好了，当时却请经理部处理，至今仍然没有下文。

“您回来了，准将。”

少年尤里安·敏兹迎向前来。

“我正在想，不知您晚上是不是不回来了！我还煮了您喜欢吃的爱尔兰炖羊肉呢！”

“这么说来，我空着肚子回来是对的罗！不过，你为什么会认为我可能

会不回家呢?”

“卡从伦少将刚刚来过电话。”

少年一面接受他的军帽一面回答。

“他说你这家伙在告别式还没结束时，就和一个美女手拉着手跑走了。”

“这个家伙……”

杨站在玄关的地方苦笑着。

尤里安·敏兹是杨的被监护人，今年十四岁。他的身高与年龄相称，头发红色，眼睛棕黑，面目清秀，卡介伦他们都叫他“杨的侍童”。

尤里安是在两年前，根据“军人子女战时福利特别法”而成为杨的被监护人的。订阅这项法案的人名叫托尔巴斯，故而此一法案又通称为“托尔巴斯法”。

自由行星同盟和银河帝国间的战争状态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半之久了，许多人因战争而死亡、伤残，“托尔巴斯法”就是为了救济这些失去亲人的孤儿，达到确保人力资源的目的，应运而生的法令。

这些孤儿们交由军人家庭来抚养，政府贷给他们一定数额的教育费，孤儿们在十五岁以前一律进一般学校上课，十五岁以后则凭个人的意愿选择自己所想进的学校就读。不过，若选择进士官学校或技术学校等军事相关学校的话，则向政府借贷的教养费即可不必归还。

另外，虽然女性无法对军事行动有所贡献，但是也很欢迎她们能投入补给、经理、运输、通信、管制、情报处理及设施管理等行列。

“此法主要取法于中世纪以来的学徒制度，但它有个缺点，那就是教养费往往影响孤儿们对未来的选择方向。”

当时，任职于后勤本部的卡介伦就曾讽刺地对杨这么说。

“不过话说回来，人生在世，如果没有任何目标，活着也是无味。既然这种领养制度有其存在的价值，我看你不妨也领养一个孩子吧!”

“可是我还未娶妻啊!”

“就是因为这样，才应该尽点社会义务啊！不过是负担一些教育费罢了啊！嗯？独身贵族!”

“我知道，不过我还是喜欢一个人过日子。”

“两个人的日子也不错啊!”

“一个人过就够了。”

“是吗？不过我还是要给你找个人来。”

两人在经过这番交谈后的第五天，少年尤里安就出现在杨家门口了。

尤里安自此进了这个家门，为了成为杨家勤勉、有才干的一员，尤里安特地将家中无用的废物、机器等束诸高阁。他决定打点这个家庭的一切物质环境。不到几天的工夫，这个家已被他整理得井然有序了。

“我已经将家用电脑的情报整理归纳为六大部门。”

当时的尤里安才十二岁，他站着一动也不动地向主人报告。

“第一类、家庭经营管理，第二类、机器操作，第三类、保全，第四类、情报的收集，第五类、家庭学习，第六类、娱乐。每天要记录的包括：“1.冷暖房、清扫机和洗衣机之使用状况，2. 防盗、防火设施之维护，3. 新闻气象及购买情报之收集，4……上校，请您记住了。”

当时的杨威利是个大佐。他默默地走到寝室兼饭厅的沙发上坐了下来，心里想着，该向这个傻笑的小侵略者说些什么才是。

“房间我打扫过了，床铺被褥也洗了，家里也整顿好了，如果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请说出来。您还需要什么呢?”

“给我一杯红茶好吗?”

杨想喝一杯自己最喜欢的红茶，润润喉、告诉他这一天的甘苦，不过当这名少年奔入厨房，将一组崭新美观的茶具端来，并且递上一杯习隆星出产的茶之时，杨的双手不禁颤动了一下。

一口茶才刚入口，他的心立刻被这名少年降服了。因为这茶的味道是如此的香醇！尤里安的父亲是宇宙舰队的上尉，虽然官阶不高，却传授给儿子茶道知识及泡茶的方法。

在尤里安少年式的家庭经营经过了半个月后，卡介伦到他家来拜访，卡介伦看了看四周的环境，评论道：

“我到过你家这么多次，我发现这是你家有史以来最干净的一次。看来‘父无能、子有才’这句话所言不虚。”

杨并未反驳他所说的。

……如今已经匆匆过了两年。尤里安的身高也往上窜升了十公分以上，是个真正的大男孩了。功课似乎也不错，从来没有不及格，偶尔还会拿些奖章奖状之类的东西回家。照卡介伦的说法，尤里安应该可以算是“青出于蓝”了。

“我今天想告诉你明年我将进入的学校!”

尤里安一面吃一面说，杨威利拿汤匙的手停在半空中，目光注视着他。

“不是明年六月才毕业吗?”

“如果早作决定，按规定可提早半年毕业。”

“是吗?”

杨觉得自己是个不负责任的监护人。

“你想当军人是吗?”

“嗯！我是军人之子啊!”

“谁说儿子一定要继承父亲的职业的？我爸爸就不是军人，他是个商人。”

杨告诉他，若想选择其他行业也无妨。他忽然想起今天在宇宙港遇见的小威尔来。

“不过，我若不选择从军，就必须要偿还教养费……”

“我来还。”

“咦?”

“你真是太小看我了，我还有一笔存款在。再说，你也没有提早毕业的必要，再多逍遥些日子，难道不好吗?”

少年的双颊乎泛着红光。

“你到我家来，并未给我增加麻烦啊!”

“很感谢你，不过……”

“不过什么？吞吞吐吐的也想当军人吗?”

尤里安怀疑地望着杨威利。

“我听说您很讨厌军人，可是……”

“我是讨厌。”

这么明白的答复使尤里安倍感困惑。

“那你为什么还要当军人呢?”

杨吃完饭，用纸巾擦了擦嘴巴，尤里安收拾好碗筷，放进洗碗机中，打开电源，让电脑操作洗碗机。接着，他端上茶具，开始泡红茶。

“唉！你再多考虑考虑再作决定吧！匆忙决定没有好处的。”

“是的，我会再考虑。准将，新闻曾报导过，罗严克拉姆是十五岁时踏入军旅的吧?”

"大概是吧!"

"你知道吗? 他是个美男子呢!"

杨威利并未亲眼见过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只是在镭射立体电视中见过几次，他是杨所见过最英俊的年轻人了。后勤本部的女兵们常传说他比同盟中的长官更受喜爱。

"茶里要加牛奶呢? 还是白兰地?"

"白兰地?"

就在此时，防盗器的红灯突然熄灭，警铃响起。尤里安将电视遥控器拿起来一按，利用红外线显示影像的电视，立刻出现了许多人影。他们全部围着白色的头巾，只让两眼露出。

"尤里安。"

"是。"

"最近常用这种小丑集体在做家庭访问吗?"

"他们是忧国骑士团。"

"没听过这种马戏团。"

"他们是激进派国家主义团体，由于他们高喊打倒反国家、反战争的言行，最近颇受注目。不过很奇怪，不知他们为什么要访问家庭，难道是为了领受准将的赞赏吗?"

"他们有多少人?"

杨不感兴趣地问着，尤里安读着画面上的数字说：

"共四十二人，正往里走，啊! 是四十三人，不，四十四人。"

"杨准将!"

这声喊叫透过麦克风，格外响亮，装有特殊玻璃的墙壁都微微地震动着。

"是，是。"

杨喊着，但屋外却听不到。

"我们是真正的爱国志士，我们是忧国骑士团。我们要弹劾你! 你因战绩而自满，竟然当众反对统一战争，还记得你今天在告别式中的行为吧!"

杨察觉出尤里安正吃惊不已的样子。

"杨准将，你已侮辱了神圣的慰灵大会。当与会者都热烈回应国防委员长，誓言打倒帝国时，就只有你不肯起立，反而嘲讽民众的决意。我们要弹

劾你这种态度！有什么主张，你说出来吧！若试图报警也没有用，我们会把你的对外联络系统都破坏掉。”

杨想得没错，忧国骑士团的背后，一定是由绝世的爱国者特留尼西特在操纵。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音量极大，恬不知耻，说话内容虚伪无比。

“准将，你今天是不是真的这样表现？”

尤里安问他。

“嗯！是啊！”

“为什么？就算你心里反对，起立拍手对你也没什么损失啊！在别人面前装装样子也就罢了！”

“你说话的口气倒和卡介伦少将很像啊！”

“这种道理别说是卡介伦少将了，就连小孩子也都明白啊！”

“……为什么不出来？难道你还有羞耻之心不成？快觉悟吧！今天你非在我们面前老老实实地解释清楚不成！”

外面又有人叫嚷着。杨威利愤而站起身来，尤里安扯了扯他的袖子。

“准将，无论如何，你可不能动武啊！”

“你倒动作快！难道我不能跟这些家伙解决一下事情吗？”

“也不是啦！”

“……”

此时，特殊玻璃窗格格作响，似乎裂开了。紧接着，有一颗人头般大小的金属制球体飞了进来，直撞上壁橱，橱子时摆设的陶磁品在刹那间都给砸得粉碎。此时突然有巨声响起。

“小心！趴下！”

杨叫着。尤里安紧急间抱了家用电脑躲到沙发底下。不一会儿，这个金属球就爆炸了。一时之间，屋内隆声大作，所有的家具设备都遭破坏，无一幸免。

杨威利楞住了，忧国骑士团所投的手榴弹，竟然是工兵队所使用的非火药性小规模住家爆破弹。

使用这种弹药已使破坏力减到最低程度，否则，整个房屋早就化为瓦砾了。可是，为什么像他们这种民间团体，会持有这种军方的武器呢？

杨好像想到什么，手一拍，问着：

"尤里安，喷水器的开关在哪里?"

"在 2 号 A 第 4 个钮，你想对付他们?"

"他们不懂得礼数，让我来教教他们。"

"……那就请吧!"

"为什么不回话? 再不回答，我们就要再……"

屋外盛气凌人的声音，突然转为哀嚎声。原来这些裹着白布的男子们，已被高压水喷得招架不住，四处奔逃。

"大爷生气了，让你们尝尝苦头! 你们这些流氓!"

就在杨大骂他们的时候，警车声渐渐自远方响起。可能是邻居们报的警吧!

其实，暴动发生了这么久，治安当局才姗姗来迟，似乎让人觉得有人在忧国骑士团背后撑腰。这个人说不定就是特留尼西特。

忧国骑士团早就落荒而逃了，但是姗姗来迟的警官们却还不住地称赞他们是多么的爱国，这使得杨相当不悦。

"若真的爱国，他们为什么不去参加志愿军，反而三更半夜私闯民宅，骚扰有孩子的人家? 难道这就叫爱国吗? 还有，如果他们行事正大光明，为什么把自己的脸包起来不敢见人? 根本没道理!"

就在杨反击他们的时候，尤里安已关掉喷水器的开关，开始打扫这间乱七八糟的房间了。

"我来帮你!"

杨赶走这些办事不力的警察后说，尤里安马上摇摇手，

"不行，这样反而碍手碍脚! 你就坐在那边的桌子上好了。"

"坐在桌上? 你……"

"我马上就打扫好。"

"我坐在桌上做什么呢?"

"嗯! 喝喝我泡的红茶吧!"

杨嘴巴嘟哝着，走到桌前盘腿坐在上面，看见尤里安正在收拾陶器的碎片，不禁叹道:

"那陶器是万历红画啊! 那是父亲留给我的遗物中，唯一的真品啊!"

……二十二点，卡介伦打影像电话来，此时尤里安已经将屋内打扫干净了。

“孩子啊！你的监护人在家吗?”

“在那边。”

尤里安指着桌子处，这位杨家的主人正盘腿而坐，喝着红茶。卡介伦大概花了五秒钟的时间，观察了一下，接着慢慢地说：

“原来阁下在家里习惯坐在桌子上。”

“这要看是星期几!”

杨坐在桌子上回答，卡介伦苦笑了一下。

“好啦！你现在有急事，马上到统合作战本部去！车子马上会来接你。”

“现在就去?”

“这是席特列部长直接下的命令。”

杨用力地把茶杯放在桌上。

尤里安呆了一下，随即马上跑去将杨的军服拿过来。

“部长找我有什么事?”

“他只告诉我有要紧事，一切到作战本部再说。”

电话被挂断了。杨盘着双臂，似乎在想什么，尤里安已经双手把军服送到面前。正穿戴间，接人的车子已经来了。杨实在想不通：“到底有什么事这么急！非要三更半夜被叫去不可?”

“我回来时恐怕已经很晚了，你先睡吧!”

“是，准将。”

尤里安言不由衷地回答。

“尤里安，今天晚上的事，也许对方只是闹着玩的，不过，敌人以后要怎样对付我们就难说了。日子越来越不太平了啊!”

杨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此时说出这番话来。尤里安两眼一直望着他。

“准将，我刚刚说了不少废话，请您不要放在心上。只要您行得正就好了，我相信您是个最正直的人。”

杨看着这个少年，想说些什么却又说不出口，最后只有轻轻摸着他的头发，接着转身走向车子。尤里安一直目送着车子离去，直到车灯在黑暗中消失时，他仍是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

Ⅳ

自由行星同盟军统合作战本部部长西德尼·席特列元帅是个身高约两公尺的壮年黑人。他并非属于才气纵横那一型的。不过，身为一个军队管理者或战略家，他的确有两把刷子，同时颇具威望。不摆官架子，很受欢迎。

统合作战本部部长的职位相当崇高，作战时，他可能就是同盟军的最高代理司令官。而最高司令官就是同盟国元首——最高评议会议长。连国防委员长都得听令于他。

不过在自由行星同盟中，这两种职务却未必好当。因为其中一人要统领军政，另一人要执行军令，若不能相互合作就难办事了。如果个性不合，互不相让，则军队中的组织运作，就很难顺利进行。特留尼西特和席特列之间的关系，就有如上述所说的，有点不协调。

杨才刚踏入执务室，席特列元帅立刻起身相迎。当杨还在念军官学校时，元帅是当时的校长。

“请坐，杨‘少’将。”

席特列元帅才一说，杨就不客气地坐下了。元帅马上开门见山地说：

“有件事情要告诉你，上面已经决定要升你为少将了，明天你就正式递交给你任职令！你知道为什么升官吗?”

“大概是因为打了败仗吧?”

元帅一听，笑出声来。

“你啊！还是和以前一样，一点都不变。从军官学校开始，你就是这样，面无表情，嘴巴说的话却锋利无比。”

“是吗？不过我想事实就是这样吧？校长！……不，是部长阁下。”

“你为什么会如此认为呢?”

“古代兵书有云：‘败战之军，应予嘉勉。’我们这次败得这么惨，不安抚一下民心士气，怎么行呢?”

杨若无其事地这么说，元帅只有苦笑的份。他盘着双手，看着自己这个学生。

“你说的完全正确。我们这次吃了败仗，民心士气也跟着动摇了起来，

此时若不塑造出一个英雄来，看来很难抚平民心。而这位英雄就是你！杨少将！”

杨微笑着，心里却不怎么高兴。

“被人刻意塑造成英雄形象，我想你也不会高兴，不过也可说是我们军人的一种任务啊！而你实际上也立了不少汗马功劳，我们统合作战本部及国防委员会也都只是论功行赏罢了！”

“这件事，国防委员长特留尼西特有表示什么吗?”

“这个时候，个人的意见已经不重要了，就连委员长也是一样，大家都要多为公事着想。”

这就是所谓的原则吧！不过，特留尼西特不也曾私下唆使忧国骑士团来骚扰他吗?

“话说回来，当初采用你所提出的作战计划，也许我们就打败敌人了。”

“嗯！或许吧！”

杨尽量小心地回答。席特列元帅摸着下巴，若有所思。

“若有机会，我们应该可以向罗严克拉姆报此一箭之仇吧！”

“这回到轮到他输了。他上次以为数甚少的兵力打败我们的大军，一定相当得意自满，若再以相同的策略作战，我们就有办法破解他，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这种事不太可能再发生了。因为以少胜多并非用兵之道，它并非战术，只能说是一种奇术。这种道理，罗严克拉姆不可能不知道，他下次进攻时，一定会率领大军前来的。”

“有道理，用兵之道，最主要还是应该拥有比敌军还要完备的兵力才行。不过，外行人还是比较喜欢你所说的奇术，甚至于当你所带的士兵少，无法打败多数的敌军时，人也会认为你是个无能的将领的，何况我们这次是以多数的兵力败给少数的敌军啊！……”

元帅黝黑的脸上露出苦恼的表情。政府和市民对这次的败仗相当不谅解。

“杨少将，我想我们同盟军用兵的方法终究是错误的。否则，为什么兵力比敌人高出两倍，却还落得如此惨败的下场呢?”

“因为我们的兵力运用错误。”

杨简明扼要地回答。

"一些用兵遣将的方法姑且不论，单是兵力比敌人多这一点，就足以令军心懈怠了。因为兵多势众，士兵们都很放心啊！"

"嗯——"

"在这雷达及电子工学日新月异的时代，战争已发展成按钮战争了。在这种事事精密的时代，用兵也有其一定的法则，那就是要能集中兵力及迅速调动部队两种。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能白费力气。罗严克拉姆就是这个法则的实践者。"

"嗯——"

"再反观我们的军队，当第四舰队被敌人粉碎之时，其他的两个舰队仍拘泥于原定计划，只是一味浪费时间，也未能充分侦察敌情、掌握情报。三个舰队都处于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只能孤军奋斗。这就是未能集中兵力及迅速调动部队的结果。"

这是杨这些日子以来，话说的最多的一次了，心情多少有些激动。

"的确如此，你说的很对。"

元帅不住地点头。

"我现在还有一件早已内定的事要告诉你，我要变更军队组织，将剩余的第四、第六舰队合起来，再加进一些新兵，组成第十三舰队，任命你为首任司令官。"

杨的脖子突然僵住了。

"按规定，舰队司令官不是须由中将以上的人出任吗?"

"这个新舰队的规模只有常规部队的一半，舰艇只有六千四百架，士兵只有七十万人。而第十三舰队的首项任务就是进攻伊谢尔伦。"

部长的语气相当坚定。

过了一会儿，杨似乎才回过神来，他慢吞吞的开口问：

"半个舰队就想进攻伊谢尔伦?"

"就是这样！"

"你想这可能吗?"

"如果是别人，我还不敢抱有希望，但若换作是你，我绝对有信心！"

"若是你就有信心……"杨认为他根本就是在拿话激他。自古以来，有多少人为了这耀人的名誉，而舍身去做那些不可能的事啊！而那些在旁吹捧怂恿的人却可以完全不负责任。

杨沉默着。

“你没有信心吗?”

部长问杨，杨却没有回答。如果他没有信心，早就答称没有了。对于进攻伊谢尔伦，杨有绝对的把握胜算，相信一定能一扫过去屡战屡败、死伤惨重的阴霾。他之所以不回答，是因为对席特列的安排感到厌恶的关系。

“如果你能率领新舰队，进攻伊谢尔伦要塞，成就伟大的功业的话……”

席特列意味深长地看杨威利。

“姑且不论特留希尼特国防委员长对你个人的感想如何，到时，他对你的才干一定会相当折服的。”

当然部长的地位也会相对地提高，看来这不只是战略的应用，它更是一场政治斗争呢！这个部长真是老奸巨猾啊！

“我愿尽己绵薄之力。”

杨考虑许久后回答。

“啊！你终于答应了?”

席特列部长显得相当高兴。

“我会命令卡介伦积极地准备新舰队的组织及装备。若有任何需要，就向他申请，一定尽量如你的意。”

杨心里想，何时进攻呢？部长的任期还剩七十天，为了寻求连任，他一定希望进攻伊谢尔伦的战争能在任期之内结束。如果这场战争需时三十天的话，攻击行动最迟要在四十天以后即发动。

特留尼西特似乎也并不反对这次的人事调动及作战计划。他一定在想，以这半个舰队进攻伊谢尔伦是绝不可能成功的，到时自已就有理由公然将席特列及杨威利除掉了。说不定他现在正为了杨威利的自掘坟墓而举杯庆祝呢！

杨心里想，可惜自己将有一段时间不能喝到尤里安泡的红茶了。

第五章　伊谢尔伦攻略战

I

伊谢尔伦——银河帝国重要的军事据点。在距离帝国首都星六二〇〇光年之处，有颗壮年期的恒星亚尔提那，原本是颗没有行星的孤独恒星。而在此处建设直径六〇公里的人工行星，做为银河帝国的基地，乃是基于其地理上的重要性。

如果由天顶方向俯瞰银河系，伊谢尔伦位置是在银河帝国之势力向自由行星同盟方向延伸之处的周缘部所构成的三角形地带的顶点附近。这一带是宇宙航行上的难处，是使得从前自由行星同盟的建国者们失去许多同志的“宇宙墓场”。而这个事实也满足了帝国的要人们，使得在此宙域建筑威吓同盟的军事据点的意图更加坚定了。

变光星、红色巨星、异常的重力场……在这些星体的密集地带之中，有一条细小的安全地带，而伊谢尔伦正坐镇在其中心。想要不经由此处而从同盟前往帝国，就只有从另一条经由费沙自治领区的路线了，当然那条路线是不可进行军事行动的。

伊谢尔伦回廊和费沙回廊。除了这两者之外，难道就找不出其他连接同盟和帝国的航路吗？为此同盟的为政者和用兵家都费尽心思，但在星图的不完备及帝国和费沙有形的妨碍之下，其意图一直受挫。以费沙而言，既然本身有着中继交易地的存在价值，当然是不希望同盟发现出“第三条回廊”了。

种种因素下，同盟向帝国领域侵略的意图就演变为伊谢尔伦攻略战。在

四个半世纪之间，共进行了六次大规模的攻略作战，一次次的遭到击退，使得帝国军留下了“伊谢尔伦回廊是以叛乱军士兵的死尸铺成的”的豪语。

杨威利也两度参加了伊谢尔伦攻略作战。在第五次作战时是中尉，第六次作战时是上校。经过这两次亲眼目睹了死者的大量生产过程之后，他明白了要以强硬的力量攻占只是愚劣的行为。

要攻略伊谢尔伦要塞从外部是不行的，杨在败走的舰队中如此想着。那该如何是好呢?

伊谢尔伦除了要塞本身之外，同时还拥有称为“伊谢尔伦驻留舰队”的一万五〇〇〇艘舰队。要塞司令官和舰队司令官是同等级的上将。在他们之间是否有间隙可乘而入呢?

此次罗严克拉姆伯爵的侵略也是以伊谢尔伦为前进基地。对同盟极端不利的这个帝国的军事据点，非得设法攻陷下来不行。但是杨手中所获得的战力却只有“半个舰队”。

“说真的，我实在想不到你会接下这个任务。”

卡介伦少将一边翻阅部队编成书一边说。这是在统合作战本部大厦之中的办公室内。

“委员长和本部长都各有其用心……这双方面你应该知道才是。”

坐在他面前的杨，笑而不答。卡介伦以文件大声的敲打桌面，以抱着相当兴趣的眼神看着这个军官学校时的学弟。

“我军在过去尝试了六次伊谢尔伦的攻略，六次都失败了。而你想以半个舰队成功的完成作战吗?”

“我想可以试试看吧!”

听了杨的回答，这位学长的双眼眯得更细了。

“看来还好像有胜算，你想怎么做?”

“这是秘密。”

“对我也是?”

“这种事情总得卖个关子才会令人稀奇啊!”

“说得倒是。有什么要准备的物资，你说吧，我会尽力帮忙的。”

“那么我要一艘帝国军的军舰，以前战争中应当有掳获才是。另外还请准备二百件军服。”

卡介伦细眯的眼睛张大了起来。

"期限呢?"

"三天之内。"

"……虽然不好叫你出加班费，但至少得请我喝杯高级白兰地吧。"

"我请你喝两杯好了。对了，还有另一件事要拜托你的。"

"那我有三杯可以喝啰。什么事?"

"是有关名为忧国骑士团的激进份子之事。"

"呃，我听说过了。真是场灾难。

因为只有尤里独自在家，杨托付他安排宪兵到附近巡逻。本来是想让这少年暂时寄宿他人家中，但身任"留守司令官"的尤里安却不接受。回答说会马上安排之后，卡介伦似乎又想到了什么，再次看着杨。

"对了，费沙的高等事务官，最近突然想要知道有关你的事情。"

"哦?"

对费沙这个特殊的存在，杨抱持着和他人略有不同的兴趣。建设那个"自治领区"的是地球出身的大商人雷欧波特·拉普，但有关他的经历或资金的出处等等许多方面都是不明。到底是什么人为了何种目的而让拉普建设出费沙这个地方的呢?——想成为历史家的杨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当然这件事他从未对任何人提过。

"费沙这黑狐狸好像对你有兴趣了。搞不好会来挖角哦!"

"费沙的红茶不知是否美味呢?"

"大概是以毒气来加味的吧?对了，预定的进行状况如何呢?"

"要事情都照预定来进行，那是很少能做得到的。但话说回来，事前没有做预定的话，事情可又进行不了了。"

说着杨站起了身来。还有堆积如山的事务在等着他。

第十三舰队不只是舰艇和将兵的数量只有一般舰队的半数而已。其中的将兵大半是在亚斯提中惨败的第四、第六舰队的残兵败将，其他则是缺乏战斗经验的新兵。指挥者为气锐的少将，且是二十多岁的孺子……老练的提督们为此感到惊讶、呆然，当然嘲笑之声也传到了杨的耳中。仿佛是要一个还不能以手举物的婴儿，空手去打杀狮子一般，大概很有看头吧?下集合的人只是下个命令，但做的人可就累了……

杨没有感到生气。关于此次的作战，会不去怀疑其成功的可能性的人，大概只有乐观过度的人吧?杨自己也如此想着。

唯一会替杨作辩护的，只有第五舰队司令官比克古中将了。年已七十，有一头令人厌恶的白发的这位提督，因顽固急躁的个性而出名。像杨这样的人向他敬礼的话，他就会带着“哪里来的小伙子?”这种怀疑的眼神，而用那令人感到无趣的态度答礼。这位“可怕的老爹”在高级军官俱乐部“白色牡鹿”中，向着那些把第十三舰队和杨当作笑话的同僚提督们说。

“希望以后你们不会自取其辱才好。你们所犯的过错就像是看到大树的苗木而笑它长得不高的愚行一样啊!”

所有人不由安静了下来。他们想起在亚斯提或更以前的战斗中杨所显示出的才干。老将的一句话消去了他们的群众心理，提督们各自怀抱着心中的尴尬和不安，而在干杯之后散会了……

听到这件传闻的杨，也没有特别去向比克古中将道谢。因为他知道自己若这么做，白发的提督一定会嗤之以鼻的。

提督们的反感多少是减退了，但全体的状况却没什么好转。以残兵加新兵的“混合半个舰队”去攻打难攻不落的要塞，这个悲观的事实，仍严酷的存在着。

杨在干部的人事上下心思。他选了第四舰中善战而老练的费雪准将为副司令官，首席慕僚则任命有着一个欠缺独创性但却能致密整理事务之头脑的姆莱准将，次席幕僚是选任了善战的派特里契夫。

他要姆莱揭示一些常识性的判断，作为作战立案和决断的参考。派特里契夫则担任对兵士们叱吒激励的工作。费雪坚实的舰队运用力，则为杨任用的原因。

这样的配置大致上满意了，但在副官的人事调派上，他想大概是没办法吧。当他向卡介伦要求给他一位“优秀的年轻军官”时，对方传来了“七九四年度，军官学校第二名毕业。比你好得太多的优等生。现在正担任统合作战本部情报分析课勤务。”的联络。

出现在杨面前的是位有着自然卷金褐色头发及淡褐色眼眸的一位年轻貌美女性，那以黑色和象牙色为主，设计单纯的军服也因为她而显得华丽了起来。杨摘下太阳眼镜，静静的注视她。

“我是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中尉。此次奉令担任杨少将之副官。”

这是她的问候词。

杨重新戴上了太阳眼镜，掩盖了表情，他心想卡介伦这家伙的军裤内一

定藏有一条黑色的尾巴。这位女性是统合作战本部次长德怀特·格林希尔上将的女儿，以惊人的记忆力出名。

这就样的，第十三舰队的人事决定完成了。

Ⅱ

宇宙历七九六年四月二十七日，自由行星同盟军第十三舰队司令官杨威利少将踏上了伊谢尔伦要塞攻略的征途。

这次行动在正式宣称上，说是要在和帝国方面国境反方向的边境星域上，举行新舰队的第一次大规模演习，因此先以五〇倍光速的帕尔斯光速跳跃航法，由同盟首都向着伊谢尔伦的反方向而去，如此持续三日之后，再算定修正航路，重复了八次的长距离光速跳跃和十一次的短距离光速跳跃，好不容易才到达了伊谢尔伦回廊。

“二十四日航行四〇〇〇光年，还算不错。”

杨虽然只说“还算不错”，但这临时编成的舰队能一艘也不脱队，到达了目的地，这实在是值得称赞的。当然，这要归功于在舰队运用上有独到手段的副司令官费雪准将那熟练的手腕吧！

“这是因为第十三舰队有名人在啊！”

费雪如此自夸，而杨在此方面是完全委任费雪的，所以不管他说些什么，杨也只有点头承认了。

杨的头脑只集中在伊谢尔伦要塞攻略方法上。这个计划最初向舰队首脑部的三人——费雪、姆莱、派特里契夫说明时，所得到的回复是“无言”。

有着银色头发的鬓毛，略显老态的费雪、神经质般瘦长身材的中年男子姆莱、仿佛要撑开军服的肥胖肉体，圆脸上蓄着长鬓毛的派特里契夫——他们三人在一时之间，默默的注视着这位年轻的司令官。

“如果失败了要怎么办呢？”

在沉默之间姆莱提出了质问。

“只有卷起尾巴逃开了。”

“但是，这未免……”

“什么，别担心。要以半个舰队去攻陷伊谢尔伦本来就是个过于勉强的

难题。会丢脸的只有席特列本部长和我而已。”

要他们三人暂退之后，杨传呼了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中尉。

身为副官的立场上，菲列特利加比其他三位干部更早知道杨的计划，但是她没有提出异议，也未表明任何挂心之事。相反的，也许她比杨本人还要确信此次的成功。

“为什么你会那么充满信心呢?”

感觉到莫明其妙之余，杨不禁如此询问。

“八年前，在艾尔·法西尔的时候，提督不就成功了吗?”

“这样的根据未免太牵强了。”

“但在当时提督就已成功地在一个女孩心中种下了绝对的信赖感了。”

“……?”

向着满脸疑惑的长官，金褐色头发的美丽的女军官说着。

“那个时候我正好和母亲在艾尔·法西尔，因为母亲的娘家就在当地。我还清楚的记着那位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咬着三明治在指挥着逃脱行动的年轻中尉的模样。但是中尉似乎忘了在三明治咽着喉咙时，那个拿来纸杯咖啡的十四岁少女了吧?”

“……”

“你记得在喝了那杯救命的咖啡之后，说了些什么吗?”

“……说了些什么?”

“你说——我不喜欢咖啡，拿杯红茶来比较好。”

不由得想要发笑，杨急忙的咳了一下，将笑意驱走。

“我说了那么失礼的话吗?”

“是啊，你是说了。还把空纸杯捏坏了……”

“是吗? 真是抱歉。但是，你的记忆力实在应该用在比较有益的方面上。”

虽然说得正经，但这不过是用来掩饰自己的败势而已。菲列特利加能在一万四〇〇〇多张伊谢尔伦要塞的幻灯片之中发现出前后矛盾的六张，就已经证明了她记忆力是放在有益之处了……

“请先寇布上校过来。”

杨下了这样的命令。

华尔特·冯·先寇布上校在三分钟后，出现在杨的面前。他是同盟军陆战

总监部所属“蔷薇骑士”连队的队长。他是个有着冼练外在的三十出头男子，但在同僚之间，大都认为他是个“刺眼的家伙”。他原是名门的帝国贵族出身，本来应当是穿着帝国的提督服站在战场上才是。

“蔷薇骑士”连队是以帝国流亡至同盟的贵族之子弟为中心所创设的，已有着半个世纪的历史。在其历史中有过金碧辉煌的部分，却也有过被涂污抹黑的部分。历代队长共十二名。四名在祖国的战斗中死亡，二名出任将官之后退役，六名则逃回旧祖国——有的是秘密脱逃的，有的是在战斗中认敌为友的。而先寇布是第十三队长。

“十三”是个不吉的数字，他一定会成为第七个背叛者的——有人如此主张。为何十三会是个不吉的数字呢？倒还没有一个定论。有人说是因为使得地球人可能全灭的核子分裂武器全废的热核战争正好持续十三天。另外也有人说是某个已经灭迹的古老宗教的开基先祖曾被第十三个弟子背叛的缘故。

“冯·先寇布报到。”

恭敬的语气和那不谨慎的表情实在是不调和。看着这位比自己年长三、四岁的旧帝国人，杨如此想着。这个男人会特别摆出这种态度，也许是他自己在人物鉴别上的一种手段吧？话虽如此，也不能就一一的应对下去……。

“有事情要和你商量。”

“是重要的事情吗？”

“大概吧。是有关伊谢尔伦要塞攻略一事。”

先寇布的目光在数秒间，在室内游移着。

“这可是非常重要的事啊！和下官商量可以吗？

“如果不是和你就不行了。希望你仔细听。”

杨开始说明。

……五分钟之后，听完了说明，先寇布的褐色眼睛中有着奇妙的表情。似乎在努力的压抑着心中的惊愕。

“我先说明白，上校，这实在说不上是正式的作战。可说是种诡计，不，该说是一种小手段才是。”

脱下黑色的军帽在手中盘旋着，杨如此说着。

“但是我若是想要占领难攻不落的伊谢尔伦要塞的话，除此就别无他法了。如果这方法还不行的话，那就不是我能力所及的了。”

“的确，大概也没有其他方法了。”

先寇布抚着那尖尖的下巴。

“在坚固的要塞中，难免会大意，成功的可能性也就大了。不过……”

“不过?”

“如果我正如传闻的成为了第七个背叛者，这一切就化为乌有了。这样一来你要怎么办?”

“很为难。”

看到杨那认真的表情，先寇布不禁苦笑。

“是会很为难吧？的确。但是就光是为难吗？该想些什么对付的方法吧?”

“是曾经想过啊。”

“那么……?”

“什么也没想到。如果你背叛了，我只有举手投降，别无他法。”

军帽飞离了杨的手指掉在地上。这位旧帝国人伸手捡了起来，拍拍那原本就没有沾上灰尘的军帽后交给长官。

“抱歉了。”

“那里。那么是要完全信任我了?”

“其实是没有什么自信的。”

杨很率直的回答。

“如果不信任你，这个计划就无法成立。所以我相信你，这是个大前提。”

“原来如此。”

虽然如此回应着，先寇布的表情上倒显得未必完全明白。“蔷薇骑士”连队的指挥官，以那种半分刺探，半分自省的眼神重新看着年轻的长官。

“我可以问一件事吗？提督。”

“啊!”

“这次交任您的命令，实在是毫无道理的。率领半个舰队，而且是有如乌合之众的弱兵，来攻陷伊谢尔伦要塞。您会接受下来，是因为在实行的技术面上有了这个计划所致吧？但是我想知道在这里面还有些什么。是为名誉呢？还是为升官呢?”

先寇布那辛辣的眼神毫不留情。

“我想不是为了升官吧！”

杨的回答轻描淡写的过去，好像事不关己一般。

“在三十岁之前被称为阁下，已经足够了。而且在这个作战结束之后，如果我还活着，那我就打算退役了。”

“您要退役?”

“嗯，反正可以领到养老金和退休金……已经足够我和另一个人过着朴实的生活了，应该不会有什么不充裕的。”

“您是说要在这种情势下退役?”

对于先寇布那对杨感到不解的声音，杨失笑了。

“如果我军占领了伊谢尔伦的话，就切断了帝国军侵攻的唯一路线。只要同盟方面不要做出逆侵攻的傻事的话，两军也就无法发生冲突了。至少不会有大规模的。”

“……”

“而后就看同盟政府的外交手腕了，在军事上占着有利地步的此时，也许可以和帝国之间，缔结某种令人满意的和平条约吧？那么我也就能安心的退役。”

“但是这个和平可以永久保持下去吗?”

“在人类的历史上原本就没有永久的和平。所以我也不会有如此的期望。但是却能有数十年和平的时代。如果说我们必须为下一代留下某些遗产的话，我想最好的还是和平吧。而把前一代遗留下来的和平维持下去，那就是下一代的责任了。如果每一代都不忘记自己对下一代的责任的话，那么大概就能保持长期间的和平吧。如果有所忘而把先人的遗产坐吃山空，那人类就得再从头开始了。也好，那也不算坏事。”

杨把那在手中把玩的军帽戴上。

“最重要的，我只希望那在往后短短数十年内的和平，这要比十分之一期间之战乱要好上几万倍。我家中有个十四岁的男孩，我不想看到这孩子被送上战场。就是这么一回事。”

杨闭上了嘴，沉默了好一会儿，但这时间并不长。

“很失礼，提督，如果您不是个过于正直的人，那么您就可说是鲁道夫大帝以来最大的诡辩家了。”

先寇布高兴地笑了。

“总之，我已经得到我所期待的答复了。也让我来克尽自己的微薄的力量吧！为了这不会永久的和平。”

因为双方都没有那种感动而互握双手的兴趣，所以彼此的交谈马上进入实务，做细节的检讨。

Ⅲ

伊谢尔伦中有两位帝国军上将。一位是要塞司令官托马·冯·修特克豪简上将，另一位是要塞驻留舰队司令官哈斯·迪崔希·冯·杰克特上将。双方的年龄皆为五十岁，也都有着高大的身材，但修特克豪简的身材比杰克特要小上一圈。

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亲密，这与其说是个人的因素，倒不如说是一种传统。在同一职所中有两位同级的司令官，如果不会发生抵触那才是怪事。

感情上的对立当然也波及到他们旗下的兵士们。在要塞守备兵眼中，舰队是个厚颜的食客，在外面作战有危险时，就逃回这安全的场所，就像是个败家子一样。而对舰队的组员而言，要塞守备兵不过是躲在安全的家中玩着战争游戏的宇宙鼹鼠。

支撑着难攻不落的伊谢尔伦要塞这份战士的自豪，以及对“叛乱军”的斗志，勉强的架起两者之间的桥梁。实际上，他们虽然彼此轻蔑互骂，但每当同盟军来攻击时，就互相争功不让，结果就立下了相当大的战果。

军政当局也数次提出组织改革案，要由同一人兼任要塞司令官和驻留舰队司令官，以使指挥系统一体化，但提案每次都被否决。因为减少了一个司令官职位，对高级军官而言是一大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两者的对立还未曾有过导致于致命的事例发生。

宇宙历五月十四日。

修特克豪简和杰克特两司令官在会客室内。本来这是高级军官的沙龙一隅，但因为正好在两者的办公室等距离之处，所以就施以完全的隔音处理。这是因为彼此都不喜欢到对方的房间去，而在同一要塞内也不能只靠 TV 通信，所以才做此处置。

这两天，要塞周边的通信受到了干扰，毫无疑问是叛乱军接近了。但却

丝毫没有攻击行动。两者的会面是为了商量此一事态的因应方法，但他们之间的谈话却没有任何建设性。

“你说有敌人来你要出击，但却不明敌方位置。那么也就没办法作战!”

修特克豪简如此说，杰克特提出了反论。

“所以才要出去看看，去找出敌人潜伏的处所。如果这次叛乱军来攻击的话，那么应该会动员更多的大军吧?”

对杰克特所说的，修特克豪简充满自信的点了头。

“那么这次他们仍会被击退的。叛乱军六次来攻，而六次都被击退。这次再来的话不过是把六次变成七次罢了。”

“这个要塞实在是太伟大了。”

舰队司令官的话中暗喻着:“这可不是因为你有能耐啊。”

“总之敌方接近是事实。还是出动舰队去查探看看。”

“但是既然不知道在哪里，也就无从查探了。还是等一等看看吧。”

正当他们的谈话逐渐兜圈子时，通信室传来了联络。在回线之中，接收到了一份奇怪的通信。

干扰很激烈，通信断断续续的，好不容易才判断出了以下的状况出来。

——为了传达帝国首都来的重要联络事项，一艘布雷轻型巡洋舰被派遣到伊谢尔伦来，但在回廊内遭到敌人攻击，正在逃逸中。请求伊谢尔伦的救援——

两位司令官面对面的看着对方。

“虽然不知道是在回廊的什么位置，但不出击也不行了。”

杰克特从那肥大的咽喉之中吐出了声音。

“但是这样好吗?”

“什么意思? 我的部下可和那种只顾安全的宇宙鼹鼠不同。”

“这又是什么意思?”

两人带着不愉快的表情出现在共同的作战会议室中。杰克特向自己的幕僚下达舰队出击的命令，在说明理由的时候，修特克豪简看了一下大致的情况。

当杰克特的讲话结束时，他的幕僚之一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请等一等，阁下。”

“是奥贝斯坦上校吗……”

杰克特上将说着，但在他的声音中没有一丝好意。他厌恶这新任的幕僚。半白的头发，缺欠血气的脸色，偶而放出异样的光彩的义眼，这一切都让他看不顺眼。仿佛是个由阴气描绘而成的男人。

“你有什么意见吗?”

对于长官那轻视的语气，至少在表面上，奥贝斯坦上校并没有介意。

“是的。”

“好吧！说来听听。”

杰克特以厌恶的口气催促他。

“那我就说了。我认为这是圈套。”

“圈套?”

“是的，为了要把舰队引出伊谢尔伦。暂不出动，先看看情况。”

杰克特不快的发出鼻音。

“你是说出动的话有敌人在等着，而只要一开战我们就会输吗?”

“我并没这个意……”

“那又是什么意思！我等身为军人，战斗是我们的本分！要求自身的安全之前，不是更应该前进去攻击敌人才是吗？更何况置身处穷地的友军于不顾，又算什么?”

一方面是对奥贝斯坦的反感，另一方面也是故意做样子给那以讥讽的表情在看着事况演变的修特克豪简看。而且本来杰克特就是那种见了敌人就非战不可的猛将型军人，要他待在要塞中等候敌人，是不合他个性的。而且在他的想法中，这种做法就失去了身为军舰将兵的价值了。

“如何，杰克特提督，你的幕僚的话也有些道理。不管是敌是友，不知道确实的位置，危险可是相当大的。再等一下看看如何?”

修特克豪简从旁提出的意见，决定了事态。

“不，一小时后率全舰队出击!”

杰克特下了决定。

不久后，由大小一万五千艘战舰组成的伊谢尔伦驻留舰队开始出港。

修特克豪简从要塞司令室的出港管制显示器的画面中，看着此一状况。仿如巨大的塔一般的战舰，及流线型的驱逐舰等舰艇，整然有序的向宇宙空间出发的情景，实在是非常壮观的。

“哼！最好去吃点苦头再回来。”

修特克豪简在口中咒诅着。像“去死吧！”、“吃个败仗吧！”这种话即使在开玩笑时他也不会说的。以他而言，在此方面还是有所节制的。

六小时之后，又传来了一份通信。是那艘布雷门轻型巡洋舰传来的，说他们好不容易到了要塞附近，但仍受到叛乱军的追击，请求炮火掩护——从杂音之中听取到了以上内容。

一面要炮手做护援的准备，一面在心中感到不快。杰克特这低能的家伙，到底在哪里游荡？说大话是可以，但连解救孤独的友军这种小事都做不到吗！

“银幕出现舰影！”

部下来了报告。司令官下令扩大影像。

布雷门轻型巡洋舰像喝醉了一般的，颠簸的向要塞接近而来。在其背后可看到许多光点，当然，那应该就是敌人了。

“准备炮击！”

修特克豪简下了命令。

但是，要进入要塞主炮射程的关头，同盟军的舰艇一齐停止了下来。胆怯地漂在那看不见的境界线上，当确认了布雷门轻型巡洋舰接受要塞管制室的诱导波渐渐入港之后，才死了心开始回头。

“真是聪明的家伙，知道敌不过我们吧！”

帝国的兵士们一阵哄笑。要塞的力量和自己的力量之间那种一体感构成了他们心理上的充实感。

入港后，由磁场击留的布雷门轻型巡洋舰，看起来相当的凄惨。

光是从外层来看，就可看到十数个破损之处。从外壳的裂缝中白色的缓冲材料像动物的肠肚一样的突出来，而那细小龟裂痕迹的数目，则似乎是以一百名兵士的手脚指头来计算也算不完。

满载着整备兵的水动力车开近。他们不是要塞兵，而是驻留舰队司令统率下的，因此看到这惨状就心生同情。

轻巡洋舰的舱门开启，一位头上扎着白色绑带的少壮军官出现了。虽是个美男子，但他那发青的脸被干涸的红黑色的污物弄脏了。

“我是舰长冯·拉肯少校。我想晋见要塞司令官。”

这是明了的帝国通用语。

“我明白了。但是，要塞外的状况究竟怎么了？”

整备军官中的一人询问了，拉肯少校悲痛地喘了口气。

“我们也不太清楚，因为我们是从奥丁来的。但是，看来你们的舰队似乎被毁灭了。”

瞪着那些倒吞了口沫惊讶的人们，拉肯少校喊着。

“看来叛乱军似乎已经想到了某个令人难以想像的方法，通过回廊了。这不止是伊谢尔伦，还关系着帝国的存亡。快带我去见司令官！”

这要求马上被接纳了。

在司令室内等候的修特克豪简上将，看到由警备兵包围的五位轻巡洋舰军官入室时，挺起身子来。

“我是修特克豪简。快说明事态，到底怎么一回事？”

大步走近了过来，要塞司令官用着那超乎必要的音量说着。若是果真如方才的联络一般，叛乱军想出了通过回廊的方法的话，那伊谢尔伦要塞的存在意义就有疑问了，事实上，对叛乱军的行动想出一个对策是有必要的。

就因为伊谢尔伦是不能移动的，所以才需要驻留舰队。可是杰克特那个莽撞的家伙！……修特克豪简无法平静下心情。

“事情是这样的……”

这位拉肯少校的声音，渐渐微弱了下来，修特克豪简感觉到这一点而把上半身贴近了他的脸部。

“事情就是这样。修特克豪简，你已经成了我们的俘虏了！”

一瞬间的冻结溶解了，在尖锐的叫骂声中，警备兵们振动出了手枪，同时拉肯少校的手腕已勒住了修特克豪简的脖子，并在他的侧头部顶着一把对金属探测器不起反应的复合材料制的手枪。

“你这家伙……”

司令室警备主任雷姆拉中校那赤红的脸上，显得更加鲜红了。

“是叛徒们的同伙吧。竟敢如此大胆……”

“就让你认识一下，我是蔷薇骑士连队的先寇布上校。现在两手都没空，没有办法拆下化装来向你问候了。”

上校大胆地笑了。

“能够如此顺利，说实在的，我可也没想到呢。还特地伪造了身份证来，竟然也不检查一下……不管再怎么坚固的系统，也要看人如何去运用，算是给你一个好教训。”

“到底是对谁的教训呢?”

伴着那不吉的声音，雷姆拉中校的手枪瞄准了修特克豪简和先寇布。

“你想把他当做人质吧？别把帝国军人看成和你们这些叛徒一样。司令官阁下是重名誉胜于生死的。可不会去当保护你们生命的挡箭牌!”

“司令官阁下似乎对你们过大的评价感到困惑呢!”

嘲笑他们的先寇布，向固守在他周围的四个部下之中的一人使了个眼色，那位部下从帝国军军服之下取出一个手掌般大的圆盘状物体。这也是以复合材料制成的。

“知道了吗？这就是杰服粒子发生装置。”

先寇布一说，广阔的室内仿佛传过了一阵电流。

竭服粒子是以发明者卡尔·杰服的名字来命名的一种化学物质。身为应用化学家的杰服，为了行星规模的矿物采掘或土木工事而发明的，其主要特性是可在一定量以上的热量或能量中产生反应，而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引火爆炸的一种拟似瓦斯。但是不管是何种领域上的工业技术，人类仍把它转用到军事用途上。

雷姆拉中校的脸，显得一片阴暗。发射能量光束的手枪已经无法使用了，一开枪的话就会同归于尽。空气中的杰服粒子一旦被光束点燃，在室内的所有人都会在一瞬间被烧成灰烬的。

“中、中校……”

有一名警备兵发出了无奈的叫声。雷姆拉中校以那泛着空虚的眼神，看着修特克豪简上将。先寇布略略的松开手臂，在二次激烈的呼吸之后，伊谢尔伦要塞的司令官屈服了。

“你们赢了。没办法，我投降了。”

先寇布内心暗暗松了一口气。

“好，各员照预定计划行动!”

上校的部下们各依指示开始行动，变更管制电脑的程式，使各种防御系统无力化，再经由空调系统将催眠瓦斯流散至全要塞。布雷门轻型巡洋舰中潜伏的技术兵一拥而出，很完善的实行了以上的作业。在只被极少数人发现的情况下，伊谢尔伦就像体细胞被癌细胞侵犯似的，失去了原有的机能。

五小时后，从混沌的睡眠中醒过来的帝国军将兵们，看到自己被解除了武装而成了俘虏，不禁呆然。帝国军总数，包括战斗、通信、补给、医疗、

整备、管制、技术等要员共有五十万人之多。另外如巨大的食粮工厂等，支持着包括驻留舰队在内的1000万以上人口的环境和设备一应俱全，可看得出帝国想把伊谢尔伦做为名符其实的永久要塞的意图和事实。

但是，如今在这里，到处都是同盟军第十三舰队的将兵。

就这样，在过去仿佛帮凶一般将同盟军将兵数百万人血吸去的伊谢尔伦要塞，在未流一滴血的状况下，更换了新的主人。

Ⅳ

在充满障碍物和危险的回廊之中，帝国军伊谢尔伦驻留舰队仍在为了搜敌而徘徊。

通信军官们为了和要塞取得联络而费尽苦心，不久后，脸色大变的呼叫着杰克特司令官。排除了执拗的障碍波，好不容易才恢复了通信，但是要塞中所传来的通信内容却是“有部份兵士发动叛乱，请求救援。”

“要塞内部有叛乱?”

杰克特为之咋舌。

“修特克豪简这无能的家伙，连自己的部下都治理不好吗?”

但是，对方低声下气的来请求救援，杰克特内心也动着一股优越感。能够做个不小的人情给同僚，实在很令人愉快。

“自己脚下的火种还是得先扑灭才行。全舰队立刻返回伊谢尔伦!”

“请等一等。”

阴气般沉静的声音，压制了整个室内。看见走到自己面前的军官，杰克特的脸上浮现出露骨的厌恶和反感的表情，半白的头发、苍白的脸颊，又是奥贝斯坦上校!

“我记得我没向你征询意见吧！上校。”

“属下知道。但是，有件事我要提出。”

“……你想说些什么?”

“这是圈套。我认为最好不要回要塞才是。”

“……”

司令官沉默的抬起下巴，憎愤的怒视着这以令人不愉快的口气说着不愉

快的专的这个部下。

“在你的眼中，好像任何事物都像是陷阱嘛！”

“阁下，请听我说！”

“不必了！全舰队回头，以第二战斗速度向伊谢尔伦前进。这是我们卖人情给那些宇宙鼹鼠的好机会。”

那宽广的后背，远远的走离了奥贝斯坦。

“只有怒气而没有勇气的小人，没什么好说的了。”

丢下了一句冷然而充满侮蔑的言语，奥贝斯坦转身走出舰桥，没有任何人制止他。

搭乘只对士官的声波发生反应的事用电梯，奥贝斯坦穿过了高达六0层楼的巨舰，直通舰底。

“敌舰队，进入射程距离！”

“要塞主炮，能源充填完毕。”

“瞄准OK，随时都可发射。”

声音充满着活性化和紧张感，在伊谢尔伦要塞司令室的内部交错着。

“让他们再接近一些。”

杨坐在修特克豪简的指挥桌上。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在桌上以那盘着双腿、行仪不端的姿势，注视着掩盖银幕上广大画面，逐渐接近而来的光点群。不久后，他深呼吸了一下。

“发射！”

杨下的命令并不大声，但透过耳机很明确的传达给炮手们。

按下了按钮。

炮手们看到那白色的、充满量感的光块，向着光点的群列袭击而去。这实在是个冲击的光景。

在帝国军的前头，受到伊谢尔伦要塞主炮群直击的百余艘在一瞬间消灭了。过度的高热、高浓度的能量，使得它们连爆发的时间也没有，有机物和无机物都一并蒸发了之后，只余下完完全全的虚无。

而发生爆炸的是在其后方，帝国军的第二阵，有些爆炸则是发生在未受到直击的左右舰列中。而在更外侧位置的舰艇也受到了膨大的能量余波而失去秩序地摇动着。

在第一击中余生的帝国军舰艇的通信回路中，充满着悲鸣和叫声。

“为何会攻击自己人?”

“不，不对，一定是那些起来叛乱的家伙们……”

“怎么办！这可对抗不了，怎么也逃不过那主炮的。”

在要塞的内部，所有视线都凝聚在银幕上，同盟军的将兵们不禁倒吞了一口气。他们第一次看到所谓“雷神之锤”的伊谢尔伦要塞主炮，像魔般的破坏力。

帝国军全体充满了恐怖。往日曾是强力无比的守护神般的主炮，如今却化成了无法对抗的恶灵之剑，刺在他们的咽喉上。

“快应战！全舰主炮齐射!”

杰克特上将的怒吼声轰然响起。

这声怒号，对混乱的将兵们产生了某种规律人心的效果。脸色苍白的炮手们伸手操纵操作盘，锁定了自动瞄准系统，按下了按钮。数百条光束在宇宙空间中描绘出几何的线条。

但是，以舰炮的实力要破坏伊谢尔伦要塞是不可能的。所有射出的光束都打在外壁上而被弹开，四处飞散。

过去同盟军所尝到的屈辱、败北感以及恐怖，现在帝国军加倍的尝到了这种滋味。

有着舰炮射出光束十倍以上的强大光束，再次从伊谢尔伦要塞射出，也再次的造成了大量的死亡和破坏。帝国军的舰队中，产生了难以填补的巨大洞穴，而洞穴周围则散列着受到损伤的舰体及破片。

仅仅两次的炮击，帝国军就变得半身不遂了。得以余生的人也失去了战意。不过只是还勉强的停留在此处罢了。

将眼神从银幕上移开，杨抚着自己的胃部。他心想，非得做到这种地步才算胜利吗?

在杨身边依然注视着银幕中情景的先寇布上校，大声地咳了一下。

“这已经不能算是战斗了，阁下。这是单方面的屠杀。”

回头面向上校的杨，并没有发怒。

“……没错，的确如此。我们没有必要去学帝国军的坏习惯。上校，试着劝告他们投降。如果讨厌这么做的话就逃走吧，我们不予追击。”

先寇布充满兴趣似的看着这个年轻上司。劝告对方降伏，当然其他的武人也曾做过，但可没有人对着敌人说“逃走吧!”的。对杨威利这位稀世的

用兵家，这到底算是优点呢？还是缺点呢？

“司令官，伊谢尔伦传来通信！”

在旗舰舰桥中通信官呼唤着。满眼血丝的杰克特瞄了一眼。

“果然伊谢尔伦是被同盟军，不，被叛乱军占据了。他们以指挥官杨少将之名传来的电文。如今再多流血亦无益，要我们降伏。”

“降伏？”

“是的，另外，如果不喜欢降伏的话就逃走吧，他们不会加予追击……”

一瞬间，舰桥内露出了一线生机。是啊，还有逃逸这条路可走。但是这一线生机却被凶猛的怒击消去了。

“我们怎么能向叛乱军投降！”

杰克特以军靴踹着地板。伊谢尔伦要塞落入敌手，手下的舰队也失去一半。要以败军之将的身份回去见陛下吗？对杰克特而言这是做不到的。他保留最后名誉的途径，唯有玉石俱焚一途了。

“通信官，回复叛乱军，内容如下……。”

听到杰克特所说的内容，周围的将兵都失去了血色。司令官苛烈的眼神映射在他们的脸上。

“现在开始全舰向伊谢尔伦突进。事到如今，不会再有食生怕死之徒！”

“……”

没有人应声。

“帝国军传来了回复。”

另一方面，在伊谢尔伦的先寇布向杨做如此的报告，脸色也变得阴沉了。

“汝等不知何谓武人之心，吾等仅知唯有一死以全名誉，而无贪生而自取其辱之道。”

“……”

“此刻开始，全舰突入以求玉碎，唯有以此回报皇帝陛下的恩泽——电文如此说着。”

“什么武人之心？”

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中尉在杨的声音中，感觉到一阵年轻的愤怒声响。实际上，杨的确是感到愤怒。以死弥补败战之罪倒也可以。但为何不自己独自去死呢？为何要强制部下陪着自己一起上路呢？

就是有这种人在，战争才会绵延不断，杨如此想着。对这样的家伙他已经受够了。

"敌人全舰突入而来！"

是接线生的声音。

"炮手！能识别出敌方旗舰吗？集中向其攻击！"

杨还是第一次下达如此尖锐的命令。菲列特利加和先寇布各以不同的表情注视着司令官。

"这是最后一次炮击。失去了旗舰的话，其他的残兵就会逃走了吧！"

炮手们慎重地锁定瞄准。由帝国军中放出了无数的光箭，但却没有任何一道产生效果。

瞄准完全锁定了。

此时，帝国军旗舰的舰尾有一只逃生用太空梭射出了。渐渐缩成银色的小点，进入黑暗之中。

也许是有人也注意到了吧。在一瞬之间，第三道光柱刺穿了黑暗。

看起来有如以帝国军旗舰为中心点，切去了一个圆型的空间。杰克特上将的巨大身躯和怒声，带着他那些不幸的幕僚们，化为微单位的灰尘。

余生的帝国军领悟了此一事态后，一一掉转舰首，开始脱出伊谢尔伦要塞主炮的射程。既然呼喊着玉石俱焚之战法的司令官被"消灭"了，没有理由为了无谋的战斗——单方面的杀戮——而牺牲性命。

奥贝斯坦上校所乘坐的逃生用太空梭也在其中。以半自动操作前进着，而他则将视线投射在远离而去的球型巨大要塞。

杰克特上将在临死之前一定还高喊着"陛下万岁"吧！真是毫无价值的做法，就是要活着才能为复仇战做打算啊！

哼，也罢——奥贝斯坦在心中兀自说着。以他的机智，如能加上杰出的统率力和实行力的话，伊谢尔伦随时都可夺回的。或者是就让伊谢尔伦一直落在同盟军手中吧，只要同盟国本身灭亡的话，伊谢尔伦就一点价值也没有了。

要选谁去做呢？门阀贵族里没有人材。看来还是只有那金发的年轻人——罗严克拉姆伯爵莱因哈特吧？看来似乎也没有其他人选了……

穿过潘被打垮而败逃的友军舰艇，太空梭向星夜之中飞去。

而在伊谢尔伦要塞中，欢喜与兴奋的活火山爆发了，那毫无音阶可言的

笑声和歌声占领了各个空间。保持静默的只有知晓事态后的俘虏们，以及担任导演的杨威利了。

“格林希尔中尉。”

被呼叫的菲列特利加回应后，黑发的年轻提督从指挥桌上下到地板来。

“和同盟本国连络。总之是结束了，就算要我再重来一次也没办法了。其他事就交给你了，我要去睡个觉，我累了。”

“魔术师杨！”

“奇迹的杨！”

回到自由行星同盟的首都海尼森的杨威利，受到疯狂般欢呼声的欢迎。

以前在亚斯提星域的大败被轻易地忘却了，对杨的智略和采用他的席特列元师的见识，人们竭尽想像的以美丽辞句来赞美他们。在准备完善的典礼和其后的庆祝酒宴中，杨看到自己的虚像在华丽的飞舞着，感到相当憎恶。

好不容易解脱了，带着厌烦的表情回到家中的杨，在尤里安所泡的红茶中，自己加入了白兰地。但在少年的眼中，那酒的份量到底是太多了些。

“他们根本完全不了解！”

伊谢尔伦的英雄脱下了鞋子，盘坐在沙发上，一边喝着那加了红茶的白兰地，一边嘟哝着。

“什么魔术、奇迹的，都是不知道别人的辛苦才会说出那种话。我是应用了古代的用兵术，把敌人的主力和根据地分断开来，加以个个攻击的方法。只不过是稍微起了些效果，才不是使了什么魔术呢！如果我不注意而得意忘形的话，搞不好下次会要我两手空空的独自去占领帝国首都呢！”

不过他倒是没说出“在这之前要先辞职”的话。

“可是，好不容易才得到大家的称赞呢。”

一边说着，尤里安很自然的将白兰地的瓶子移到杨的手拿不到的地方。

“坦然的表示兴奋也无所谓啊！”

“会被人称赞可只有在打胜仗的期间。”

杨以那不坦然的口气回应。

“再一直打下去的话，总有一天会输的，到时会受到何种回报呢？如果事不关己的话，我倒有兴趣看看。尤里安，至少也该让我好好喝喝白兰地吧？”

第六章 繁星点点

I

伊谢尔伦要塞陷落！

这凶报震撼了银河帝国。

“伊谢尔伦不是难攻不落的吗?”

军部尚书严罗培克元帅在办公桌前神色凝重地说着。

“真不敢相信，该不会是误报吧?”

帝国军统帅本部长斯坦赫夫元帅以沙哑的声音说着，在确认事实之后，他也闭锁在一片沉默讶然之中。

连对国政漠不关心的皇帝佛瑞德李希四世，也派遣宫内尚书能伊格尔向国务尚书立典拉德侯爵要求入宫做事态说明。

“帝国领土对外敌而言必须是神圣不可侵的，这是不可变的事实。但是今日发生了如此的事态，有扰陛下圣安，完全是臣等的不慎所致，实感万分惭愧。”

深感惶恐的侯爵所做的禀奏，流传了出来。

“真是奇怪的论调啊，吉尔菲艾斯。”

在元帅府的办公室内，罗严克拉姆伯爵向他的心腹好友说着。

“帝国领土好像是连寸土都不可受‘外敌’侵犯吧。叛乱军何时又成了对等的外部势力了？就是不去面对现实才会导致这样的矛盾。”

建立元帅府并将帝国宇宙舰队的半数纳入指挥之下的莱因哈特，每天都费心在人事安排上。

基本上，采用下级贵族或平民出身的年轻军官，使一线级的指挥官的平均年龄大幅下降。渥佛根·米达麦亚、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卡尔·古斯达夫·坎普、弗利兹·由谢夫·毕典菲尔特等这些少壮气锐的军官们冠上了新任提督的称号，元帅府内充满了年轻的活力和霸气。

但是在这几天，莱因哈特不由地感到不满。勇敢而富有战术能力的前线指挥官是汇集了，但都找不到能担任参谋的人才。

对于在军官学校以优等生毕业的那些贵族出身的参谋将校，莱因哈特不抱什么期待。因为他知道军事能力并非光靠学校教育可以培养出来的。他自己也是如此，虽然天生的军人会成为学校的秀才，反过来说，学校的秀才却未必是天生的军人。

而吉尔菲艾斯是不能担任参谋的，他在代理莱因哈特的位置时，必须指挥统率数个舰队才行。而和莱因哈特在一起时则要观看大局，协助决策。这是身为心腹必须尽的职责。

前些日子，在卡斯特罗普星系动乱之际，莱因哈特让吉尔菲艾斯以代理人身份出征。这是要让吉尔菲艾斯建立自己的功绩，以让众人认定他为莱因哈特军团副司令官的一种措施。

莱因哈特请求国务尚书立典拉德侯爵向吉尔菲艾斯颁下敕令。

最初，立典拉德侯爵感到不悦。而此时，侯爵的政务辅佐官怀兹，向侯爵提出了意见。

“这样不是很好吗？吉尔菲艾斯少将是罗严克拉姆伯爵的心腹。如果讨伐成功了，我们给予褒赏，卖个人情，往后总会有所好处的。倘若他失败了，就是推举他的罗严克拉姆伯爵的责任了。我们再重新命令伯爵前去讨伐不就得了，而部下既已失败过一次，伯爵也就无从夸称自己的功劳了。”

“如此说来，的确是不错。”

侯爵接纳了，而处理了颁令吉尔菲艾斯讨伐卡斯特罗普的敕令手续。至于莱因哈特暗中贿赂怀兹，要他去做如此建言的内幕，侯爵一点也不知情。

就这样，吉尔菲艾斯接下了敕令。对帝国军人而言，这代表了某种身价。在莱因哈特的元帅府中，他是超越了其他同阶级的同僚，被公认为第二号人物。但那也只不过是形式上的。要让这地位实质化，吉尔菲艾斯必须立下实质的武勋才行。

而卡斯特罗普星系动乱的因素是这样的——

在这一年，卡斯特罗普公爵——欧以肯，在自宅使用宇宙船，不慎意外死亡。

他身为贵族，私下有征税权，集富裕财力与权势于一身。而在担任朝廷重臣的前后十五年间一直担任着财务尚书一职，在这段期间，他擅用职权拼命地敛财，虽然常常牵涉到许多不名誉的冤狱事件，但法律对贵族的犯罪行为原本就较松驰，而在真的无法脱去罪责时，他也巧妙应用了权力和财力，逃过了应受的处罚。

当时的司法尚书鲁格伯爵以“绝妙的奇术”来加以讽刺，且在同为门阀贵族的眼中看来，其滥用特权也已到了毫无节制的程度了。身为帝政的支柱，如果不遵守一些身为公务员的法则的话，民众对某一个重臣的不满，很容易产生对体制的不信任。

卡斯特罗普公爵的死，对帝国的财政、司法两部门而言，实在是值得庆幸的大好消息。可以说是个公然鞭尸的机会。这样可让民众知道，即使是大贵族也决不能免除法律的约束，除此之外，也可牵制在贵族中存在的无数“小卡斯特罗普”，因此，非得以此显现一下帝国的法律及行政的威严。更何况在生前，卡斯特罗普公爵饱入私囊的公款及收受的贿赂一定是一笔莫大的数目，如果能收归国库，那么对被军事费用压迫得艰苦不已的财政也得以喘一口气吧！

虽然财政官僚之中，有人提议向贵族课税，但如此做势必改变鲁道夫大帝以来的国是，也有可能会引起叛乱或宫廷革命。但只以卡斯特罗普公爵个人为对象的话，贵族们也很少反对。

财政省派遣调查官到卡斯特罗普府。在此发生了棘手的事件。

卡斯特罗普公爵有一个儿子名叫马克西米利安，他透过国务尚书而得到皇帝的认可，得以继承亡父的爵位及资产。但因为前述事件的缘故，国务尚书立典拉德侯爵将继承手续延期了，意图在财务省的调查终结后，除去前代欧以肯不法取得的部分之后，再承认其财产继承权。

马克西米利安则对此产生反抗。身为重臣、大贵族的子弟而对特权财富有着相当贪婪的利己个性的这个青年，并没有亡父所拥有的那份政治力量。他放出猎犬去追赶财务省的调查官。而这些猎犬是一种经过DNA处理，在头上有着圆尖锥形头角的有角犬，可说是一种象征贵族权力中暴力一面的凶暴异兽。

这位欠缺想像力的青年似乎没有发觉到自己的行为无疑是给了重视威信的帝国政府一巴掌。但是帝国可不会凭白忍下这份屈辱而善罢干休的。

再度派遣的调查官也无由地被赶了出来，财务尚书凯尔拉赫子爵请求国务尚书传令马克西米利安入宫。

收到措词严肃的召见状时，马克西米利安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出了问题。如此一来，因为本身缺乏判断力而使自己陷入极端的恐怖。他心想，只要一到帝国首都就再也回不来了。

卡斯特罗普公爵府许多亲族和姻戚，因为忧虑此一事态而出面尝试调停，不过却只有更加刺激马克西米利安的猜疑心。

他的亲族之一——以温和的为人受到相当评价的玛林道夫伯爵佛兰兹前去劝说，结果被他监禁，和平解决的方式已经绝望。完全狂乱的马克西米利安以公领警备队为中心私自招兵买马，帝国政府军决定派军讨伐。

修姆德提督所指挥的舰队从奥丁出发的当时，正值亚斯提星域中帝国与同盟两军冲突时——而第一次的讨伐军败北了。

在社会适应力上不及格的马克西米利安，却在纯军事方面有着某种程度的才能，而讨伐军过于轻敌，没有立下任何作战计划就展开交战，在这种种理由之下导致了这种结果，总之，讨伐军在强行登陆时受到奇袭，修姆德提督战死。

第二次的讨伐军也失败，马克西米利安乘势企图吞并邻近的玛林道夫伯爵领地，欲在帝国的一角建立半独立的地方王国。领主佛兰兹虽在马克西米利安的监禁之下，但善战的玛林道夫伯爵家的警备队抵挡了侵略而来的马克西米利安军，并向奥丁请求救援。

在这种状况之下，吉尔菲艾斯被授命前往平乱。而他将这历时半年的动乱在仅仅十日间成功的平定了。

首先，吉尔菲艾斯假装要前去救援玛林道夫领地，而急转前往卡斯特罗普领地。马克西米利安害怕根据地被攻夺，立刻解除对玛林道夫领地的包围，率全军向卡斯特罗普领地急行。就这样，玛林道夫领地的危机解除了。不过吉尔菲艾斯攻向卡斯特罗普领地这个行动，本来就只是一种声东击西的策略。

心急于根据地危机的马克西米利安，对背后的防备疏忽了。吉尔菲艾斯将舰队隐藏在小行星带之中，急袭其毫无防备的后方，给予溃灭性的打击。

而从战场中逃脱的马克西米利安，被期望能减轻罪行的部下所杀，残余者则投降了。

就这样卡斯特罗普的动乱，很简单的解决了。虽说平乱要花上十天的时间，但六天是从帝国首都前往征管所花费的，二天是在卡斯特罗普做事后处理，实际的战斗不过只费了二天的时间而已。

在此次动乱中，吉尔菲艾斯显现出其用兵才能的非凡，莱因哈特感到满意。

其他元帅府内的提督也点头称是，门阀贵族为之惊愕。不仅是莱因哈特，连其心腹都有着如此高明的手腕，对他们而言决不是件愉快的事。

但是，武勋毕竟是武勋。吉尔菲艾斯晋升为中将，并授与金光灿烂的“双头鹫武勋章”。国务尚书立典拉德侯国爵以代理帝国宰相的身份将其授与吉尔菲艾斯，并称赞其武勋，嘱喻他要感谢皇帝陛下的恩宠，竭尽忠诚。

因为吉尔菲艾斯知道事情的内幕，所以对于被怀兹所教唆的立典拉德公的逢迎态度感到无聊至极，当然这份心情并没有表现于外。

而且，要对皇帝竭尽忠诚，在吉尔菲艾斯的想法中，这实在是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把他所要竭尽诚的对象从他面前抢走，而一直独占着的人，不就是皇帝佛瑞德李希四世吗？他战斗的目的，不是为了帝国，也不是为了帝室，更不是为了皇帝。

其实红发而身材高挑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在宫中上至公爵家的爱媛下至帮佣的少女，无人不对他怀有好感。他本人似乎是一点也没有感觉到，果真感觉到的话，大概也只会觉得困惑吧！

就这样，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渐渐的确立了其他地位之时，在他们的面前出现了头发半白的奥贝斯坦上校。

Ⅱ

希望有个参谋——莱因哈特的这个愿望，此时更加强烈了。

他所想要的参谋，并不是完全军事上的人才，否则莱因哈特自己和吉尔菲艾斯就已经足够了。他所需要的是更具政治策略方面的人才。今后他将要面对宫廷之中的贵族们，明白的说，就是阴谋和互欺的事件将会增加吧？莱

因哈特这样料想着。如此一来，吉尔菲艾斯是不能做这方面的商讨对象的。这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性格上或思考方面的问题。

将手枪交给卫兵，非武装地进办公室内的这个男人，莱因哈特在脑中过滤了一下人名。似乎还没有任何事情能成为他对这男子抱持好意的理由。

“是奥贝斯坦上校吧。找我有什么事呢?”

“首先，请不相干的人退下。”

以近乎自尊自大的态度，这位不请自来的客人做了如此要求。

“这里只有三个人在。”

“是的，吉尔菲艾斯中将在此。所以才请你先清一下场。”

吉尔菲艾斯默然的，莱因哈特以锐利的眼光，同时注视着这位客人。

“吉尔菲艾斯中将就形同我本人一样。你难道不知道吗?”

“这个我知道。”

“那就是你有话不想让他听到吧？但是稍后我再告诉他，结果不是一样吗?”

“那当然是阁下您的自由了。但是阁下，要成就霸业需要种种不同的人才吧？识材适任，我想是应该如此吧……”

吉尔菲艾斯看着莱因哈特，略带顾虑的说。

“元帅阁下，我还是暂到邻室等候较好……”

“是吗?”

莱因哈特若有所思的点了头。吉尔菲艾斯离开后，奥贝斯坦才绕回到本题。

“说实在的阁下，我现在处于相当为难的立场，我想阁下应该知道的……”

“伊谢尔伦来的逃亡者，会受到纠缠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杰克特提督还壮烈了呢。”

莱因哈特的回答冷冷淡淡的，对奥贝斯坦的话不为所动。

“对几百的指挥官来说，我只是一个卑劣的逃亡者罢了。但是阁下，我也有我自己的理由。我希望阁下能听一听这些话。”

“你搞错了吧？你该去向军法会议说才对，而不是向我说。”

身为伊谢尔伦驻留舰队旗舰的唯一生存者——奥贝斯坦。因为他的生还，而处于要接受制裁的立场。未尽到辅佐指挥官纠正其错误的任务，而且

又只顾自己一身的安全——这是他遭人白眼，受到弹劾的理由，但事实上却也是因为伊谢尔伦的失陷，必须有个适当的人物来承担一切责任所致。

听了莱因哈特冷淡的回答，奥贝斯坦突然把手指放至右眼，不久他将手放下来时，在脸的一部份上，产生了一个异样的小空洞。头发半白的他将放在右手掌上那小小的有如球型结晶体的东西，呈现在这位年轻元帅之前。

"请看看这个，阁下。"

"……"

"我想大概吉尔菲艾斯中将告诉过您吧？我的双眼是义眼。如果是在鲁道夫大帝的统治时代，我会因'恶劣遗传因子排除法'而在幼儿时就被杀害了。"

将拆下的义眼再装回眼窝，奥贝斯坦从正面以挖苦般的眼光投向莱因哈特。

"您了解吗？我憎恨着鲁道夫大帝和他的子孙，以及他所创出的一切事物……也就是高登巴姆王朝银河帝国。"

"实在是大胆的言论。"

年轻的元帅感受到闭锁恐怖症患者的那种窒息感。这个男子的义眼有着压倒他人的机能——或者是里面装有压迫感的因子吧？年轻的元帅不禁起了这种非合理的疑惑。

在隔音设备完善的室内，奥贝斯坦虽压低了声音，但却有如突来的春雷似的轰然巨响。

"银河帝国，不，高登巴姆王朝必须灭亡。如果可能最好是以我自己的手来毁灭它。但是我并没有那份力量。我所能做到的只有协助新的霸者登场。也就是您·帝国元帅·罗严克拉姆伯爵。"

莱因哈特听到那带电空气的破裂声。

"吉尔菲艾斯。"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莱因哈特呼喊着心腹好友。壁面开启了，红发的年轻人那高大的身躯出现了。莱因哈特以手指指着奥贝斯坦。

"吉尔菲艾斯，立即逮捕奥贝斯坦上校。说了对帝国不敬的叛逆言辞，身为帝国军人是不可轻饶的。"

奥贝斯坦的义眼发出激烈的光芒。红发的青年军官以神速的技巧用右手拔出了手枪，瞄准了他胸部的中央。自幼年学校以来，在射击技术上无人出

其右。即使奥贝斯坦拿着手枪试图抵抗，也只是无益的抗争罢了。

“到底您也只是这种程度的人……”

奥贝斯坦幽幽地说着。失望和自嘲的那苦闷阴影掩上了他那原本就缺乏血色的脸庞。

“也好，您就以吉尔菲艾斯中将一个人为心腹，去走您那狭小的道路吧！”

一半演技，一半真心的发言。将视线投向了莱因哈特那沉默的身影之后，他又面向了吉尔菲艾斯。

“吉尔菲艾斯中将，你能开枪打我吗？我就这样手无寸铁，你也能开枪打我吗？”

莱因哈特没有再下命令，吉尔菲艾斯仍瞄准着他，在扣板机的手指上犹豫到底要不要施加力量。

“你无法开枪吧？你就是这样的男人，虽然是值得尊敬，但要成就霸业却是不够的。有光就有影……但是年轻的罗严克拉姆伯爵大概还不能理解吧？”

莱因哈特凝视着奥贝斯坦，并暗示吉尔菲艾斯收下手枪。他的表情也变得微妙了。

“真是直爽敢言。”

“不敢当。”

“杰克特提督大概很厌恶您吧，不是吗？”

“那个提督不是能够刺激部下忠诚的人。”

奥贝斯坦平然的回答，他知道这次赌注他已经赢了。

莱因哈特点了头。

“好吧，就从贵族那边将你买下来。”

Ⅲ

军务尚书、统帅本部总长、宇宙舰队司令长官等三者被称为帝国军三长官，由一人同时兼任三职的例子，近一世纪也只有往昔的皇太子奥特佛利特而已。

他另外还兼任帝国宰相，从此以后，帝国宰相就不再正式的任职，而由国务尚书为其代理，这是避免臣下沿循皇帝的先例所致。

奥特佛利特在皇太子时代有能力且有声望，但在即位为皇帝奥特佛利特三世之后，在一次次的宫廷阴谋中，他的猜疑心日益严重，四次更换皇后，五次更改帝位继承者，最后因害怕被毒杀而极少进食，在四十多岁时因衰弱而驾崩。

"卿等不回避责任也不栈恋地位，这种廉洁实在值得赞赏。但是三长官的职位一时空着，至少会有一个职位落入罗严克拉姆伯爵的手中吧？总不能让你们所做之事成为他晋升阶位的助力。你们在经济上没有困难，就以归还今后一年薪俸为处罚如何?"

国务尚书说了之后，斯坦赫夫元帅浮现苦涩的表情回答他。

"这一点我们也不是没想到，但吾等身为军人，如果因而被说成栈恋地位而误了进退，那就太令人失望了……无论如何请受理此事。"

立典拉德侯爵不得已前往宫廷向皇帝佛瑞德李希四世递呈三长官的辞表。

仍是以那毫无气力的样子听取国务尚书报告的皇帝，命令侍从到元帅府传唤莱因哈特。只需用TV电话就可达成的事，还特定派人前去传唤，这是显示皇帝的权力中必要的形式之一。

莱回哈特前来晋见后，皇帝将三份辞表传阅于这年轻的帝国元帅，以那种叫人选择玩具似的口气询问他，想要哪份职位？看了怃然地站在一旁的国务尚书一眼，莱回哈特答道：

"自己没有立下功绩而去抢夺他人的地位，这不是臣所做得到的。伊谢尔伦的失陷是因为杰克特、修特克豪简两提督的疏忽，而杰克特提督已以死谢罪，另一位则在敌方的狱中。我想没有其他应该担负罪责的人了。无论如

何请不要责罚三长官，希望陛下能再三思。”

“哦，你真是毫无私欲啊。”

皇帝看着对事态的意外感到惊讶的国务尚书。

“伯爵如此的说，你的看法如何呢?”

“……年轻的伯爵能有此见识，臣深表佩服。臣也希望对有功于国家的三长官，能给予宽大的处置。”

“既然两人都这么说，联也不会给予他们苛酷的处分。但是也不能完全不追究罪责吧……”

“如此好了，陛下，今后一年，收回他们的薪俸，充当为战殁将兵遗族的救济基金，这样如何?”

“这样做的话，也好，细节就交由国务尚书处理。没有其他事了吧?”

“是的。”

“那你们两人退下去吧，我得去温室照料蔷薇了。”

两人退出了皇殿。

不到五分钟后，有个人悄悄的回来了。因为略有跑步，七十五岁的立典拉德侯爵得先调缓一下自己的呼吸，但在皇帝来到蔷薇园时他回复了肉体上的平静。

在色彩丰富和芳香乱舞的蔷薇群之中，站着仿若枯木一般的皇帝。老贵族走近去，非常谨慎的跪倒在地。

“为臣惶恐，陛下……”

“什么事?”

“要禀报此事之前，臣已觉悟到会引来陛下的不悦……”

“是罗严克拉姆伯爵的事吗?”

在皇帝的声音中没有一丝尖锐、激动或热力。不禁令人连想起风沙的声响，正像是毫无生气的老人的声音。

“你又要说朕给予安妮罗杰的弟弟过度的地位和权力了吧?”

“陛下已经知道了吗?”

皇帝所说的话意外的明晰，使得国务尚书为之一惊。

“你是认为他胆大妄为，不只会致力其身为重臣的权力，也许还会企图篡夺皇位吧?”

“说起来令为臣有所忌惮……”

“这不是很好吗?”

“啊?”

“并不是从人类诞生开始就有高登巴姆王朝存在，就像没有不死的人一样的，也没有不会灭亡的国家。在朕这一代让银河帝国灭亡也没有什么不好吧?”

干涸般的低沉笑声，使国务尚书为之颤栗。那无底的虚无深渊，让他从魂魄深处感到一种冰冷。

“反正都是要灭亡的话……”

皇帝的声音像慧星那不吉的尾迹一般拖着。

“就让它轰轰烈烈地灭亡吧……”

Ⅳ

在非出自本意，且不愉快的状况下，三长官却不得不承认莱因哈特所做的这份人情。翌日，莱因哈特请求巴尔·冯·奥贝斯坦对伊谢尔伦的失陷免责，以及转属到他的元帅府一事时，也使得他们没有拒绝的理由。一方面也认为自己受到了“皇帝陛下的宽容”之恩惠，也就不能对他人下严厉的处分了，反正不过是一个上校的进退，不是什么重要之事。总之，奥贝斯坦获得了满意的结果。

有关莱因哈特自己舍弃晋升帝国军三长官地位之行动，

“他毫无私欲嘛。”

有这种好意的评价，但也有

“什么话，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

这种否定的观点，各占一半。

不管是哪种说法，莱因哈特丝毫不在意。三长官的地位随时都可以到手，暂时借给那些老将吧。况且这些地位对他而言不过只是他人生过往的一点罢了。

当莱因哈特登上至尊之位时，将会兼任三长官职位的这位人物，现在却一直感到不舒坦。

“怎么了吉尔菲艾斯，看你似乎有什么话要说吧?”

“您应当知道何必明知故问。”

“别生气，是有关奥贝斯坦的事吧？我也曾怀疑过那个人会不会是门阀贵族的手下？但是他不是那种会受命于贵族的人。头脑虽然聪明但怪癖太多。”

“那他会受命于莱因哈特大人吗？”

莱因哈特轻轻地侧着头，他那华丽的金发也倾到一边。

“就是如此……我并不期待那个男人的友情或忠诚心。他只不过想利用我，以达成他自己的目的罢了。”

伸出那细长的手指，轻轻的牵引着友人那仿若红玉溶液染成的头发。在没有他人在场的时候，莱因哈特常常做这种事。在少年时期，偶而和吉尔菲艾斯略有不和的时候——这种状况并不会长时间持续下去——他会说“什么嘛！像血一样红的毛”，而在他们合好时，他会说“像火焰燃烧一样好看。”总之，都看莱因哈特的心情而定了。

“……所以说，我也要利用他的头脑，不管他的动机是什么都不重要。如果连他一个人都无法驾驭，那就更别期望什么宇宙的霸权了，不是吗？”

政治不是看过程或缺席，而是看结果的。莱因哈特如此想着。

他之所以不能原谅鲁道夫大帝，并不是因为其吞占银河联邦，也不是因为其自立为皇帝，而是因为他把这好不容易才获得的强大权力，使用在自我神圣化的这种最愚劣的行为上。这就是被称为英雄的亡者鲁道夫的实体。如果他能正当的使用强大的权力，也许会对文明的进步和建设有着不可限量的贡献吧！人类可以不必在为了政治思想的不同而产生抗争，浪费精力，将其足迹扩大到全银河系。事实上，把帝国和叛乱势力合并起来，也只是支配了这广大恒星世界的五分之一罢了。

实际说来，阻碍人类历史前进的责任，该归于鲁道夫的偏执。他算是什么活神仙？大概算是瘟神吧！

要破坏卓越体制，建立新秩序须要强大的权力和武力。但是自己绝不会重踏鲁道夫的覆辙。会成为皇帝，但决不会把帝位只传给自己的子孙。

鲁道夫盲信于血统和遗传因子，但是遗传并不是能够信任的。莱因哈特的父亲并非天才亦不是伟人，连自力生活的能力和思想都没有，将美貌的女儿卖给当权者，而沉溺在安乐且自甘堕落的生活中。七年前他因为过度酗酒和渔色而猝死时，莱因哈特一滴眼泪也没有流。当他看见姊姊脸颊上滴落了

那透明的泪滴时，也为之一痛，但那只是对姊姊的情感而已。

要说遗传不值得相信的例证，可以看看高登巴姆帝室的现状。谁能想像，在佛瑞德李希四世腐蚀的体内，流着一升一毫的伟大的鲁道夫之血呢？高登巴姆的血统早就已经混浊了。

佛瑞德李希四世的九个兄弟姐妹都一一亡故。佛瑞德李希则让皇后以外的十六位女子怀孕过二十八次，但其中有六次流产、九次死产，而在出生的十三人之中，生后一年死亡的有四人、成年时死亡的有五人，成年后的有二人。现在还活着的只有布朗胥百克公爵夫人安玛莉及立典亥姆候爵夫人克莉丝汀两位女子而已。两人都嫁给强大的门阀贵族，但在子嗣方面，则只有生下一女而已。另外，在成年后死亡的皇太子鲁多必希所留的遗儿——现在帝室唯一的男儿艾尔威·由谢夫二世，他现在年仅五岁，因此至今仍未被册立为皇太孙。

集宫廷的颓废于一身的皇帝佛瑞德李希四世，对莱因哈特来说不过是苦闷的憎恨及轻蔑的对象罢了，但唯有两点是他可以容忍的。

第一点是皇帝因为过去在难产中死去了几个宠妃，为了害怕失去安妮罗杰，而没有让她怀孕。这其中也是因为安妮罗杰如果生下男婴的话，贵族们忧虑会有帝位继承权之争，而施予了压力。对莱因哈特而言，要是姊姊为那皇帝生下子嗣的话，将是一种无法想像的嫌恶之事。

而另一点则是有资格继承帝位者少之又少，只有皇帝的孙儿三人而已。只要把他们排除掉就行了。或者是和其它两个孙女之中的一人结婚也是一策——反正只是一种形式。

不管如何，奥贝斯坦总会派上用场的。那男子会以那灰暗的热情和拗执的意志去对付帝室或贵族的权谋，必要时即使杀害幼儿或女性也在所不惜吧？或许是在无意之中察觉到这一点，吉尔菲艾斯才会厌恶他吧？但对莱因哈特而言，他却是必要的。

对于需要奥贝斯坦这种人的才能，也许会令姊姊安妮罗杰或吉尔菲艾斯感到不快……但是，这却是非做不可的事情。

V

费沙自治领主鲁宾斯基在官邸内接受辅佐官对经济战略方面所做的说明。

“宇宙金融公司是我自治领区政府在自由行星同盟之内的挂名公司，此次获得了巴拉特星系第七、第八两行星的固体瓦斯采掘权。可采掘藏量合计四千八百万立方公里，预计二年后可回收成本。”

康到鲁宾斯基点了头，辅佐官继续报告下去。

“另外，同盟中最大的恒星输送企业山塔克鲁斯航空公司，股份取得率已达百分之四十一·九。因为股东名义分为二十人以上，情报策略未被发觉，但持有股份已在最大股东·国营投资公司之上了。”

“很好。在股份过半数之前绝不可松懈了。”

“当然。另一方面，在帝国部份，决定投入资本在第十一边境星域的农业开发计划上。就是那把艾简培兹第二行星的水源二十京吨送至八个干燥行星，以增产五十亿人份的粮食计划。”

“投入资本的比率是?”

“我们政府的三家挂名公司合计为百分之八十四。可说是独占股权。其次是有关后方地带镭矿工场的……”

听完了报告的鲁宾斯基让辅佐官退下，看着壁外那充满荒凉之美的风景。

到现在为止，事情进展顺利。不管是帝国或是同盟，在其首脑部都以为所谓的战争就只有在宇宙空间以战舰发射亚光速飞弹互击而已。当这些冥顽的教条主义者互相残杀，血流成河之际，费沙将已掌握两国社会经济体制的根干了吧！即使现在，两国所发行的战时国债之中将近半数，都直接或间接被他购入了。

在宇宙中有人类足迹之处，完全都由费沙从经济面来统治。帝国政府和同盟政府，不过都是为了费沙的经济利益，而代行其政策的傀儡罢了。再花一些时间吧！离目的地最终阶段只剩下不到半步之远了……

但是，理所当然的，政治上或军事上的状况也是决不能忽视的。如果帝

国和同盟被强大的霸权达成了政治上的统合的话，那么费沙所持的特权地位将没有任何意义。也许将像古代海陆上的交易都市，向新一王朝的武力及政治力屈服的历史，再次重演吧？

如此一来，要达成目的通道将永远封闭了。新银河帝国的诞生，是绝对非阻止不可的。

新银河帝国……

这个思虑给了鲁宾斯基一种新鲜的紧张感。

现在的高登巴姆王朝银河帝国已经朽化了，要再次的活性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分裂成数个小王国群，而在其中产生新的秩序，那也得花上几世纪的岁月吧？

另一方面，自由行星同盟也已失去建国的理想而流露惰性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开始停滞，受到民众普遍的不满，构成同盟的各行星之间因为经济上的差异而不时反目。只要没有强权的领导者出现，再建集权的体制的话，这种状况将会持续下去吧？

五世纪前，将那巨人般的身体，以权力面的能源蓄满其中的年轻人鲁道夫·冯·高登巴姆，夺取了银河联邦的政治机构，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这是以合法的手段出现的独裁者。也许会有再次出现的一天吧？如果是夺取既有的权力机构的话，在短短的时日之间就可能产生变化的，即使是非合法的……

政变——对于接近权力或武力之中枢的人而言，是一种古老但却有效的方法，其中仍有其魅力的。

鲁宾斯基按了操纵盘的按钮，唤来了辅佐官。

“您是问有关在两国中政变的可能性吗？”自治领主的命令使他惊讶。

“既然领主有令，我会尽快去调查，是不是有什么紧急的情报显示出这种可能性呢？”

“倒不是。只不过是现在我突然想到而已。但是不能不考量一下各种的可能性。”

对于头脑及精神腐朽之人去强占不符合自己资格的权势之事，虽然是令人不愉快的，但是现在帝国和同盟体制还有存续的必要——费沙的统治者如此想着。至少要等到帝国和同盟都想像不到的——费沙真正的目的达成的那一天……

Ⅵ

自由行星同盟最高评议会是由十一名评议委员所构成。由议长、副议长兼国务委员长、书记、国防委员长、财政委员长、天然资源委员长、人力资源委员长、经济开发委员长、地域社会开发委员长和情报交通委员长组成。他们现在集合在漆着真珠色外壁的壮丽大厦内的一室。

这是一间没有窗户的会议室，由四方的厚墙和其他的房间所包围着。包括对外联络室、资料制作室、情报工作室、机器操作室等，以及更外侧的警备兵待命室，像千层派似的保围着。

这能称之为公开政治的宅邸吗？财政委员长姜·列贝罗坐在直径十一公尺的圆桌中的一席上，如此想着。这并非现在才开始的，每当他通过充满红外线的走廊进入会议室时，他心中不由得浮现这个疑问。

这一天，宇宙历七九六年八月六日的会议，在议题之中有一件是决定由军部提出的出兵案之可否，以占领的伊谢尔伦要塞为桥头堡，侵入帝国的作战案，是军部的青年高级军官们直接向评议会提出的。对列贝罗而言，只觉得这未免太过偏激了。

会议一开始，列贝罗即展开反对扩大战争的论阵。

“也许是种奇怪的说法，直到今天为止，银河帝国和我同盟都勉强在财政容许的范围内继续战争。但是……”

光只是在亚斯提会战中战死将兵的遗族抚恤金，每年就需要支出一百亿。在此情况下，如果再扩大战火，国家财政和经济将产生无可避免的破绽。而且，现在的财政早已出现赤字了。

很讽刺的，杨也在这财政困难中有一份责任。他在伊谢尔伦俘虏了五十万人，这些俘虏的粮食就是相当头疼的问题了。

“健全化的方法，只有从增加发行国债或增税的老方法中选其一了。没有其他的方法。”

“增加纸币的发行量呢？”

副议长如此问着。

“在没有财源支撑的情况下，那几年后就不是看纸币额面而是看纸币重

量来买卖商品了。我可不希望在后世留下‘超通货膨胀时代的无能财政家’这种罪名啊。”

“如果不在战争中得胜的话，也就没有明年或是明天了。”

“那么是不是应该停止战争呢?”

列贝罗以那强烈的口气说出，室内为之肃然。

“我们借杨提督的智略，得到了伊谢尔伦。帝国军已失去了对我同盟侵略的据点。这不是以有利的条件缔结和平条约的好机会吗?”

“但是这绝对是君主制的正义之战。我们和他们是不共戴天的。难道因为经济上的问题就此停止吗?”

有几人开始提出反论。

正义的战争吗? 自由行星同盟政府财政委员长姜·列贝罗怃然的将双手交叉在胸前。

莫大的流血、国家的破产、国民的穷乏。如果要实现正义就不能缺少这些牺牲的话，那么正义就好像是个贪欲之神，丝毫不知情地在要求一样样的奉祭品。

“暂且休息一下吧……”

是议长那毫无光彩的声音。

Ⅶ

午餐之后，会议再度开始。

这次，展开论阵的是身为人力资源委员长，负责教育、雇用、劳动问题、社会保障街道地政的荷旺·路易。他也是反对出兵的一派。

“以人力资源委员会的立场……”

荷旺身材瘦小但声音却宏亮，有着充满血色的肌肤和短小的敏捷的手脚，给人富有活力的印象。

“本来应当应用在经济建设或社会开发上的人材，都倾注在军事方面，这种现象令人不禁感到不安。另外削减教育及职业训练的预算也是令人头痛之事。在近六个月之间职业场所发生事故比前期增加三倍，这是劳动者熟练度降低的证据。在伦比尼星系发生的输送团事故中，丧失了四百余人的生命

和五十吨的镭矿，我想这和民间航宙士训练期间的短缩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且航宙士们由于人员不足而有过重劳动的现象。”

明晰而严证的谈话。

“我在此提案，希望能把军队征用的技术者、运输或通信关系者中的四百万人复归民间。这是最低限度的人数。”

现为同席评议员的荷旺，视线停止在国防委员长特留尼希特脸上。对方皱着眉头回答着。

“别说这种话。如果让这么多人除去后方勤务的话，军队组织就瓦解了。”

“国防委员长是这么说，但这样下去的话，只怕社会和经济会比军组更早瓦解了。你知道现在首都的生活物资流通管制中心的接线生平均年龄吗?”

“……不知道。”

“四十二岁。”

“这不是什么特别的数字啊……?”

荷旺顺势敲击着桌子。

“这是数字上的错觉！在人数中二十岁以下和七十岁以上的人数占了总人数的八成以上。平均起来的确是四十二岁，但事实上却没有三、四十岁的中坚技术者。现在社会机构在软体方面已经渐渐开始在弱化了，这到底有多么可怕，我想各位贤明的评议员都可以理解吧……”

荷旺合上了嘴，再次环视在座人士，正视其眼光的只有列贝罗一人而已。其他的人有的低头，有的有意无意的回避视线，有的则望着高高的天花板。

列贝罗接替荷旺说下去。

“总之，现在是民力休养的时期。伊谢尔伦在我们手中，我们同盟应当能够阻止帝国军侵入国内，而且足以持续相当长的期间，那么，不就没有从我方发动攻击的必然性了吗?”

列贝罗热心地说着。

“硬要市民牺牲也有反民主主义的原则，是增加民众负担的行为。”

反驳的声音响起，是评议员中唯一的女性，情报交通委员格奈莉严·温莎。她是在一周前新上任的。

“我们没有必要迎合那些不理解大义的市民的利己主义。况且也没有不

需牺牲就可达成大事业的例子吧?”

“市民们开始认为这个牺牲是不是太大了! 温莎夫人。”

列贝罗规戒她的公式论，但一点效果也没有。

“不管牺牲有多大，即使全体市民都死了，也有我们非做不可的事。”

“这，这不是政治上的论理。”

无视着声音高响的列贝罗，温莎夫人向着列席者，以那流利的声音开始谈述自己的意见。

“我们有着崇高的义务——打倒银河帝国，从其暴政和威胁之中解救全人类的义务。陶醉于低廉的人道主义而忘了大义，难道是迈向大道应有的态度吗?”

她是一位四十岁出头，有着优雅知性美的女性，她的声音仿如音乐的声音。而这让列贝罗感到了更深一层的危险，她自己难道不是被那低廉的英雄主义抓着脚吗?

当列贝罗想再次提出反论时，一直保持沉默的议长桑佛多做第一次发言。

“嗯，这里有份资料，各位请看看终端机的画面。”

所有人都有点惊讶，将视线集中在议长身上，并照他所说的看着终端机。

“这是一般市民对我们评议会的支持率，不算很好。”

百分比三十一·九这个数值和列席者们预想的相去不远。离温莎夫人的前任者因不名誉收贿而失势的事件才不过几天，正如列贝罗和荷旺的指责，社会经济上的停滞已经相当严重了。

“另一方面，这是不支持率。”

他们对百分之五十六·二这个数字感到叹息。虽然不是预想之外的事，但还是让他们大致胆寒。

议长看着他们的反应继续说着。

“这样下去无法在明年将至的选举中得胜的。可以想见，在和平派和强硬派的挟击之下，将会被挖去过半数以上的票数。在这里……”

议长的声音放低了。不知道是否是意识上的行为，但对吸收听取者的注意是有着相当的效果。

“根据电脑的预测，如果能在一百天之内取得帝国军事上长期性的胜利

的话，支持率最低将可上升十五个百分点。”

会场一阵哗然。

“开始对军部提案进行投票吧！”

温莎夫人说完，数秒钟之间响起了数人赞同的声音。所有的人以权力的维护和因选举败北而下野来做为秤称，而有一段的沉默。

“等一下！”

列贝罗站立在座席上，在日光灯之下，他的脸色像老人似的褪了一层。

“我们没有这种权力。为了维持政权的目的而做无益的出兵，我们是没有这种权力的……”

他的声音颤抖。

“算了，别说这种好听的话。”

温莎夫人的冷笑鲜明的回响着。列贝罗怔然无语，看着这幕为政者以自己的手去污损民主主义精神的情景。

在隔几个席位的荷旺，看着列贝罗那充满苦恼的身影。

“拜托各位，别太急躁了。”

他说着将手指伸向投票用的按钮。

赞成六、反对三、弃权三。有效投票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是赞成票，就这样决定了入侵帝国的提案。

但是票决的结果，令评议员们惊愕的不是决定出兵这件事，而是在三票反对票之中，有一票竟是国防委员长特留尼希特所投的。

另外两票是由财政委员长列贝罗和人力资源委员荷旺所投，这是预料之中的事。但是特留尼希特不是众所公认的强硬主战派吗？

“我是爱国者。但并不意味着我永远都是抱持着主战论。我希望各位能铭记我此次反对出兵的这件事。”

对于疑问的声音，他做了以上答复。

同日，统合作战本部对杨威利少将所提出的退职申请正式驳回，并对他发出了晋升的正式命令。

Ⅷ

“我是说你想辞退?”

杨提出辞呈之时，席特列元帅的反应并没有特别震惊。但是那种一手收取辞呈，一手递来退休金和养老金的顺利情况，杨也并不期待。他只有尽量迎合的点点头。

“但是你才三十岁吧?”

“二十九岁。”

杨特别强调二十这个数字。

“还不到医学上平均寿命的三分之一，要走下人生舞台未免太早了吧?”

“部长，你说这话就不对了。”

年轻提督提出了异议，并不是要走下人生舞台，而是要回归人生本来的道路。以往是迫不得已而走不符本意的迂回路而已。对他而言，比起历史的创造者来说，他还是比较希望成为观察者。

席特列元帅将两手手指交错在一起，并将他那结实的下巴靠在上面。

“我军所需要的不是你在历史研究家方面的学识，而是在用兵家方面的器量和才干。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我不是都已经被你煽动过一次了吗?——杨在心中如此反驳着。正如军方的借贷关系上，怎么看他都觉得是自己付出太多了。

“光是攻陷伊谢尔伦一事，应该就已是超额的任务了。”

杨如此想着，但是席特列本部长的攻击可也不是简单的。

“第十三舰队又要如何?”

对这轻描淡写却具效果的一句话，杨不由微微地张开了嘴唇。

“刚刚设立的‘你’的这个舰队。如果你辞退了，他们要如何是好?”

“这个……”

忘记了这一点只能说是自己的失算。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作战失败了。这纠缠得更加复杂的线路，并非容易可解的。

结果，杨在本部长面前留下辞呈后告退，但他明白这件事是不会受理的了。他怃然地搭乘重力电梯到了楼下。

在等候室的沙发上，尤里安·敏兹看着身穿制服来来往往的人分辨着，远远地认出杨的身影而站起身来。是杨要他在放学的归途中顺道来到本部的。有时在外面吃吃东西也不错，而且有些话想要谈谈——杨只说了这些，为的是要让他惊讶一下。其实杨已经辞去军籍，今后要过着轻松的养老生活。

然而原本的预定却未确定，甜美的梦想也被现实的一声叹息吹得无影无踪。哎！等会儿该说什么才好呢？——杨无意识地一边移动步伐，一边思索着，此时身旁传来一阵声音。

华尔特·冯·先寇布上校正向杨敬礼。他因此次的功绩而被升为准将。

“阁下，看来您该不会是去递交辞呈吧？”

“是啊。但是，看来会被驳回也是事实了。”

“大概吧……军部对阁下可是不会松手的。”

这位旧帝国上校愉快地注视着杨。

“说真的，我也希望提督这样的人留在军中啊！您对状况的判断正确，运气也好。在你的麾下即使不能立下功勋，至少存活的可能性要来得高些。”

先寇布在杨之前，很坦然地评定这位上司。

“我已经决定自己人生的终幕是老死了。大概要活个一百五十年，在年老力衰时，在孙子或曾孙们为了减少一个老麻烦而喜极而泣的声音中死去……壮烈地战死可不合我的兴趣。无论如何，希望能让我活到那个时候吧！”

说完了要说的话，上校再次敬了礼。并对着以那有如解除了毒气一样的态度回礼的杨，露出了笑容。

“抱歉，耽搁了您的时间。看吧，小鬼都快等不及了哦！”

不论是卡介伦或是先寇布，都是相当会挖苦人的人物，但尤里安身上也许有着某种事物，能让他们单纯地寄予好感吧？

看着和自己并肩走着的尤里安，多多少少会感到一些困惑。很奇妙的，还没结婚的他，先体验了身为人父的那种情感……。

三月兔亭是一家比其店名给人的想像更加具有安稳气氛的料理店，摆设完全都是复古式的。杨尤其喜欢那铺着手织桌巾的桌子，桌子上还点着烛火。但由于他怠忽了预约之劳——其实只要一通TV电话就可打发的小事，而这一夜显然那幸运的小妖精不再眷顾他了。

“非常抱歉，今天客满了。”

兼具威严、体格及美髯的老服务生很客气地说。而一看那店内并不宽广的空间，也就了解对方并非是想要小费而在说谎的。在那灰暗的照明之下，所有的桌上都有着蜡烛的火影在律动地摇曳着。倘若没有客人的桌子是不点燃烛火的。

“没办法了，只好到别家了……”

杨摇着头，此时在墙边的餐桌中有个人以优美的动作站起身来，是位女性。真珠色的洋装映照着烛光火影，在视觉上构成了梦幻似的效果。

“提督……”

听到有人叫唤，杨不由得停下了脚步，而他的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正以那浅浅的微笑对着他。

“我也有穿着便服的时候呢……家父说，如不介意可和我们同桌。”

不知何时，她的父亲已站在身后。

“噢，杨中将。”

统合作战本部次长德怀特，格林希尔上将以顺畅的语气如此称呼他。在内心中，虽然不喜欢和上司同席，但对方如此邀请却也无从拒绝。

“我是少将，阁下。”

一般敬礼，杨做了纠正，但对方并不介意。

“下星期你就是中将了。现在先习惯一下新的称呼也无妨啊!”

“太棒了，你说有话要和我说，就是这件事吗?”

尤里安眼中闪动着光芒。

“这件事我也大致预想到了，但现在听到还是一样觉得很棒呢!”

“哈、哈、哈……”

以这单纯的笑声掩饰了那复杂无比的心情之后，杨回复了正经地向格林希尔父女介绍自己的被监护人。

“原来你就是优等生尤里安啊……好像是青少年级飞行球的年度金牌得主吧！真是文武双全啊!”

飞行球是一种在重力被固定于0·一五G的球场内所进行的球赛。虽然只是一种把球投入沿着壁面做不规则高速移动的篮框中的单纯竞赛，但在空中夺球，或是缓慢回转控球的姿态，似乎像是一场舞蹈，并随着选手的个性而有优美或爆发性的表现，是一项相当受喜爱的运动。

“真的吗？尤里安。”

这个无责任心的监护人惊讶地看着少年，少年有点脸红地点了头。

“大概不知道此事的人就只有提督一个人吧？尤里安在这城市里可是小有名气的呢！”

菲列特利加以轻佻的口气在讥讽着，使杨也满脸通红。

他们点了食物。并以三杯七六0年产的红酒及一杯鸡尾酒，为尤里安荣获得分王而干杯，随后餐点送了上来。

当桌上放了几碟餐盘时，格林希尔上将提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话题。

“对了，杨，你好像还没有打算要结婚吧？”

杨和菲列特利加的餐刀同时在餐盘敲出很大的声响，使得那位传统陶艺爱好家——才能服务生不由得皱了皱眉头。

“是啊，我想等和平的时候再说吧。”

菲列特利加什么也没说，低头使用手中的餐刀和叉子，不过其动作似乎有着微微的粗暴。尤里安则抱着很深的兴趣看着自己的监护人。

“我有个留下未婚妻而死去的朋友，想到这一点，就让我现在很……”

他说的是在亚斯提战死的拉普少校。格林希尔上将点了点头。又转换了话题。

“你认识洁西卡·爱德华吧？她在上星期的增额选举中当选了工议员。是由德怒仙行星区选出的。”

和席特列元帅一样的，多彩多姿的奇袭攻击似乎也是格林希尔上将的拿手战术。

“哦，看来是由反战派支持的吧！”

“是的。当然也受到主战派的攻击……”

“例如那个忧国骑士团吗？”

“忧国骑士团？那不过是些小丑！是不值得多加评论的，不是吗？……嗯，这个果酱沙拉口味不错。”

“我也有同感。”

杨垸说的是对果酱沙拉的评语。

他虽然也认为那令人不愉快的忧国骑士团的确是小丑，但他们那夸张戏剧化的行动却令人不得不断言是技巧设计过的结果。以前那一味支持着鲁道夫·冯·高登巴姆的年轻世代，银河联邦的有识之士不也是抱着苦笑和怜悯去

对待他们的吗?

在客席上看不见的某个窗帘角落，也许正有人为此而露出会心的微笑呢!

在鬼途上，杨坐在电脑管制的无人计程车上，想着洁西卡·爱德华的话。“我常常想向那些握有权力的人询问。你们现在身在何处? 把士兵们送往死地，而你们又在什么地方做了些什么? ……”

这是洁西卡竞选演说的高潮。杨不由得回想起在亚斯提败战之后，举行追悼会时的情景。即使自认善辩的国防委员长特留尼西特也无法对抗她的告发。为此她也一定集主战派的憎恶及敌意于一身吧。她所选择的是一条比伊谢尔伦回廊更难行的道路……。

无人计程车突然停止了，本来这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这种汽车是不会给予人体不必要的惯性影响的——只要管制系统正常运作的话。大概此刻发生了什么异变了吧?

打开车门，杨走到路上。穿着蓝色制服的警官摇动着那魁梧的身材走了过来。他认得杨的面孔，先诉说一段能和英雄见面的激动心情之后，才说明了事态。

事故原因是都市交通管制中心的管制电脑发生异常。

“所谓的异常是?”

“详细情况并不清楚，似乎是资料输入时，单纯的人为过失。最近各职业场所都有缺乏熟手的情况，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

警官笑了，但却以那不友好的眼神看着尤里安，装出了一副正经八百的表情。

“哼，这可不是开始笑的时候。就因为那原因，这个地区的所有交通系统将停止四个小时。移动路面或磁气飘浮路面也完全不能运作。”

“所有的?”

“是的，所有的。”

竟然摆出一副了不起的态度，杨感觉有些奇怪，但却没有笑出来。由这件事故和警官的发言所演算出来的事实，使他不由觉得心寒。社会的管理营运系统正在显著地衰退下去。战争的不良影响，虽然比恶魔的脚步声更为悄然，但却确确实实的在侵蚀着社会。

在身边的尤里安抬头看着他。

“提督，现在怎么办?”

“没办法，走路吧!”

杨爽快的下了决定。

“有时走走也不错啊，大概一个小时就到了，是个好运动。”

“是啊!”

警官却对这个结论侧目。

“这怎么行！怎么能让伊谢尔伦的英雄用脚走路呢？我去准备车或浮扬车，请搭乘这个吧!”

“如果只有我这么做，我可是会为难啊。”

“请不要客气。”

“不，还是客气一点的好。”

要让表情和声音不表现出心中不快，是需要努力的。

“走吧，尤里安。”

“好。”

少年明朗地回应，踏着轻快的步伐却突然停了下来。杨不解地回过头来。

“干什么，尤里安，不喜欢走路吗?”

语尾托着一份不快感，似乎使他的声音有点尖锐了。

“不，没这回事。”

“那，为什么不跟着走呢?”

“那边是反方向呢!”

“……”

杨往回走了过来。像“宇宙舰队的指挥官只要不会搞错舰队进行方向就行了”的不服输的话倒是没说出来。其实，有时他也真的会失去自信，所以杨才会对副司令官费沙正确无比的舰队运用给予高度评价。

不能动的磁力飘浮车那长长的车列，在路上构筑成一道长壁，无计可施的人们在路上来回地游荡着。而在其间隙中，有两个人悠然地通过了。

“提督，星星好美啊!”

将视线望向星空的尤里安说着。无数的星星交杂着光芒，似乎在证明着这行星上有空气存在，而毫无间断地闪烁着。

每个人都想伸手去捕捉那属于自己的星球。但却没有人能正确地知道自

己的星星在哪一个位置。自己——杨威利又是如何呢？能明确地看出属于自己的星星吗？不会流失在种种状况之中吗？或者是会不会误认了呢？

“提督。”

尤里安出声。

“什么事。”

“现在，提督和我正看着同样的星星呢！看，那颗大大的蓝星……”

“嗯，那颗星是……”

“的确是……叫什么呢？……”

如果把记忆的丝线抽拨起来，应该可以找得出答案吧？但杨并不习惯这种作法。杨心中想着，他身边这个少年并没有任何必要和他看着同样的星球。

人们应该去抓住那属于自己的星星，即使是一颗凶星也……

第七章 中场的滑稽剧

I

在费沙自治领区内代表银河帝国利益的是帝国高等事务官。雷姆夏特伯爵由弗思担任此职。

蓄着白色头发，有着近乎透明之眼瞳的这位贵族，是在鲁宾斯基就任自治领主的同时，由帝国首都派遣过来的，在背地里被称为“白狐”。不用说，这是和鲁宾斯基的“黑狐”相互对照的称呼。

这一晚，他接受鲁宾斯基非公开招待的地点，不是自治领主的办公室也非官邸，甚至亦非私宅。在四个半世纪以前，这地方还是充满盐气的山间小盆地，如今已成了人造湖。在湖畔筑起了一座和鲁宾斯基没有法定关系的山庄。其拥有人是鲁宾斯基许多情人之中的一位。

“自治领主阁下到底有几位情人呢?”

以前曾被如此询问时，鲁宾斯基没有立即答复，而以认真的表情在思考着，而后装出一副近乎厚颜的明朗笑容回答着：

“不以打为单位的话，恐怕还算不完哩。”

虽然有点夸张，但也并非完全是吹牛的。他的外表给人的印象仍是一点也不含糊的。

鲁宾斯基的人生是崇尚享乐主义的。芳醇的美酒、似可溶化舌头的料理、震憾心弦的名曲、婀娜多姿的美女，全都是他所爱好的。

不过这只是次等娱乐而已，最有趣的游戏另有他物。政略和战略的游戏．是批发国家及人类的命运当作无形的筹码来进行的，其中所能得到的兴

奋，不是醇酒或美女可比较的。

如能洗练地使用权谋术数则可成为一种艺术，鲁宾斯基是如此认为的。以武力恐吓是最下等的做法，这一点即使和招牌上的文字有所不同，但在帝国和同盟之间是没有区别的。鲁宾斯基阴阴地想着，这大概可说是鲁道夫这个怪物所生下的一对互相憎恨的双胞胎吧！

“阁下，今晚特地请我过来，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吧？”

把酒杯放在大理石桌上，雷姆夏特伯爵询问着。愉快的心情回视那警戒的表情，鲁宾斯基回答：

“没错。我想这件事您大概会有兴趣……自由行星同盟企图要对帝国展开全面性的军事攻势。”

这位帝国贵族要咽下这回答的意义是需要数秒钟的。

“同盟？”

吐出了这句话后，伯爵发觉不对，马上又改了口。

“阁下是说叛徒们企图对我帝国有不轨的行为吗？”

“攻下了本帝国引以为豪的伊谢尔伦要塞之后，同盟国似乎沸腾着好战的气氛。”

伯爵略略的眯起了眼。

“占领了伊谢尔伦要塞后，叛徒们等于有了在帝国领内的桥头堡。这是事实，但也不一定就马上会有全面的侵略行动。”

“但是，很明显地同盟军正进行着大规模攻击计划的准备喔！”

“所谓的大规模……？”

“二千万以上的兵力，不，也许会超过三千万。”

“三千万！”

这位帝国贵族那近乎无色的眼瞳在灯光下闪着白光。

即使是帝国军也无法在一夕之间动员如此的大军。这不仅仅是数量上的问题，且牵连着组织、管理、运用的能力。同盟有这样的能力吗？不管如何，这的确是重要的情报……

“不过，阁下为什么要告诉我这样的情报呢？是不是有其它的理由呢？”

“您所说的，真让我有些意外。我们费沙曾经做过不利于帝国的事吗？”

“不，在我记忆之中并没有。当然，我们帝国也对费沙的忠诚和信义寄予完全的信赖。”

双方都明知虚伪地对话着。

不久后，雷姆夏特伯爵回去了。在TV显示幕的画面上，看着他搭乘地上车匆忙地离去，鲁宾斯基露出了阴阴的笑容。

高等事务官一定一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就向帝国本星发出急报吧？这是不可置之不顾的情报。

失去了伊谢尔伦的帝国军大概会脸色大变地出来迎击吧？出来的大概是罗严克拉姆爵莱因哈特吧？这次只希望帝国军别赢得太过火就行了。

不然的话，可就麻烦了。

当得到了杨将半个舰队攻击伊谢尔伦的情报时，鲁宾斯基并没有通知帝国。一来是认为有可能成功吧？另一面则亦是想看看杨的智略。

“原来还有那种策略，真令人佩服。”

连鲁宾斯基也为之惊讶。

“不可以光只是佩服啊。必须让倾向同盟侧的军事平衡，也向帝国侧回复一些才行。”

“非得让他们再互相残杀才成。”

Ⅱ

身兼银河帝国宰相代理及国务尚书二职的立典拉德候爵，今晚于官邸中接受财务尚书凯尔拉赫子爵的来访。

报告卡斯特罗普动乱的事后处理已告一段落，是财务尚书来访的目的。身为下属的人在自宅中直接以TV通信联络，这种习俗在帝国里是没有。

“卡斯特罗普公爵的领地财产处理大致完成了。换算为金钱有五千亿帝国马克之多啊！”

“可真会储蓄啊！”

“的确。不过一想到这么费心的积蓄，竟是为了收归于国库，倒令人觉得可怜啊……”

充分地享受了红酒的香醇之后，财务尚书喝了一口。国务尚书放下了酒杯，表情也变了。

“对了，有件事想和卿商量一下。”

“是什么事呢?”

“不久前，费沙的雷姆夏特伯爵来了紧急联络。叛乱军似乎是要向我帝国领土大举入侵了。”

“叛乱军!”

国务尚书对他点了点头。财务尚书将酒杯置在桌上，留下半杯的酒在激列的摇晃着。

“这可是不得了的事啊!”

“是啊，但也可说是一个好机会。”

国务尚书将双手交错在胸前。

“在此时我们有胜算的必要。据内务尚书的报告，在平民之间好像已经酿成了革命的气氛了。伊谢尔伦的失陷，他们似乎也略为感觉到了。要扫除这些气氛，非得击败叛徒，回复帝室的威信才行。另外，也得多少给他们一点甜头才行。例如对思想犯给予特赦、减轻税赋、降低酒价等等。”

“对他们太好，反而会爬到你头顶上来。我看过那些激进派的地下文物，写了一大堆什么人先有权利后有义务的一些荒唐的言论。如果再给予特赦，不是只会增长这股歪风吗?”

“话虽如此，但光是紧紧勒住人民是无法统治好的。”

国务尚书厉言规戒着。

“话是没错，但有必要迎合民众……不，这件事还是另找机会再谈好了。叛乱军要入侵我帝国的情报出处仍是那个鲁宾斯基吧?”

国务尚书点了一下头。

“费沙的黑狐!”

财务尚书高声地咋舌。

“比起叛徒们而言，费沙的守财奴们对我们帝国而言不是更加危险吗?我现在就有这种感觉了。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企图。”

“我也有同感。不过，眼前我们仍得对付叛徒们的威胁才行。让谁去担任防卫呢? ……”

“金发的小鬼不是很想做吗? 让他去做不就好了吗?”

“可别感情用事了。让那小鬼去做，如果他成功了声望就会再升高一段，也许将使我们没有对抗他的余地；如果他失败了，我们将在极端不利的状况下，和叛乱军交战。可能是在帝国的中枢部和意气洋洋的三千万大军作战

啊。”

“阁下太过悲观了。”

财务尚书挺身开始说明。

和罗严克拉姆伯爵军一战之后，即使胜了，叛乱军也不会丝毫无损吧。伯爵他确实不是无能之人，一定会给予叛乱军不小的损害的。而且叛军此次远征远离了根据地。补给上决无法随心所欲的，再加上缺乏地利。

我们可以以逸待劳的迎击疲于征战的敌人。不，如果在此状况之下，甚至可以不必战斗，只要陷入了持久战，敌人将受困于物资不足及心理的不安，而后就不得不撤退了。我们再趁机追击的话，要得胜也就不困难了——这就是财务尚书的论点。

“原来如此，那小鬼败了时就如此了。但是，胜了又如何？即使现在我们仍无法将他控制于掌下，这都是他借着皇帝陛下的恩宠和武勋的缘故，如果再增长下去的话，结果是可见的。”

“让他增长下去不是很好吗？不过是个一步登天的小子，随时都可料理他的。他也不能时时都和军队一起行动吧？”

“嗯……”

“在叛乱军灭亡之时，那金发小鬼也会倒下的。在我们需要之际，不是该好好利用他的才能吗？”

财务尚书冷然地说着。

Ⅲ

宇宙历七九六年（标准历八月十二日）在自由行星同盟的首都海尼森举行了攻略银河帝国的作战会议。

集合在统合作战本部地下会议室的是本部长席特列元帅，其下三十六名将官，其中也包括了刚刚晋升为中将的第十三舰队司令官杨威利。

杨的脸上没有爽朗的气氛。如同他曾对先寇布上校所说过的，他一直以为如果攻下了伊谢尔伦的话，就可远离战争的危机。事实却正好相反，杨才感受到自己太年轻了，太天真了。

话虽如此，当然杨也无意认同在此时期的出兵论、战争扩大论的正确

性。

伊谢尔伦的胜利，只不过纯属杨的个人成功罢了，同盟军本身是没有与此相称的实力的。实际的现状，军队已精疲力尽了，支持军队的国力也到了下降线。

但是，杨本身所知道的这个事实，政军的首脑部似乎并未了解到。

军事的胜利就像麻药一样。这种“占领伊谢尔伦”的甘美麻药，似乎使得潜伏人们血液中的那种好战的幻觉，一下子爆发了。连理当保持冷静的言论机构，也异口同声地呼号着“向帝国领土内入侵!”政府的情报操作也巧妙地进行着……

大概是伊谢尔伦攻略的代价太少了吧！杨如此想着。如果是经由数万以上的流血所得到的结果的话，人们大概会说：“已经受够了”吧。我胜利了，但也累了，不是该休息，回顾过去，寄望未来吗？到底有什么事物值得我们去争的?

但是事情却不是这样。人们现在想着，要胜利实在太容易了，胜利的果实实在是太美好了。相当讽刺的是，让他们有如此想法的却是杨这个人。对年轻提督而言，实在是完全不合本意的事态，也为此酒量更为增加了。

远征军的阵容，虽然还未正式发表，但已经做成决定了。

总司令一职，由同盟军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拉萨尔·罗波斯元帅自己担任。他是仅次于席特列统合作战本部长的头号人物，和席特列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竞争关系。

副司令官一职未设置，身居总参谋长席位的是德怀特·格林希尔上将，他是菲列特利加的父亲。在他之下配置有作战主任参谋寇涅夫中将、情报主任参谋毕罗莱涅少将，后方主任参谋则为卡介伦少将。对在事务处理方面的手腕受到相当评价的亚列克斯·卡介伦而言，可是许久未有的前线勤务了。

在作战主任参谋之下，设有作战参谋五名。其中的安东留·霍克准将是六年前在军官学校中第一名毕业的，最初提案此次远征计划的即是这位青年军官。

情报参谋和后方参谋各有三名。

以上的十六名再加上高级副官及通信、警备等其他要员，构成了总司令部。

而实战部队方面则动员了八个宇宙舰队。

第三舰队、司令官路菲普中将。

第五舰队、司令官比克古中将。

第七舰队、司令官赫伍得中将。

第八舰队、司令官阿普顿中将。

第九舰队、司令官亚尔·沙列姆中将。

第十舰队、司令官伍兰夫中将。

第十二舰队、司令官波罗汀中将。

第十三舰队、司令官杨中将。

以亚斯提会战中受到打击的第四、第六舰队为主，此次则又把第二舰队的残存战力也编入杨的第十三舰队，因此构成同盟军宇宙舰队的十个舰队之中，留在国内的只有第一、第十二舰队而已。

另外，再加上总称为陆战部队的装甲机动步兵、大气圈内空中战队、水陆两用战队、水上部队、骑兵部队及其他各种独立部队，连国内治安部队之中的重武装要员也纳入编制。

在非战斗要员方面，技术、工兵、补给、通信、管制、整备、电子情报、医疗、生活等动员了各领域中最大限度的人数。

总动员数三0二三万七四00名。这等于是动员了全自由行星同盟的六成兵力。而这个人数是同盟国总人口一三0亿的百分之0·二三。

即使是身经百战的提督们，对这史无前例的巨大作战计划也无法掉以轻心。放眼一看，有的在擦着那根本未曾流汁的额头，有的不断地喝着准备好的冰水，有的则和邻座的同僚私语着。

上午九点四十五分，统合作战本部长席特列元帅带着首席副官马利涅斯克少将一进到会议室中，会议立即开始了。

"此次向帝国领远征的计划虽已经由最高评议会决定了……"

开口说话的席特列元帅，表情和声音中并没有昂扬的感觉。列席的诸将都知道他是反对此次出兵的。

"远征军的具体行动计划案仍未树立，本日的会议即是为了决定此一事项。"

也许有人可以从欠缺积极性的发言中看出本部长的苦恼，或许有人会对那教条者似的语调感到轻微的反感。在本部长合上嘴时，暂且还没有任何声音。似乎是各自浸入了沉思之中。

杨在脑里反复想着不久前从卡介伦那里听到的事。

“总之，三个月后有统一选举。在这些日子里，对内的不祥之事不断发生。为了赢得选举必须将市民的注意移到外界去，也就是此次的远征了。”

杨想：“这就是统治者为了掩饰失政的手段。如果国父海尼森地下有知，也会为之叹息吧？他的希望并不是要人们为他筑起那高达五十公尺的白色纪念像，而是在筑起一个没有当权者恣意侵犯市民的权利及自由之危险的社会体制吧！”

就像人类会衰老一样，也许国家也会有堕落和颓废吧。即使如此，为了赢得选举以维持今后四年内的政权，而把三千万人的将兵送进战场的想法，这是超乎杨所能理解的。三千万的人、三千万的人生、三千万的命运、三千万的可能性、三千万的喜怒哀乐——把这些送入死地，加入牺牲的行列中，换来了利益却由身处在安全地带的人们独占。

从事战争者和教唆战争者之间，这种极不合理的相互关系，自有文明以来，经历了这些时代却丝毫没有改善。可能古代的霸王那种挺身阵前，以己之身去迎接危险的行为还要比现代好些吧？这大概可说是教唆战争者的伦理性低落的证明了……

“我相信此次的远征是我同盟开辟以来的壮举。能以幕僚的身份参加，这份武人的荣誉是无可比拟的。”

这是最初的发言。

欠缺昂扬，拿着稿子在朗诵似的声音是发自安东留·霍克准将。虽是二十六岁的青年。看来却比实际年龄要来得老，让人觉得杨还比他年轻些。那缺乏血色的脸颊似乎太单薄了。眉目倒还清秀。只是那仿佛想着要拯救他人的高傲眼神和扭曲的嘴唇，使人对他的印象更为灰暗。虽说像杨这种与优等生表现无缘的人，看到这种秀才也许越是会戴起一种偏见的眼镜……。霍克婉婉地将军部的壮举——他自己所提案的作战——以美丽辞句自赞了之后，接着发言的是第十舰队司令官伍兰夫中将。

伍兰夫是曾经征服古代地球半部江山的骑马民族之后裔，是个筋骨壮健的壮年男子。浅黑的双眼散出锐利的光芒。在同盟军诸提督当中，以勇将之名而受到市民很大的支持。

“既然我们是军人，只要有了前进的命令，不管是何处我们都要勇往直前。更何况是要直捣暴虐的高登巴姆王朝的根据地，当然是欢喜地出征了。

但是，不用我多说，雄大的企图并不等于轻率无谋。周详的准备是不可缺的，但首先我想询问此次远征的战略目的是什么?”

是侵入帝国领内和敌方打一仗即可呢？或是要以武力占据帝国内的一部份领地呢？一时或是恒久的？如果是恒久的，是否要将占领地要塞化呢？或者是在给帝国军致命的打击，皇帝立下和平誓约之前则不归还呢？作战本身究竟是短期的呢？或是长期的呢……。

“我想问这些问题。”

伍兰夫一就座，席特列和罗波斯元帅仿佛在催促回复似地一同将视线投向霍克准将。

“以大军进攻帝国领土的内部深处，如此就可让帝国人们为之胆寒了!”

这是霍克准将的回答。

“难道要不战而退吗?”

“要维持高度的柔软性，随机应变。”

伍兰夫皱起眉头表达不满之意。

“能不能再说得具体一点？未免太抽象了。”

这带有讽刺味道的声音，使得霍克的嘴唇扭曲得更厉害了。说话的人是第五舰队司令官比克古中将。和席特列元帅、罗波斯元帅、格林希尔上将同为同盟军屈指可数的老将。因为他不是军官学校毕业生，而是由士兵逐级晋升的，在阶级上虽然比较低，但年龄和经验却多过众人。在用兵方面被评为已达熟练之境界。

总算是有所顾虑，况且也不是正规的发言，霍克就这样取了无视的态度。

“还有什么吗?”

故意如此问着。

在一阵犹豫之后，杨要求发言。

“请问把入侵帝国的时机定在此时的理由。”

当然总不会说出是为了选举，杨料他会如此回答。

“作战是有时机性的。”

霍克开始对杨以恶毒的口吻说明着。

“如果错失了，结果就会违背命运。即使以后才后悔‘如果当时做了的话……’已经太迟了吧?”

“总之，你认为现在正是对帝国展开攻势的机会吗？”

虽然觉得刻意去确认实在有些傻，杨还是如此问了。

“是大攻势！”

霍克做了订正。杨心想着：“真是个喜欢夸大其词的家伙。”

“因为伊谢尔伦的失陷，帝国军大概狼狈得不知所措吧。趁此时机，以同盟军空间的大舰队构成长蛇之列，高挂自由与正义之旗前进，如此一来，我们除了胜利之外还会有什么？”

指着三元投影幕，霍克的声音中添上了自我陶醉的音调。

“但是这个作战过于深入敌境了。队列太长时，会发生补给及联络上的不便。况且，敌人只要从我军的侧面突入，很容易分断我军的力量。”

杨反论的口吻中虽然带着热流，但这和他的内心倒未必是一致的。连战略构想都还未确立，就考虑到实施方面的细节，这到底有什么意义……但是，这件事不说也不行。

“为何只强调被分断的危险？冲进我舰队中央的敌人，被我们从前后挟击，遭到惨败是无可置疑的。这是值得一提的危险。”

霍克的乐观论调令杨大感疲累。压抑了想说“随你去吧！”的心情，杨再次提出反论：

“帝国军的指挥官可能就是那位罗严克拉姆伯爵。他的军事才能是超乎想像的。不是该将这列入考虑，再研商更慎重的计划吗？”

在霍克之前，格林希尔上将回答了。

“中将，我知道你对罗严克拉姆伯爵有很高的评价。但是他还年轻，总会有失败和错误吧？”

格林希尔上将的话，对杨而言却不具有多大的意义。

“没错。但是胜败终究是相对的……如果我们所犯的失败比他还严重，那么，胜的是他，败的是我们了。”

杨真正想说，在大前提之下，这个构想本身就是个错误的。

“不管如何，这只不过是预测。”

霍克下了定论。

“对敌人评价太高而畏惧，对武人而言是可耻的。况且，为此削弱了我方的士气，迟钝了决断和行动的话，不管是不是有所企图，结果都将是一种利敌的行为。请你要注意。”

会议桌的表面响起激烈的声音。那是比克古中将拍打桌面所发出的。

“霍克准将，你现在的发言不会失了礼数吗?”

“哪一方面呢?”

老提督的锐利眼神直逼而来，霍克挪动了胸膛。

“因为不赞同你的意见而提出慎重论，就被认为是利敌行为，这算是有风度的发言吗?”

“我所说的只是一般论，如果被当成对某人诽谤，那可就令人困扰了。”

霍克那薄薄的脸颊在微微地抽动着。杨很清楚地看见，但并没有为此而发怒。

“……毕竟此次远征是为了解放被暴政压迫的银河帝国二五0亿人民。反对此事者不能不说是和帝国同党的了。下官的说法有什么错误吗?”

和高扬的论调相比之下，座席上倒是沉静的。并非受到了感动，只是显得有些冷场吧。

“即使敌方拥有强大的兵力、占尽地势之利，或者拥有超乎想像的新武器，都不能因此而受之却步。只要我们以解放军、护民军的大义来行动，帝国民众会迎接我们，进而协助我们吧……”

击克的演说持续着。

超乎想像的新武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在互相敌对的两阵营的一边发明并实用化的武器，在另一边的阵营中，至少在理论上仍是能实现。不论是潜水舰、核分裂武器、光束武器等都是如此，为之落后的阵营所表现出来的败北感可说不是“怎么可能”而是“果然如此”。人类的想像力在个体间虽有大差异，但以集团看来，则此差异就大幅地缩小了。况且新武器的出现是集合技术力和经济力才能成立的，所以在石器时代也就不会出现飞机了。

从历史来看，以新武器决定胜负的，大抵只有西班牙人的印加侵略战了，但那也是利用了印加自古以来的传说，诈术色彩相当的浓厚。古希腊臣民阿基米德也设计了种种的科学兵器，却无法抵挡罗马帝国的侵攻。

能使人无法想像的，反而都是在用兵思想的转换情况为多。而在其中借新武器的发出或移入来触发新思想的情况的确是有。例如枪炮的大量使用、以空战力支配海上战力、战事和飞机联合进行的高速机动战术全都如此，但汉尼邦的包围歼灭战法、拿破仑的各个击破、毛泽东的游击战略、成吉斯汗的骑兵集团战法、孙子的心理情报战略，以及叶巴米诺达的重装步兵斜线

阵，都是在无新武器之下创造出来的。

杨并非害怕帝国军有什么新武器；害怕的是罗严克拉姆伯爵莱因哈特的军事天才和同盟军本身的错误——以为帝国的人民把追求梦想的自由平等看得比现实的和平及生活安定重要。那只是期待并不是预测，那并不是可列入计算来成立作战计划的要素。

杨略带愁容地想着："此次的远征，不只是构想的动机上有着令人无法相信的无责任态度，就连营运者也是相当不负责任的。"

……远征军的配置决定了。先锋是伍兰夫提督的第十舰队，第二阵是杨的第十三舰队。

远征总司令部设在伊谢尔伦要塞，作战期间，远征军总司令官将兼任伊谢尔伦要塞司令官。

Ⅳ

对杨而言，毫无成果的会议结束了，要回家的杨，被统合作战本部长席特列留了下来。能源的残渣无声地在虚空中对流。

"我看你大概又想说'当时还是该辞职才对'吧？"

席特列的声音被徒劳感侵蚀着。

"我也太天真了，以为只要伊谢尔伦到手的话，以后就可远离战火了。但现实却不是如此。"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杨一直沉默着。当然，席特列元帅也算计着借由和平的到来而安定自己的地位，并强化自己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但这和主战派那种不负责任的冒险主义或发自攻略上的构想比起来，这种心态倒是能令人谅解的。

"结果反倒像是被自己的算计绊倒了。如果不攻陷伊谢尔伦的话，也许今天主战派就不会下这么危险的赌注了。我自己可说是自作自受，但却让你也受困了。"

"……你想辞职吗？"

"现在无法辞职。但此次远征结束后，不管成功或失败，就不得不辞职了。"

远征如果失败了，席特列元帅当然要被迫引咎辞职。另一面，如果成功了，要奖赏远征军总司令官罗波斯元帅的功绩所能给的新地位只有统合作战本部长了。再加上反对远征这不利的一点，席特列元帅将会以急流勇退的形式被赶下此一地位。不管如何进展，他的未来早已有了定数。席特列自己也只有干脆地接受了。

“此时此刻我只能说，希望此次的远征在最小极限的牺牲下成功。”

“……”

“如果惨败的话，当然就会平白地流了许多血。而打胜了又如何呢？主战派会得势，不管在理性上或政略上，很明显的将会渐渐不受政府或市民的管制。因为在不该胜的时机胜了，而走上极端败北之余的国家，在历史上有无数的前例。”

“嗯……”

“现在你大概能了解驳回你辞呈的理由了吧？当然并非我预想到今天的事态，但你的存在对军部将更加重要。”

“……”

“因为你了解历史，而有时会轻蔑权力或武力。但是不管是任何国家组织都不可能没有这两方面的存在。既然如此，与其让无能与腐败的人掌权，倒不如交由以理性和良心来运用之人。我是军人，是不谈政治的。但是若以军部内而言，霍克准将那个人是个恶徒。”

语气强烈，使杨为之惊讶。

席特列似乎在略为地控制了自己的感情。

“他把这个作战计划经由私人管道，直接交给了最高评议会议长的秘书。我也知道他这是以维持权力的手段来说服秘书，动机却是要使自己扬名。虽然他以军人最高地位为目标，但现在有个过强的竞争者，所以想立下比这个人物更高的功绩。这是以军官学校的首席毕业生之身份，而不能输给庸才的一种奇妙的意识。”

“原来如此。”

看到杨若无其事地接了口，席特列元帅的脸上初次浮现了笑容。

“你有时候实在很迟钝。他的竞争者可不是别人，而是你啊！”

“是……我吗？”

“没错，是你。”

"但是，本部长，我……"

"这种情况可和你自己对自己如何评价没有关系的。霍克的想法及他为了目的会使何手段才是问题的所在。在不好的说法上也不得不说是一种政治手段了，即使不是如此……"

元帅叹息了。

"……今天的会议中大概也多少了解了他的为人吧。为了表现自己的才能，不以实绩而以辩舌取胜，更以贬低他人来突显自己的伟大。其实他却不像自己想像的那样有才能……。把其他人的命运交在他的手中实在太危险了。"

"刚才你说我的重要性日渐增加是……"

一边思考着，杨开了口。

"……那是要我和霍克准将对抗吗?"

"不是要你刻意把霍克当成对手。只要你站上了军中的最高地位，自然就能制服或淘汰他这种人的。我就是有此期望，虽然明知你会为之困惑。"

沉默像沉重的湿衣服披在他们俩人身上。要脱这件衣服，杨不得不实际地摇了摇头。

"部长总是派给我过重的课题。就像在伊谢尔伦攻略的时候也一样……"

"但是你不是成功了吗?"

"那个时候是……可是……"

说到一半杨又沉默了，尔后：

"我并不是轻蔑权力或武力。不，其实我是在害怕。一旦权力或武力到了手，几乎会使所有的人都变得丑恶，这种例子我知道的太多了。而我也没有自信自己决不会改变。"

"你不是说'几乎'吗？就是如此，并不是全部的人都一定会变的。"

"总之，我还是抱持君子的作风，不想去接近危险的东西。只想在自己能做的范围内做件工作，而后过着舒适的轻松生活，这么想是一种怠慢的个性吧?"

"没错，是怠慢的个性。"

看着无话可说的杨，席特列元帅露出奇怪的笑。

"我也是做了许多辛苦事过来的人。只有自己辛苦，而看别人轻松散漫的生活，那可不是愉快的心情。如果不让你做相对于才能的苦差事，是不公

平的。”

“……不公平是吗?”

除了苦笑之外，杨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表现他的感情。心想，席特列是自己要去找苦差事做的，自己可不是啊。总之，他确知自己已错失辞职时机的这个事实了。

V

在莱因哈特的面前，排列着隶属他元帅府的年轻提督们。

吉尔菲艾斯、米达麦亚、罗严塔尔、毕典菲尔特、鲁兹、瓦列、坎普、以及奥贝斯坦。莱因哈特相信这都是帝国军人力资源的精华。但是，他得再提高质和量才行。必须让众人都承认，被元帅府录用即是被评价为有能的人才之说法。虽然现在已是如此，但莱因哈特要使现状更为进展。

“帝国军情报部来了以下的报告。”

莱因哈特环视了麾下一周，提督们注意地抬头挺胸。

“前些时日，自称为自由行星同盟的边境叛徒们，成功地强夺了帝国的前哨基地伊谢尔伦。这是众卿都知道的，而后，叛徒们在伊谢尔伦集结了庞大的兵力。据保守的推算约舰艇二十万艘、将兵三千万。”

提督之间发出“嗬……”的气息。指挥统率大军是武人的愿望，虽是敌人，其规模的雄大不能不令人为之佩服的。

“这个意思已是很明白了。也就是说，叛徒们即将向我帝国的中枢部进行全面攻势了。”

莱因哈特的两眼燃烧着火焰。

“经由国务尚书的内部命令，对此一军事威胁，交与我防御、迎击的任务。大概两天之中会下令吧。这是武人最高的名誉。期待众卿的表现。”

说到此一直都是严肃的口气，突然露出笑容。虽然是充满活力与锐气的魅力笑容，但却不是那种只在安妮罗杰和吉尔菲艾斯面前才绽露的无邪的透明笑容。

“总之，其他的部队都是皇宫的装饰娃娃，根本不能依靠。这可是获得晋升和勋赏的机会。”

提督们也笑了。对于贪图地位和特权的门阀贵族，他们有着共同的反感。莱因哈特录用他们并非只有才干而已。

“那么我想和众卿协议。我们要在什么地方迎击敌人呢？……”

米达麦亚和毕典菲尔特提出了相同的意见。叛乱军会经由伊谢尔伦回廊进行侵略。那么在他们出了回廊进入帝国领内的时候加以攻击如何？可以确定敌人出现的特定点，可攻击其前锋部队，也可采半包围体制，对战斗将容易且有利……

“不……”

莱因哈特摇头。在由回廊进入帝国中枢的宙点上攻击，敌人早也预测到了吧。前锋集团配置精锐，而当受到攻击时，残存的兵力只要不出回廊，则我们也无法再加以攻击。

“应该要把敌人诱入深处。”

莱因特叙述了自己的意见。在短时间的讨论之后，提督们也赞同了。

把敌人引入帝国领内深处，在其战线及补给线达到延伸界限点时再倾全力给予攻击。对迎击的人而言，可说是必胜的战法。

“这很费时间啊。”

米达麦亚说出了此一感想。由谁来看都可算是矮小而结实俊俏的青年军官。有着疏于梳整的黄色头发和灰色的眼眸。

同盟军的叛徒们既然号称空前的壮举，一定也会尽其阵容、装备、补给上的万全吧！米达麦亚那句“很费时间”的想法虽是理所当然的，但莱因哈特却以充满自信的眼光环视麾下的提督们。

“不，也不用多长的时间。大概不出五十天吧。奥贝斯坦把基本作战说明一下。”

受到指名的头发半白之幕僚向前走出，开始说明后，提督们之间的惊愕气息无声地扩散开来。

宇宙历七九六年八月二十二日，自由行星同盟的帝国远征军把总司令部设在伊谢尔伦要塞内。而在其前后，三千万的将兵排成了舰列，连日由首都海尼森及其周边星域动身，踏上了远征之途。

第八章 死 线

I

最初的一个月，同盟军的全宇宙舰队与萦绕着他们的兴奋气氛为友，但这份友情冷淡了之后，所剩下的就是扫兴的心情和不安、急躁。军官们在没有士兵的地方问着，而士兵们在没有军官的地方问着，互相抱持着一个疑问——为何不见敌人的踪影?

同盟军以伍兰夫提督的第十舰队为前锋部，侵入帝国领内有五百光年之远。超过二百以上的恒星系落入了同盟军手中，其中有三十个低度开发但有人居住的星系。合计有五千万人口的老百姓。原本支配他们的总督、边境伯爵、征税官、军人等都逃亡了，可以说是在没有任何抵抗的状况下被占领的。

“我们是解放军!”

同盟军的宣抚军官对被留弃的农民、矿工群众们如此说着。

“我们会给你们自由和平等，你们再也不会为专制主义的暴政所苦了。我们会给你们种种政治上的权利，你们将以自由市民的身份开始崭新的生活!”

然而使他们失望的是，迎接他们的并不是热烈的欢呼声。对于宣抚军官那无趣的热情说辞过耳未闻，农民代表说：

“在什么政治权利之前，我希望能先给我们生存的权力吧！没有食粮了，连婴孩的牛奶都没有，军队把那些全带走了。在自由与平等之前，可不可以先给我们面包和牛奶呢?”

“那是当然的。”

对于这毫无任何理想的要求，宣抚军官内心失望地回答着。他们终究是解放军。给予从帝政的沉重桎梏挣脱出来的可怜民众们生活的保障，这是和战斗有着同等以上重要的职责。

他们除了由各舰队的补给部供出粮食之外，并向伊谢尔伦总司令部做了以下要求——五千万人的九十日份的粮食、二百种以上的食用植物的种子，人造蛋白制造设备四十、水耕设备六十，以及运输以上资源的船舶。

“要把解放地区的住民由饥饿状态中长久地解放出来，最低限度也需要这么多的资源。解放地区逐渐扩大，这个数值也将会随着膨胀吧!”

看到附加如此注释的要求书，身为远征军后方主任参谋的卡介伦少将不禁也点了头。

以五千万人的九十天份粮食来说，光是壳物就高达五十亿吨。需要一千吨级的输送船五百艘。而首先这就已经大大凌驾了伊谢尔伦的粮食生产、储藏能力了。

“就算搬空了伊谢尔伦的全部仓库的壳物也只达七亿吨。即使把人造蛋白和水耕设备全部开动……”

“我知道这是不够的。”

卡价伦打断了部下的报告。以三千万同盟军将兵为对象的补给计划是由卡价伦亲手策划的，有关这计划的营运，他是有自信的。

但是再加上近军两倍的非战斗员的话又另当别论了。必须将计划的规模修正三倍才行，而且必须要快。各舰队的补给部因受不了过大负担而为之惨叫的情景，卡价伦是可以想像到的。

“难道那些宣抚军官都是低能儿吗?”

看到要求书末尾的部份，他如此想着。

所谓“解放地区逐渐扩大，这个数值也将会随着膨胀吧!”——不就是说补给的负担将更加增大吗? 这可不是对势力范围的扩大可以天真地大致喜悦的情况啊。而且这其中有着可怕的暗示……。

卡价伦要求会见总司令官罗波斯元帅。在总司令官的办公室里，作战参谋霍克准将也在。总司令官对他的信任比参谋长格林希尔上将更深厚，他常在上司的身旁监看着，甚至有人在背后说：“总司令官不过是作战参谋的麦克风，真正在说话的人是霍克准将。”

“好像是要谈有关宣抚军官来的要求吧……”

罗波斯元帅抚摸着圆胖的下巴。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很忙，请你长话短说吧！”

无能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元帅的。罗波斯是个在前线树立过武勋，在后方也显现了着实的事务处理能力，足以管理统率大部队的参谋团的人。至少在他四十多岁前是如此的。但今天，他的衰退却是很明显的。对诸事毫无气力，特别是在判断、洞察、决策方面看来是缺乏动力的。也许就是如此才造成了霍克准将的独行、专横吧。

以往的英才如何会落到这种地步，原因诸说纷云，有说是因为青少年时代过分使用头脑和肉体而引起了脑软化症状，也有说是因为慢性的心脏疾病，或说是和席特列元帅争夺统合作战本部长之座败北后的后遗症……将兵们各自挥动着想像之翼议论纷纷。

这想像之翼挥弄得过火时，甚至还有人说那根本分不清何谓美女的罗波斯，和女人过夜之后被传染了不名誉的疾病，而使得元帅染病的女人是帝国的工作员。听到此传闻的人，在浮现了一阵不谨慎的笑容之后，总不由得觉得心寒而颈子为之一缩。

“那么我就长话短说了。阁下，我军目前面临了重大的危机。”

卡介伦来这迎头一击，等候着对方的反应。罗波斯元帅停下了抚弄下巴的手，以疑问的视线投向后方主任参谋脸上。霍克准将刻意把那色泽不佳的嘴唇扭曲了一下，这只是单纯的一种怪癖罢了。突然间……

“怎么回事?”

元帅的声音中没有惊愕的声响，与其说是沉着，不如说是反应迟钝吧?卡介伦如此想着。

“我想您应该知道了宣抚军官来的要求吧?”

卡介伦说道，想起来这也许算是无礼的质问吧。霍克好像就有此想法，嘴唇的扭曲更大了，但却没有开口。也许是想以后再借题发挥吧。

“我知道，虽然要求过大，但在占领政策上，倒也是逼不得已的吧。”

“总司令部并没有这么多的物资。”

“向本国发出请求就行了。经济官僚大概会为之歇斯底里罢，但他们也不能不送来的。”

“嗯，的确会送过来。但是在这些物资送到伊谢尔伦之前又如何呢?”

元帅又开始抚弄着下巴。卡介伦不禁恶意地想着："再怎么抚弄，你那多余的肉也不会掉下来吧！"

"这是什么意思呢？少将。"

"敌人的作战就是要使我军在补给上产生过大的负担！"

他用强烈的语气。本来连这种程度的推想都不知道，实在是令人想要大声斥责的。

"也就是说，敌方将攻击输送船团，试图中断我军的补给线——这就是后方主任参谋的意见吧？"

霍克准将突然的插嘴虽令人不愉快，卡介伦也点了点头。

"但是到最前线之间的宙域是在我军的占领下，我想不必如此担心吧？啊，不，为防万一还是派些护卫吧。"

"原来如此，是为防万一啊！"

卡介伦顺势挖苦了一番。霍克会怎么想，管他的呢！

杨，拜托你一定要活着回来——卡介伦在心中如此呼唤着友人。他不由得想，为这场战争而死未免太傻了。

Ⅱ

在同盟国的首都海尼森，正在针对远征军传来的大规模请求，展开两派辩论之战。

赞成派主张——本来远征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帝政重压之下的帝国民众。在人道上解救五千万民众的饥饿也是理所当然的。另外，他们知道我军对其救济之后，加上对帝政的反感，民心必然会倾向同盟。不论在军事上的理由或政治上的意义都该应远征军的要求，供给占领地住民粮食等等……。

也有人提出反论——原本这次远征就是无谋的举动。即使是当初的预定，经费也要二千亿元，这是今年度国家预算的百分之五·四，相当于军事预算的一成以上。即使如此，财政决算大幅超过预算已是确定的了，再加上确保占领地住民的粮食供应的话，财政的破绽将是举目可见的。现在该中止远征、放弃占领地、回到伊谢尔伦才是。只要能确保伊谢尔伦，就是以防帝国的侵略了……。

也有人认为辩论将毫无止息地持续下去。

"给我军将兵战死机会吧！如此袖手度日，只有面临不名誉的饿死危机了。"

从伊谢尔伦来的这份报告，该说是诉苦的惨叫——收拾了此一状态。开始了搜集请求的物资及轮送的当头，和上次几乎同量的追加请求又送来了。占领地扩大了，占领地住民的人口超过了一亿。当然必要的物资数量也不得不增加了……。

赞成派也为之胆寒了。反对派说："看这个样子，以后不就没完没了了，五千万变成一亿。以后大概要从一亿变成二亿吧？帝国就是想要破坏我同盟的财政。糊涂地中其策略的政府和军部是不能不负此责任的吧！如今已别无他法了。撤兵吧！"

"帝国把无辜的民众当做武器来对抗我军的进攻。虽然是卑鄙的手段，但既然我军挂着解放和救济的名份，也就不得不承认这是有效的方法了。现在该撤兵了。否则我军将抱着饥饿的民众蹒跚地前进，于力尽之时在敌方的反攻之下遭受围攻。"

财政委员长姜·列贝罗在最高评议会中如此发言。

赞成出兵者无话可说。怃然地呆坐在座席上。

情报交通委员长温莎夫人那端正的脸僵硬地注视着那没有任何影像的冰冷电脑终端机画面。

现在除了撤兵别无他法，这一点温莎夫人非常了解。到现在所支出的也已支出了，再有其他支出的话，财政可就无法支持下去了。

但是，就这样毫无战果的撤兵的话，对于支持出兵的她可就站不住立场了。最初的反对派就不用说了，现在连支持她的主战派也将会追究她的政治责任。而从她立志于政治家以来，评议会议长的宝座也将离她远去了。

远征军总司令部的那些无能者到底在干什么！咬牙切齿的愤怒驱使着温莎夫人，她紧握双手，那涂着美丽色彩的指甲几乎要插入手掌了。

撤兵是不得已，但在此之前只要一次就行了，要对帝国军有一次军事上的胜利。这么一来她的面子也就站得住了，而后世也不会非难此次的远征行动是愚行和浪费的象征了……。

她看着那年事已高的评议会议长——钝重、无感情地占着最高权力之位的老人。

被嘲弄为“无人选出的”国家元首。是在政界力学造成的低级游戏的最后，获得渔翁之利的政客。就是他提到下次的选举，才使我们也跟进的——她从内心憎恨着使她陷入窘况的议长。

另一方面，国防委员长特留尼西特则满足于自己的先见之明。

早就知道会如此了。以现在的国力、战力要向帝国侵攻是不可能成功的。在不久的将来，远征军将会凄惨地败北，政权将失去市民的支持。但是特留尼西特反对无谋的出兵，被看成是勇气而富见识的人物、在国家受创的此时，反而提高他的身价！虽然还有列贝罗及荷旺这两位竞争对手，但他们没有军队或军备产业的支持，最后特留尼西特将登上评议会议长的宝座。

他在心中浮出了会心之笑。“打倒帝国的同盟史上最好的元首”这样的称号应该是要颁给他的。除了他以外，没有人能配得上这种名誉的……。

结果，撤兵论被否决了。

“在前线出现任何结果之前，不该对军队的行动加以限制。”

这是主战派以那带有心虚的口气所做的主张。所谓的“结果”正是特留尼西特求之不得的，主战派和他所期待的“结果”可说是截然不同的。

Ⅲ

在本国的物资送达之前，必要的物资由各舰队在现地调度。

此一方针传达时，同盟军各舰队的首脑部脸色为之一变。

“现地调度？要我们去干掠夺的勾当吗？”

“远征军总司令部到底在想些什么！想当海盗头子吗？”

“补给计划的失败是战略上败退的第一步。这可是军事上的常识，硬要把这个责任推给前线！”

“司令部不是说有万全的补给体制吗？当初说的大话如今到哪里去了！”

“本来就没有的东西如何去调度呢！”

杨并没有附和这些喧嚣的责难声，但在想法上却是相同的。总司令部虽然不负责任到了极点，但既然此次出兵是基于无责任的动机所决定的，实施营运上会不负责任或许就是理所当然的了。真是同情卡介伦的辛劳。

即使如此，如今也到了极限了。不断供给占领地住民的结果，使得第十

三舰队的粮食几乎见底了。担任补给的乌上诺上校爆发了不安和不满。

“民众所追求的不是理想也不是正义，只是粮食。如果帝国军运来粮食的话，他们大概又会跪倒在地，高喊皇帝陛下万岁吧！好像只是为了满足本能才生活的，为了让这些人吃饱，就非得要我们饿肚子才行吗！”

“这是为了不使我们变成鲁道夫。”

回答完这句话，杨叫菲列特利加中尉打开和第十舰队的伍兰夫提督之间的超光速通信回路。

“喔，杨威利！真难得，有什么事吗？”

在通信银幕之中，这位古代骑马民族的后裔如此说着。

“伍兰夫中将，看你健康真是无比欣慰。”

这是谎话。精悍的伍兰夫全身显露出憔悴之色。对那以勇气及用兵术不同之问题有通将之高名的他似乎也完全受困了。

被问到粮食的贮备状况如何时，伍兰夫的脸色更加苦涩了。

“只剩下一个星期的份了。如果到时还没接到补给的话，只有从占领地强制征收——不，不得不用词句掩饰的，只有掠夺一途了。令解放军听了也为之呆然，不过那也要有东西可掠夺才行的。”

“对此我有个意见……”

杨在说了这句话后，提出了放弃占领撤军的提案。

“你要撤军？”

伍兰夫轻轻地动了下眉头。

“在未曾交战的状况下？这未免有点过于消极吧？”

“这是要在还有余力之时。敌人正在等着我军断绝了补给而陷入饥饿的时机。你想这是为了什么呢？”

“……你是说敌人想借机转为攻势吗？”

“可能将是全面的攻势。敌人握有地利，补给线也短。”

“嗯……”

勇敢的伍兰夫似乎也有着世俗的想法。

“如果撤退不慎不是反而会引来敌人的攻势吗？这可就节外生枝了。”

“大前提是要做好充分的反击准备。现在的话还做得到，等到士兵们饥饿就太迟了。只有在此之前整然有序地撤退了。”

杨热心地说明。伍兰夫倾听着。

“而且敌人应该也在计测着我军饥饿的时机。如果他们把我军的撤退看成是全面的溃败，而追赶过来的话，我们就有种种反击的方法。另外，时机提早了，若因此使他们认为这是陷阱的话那也好，也许就可以毫发无伤地撤退了。可能虽然不高，但若多拖一日则可能性会更加降低吧！”

伍兰夫进入沉思，下这个决定倒没花多久的时间。

“我明白了。你的意见似乎是正确的。我立即做撤退的准备。不过，和其他舰队要如何联络呢?”

“我现在会马上和比克古提督联络。我想由他向伊谢尔伦联络的话，比我去说还要更有效果……”

“好，那么就让我们各自进行这些急务吧！”

和伍兰夫商量结束之后，立刻传来了急报。

“第七舰队的占领地发生了民众暴动。规模相当大，起因是军队停止了粮食供应。”

做此报告的菲列特利加脸上浮现出沉重的表情。

“第七舰队如何处理呢?”

“使用了无力化瓦斯，只是一时镇压住了，可能会马上再发起。军方对抗手段的提升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吧?”

事态变得严重了——杨不由得如此想了。

自称为解放军、护民军的同盟军却与民为敌。要解除彼此间的不信任感，在这阶段可说是没有任何方法了。帝国要分裂同盟军和民众策略已完美地成功了。

“实在做得太漂亮了，罗严克拉姆伯爵。”

自己的话决做不到这么彻底。即使明知如此做会胜也决不会去做吧。这就是罗严克拉姆伯爵和自己之间的差别，也是自己对他感到害怕的原因。

——这个差别也许有一天将招致重大的结果吧……。

当然同盟军第五舰队司令官比克古中将向伊谢尔伦的总司令部传送超光速通信时，在通信银幕的画面中出现了作战参谋霍克准将那张欠缺血色的脸。

“我是要求和总司令官面谈，可不记得说过想见你。不过是个作战参谋，没叫你就别多嘴！”

老提督的声音相当激烈。不论是魄力或威严，都是霍克所不及的。

年轻参谋虽在一瞬间为之胆怯，而后却以高姿态回答着：

“有关对总司令官申告之事，一切都得经由我传达，是为了什么理由而要求面谈呢?”

“没有对你说的必要。”

比克古忘了自己的身份而吵了起来。

“那么我不能替你传达了。”

“什么……?”

“不管地位有多高都必须遵守规定，否则我可以切断通信。”

比克古心想：“这不是你这家伙随意定下的规则吗?”但在此时此刻，比克古不得不做让步。

“前线的各舰队司令官希望撤退。有关此事希望求得总司令官的谅解。”

“想要撤退?”

霍克准将的嘴唇，正如老提督所预想的，扭曲了起来。

“杨提督就不提了，连有勇敢威名的比克古提督都主张不战撤退，实在令人意外。”

“别用那种卑劣的说法!”

比克古毫不留情地指责他。

“如果当初你不提出这种无谋的出兵案就没事了。现在总该对自己的责任有点自觉才对吧!”

“如果是下官就不会撤退，这正是一举消灭帝国军的好机会，有什么好怕的呢?”

这句不逊且不经考虑的话，在老提督的双眼中闪着超新星的闪光。

“是吗? 那么来交换好了。我回到伊谢尔伦。你就到前线来好了。”

霍克的嘴唇似乎已经不能再扭曲了。

“请不要说这种不可能的事。”

“说出不可能做的事是你啊! 而且只会在安全的地方不动。”

“——你在侮辱下官吗?”

“我只是听够了你的大话。你要表现才能的话，应该要以实绩而不是光靠辩舌吧? 对别人所下的命令自己是否能做到，你来试试看如何?”

老提督好像听到霍克那张消瘦的脸，血液被抽了去的声音。年轻的参谋将校的两眼失去了焦点。狼狈和恐怖散布在他脸上。鼻孔鼓起，嘴巴扭曲成

四边形，两手抬起将其脸孔从比克古的视线中掩盖了起来，在这一秒之中响起了不像喘息也不像惨叫的声音。

在比克古的视线前，霍克的身影没入通信银幕的画面之下。代之出现的是左右来往的人影，但却没有说明此时发生了什么了。

“他是怎么了?”

“这个……”

站在比克古身旁的副官克列勉提上尉也无法答复长官的疑问。约二分钟之久，老提督在银幕之前等候着。

不久后，一位身穿白色军医制服的壮年男子出现画面上，并敬了礼。

“我是军医山村少校。现在霍克准将正在医务室治疗中，有关此事由我来做说明。”

比克古想着，请别再摆架子了。

“什么病呢?”

“转换性歇斯底里引发的神经性盲目。”

“歇斯底里?”

“是的，因挫折感而引起异常的亢奋，使视神经一时的麻痹了。十五分钟过后就会再恢复视力了，但以后可能会有无数次的发作可能性。起因是精神上引起的，如果不是病因除去的话……”

“那该如何做呢?”

“不可以违背他，不可以给他挫折感。谁都得遵从他说的事，任何事都得照他的想法去做才行。”

“……你说的是认真的吗?军医。”

“这是过度骄纵而养成了自我异常扩大，幼儿有时会出现的症状。只有满足其自我欲望才是重要的。因此，要提督您向他赔罪，粉身碎骨地去实行他的作战，赢得胜利，使他成为赞赏的标的……这样方能除去他发病的原因。”

“这可真要谢谢你的好意了。”

比克古倒没有发怒。

“为了治好他的歇斯底里，必须要三千万以上的士兵们身处死地才行吗?他可会被感动的泪海溺死的。”

军医无力地笑着。

“如果只从要治好霍克准将阁下的病症来说，就只有这么做了。但如果把视野扩展到全军的话，自然就会有其他方法了。”

“没错了，叫他辞退不就得了。”

老提督的语气相当严重。

“如此一来，也许是比较好的吧。如果知道有着和想要巧克力就哭诉的幼儿同样精神状态的家伙是三千万将兵的军师的话，帝国军的那些人大概会跳起舞来吧！”

“……总之，有关医学以外的事，不在我的权限之内。我帮你转接总参谋长……”

以选举胜利为目的的政治，和小儿性歇斯底里的秀才型军人之苟合，竟动员了三千万的将兵。若是知道此事而又更加认真地战斗的人，如果不是被虐狂式的自我陶醉家，就是好战之徒了。比克古如此苦涩地想着。

“提督……”

取代军医而在通信银幕上出现的是远征军总参谋长格林希尔上将。那端整的绅士容貌上，有浓厚的愁色。

“是总参谋长啊，在忙碌之际劳动你真是令我惶恐。”

即使露骨地讽刺也不会觉得羞愧，大概就是这位老提督的品德所在了。

格林希尔也浮现出和军医相同种类的笑容。

“让你看到这种丑态才真是令人惶恐呢。霍克准将大概需要立即休养，这事是得要总司令官下裁定的……”

“那么，第十三舰队提出的撤退一事如何呢？我可是完全赞同的。前线士兵已经处于无法作战的状态了，不管是心理上或肉体上……”

“请再等一会吧。这也要总司令官下裁决才行。希望你能了解此事是不能立即答复的。”

比克古中将对这种官僚式的回答作了个嫌恶的表情。

“我知道如此是无礼的，总参谋长，我想直接面会总司令官，能替我代为转达吗？”

“总司令官正在午睡。”

老提督皱了下白色的眉毛，然后缓缓地反问着。

“你在说什么，总参谋长？”

格林希尔上将的回答，更加庄重了。

“总司令官正在午睡。他下令除了敌态之外，别叫醒他，因此提督的提议会在起床后转达。请等到那时候吧?”

对此事比克古没做任何回答。在其视线之下似乎很困难地上下微微牵动着两肩。

“……好的，我明白了。”

这压抑情感的声音从老提督的口中发出，是在经过了约一分钟之后。

“在此之前，我将以前线指挥官之身份，遂行自己对部下生命的义务。有劳你了。在总司令官醒来之时，请你替我转达，就说比克古很挂念他，是不是做了个好梦。”

“提督……”

通信是由比克古这边切断的。

格林希尔以那沉重的表情注视着那化为灰白色平板的通信银幕。

Ⅳ

看了侦察部队来的报告，莱因哈特点了点头后，传唤了红发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中将，派与重大的任务。

“由伊谢尔伦向前线派遣了输送部队，那是敌方的生命线。以交派给你的全部兵力前去攻击，细部的运用则由你自行裁量。”

“遵命。”

“情报、组织、物质，只要有必要你都可以使用。”

行了一礼之后回过脚步的吉尔菲艾斯，突然被莱因哈特叫住了。对着疑惑地转过头来的好友，年轻的元帅说道：

“这是为了胜利，吉尔菲艾斯。”

他知道这种让被占领地民众饥饿以缚敌人手脚的残酷战法，吉尔菲艾斯是反对的。虽然他在嘴巴上、表情上都没有表露出来，但莱因哈特却非常明白。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吉尔菲艾斯再度行了礼，离去之后，莱因哈特告诉留在原地的其他诸将。

“在吉尔菲艾斯提督击灭叛乱军输送部队的同时，我方转为全面攻击。

在此时放出假情报，就说输送部队受到攻击但平安无事。这是要防止叛乱军断绝了最后的希望，而做出穷鼠啮猫之举。同时也是要使他们不去发觉我军的攻势——当然他们终究会发觉的，但越迟越好。”

他掠视了坐在自己身边的男人。以前坐在他身旁的，一向都是那个高大红发的年轻人。现在则是头发半白的男子——奥贝斯坦。虽是自己所做的决定，却是有些失调的感觉。

“而我补给部队在夺回被占领地的同时，供与住民粮食。虽是为了对抗叛乱军的侵略，但让陛下的臣民忍受饥饿的状态，并非我军的本意。另外，这也是对边境的住民显示，帝国才有统治能力及负此责任的事实。”

莱因哈特真正用意并非对“帝国”，而是要让自己获得民心。但这是不必刻意在此场合说出来的。由格列多温·史考特提督所率的同盟军输送舰队，是由一千吨级输送舰五百艘、护卫舰二十六艘所组成的。关于护卫舰的数量，后方主任参谋卡介伦主张“数量不足，至少要有一百艘。”但却被驳回了。

一来是不想使帝国军为了输送舰队而动员大军，而派遣过于多数的舰艇，否则总司令部的警备将会薄弱，以此理由而将其驳回了。在这远离前线，而且易守难攻的要塞内，竟然说出这种藉口！卡介伦不由为之愤慨。

史考特提督要比卡介伦乐观得多。在出发前卡介伦要他当心敌人的警告，但他却过耳不闻，也不到舰桥去，而在个人房内和部下玩着立体西洋棋。

当脸色大变的舰队参谋尼可斯基中校来叫他时，他像是被将了军似地问道：

“在前线有什么事吗？真是太吵了。”

“前线？”

尼可斯基中校哑然地回顾着司令官。

“这里就是前线了。你没看到那个吗？阁下。”

他的手指前端连接舰桥主银幕的小仪器，映出了急剧扩大的白色光云。

史考特提督在这瞬间哑然失声了。再怎么说他也不会认为那是友军的。他们被敌方可怕的大部队包围了！

“怎么有这种事……真不敢相信。”

史考特好不容易才挤出了声音。

“不过是对付一支输送舰队竟派出大军……为什么？”

在尼可斯基所开的氢气动力车通过前往舰桥的走廊途中，提督一直问着这个愚蠢的问题。当尼可斯基对他说：你还不了解自己任务的意义吗？此时，走廊的扩音器传来报务员的叫声。

“为数不少的敌飞弹向本舰接近！”

这个声音在一瞬之后变成了惨叫声。

“无法抵挡！数量太多了！”

在帝国军总旗舰伯伦希尔——。

通信官从座席上站了起来，将那张兴奋得发红的脸朝向了莱因哈特。

“吉尔菲艾斯提督来的捷报。敌输送船团全灭，护卫舰二十六艘也完全破坏，我方的损失只有战舰一艘受中度损害，以及十四架王尔吉雷……”

欢声席卷了整个舰桥。对于伊谢尔伦沦陷以来，对于为了战略需要屡次不战而退的帝国军而言，可是许久未有的胜利快感了。

“米达麦亚、罗严塔尔、坎普、梅克林格、瓦列、鲁兹等照事先计划进行，以全部战力攻击同盟军。”

莱因哈特向待机中的诸将发令了。

在一声“遵命”之后，随即欲赴往前线的提督们，被莱因哈特叫住了，命令侍从端来美酒。要预祝战争胜利。

“胜利已经确定了。现在必须使它成为完全的胜利。别让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叛乱军生还，一切条件都已完备。愿大神奥丁的恩宠加诸众卿之身。干杯！”

“干杯！”

诸提督唱和之后，喝干了杯中之酒，依照习俗将酒杯掷落地板。无数的光亮碎片在地板上华丽地乱舞。

诸将走出之后，莱因哈特静观着银幕。他在其中看到了散落在地板的光芒更为冰冷、更为无机质的光芒之群。但是，他喜欢那些光芒。就是为将那些光芒尽收手中，自己现在才会身在此处的……。

V

标准历十月十日十六时。

利用重力倾度法，将舰队配置于行星流梗的卫星轨道上的伍兰夫提督察知了敌态。在周围布署的两万个侦察卫星之中，在二点钟方向的无数光点之后，即中断了传送映像。

“来了!”

伍兰夫独自说道。自己感觉到紧张的电流已奔向了末稍神经了。

“报务员，在和敌人接触之前，还有多少时间?”

“大概六、七分钟。”

“好，全舰队准备全力一战。通信官，向总司令部以及第十三舰队联络。就说我方遭遇敌袭。”

警报响着，旗舰舰桥内交杂着命令及回答。

伍兰夫向部下说着：

“不久后第十三舰队会前来救援的。是那个“奇迹的杨”。如此一来就可以包挟敌人，取得胜利!”

有时候指挥官得让部下去相信一些连自己也不相信的事才行。伍兰夫心想，杨大概也在同时机遭到多数敌人的攻击，根本没有空档可前来救援第十舰队吧?

帝国军的大攻势开始了。

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中尉那张白净的脸孔露出紧张的神色，抬头望着司令官。

“阁下！伍兰夫提督传来了超光速通信。”

“是敌态吗?”

“是的，十六时七分，和敌人进入战斗状态。”

“终于开始了……”

这句话的语尾和警报的鸣叫声重叠在一起。五分后，第十三舰队和坎普所率的帝国军交战。

“十一点方向，敌飞弹群接近!”

对报务员的叫声，旗舰休伯利安的舰长马利诺上校很快的反应了。

“向九点钟方向射出诱饵!”

杨沉默着，埋头于舰队的作战指挥和自己的职务。有关舰单位的防御和应战是舰长的职务，如果连这方面司令官也要插手的话，未免就太费精神了。

镭射水爆飞弹如凶猛的猎犬般地袭来。这是一种不经核分裂，而以镭射的超高热引发核融合的兵器。

对抗用的诱饵火箭发射了。这种火箭会发出热源和电波，以欺骗飞弹上的探察系统。飞弹群以急转弯回头追向这诱饵。

能源对能源、物质对物质互相冲突，在暗黑的虚空中散布着不吉的光芒。

“单座攻击机，准备出击!”

命令传达下来，数千位单座攻击机的飞行员，身心奔驰着快意的紧张感。他们是对自己的技俩和反应神经有着强烈的自信，死的恐怖感对他们而言只能算是侮辱的对象。

“好了，走吧!”

在旗舰休伯利安舰上开朗地叫喊的是有“击坠王”之称的沃连·休兹上尉。

休伯利安有四位击坠王。除了休兹之外，还有沙列·亚吉斯、谢克利上尉、奥利比·波布兰中尉、依旺·高尼夫中尉，他们为了夸示击坠王之称号，各自在爱机上以特殊涂料画上了黑桃、红砖、红心、梅花等A字记号。把战争看成是一种运动，或许就是使他们能生存下来的要素之一了。

“我会击坠五架敌机归来的，帮我准备冰凉的香槟吧!”

跳上爱机的波布兰对着整备兵说着，但回答都是冷淡的：

“怎么还会有香槟呢？我帮你准备一些开水吧!”

“真是不懂风趣的家伙!”

嘟哝着一会儿，波布兰和其他三人一起驶入了宇宙空间。单座攻击机的机翼反射着爆炸光泽发出七彩的光芒。充满敌意的飞弹杀到，光束炮也袭击过来。

“怎么会被你击中呢?”

但是，他们四人异口同声地豪语着。那份数次越过死线而生存下来的自

豪，使得他们能如此壮言。

有如在夸示那出神入化的技俩一样地，以急回转躲过了飞弹。想要追击他的飞弹，由于重力的急变而从细小的弹体中央折成了两段。他们嘲笑般地挥动着机翼，而在面前，帝国军的王尔古雷冲出来挑起了格斗战。

休兹、谢克利、高尼夫各机将一架架的敌机化为火球。

只有波布兰一个人为了疑问和愤怒弄得满脸通红。一秒间可发出一四0发攻击敌人的铀238弹——富有金属贯穿力，一旦命中会发出超高热爆炸的弹列无奈地被虚空吸收而去。除了他以外，其他三人早就把合计七架的敌机血祭了。

“这是什么丑态?”

大大咋舌的是帝国军指挥官坎普中将。

坎普也是击坠王。他曾是个开着银翼的王尔古雷，把数十架敌机打入死神怀抱之中的历战之能士。虽是相当高大的身材，但因身体的横宽都使人不觉得突兀。茶色的头发修剪得很短。

“那种程度的敌人有什么好费事的? 由后方采半包围态势把它赶进舰炮的射程之内!”

这个指示是正确的。三架王尔古雷将休兹上尉的单座攻击由后方做半包围，巧妙地将其赶进入战舰的主炮射程内。领悟重叠危险的休兹，以急回转将铀238弹射入了其中一架的操纵席，并想趁它脱队的间隙逃逸。但是敌舰的副炮却不在他的计算之内。在光束闪动时，休兹和他的爱机在一击之下消失在世间了。

谢克利也死在同样的战术之下。剩下的两人拼命地摆脱追击，逃进了舰炮的死角。

打落四架敌机的高尼夫倒还好；光是逃命，一机也未击坠的波布兰，其自尊心受到了无药可救的伤害。

当他们明白了一弹也未命中的理由时，伤心化为愤怒而爆发了。回到母舰的波布兰，由操纵席跳了下来，抓住了奔来的整备兵的衣领。

“把那个害死友军的整备主任叫出来！我要杀了他!”

托达技术上尉一来，波布兰就不顾阶级地开骂了。

“机枪的准星差了9到12度！到底有没有好好整备? 你这个饭筒!”

托达技术上尉扬起眉来。

“当然整备好了。人很容易就可生下来，而战斗艇可是相当花钱的，当然我很用心做整备了。”

“这家伙到现在还说这种风凉话?”

战斗用头盔被丢向地板，而高高地弹起，波布兰那绿色的眼睛燃起了怒气的火焰，而托达的双眼则显得细小尖锐了。

“想打架吗?你这蜻蜓混蛋。”

“啊，是想打架。想当年我在战斗中，不知杀了多少比你优秀的帝国人。对付你只要单手就够了，算是对你的优待!”

“少瞎扯!硬把自己的疏忽推在别人身上。”

虽然有人大声制止，但此时早已互殴起来了。两三次的挥拳都被躲过了，不久后被逼成了守势的托达脚步开始不稳了。当波布兰的拳头正想饱以几拳之时，却有人抓住了他的手。

“笨蛋，适可而止吧!”

先寇布准将苦涩地说着。

打架是收场了，没有人不顾及这攻下伊谢尔伦的勇士。当然对先寇布而言，自己只能对这种事派出用场，实在是完全违背本意的……。

攻击伍兰夫第十舰队的帝国指挥官是毕典菲尔特中将。橙色的长发和棕色的眼瞳，细致的脸和雄伟的体格倒还说不上适称。眉头紧迫、眼光炽烈，可看得出其战斗式的个性。

另外，他麾下的全部舰艇都涂装成黑色，称为“黑色枪骑兵”，是支剽悍的部队。伍兰夫给予这支部队不小的损害，但也受到了同样程度的伤害——不是比率上而是绝对数目上。

毕典菲尔特军比伍兰夫军的数量多，而且也未让兵士们挨饿。指挥官和部下都富有清新的活力，虽然都付出了相当的牺牲，但也终于成功地将同盟军完全地包围了。

不能前进也无法后退的第十舰队，无法回避毕典菲尔特军的集中炮火。

“只要打出就会命中!”

帝国军的炮火官们使密集的同盟军舰艇沐浴在能源光束和飞弹的豪雨中了。

能源中和磁场被破，舰艇的外壳受到了无法抵挡的冲击。当这冲击进入舰内时，引起了爆炸，杀人的热风劈倒了将兵们。

遭受破坏，失去推力的舰队，受到行星的吸引而坠落。有一半的行星住民们看到夜空中无数的流星，孩子们一时忘却了饥饿，看着这种不祥之美。

Ⅵ

第十舰队的战力已到了极限。舰艇失去了四成，残存舰艇也有半数处于无法战斗的惨状。舰队参谋长陈少将以苍白的脸色面向司令官。

“阁下，如今要再续行战斗已是不可能的事了，只有选择投降或逃亡了。”

“得要在两种不名誉的手段中二选一吧？”

伍兰夫中将自我解嘲了一番。

“投降不合我的个性，就逃走好了，向全舰队传达命令！”

即使要逃亡也要杀出一条血路才行。伍兰夫将残存的战力重编整为纺锤阵形，以其一举攻破包围网的一角。伍兰夫熟知集中战力的使用法。

他以此巧妙果敢的战法成功地使半数的部下死里逃生。但他自己却战死了。

他的旗舰直到最后都在包围下与敌人战斗，在想要脱离的瞬间，飞弹发射孔受到敌人光束炮的直击而爆炸了。

战线所到之处，同盟军尝到了败北的苦果。

第十二舰队司令官波罗汀中将受到鲁兹舰队的急袭，一直战斗到旗舰身边只剩下八艘炮舰的状况，在战斗和逃亡都不可能的当头，以手枪射击自己的头部。继任指挥权的可那利少将投降了。

第五舰队由罗严塔尔、第九舰队由米达麦亚、第七队由早已把输送舰队全灭的吉尔菲艾斯、第三舰队由瓦列、第八舰队由梅克林格，各自遭受了猛攻，而不断地后退。

唯一例外的是杨的第十三舰队。他对坎普舰队采取了巧妙的半月阵形躲过了敌方攻势，并从左右两翼交互攻击造成敌人的出血。

为此意外损害而惊讶的坎普，决定与其因为出血过多的惨状而衰弱至死，倒不如做根本的手术。下此结论后，他把部队后退重新布阵。

看到敌方后退的杨，并不想趁此展开攻势。杨认为，这场战斗求胜不如

求生要来得有意义。即使在此打赢了坎普，最后仍会遭到占尽优势的敌人围攻。趁此敌人后退之际，尽可能地远离而去。

“好，全舰队逃跑!”

杨严肃地下此命令。

第十三舰队逃出了，逃得整然有序。

占优势的敌人将我方追到此处，却反而开始急速后退，坎普不由为之一惊。本来已经觉悟到将要受到追击而遭到相当的损害，没想到却事出意外。

“为何敌人不乘胜追击呢?”

坎普如此自问，并征询幕僚的意见。

部下的反应分为两种——一说是因为同盟军其他部队身处穷地而赶去救援；一说是故意露出破绽，以引我军发动攻势，再加以彻底的打击。

迪奥多尔·冯·流肯少尉，这位刚从军官学校毕业的年轻军官，惶恐地开了口。

“我……不，下官认为敌方并无战意，纯粹只是要逃走而已。”

这个发言完全被忽视，流肯少尉独自红着脸退下去了。虽然他所说的和事实最接近，但包括他本人在内，谁也没有发觉到。

富于战术家常识的坎普，在熟思之后，下了“敌人的退却是陷阱”的结论，放弃了再攻击，而着手于舰队再重整的作业。

此时，杨威利和其他舰队继续逃遁，到达了帝国军命名为“C战区”的宙域，在此被帝国军捕捉到其踪影，展开了新的战斗。

另一方面，由亚尔·沙列姆提督指挥的同盟军第九舰队，受到帝国军米达麦亚的猛攻而持续败退。沙列姆提督拚命在防止指挥体系的崩溃。

因此时米达麦亚的追击过于迅速，追来的帝国军之前锋和被追的同盟军后尾集团混为一团，产生了两军舰艇航侧并列前进的事态。由视窗看到敌舰标识近在眼前的士兵们大吃一惊。

另外，由于在狭小宙域中产生高密度的物质反应，虽然各舰开启了冲突回避系统的全部功能，但仍有因各方向都被敌我遮断而不断回转的战舰。如此是不能交战的。在高密度状态中，若放出了膨大的能源，将产生无法控制的能源乱流，而同归于尽。

但是仍引起了接触和冲突。为防止因找不出安全进行方向而陷入二律违反之穷途的冲突回避系统产生“发狂”现象，而有舰艇将操纵切换成手动控

制。

航宙士们汗流浃背。这和战斗服的温度调节机能是无关的。紧抓着操纵盘的他们，在眼前看到了为回避冲突这个共同目的而努力的敌方。

这个混乱经由米达麦亚对部下下令减速，才好不容易地收拾了。不过这对同盟军而言，只意味着敌人的追击再次组织化而已，在保持安全距离之下遭受帝国军的炮火侵袭，舰艇和人命一一失去了。

旗舰巴拉米迪斯舰体也有七处受损，司令官亚尔·沙列姆中将也折断了肋骨，身负重伤。副司令官摩顿少将接替了指挥权，勉强地统率残兵，走上了漫长的败北之路。

当然遭到败北之痛苦的，并不是只有他们。

同盟军的各舰队不得不笼罩在同样的悲哀之下。即使杨威利的第十三舰队也不能例外。

此时，从最早的战场后退约六时光（约六十五亿公里），杨的第十三舰队处于对抗四倍敌人的毫无余裕之状况，而且C战区的帝国军指挥官吉尔菲艾斯已经使得第七舰队败逃了，而持续将兵力及物资投入最前线，要以毫无间断地战斗消耗同盟军的战力。

这个战法并非什么奇略，而是正统的战术，运用起来无比坚实。

“丝毫无机可乘，连逃走的间隙都没有。”

杨叹息道。

“罗严克拉姆伯爵有个优秀的部下。毫不使诈的优秀用兵手段……”

也不能光是佩服。以正攻法作战的话，数量上居劣势的同盟军很明显的将会走上败北之途。

考虑过后，杨决定了要采取的战法。把确保的宙域让给敌人，但以整然的后退将敌人诱入U字阵型之内，趁其队形和补给延伸之时机，以全力加以反击。

“只有这方法了。不过，这也要敌人会上钩才行，但是……”

杨的战法如果有蓄积战力的时间及完全独立的指挥权，也许能收到某种程度的成功，而阻止帝国军的前进吧。

但是，这两者他都没有得到。在忍受着以压倒性数目逼近的帝国军之猛攻之下，苦心将舰队重编成U字型的杨，接到了伊谢尔伦来的命令。

“以本月十四日为期，在亚姆立札恒星系A宙点集结，立刻终止战斗，

转进。”

当听到这个命令时，菲列特利加看到杨的脸上划过了痛苦失望的阴影。这阴影在一瞬间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一声叹息。

“说得可真简单啊！”

也只能这样说了，菲列特利加能了解在此状态下要从敌前撤退的困难。更何况对手并非无能的敌人。如能面对坎普时一样，想退就能退的话，他早就撤退了。就是因为不行才一直战斗下去的。

杨遵从了命令。但他们的舰队却在此次困难的撤退战中，产生了数倍于前的牺牲者。

在帝国军的总旗舰伯伦希尔的舰桥中，莱因哈特听取了奥贝斯坦的报告。

“敌方虽败逃，却保持着秩序，好像走朝向亚姆立札恒星系。”

“很接近伊谢尔伦回廊的入口嘛！但我想对方并非只想逃吧。你认为如何?”

“大概打算集结后再发动攻势吧？虽然走迟了，倒也发觉军力分散之愚昧了。”

“的确是太迟了。”

将额头垂落到眉梢的金发，以那纤美的手指掀起，莱因哈特发出冷冷的笑。

“要如何处置呢？阁下。”

“当然，我军也在亚姆立札集合。既然敌人想以亚姆立札为墓场的话，我们不是该促成其愿吗?”

第九章　亚姆立札恒星

I

亚姆立札恒星不断地发出无声的咆哮。在核融合的超高热度中，无数原子互相冲撞、分裂、再生，永无止境地重复着，膨大的能源向虚空中散发出去。各种不同的元素发出不同色彩的火焰，以一万公里为单位跳跃着，或红、或黄、或紫，把人的视界染成千变万化的色彩空间。

"真是令人讨厌哪!"

在通讯显示板前，布考克中将白色的双眉蹙拥起来，杨同意地点点头。

"颜色真是不吉利呀!"

"不只颜色，这座恒星的名字也不吉利。我真的很不喜欢!"

"第一个是'A'和亚斯提一样，对我军而言，只会让人联想到鬼门关。"

"我倒还没有这种感觉。"

对老提督的想法，杨并不感到可笑。乘着太空船在宇宙深渊中度过半个世纪，自然会有种特殊的感觉及经验法则。总司令部指定亚姆立札为决战场，和总司令部判断相较之下，杨反而觉得这位有点迷信的老提督所说的话更有道理。

杨的心情一直未曾好转。他虽善战，但却失去一成舰队，反击策略也遭封杀，无功折退。他只觉得白费力气了！在伊谢尔伦补给物资、运送受伤者到后方、部队重新编列之时，他虽曾趁空小睡了一下，但精神却无法再次提振起来。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啊！——他想道。失去指挥官及大半兵力的第十舰队，现在也置于杨的麾下。总司令部非常赞许他处理战后残局的才能，但责任加重却让人吃不消。

责任感也好，才能也好，都是有限度的，不论别人的期望多高，或如何强迫，不可能的事情永远也不可能。虽然他不是推诿塞责，但是，为什么却非接下这些工作不可呢？

“不管怎么说，总司令部的那些家伙，要是能到前线来看看就好了！这样或许他们便能稍稍理解官兵们有多辛苦了！”

这是切断通信前比克古所说的话。他本来在讲部队配置的调整方法，讲到一半，突然话题一转，变成批评总司令部。

杨并不觉得他的话题偏了，因为他也对总司令部感到不满。

“请用餐！阁下。”

通讯显示板上的影像消失后，一转过头来，就看到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中尉端着菜盘，站在一旁。菜盘上有包着香肠和蔬菜的小麦蛋白烤肉、强化钙质的黑麦面包、拌着酵母乳的水果沙拉、掺有蜂王浆的卤性饮料……。

“谢谢！不过，我一点胃口也没有，不如给我一杯白兰地吧！”

他的副官使了个眼色，拒绝他的要求。杨不服气地看看她。

“为什么不可以？”

“喝太多酒，尤里安会说话哦！”

“真是的！你们一鼻孔出气啦？”

“我们是为你的身体担心啊！”

“可是，你们没有担心的理由呀！我的酒量变大，也只是和一般人差不多而已。身体还健康得很，再活个 1000 光年也没问题的！”

菲列特利加正待答腔，耳边却响起了警报。

“敌人接近！敌人接近！敌人接近！”

杨向副官轻轻的摆摆手。

“中尉！你听到了吧！如果还能活着，以后我会多注意营养的！”

同盟军兵力减少一半，而勇猛的名战术家——伍兰夫提督的死，对同盟军更是一大打击，他们的士气也无法提高。自信满满、乘胜追击的帝国军，正采用正攻法追来，同盟军如何能抵挡得住呢？

罗严塔尔、米达麦亚、坎普、毕典菲尔特等帝国军的几名勇将，将战舰

舰首并列。以密集队形挺进当中。其实是吉尔菲艾斯率领别动队，向同盟军的背后发动攻击，为了掩饰挟击的意图，他们必须以猛攻让同盟军无从分心。

“好！全体舰队！最大战速！”

杨发布命令。

第十三舰队开始行动！

两军开始陷入激烈冲突。不胜计数的光束和飞弹交错飞射，爆炸的光划破了黑暗。炸裂的舰体随着能源风暴在空中飞舞。在战乱的涡流中，第十三舰队如初生之犊般地勇敢迎击前方的敌人。

而杨的指令无论是减速或加速，一切都在费沙的精心算计与指挥下进行着。第十三舰队自亚姆立札恒星的巨大火焰中猛然跳脱出来，由于离心力的作用，它看起来仿佛脱离太阳而去的日冕一般。

这出人意料之外的速攻，首当其冲的是帝国军的指挥官米达麦亚。勇敢的他，并不否认这个快攻令他们大感意外，可说是被取得先机了。

第十三舰队的第一次攻击，对米达麦亚舰队而言，无异是一大痛击。

因为火力过度集中于一战舰，当旗舰体的一处遭六枚水雷飞弹击中时，应该采取何种防卫措施呢？

米达麦亚旗舰四周被火球团团围住，左舷也被破坏了，不得已只好后退。一个非凡的战术家，要能在后退的同时软化阵型，将损害减到最低程度，并且伺机还击！

杨只要给对方一定的破坏后，就感到满足了，而避免深入去追击敌人。他不禁想道，罗严克拉姆麾下竟如此人才济济，如果我方的伍兰夫或波罗汀还在的话，或许还能与帝国军有同等的作战条件，不过……。

这时，毕典菲尔特的舰队突然高速挺进，冲向第八和第十三舰队之间的宇宙域——名称简略为 D4 宇宙域。他既非大胆亦非有勇无谋。

“阁下，新的敌人在两点钟方向出现！”

杨和回答似不太用心：

“嘿！这可是非同小可啊！”

他马上恢复理智，下达命令。这是杨和莱因哈特具有的共通优点。

装甲坚厚的巨舰纵向排开，形成一面壁抵挡敌人的火力。在舰与舰之间的空隙，较具机动力与火力的炮舰及飞弹舰则无情地发动攻势。

毕典菲尔特舰队之间开始有了间隙，但是速度仍然没有放慢。而且反击得很激烈，使巨舰形成的壁面损坏一部分，连杨也不禁全身发颤。

第十三舰队并无重大损伤，但第八舰队则严重受损。它无法对付毕典菲尔特的速度与攻势，侧面的舰列削弱，物理上或能源方面的抵抗也都失灵了。

战舰尤里西斯被帝国军的大炮击中受损，损伤轻微但深刻。受损的是利用微生物的排水处理系统，同舰的战斗人员只得双脚浸在逆流而来的污水中作战，若他们得以生还，这件事必定会遗为笑柄，若战败而死，不但死状悲惨，还很不名誉。

杨眼睁睁地看着友军自宇宙的深渊中消逝，第八舰队仿若一群待宰的羔羊，而毕典菲尔特舰队无异是一群狼，同盟军的舰艇四处逃窜，被敌人的猛烈攻势消灭了。

要不要救第八舰队呢？

杨犹豫难定，如果出兵救援，就敌人的攻势看来，势必形成乱战，系统指挥自然也无法布达各舰，无异是自杀行为，结果他只能下令发动密集的炮火攻击。

"前进！前进！胜利的女神正对你们掀起了内裤！"

毕典菲尔特的号令并不怎么高雅，但对部下的士气却有振奋的作用，"黑色枪骑兵"群已完全控制了D4宇宙域了，同盟军已被切断了。

"终于胜利了！"

莱因哈特望着奥贝斯坦，声音微微发颤。

"好像输了啊！"

大约在此同时，杨则如此想道，但他却不能说出来。

自古以来，指挥官一言一行似乎具有魔力似的，指挥官如果说"输"，就一定会输。

毕典菲尔特说"终于胜利了"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同盟军第八舰队已告瓦解，被挟击的疑虑也烟消云散了。

"太好了！现在，发动致命性的一击！"

意气风发的毕典菲尔特想借格斗战给战力颇高的同盟军第十三舰队一个致命性的攻击。

"拥有母舰机能的所有舰艇，发射王尔古雷战机！其他各舰将长程炮成

短程炮，接近敌人，发动攻势!”

然而，杨早已知道他的企图了。

杨在俄顷之间，幡然了悟帝国军的火力会一时衰弱，是因为转变攻击方法之故，换作是其他指挥官，也许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想通毕典菲尔特的意图。毕典菲尔特太急了，而杨以最大限度去促成他的失败。

“敌人接近了！所有炮门，准备连续射击!”

数分钟之后 D4 宇宙城的帝国军，局面急转直下，已面临败北的命运了。

看到这番演变，莱因哈特不由得大声嚷道：

“毕典菲尔特失败了！王尔古雷太早发射，刚好成为敌人炮击的靶心!”

奥贝斯坦也失去了冷静，他那原就青白的脸色，仿若慧星余光扫过……

“您期待借他的手来奠立胜利吗……”

回答的声音显得有气无力。

将毕典菲尔特大军引入零距离射程范围内的同盟军，无情地进行破坏和杀戮行动。磁力炮所发射的超硬度钢炮穿裂战舰的装甲，核融合榴散弹和光子弹的爆炸，将战斗人员和王尔古雷变成微粒子云雾。

有色彩和无色彩的闪光交互映现，一时之间，鬼门关大开，兵士们一批批地跨足通过。

毕典菲尔特夸称的“黑色枪骑兵”，其黑色也变成尸衣的颜色了。

通讯兵转头向莱因哈特叫道：

“阁下！毕典菲尔特提督发出紧急求救讯号要求援军!”

“援军?”

金发的年轻元帅回答甚是尖锐，通讯兵连忙退缩一旁。

“是的！他们要求援军。提督说依目前战况推算，我方略逊一筹。”

莱因哈特的军靴重重地踏下，发出巨响。

“他以为我有什么可以变出舰队来的神灯吗?”

莱因哈特大发雷霆，但转瞬之间，又克制了怒火。身为最高司令官不得不时时保持冷静。

“传令给毕典菲尔特！总司令部没有多余兵力，若从其他战线抽调兵力会使全体战线崩溃！要他保持现有兵力，死守到底，善尽一个军人该尽的责任!”

莱因哈特打破沉默，重行下令：

“从现在开始，切断毕典菲尔特的联系，以免敌人从旁探知我军的窘境！”

奥贝斯坦紧紧盯住把视线再度落向荧幕的莱因哈特。

头发半白的参谋长认为，莱因哈特的处置非常冷酷，但很正确。不过，他能否对每一个人都平等的下这样的命令呢？一位霸者是不可以有圣域所在的……。

“敌我双方都打得不错嘛！”

莱因哈特看着荧幕喃喃说道。

虽然总司令部远在后方，全体指挥有欠圆滑，但同盟军却骁勇善战。尤其第十三舰队的行动更是俐落无比，其司令官便是杨威利！所谓名将手下无弱兵，就是这个道理啊！

莱因哈特不经意地看看奥贝斯坦。

“吉尔菲艾斯还没来吗？”

“还没有！”

参谋长简单地回答。不知是有意或无意，他语气充满讽刺地问道：

“很担心吗？阁下？”

“不是担心，只是想确认一下！”

莱因哈特被说中心事般地回应着，随后沉默地斜睨着荧幕。

此时，率领着全军三分之一兵力的吉尔菲艾斯，绕过亚姆立札的太阳，朝同盟军的背后包抄过来。

“比预定时间慢了一些，有点着急！”

为了躲避同盟军的监视，吉尔菲艾斯靠近太阳的表面航行。但强烈的磁力和重力却高过他们的估计，受到磁力和重力的影响，驾驶员无法以原始的笔算来算定航路。因此，他们的速度落后了，不过，最后还是赶到目的地的宇宙域了。

同盟军的背后——有一大片广阔的机雷原。

即使帝国军从背后包抄过来，四千万核融合机雷也会阻挡其进路，杨虽然无法全然放心，但他认为敌人即使拥有突破机雷原的手段，也非在短时间内就可办到，因此，应当还能在他们尚未到达战场前，就做好完备的应战体制才是！

但是，帝国军的战法却超出杨的意料之外。

“放射指向性杰服粒子！”

吉尔菲艾斯下达命令。

帝国军在同盟军之前，成功地开发出具有指向性的杰服粒子，而这次战争则是第一次将其实际运用于作战之中。

有三台圆筒状的放射装置，由工作舰导引向机雷原。

“不快一点的话，该死的敌人搞不好就溜掉了！”

幕僚之一的锦兹上校大声说道，吉尔菲艾斯轻轻地苦笑着。

浓密的粒子群如星间物质的云柱一般划破了机雷原，机雷上装设的热量及质量感应系统，一点反应也没有。

“杰服粒子到达机雷原的对面！”

前锋舰传来报告。

“好！点火！”

吉尔菲艾斯叫了起来，前锋的二门光束炮设定三个不同的方向射出光束。

刹那之间，三条巨大的火柱划开了机雷原。白热的光消失之后，机雷原被挖开了三个大洞，在其位置上的机雷原被破坏了。

在短短的时间内，机雷原的正中央形成三个直径二百公里、长三万公里、呈隧道状的安全通道。

“全体舰队突击！最大战速前进！”

帝国军在红发的年轻提督号令下，万军齐出。浩浩荡荡的三万艘舰队，有若流星群一般通过三条燧道，从毫无防备的同盟军背后发动偷袭。

“背后有敌方大军！”

通讯兵们无法确定发光群数目，尖声发出绝望的呐喊，此时，吉尔菲艾斯的前锋部队已经发动炮击，把同盟军的舰列打得斑驳处处。

同盟军的指挥官们莫不惊慌失措，同时，同盟军的战线也崩毁了。

舰列崩溃了，乱成一团的同盟军陷入帝国军的炮火阵势中，遭无情的攻击！

胜败分晓了！

杨默默不发一语地看着同盟军方全军崩溃的情景，他现在才想通，人类是不可能预测所有的状况的。

"怎么办？司令官！"

派特里契夫用力的咽下口水，然后问道。

"呼！要逃还早得很呢！"

杨的回答似乎无关紧要。

此时，帝国军旗舰伯伦希尔的舰桥上，胜利的欢呼汹涌而来。

"十万舰的追逐战！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的哩！"

莱因哈特的声音铿锵有力，头发半白的参谋长则懒散地应道：

"要叫旗舰前进吗？阁下！"

"不，还是不要！现在，我若是冒然前进而不知节制，人家岂不是会说我横夺部属的功劳吗？"

当然，这只是莱因哈特开的玩笑，他的目的无非是想显示自己心中的情绪稳若泰山。

会战已渐渐步入落幕阶段了，但是，杀戮和破坏仍然激烈地展开着。疯狂的攻击和绝望的反击重复上演着，帝国军有局部的宇宙域已陷入劣势。

到了这个地步，战术上的胜利已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了，眼前处于胜利一方的人，希望能够彻底赢得胜利；濒临败北的人为了减少战败的名誉损失，在撤退之时，能多带回一名士兵也是难能可贵的！

但是，在这场疯狂战斗之中，使得胜利在望的帝国军，也付出相当的流血代价的原因是，杨威利所组织的有秩序抵抗发挥奇效，他为使我方能逃往安全圈，自己仍留在战场上。

他使用局部集中火力的手法，分断帝国军的兵力，混乱其指挥系统，并一一予以攻击。

到处呈现出灭亡与粉碎的悲壮美，但杨已无心陶醉于那种气氛当中了。他一面掩护逃亡的我方士兵，一面还得确保自己的退路，并等待撤退的机会。

睥睨着主荧幕和战术电脑显示板的奥贝斯坦上校对莱因哈特发出警告。

"叫吉尔菲艾斯或任何人都可以，速速前往救援毕典菲尔特提督！敌方指挥官一定会对包围圈中最弱的一环，予以一举突破！现在我军已有余力了，和刚才情况不同，我们应该立刻派兵营救！"

莱因哈特搔搔金色的头发，视线快速的转动着，忽而望向荧幕，忽而望向显示板，忽而又落到参谋长身上。

“就这么办吧！毕典菲尔特只因这家伙一个人的失败，就带来无穷后患！”

莱因哈特的命令随着超光速通讯在虚空中飞过。接获情报的吉尔菲艾斯，延伸布署好了的战列，在毕典菲尔特舰队的后方再形成一道防御线。

一直在等待撤退机会的杨，察觉到帝国军的此一举动，刹那间，他感到杀机重重！退路被截断了！太慢了吗？我应该早一点逃走的？……

不过，此时幸运是站在杨这一边的。

急速行动中的吉尔菲艾斯舰队，在其进行方向的同盟军中掀起了疯狂的举动，也不顾航路在大质量的空城近处，仍然进行亚空间跳跃。

这并不是什么怪事。知道逃走无望的太空船，宁愿选择未知的恐怖，也不愿走向确定的死亡，虽然无法算定进路，他们仍然逃进了亚空间。万一无法逃走的话，就只有投降一途，这个指示的信号也已设定好了；而有些不听指示的人，根本就不把它当一回事。逃往亚空间的人们，命运会如何迎接他们呢？就像死后的世界一般，谁也无法预知。

尽管如此，他们仍自己选择了命运，而那些非出己愿者则可说是飞来横祸了，帝国军各舰的通讯兵发现前方的敌人消失了，并接着发生剧烈的空震，莫不倒抽了口冷气，隐约感到危险的讯息。舰队的前半部卷入无秩序的乱流里，一阵混乱之中，几艘船舰冲撞破损了。

因此，吉尔菲艾斯必须重新编列舰队，而给了杨一段相当宝贵的时间。

毕典菲尔特为了挽回声名，率领少数的部下，勇敢地与敌军缠斗着。但是，他也只能与眼前的敌人一次又一次地对打，无法顾及全面战局。

如果他能注意到吉尔菲艾斯的动向，即使莱因哈特切断了联系，他还可以发觉杨的意图，并且有效地斩断杨的退路。

但是，一旦与我方失去联系，就无异是少数部队而已了。

杨发动残余兵力，一举攻向毕典菲尔特的舰队。

毕典菲尔特记取先前失败的教训，战意高昂，战力颇强，只是兵力仍显不足！同时，处理状况的时间也不够充裕。

不消片刻，毕典菲尔特舰队的旗舰以下减少了几艘，要不是欧根上校等人适时制止了大叫着反击的指挥官，他们全部都将死路一条了！

确保退路之后，杨所率领的同盟军第十三舰队陆陆续续逃离战场，井然有序的光点群流向远方，在近处的毕典菲尔特一脸木然，在远处的莱因哈特

怒不可遏，失望和愤怒激荡着全身，他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同盟军安然离去。

在两者之间，有米达麦亚、罗严塔尔和无法忘掉退路被截断的吉尔菲艾斯。三位年青有为的提督打开通讯回路彼此交谈着。

“如何？叛军之中，竟然也有了不起的家伙？”

米达麦亚口气率直地称赞道，罗严塔尔颇感赞同。

“是啊！下次再碰上一定很有趣！”

罗严塔尔有头暗褐色的头发，是一个罕见的美男子，初次见到他的人一定会被他左右不同颜色的眼眸所震慑。

右眼黑色，左眼蓝色，是一般人称作“金银妖瞳”的异相。

谁都没有下令追击！

他们知道机会已经不再了，再追击也无济于事，如果只知一味战斗，自己和部下都无法存活下来。

“叛军从帝国领域逃向伊谢尔伦的方向，到目前为止，我们可说已赢得胜利了，现在，我军已无心恋战，而且战力也已丧失了啊！”

罗严塔尔说道，这次换米达麦亚点头表示同意。

吉尔菲艾斯目送着渐渐远离的光点，心想，莱因哈特此刻不知作何感想。他还能像上次那样在事后淡然处之吗？

“总司令部来电！扫荡残余敌军后返回！”

通讯官发出报告。

Ⅱ

“你们干得很好！”

战舰伯伦希尔的舰桥上，莱因哈特嘉勉返回的提督们。

他依序与罗严塔尔、米达麦亚、坎普、梅克林格、瓦列、鲁兹等人握手，发表宣布战功，并予以晋升。对吉尔菲艾斯，他只轻轻地拍拍他的肩膀，什么话也没说，两人彼此心照不宣。

当奥贝斯坦前来通报毕典菲尔特的舰队回来时，年轻的帝国元帅，秀丽的脸庞顿时涌现厌恶的表情。

弗利兹·由谢夫·毕典菲尔特的舰队——如果还能称之为舰队的话——悄然归来了，在此次会战中，没有人像他一样失去如此多的部下与舰艇。同军的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也处于激战之中，因此，他的损害之大是责无旁贷的。

战胜的喜悦被凝结的沉默所取代，脸色惨白的毕典菲尔特心知肚明地走到了上级面前，低低的垂着头。

“战争是胜利了，你虽然勇敢善战，但却让人失望!”

莱因哈特声如宏钟！在敌军当前也面不改色的诸位猛将，也不禁打了个寒颤。

“你急功好进，却不知掌握时机，踏错一步，全体战线将毁于一旦，在别动队到达之前，也许我军已败北了！而且，还平白无故地牺牲了皇帝陛下的军队，我所说的话，你有异议吗!”

“没有!”

回答的声音有气无力，莱因哈特吐了一口气，继续说道：

“信赏必罚是部队的铁律，等到还师帝国首都之后，我再追究你的责任，你的舰队归列吉尔菲艾斯提督的旗下，回到你自己的休息室，好好反省!”

大家都觉得莱因哈特太过严厉了，一片静寂当中，他一声“解散”如雷贯耳，然后，迳自大步走向自己的休息室。

周遭的同僚开始安慰不幸的毕典菲尔特，吉尔菲艾斯看了看他们，便追赶莱因哈特而去。奥贝斯坦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一切。

“的确是有种的男子，但……”

他在内心暗暗想道。

“若是把他和罗严克拉姆私下之间的交情想成特权是不行的，霸权者不能有私情的……”

在通往总司令官私人休息室的走廊下，吉尔菲艾斯尾随莱因哈特之后，扬声说道：

“阁下！请再考虑一次!”

莱因哈特猛然转过身来，蓝色的眼眸燃烧着熊熊火焰，在他人面前极力压抑的怒火，终于爆发了！

“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毕典菲尔特没有善尽自己的责任，就没有辩解的余地！他受罚是罪有应得!”

“阁下！您发怒了吗？”

“我生气有什么不对？”

“我想问的是你为了什么而生气？”

莱因哈特不解地直视着红发的好友，吉尔菲艾斯则沉稳地迎视他的目光。

“阁下……”

“别再叫阁下了，你到底想说什么？吉尔菲艾斯！说清楚一点！”

“那么，莱因哈特大人！真正令你生气的是吉典菲尔特的失败吗？”

“你知道就好！”

“我不这么认为！莱因哈特阁下，你气的是你自己！你恨自己让杨再成名，毕典菲尔特只不过是代罪羔羊罢了！”

莱因哈特欲言又止的紧握两手，全身神经质地发颤着，吉尔菲艾斯轻轻地吁了一口气，看着金发的年轻人。

“成就杨提督的声名让你那么悔恨难当吗？”

“我恨！那是当然的！”

莱因哈特大叫，两手剧烈地搓打着。

“亚斯提会战之时，我可以忍受一次，但是，第二次却又发生！为什么那家伙总是在我即将大获全胜时出现，使我功败垂成？”

“他一定也对自己感到不满呀！为何他不能从一开始就和罗严克拉姆阁下正面交手？”

“……”

“阁下，没有一条道路是完全平坦的，往高处攀爬时，难免会遭遇困难，阻挠你的不只是杨而已，你认为你一个人即可排除所有阻碍吗？”

“……”

“只因为一个失败就漠视所有的功勋，是不能赢得人心的，阁下前有杨提督，后有门阀贵族‘腹背受敌’，在此前提之下，你不能在部属之间再树立敌人了！”

莱因哈特久久动也不动一下，叹了一口气之后，全身也恢复力气。

“我错了！毕典菲尔特的罪，我就不追究！”

吉尔菲艾斯点点头，他并不是为毕典菲尔特之事感到放心，而是为莱因哈特有接纳直言的度量而感到高兴。

“帮我传达这个命令下去好吗?”

“不！不可以!”

吉尔菲艾斯当下就拒绝他，莱因哈特点点头，明白他的意思。

“倒也是，我自己不下命令就没有意义了。”

如果由吉尔菲艾斯传达宽恕命令的话，被莱因哈特叱责的毕典菲尔特必定一方面对莱因哈特怀恨在心，一方面也对吉尔菲艾斯铭感五内，这乃人之常情。因此，吉尔菲艾斯拒绝了莱因哈特的请求。

莱因哈特正待起身离去，又停下来对心腹好友说道:“吉尔菲艾斯!”

“是！莱因哈特阁下!”

“……你认为我可以将全宇宙掌握手中吗?”

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迎视着好友的目光。

“除了莱因哈特阁下，还有谁能做到呢?”

自由行星同盟军战败的行列悄然地踏上伊谢尔伦要塞的归途。

战死及行踪不明的士兵，共约二千万名；电脑统计的数字令生还者不寒而栗。

在死亡漩涡中挣扎出来，只有第十三舰队还保有半数以上的生还者。

魔术师——覆盖，又再度创造了奇迹，在部下们的眼中，这位黑发的年轻提督，不啻是他们崇拜的光明象征!

他们绝对信赖的对象，现正在旗舰休伯利安的舰桥上。他的两腿跨在指挥台上，两手手指交叉平放在腹部上，两眼闭着，在他那年轻而生气蓬勃的皮肤下，疲倦是那么的深沉。

“阁下……”

微微张开双眼，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中尉赫然站立眼前。

杨举起手戴上黑色的军帽。

“在女士面前失礼了!”

“没关系——我想给你冲杯咖啡，好吗?”

“红茶比较好!”

“好的!”

“可以的话，多加一点白兰地!”

“好的!”

当菲列特利加正要走出去时，杨突然不经意地叫住了她。

“中尉……我学过一点点历史，人类社会的思想潮流可以分成二种。一说世上有比生命更有价值的东西；一说没有。在战争开始之前，前者是对的，在战争停火之后，后者是正确的，几百年后，几千年后，都会持续下去……”

“……”

“方才的事，几千年之后也会如此吧?”

“……阁下!”

“哦！不！人类全体会如何也无所谓。我只是想流了这么多血也该得到什么等值的东西吧?”

菲列特利加无以为对，兀自站立一旁。杨忽然察觉似的露出困惑的表情。

“抱歉，净说些奇怪的话，请你不要介意!”

“……不会的！没关系！我去冲杯红茶给你，加一点白兰地，是吗?”

“多一点!”

“好的!”

她会答应给他喝白兰地算是对杨的奖励吧？杨没有目送菲列特利加离去的身影，他再次闭上眼睛，并喃喃自语着。

“……罗严克拉姆会不会变成鲁道夫第二呢……”

当然，没有人回答。

当菲列特利加把红茶送过来时，杨已经睡着了，把军帽盖在脸上沉睡了。

第十章　另一个序章

I

……以成为最后决战场的星城名称，这一连串的战斗被称为“亚姆立札会战”，自由行星同盟军几乎全面败北，结局可想而知。在银河帝国使用战略性后退时，同盟一时所占据的二百余个边境恒星系，也都悉数放弃，现在，他们只保有伊谢尔伦要塞了。

同盟军动员兵力超过三千万人，经过伊谢尔伦回到祖国的人只有一千万不到，未生还比率达七成以上，惨状至极！

此次败北，对同盟军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各方面影响甚巨！计算损失的经费和今后将付出的遗族抚恤金和年俸时，财政当局不禁脸色大变！

另一方面，对政府及军部毫无胜算的远征战役，军人遗族和反战派，无不大加挞伐！痛失夫婿爱子的市民，怒火冲天，强烈地责难政府和军部。

“虽然消耗了大量的性命和金钱，但仍有些地方值得尊敬的啊！千万不可陷入冲动式的厌战主义！”

主战派当中，仍有人这样强辩着：

“金钱比人命值得尊重的地方在哪里？是权力者的护身符？还是军人的野心？二千万名官兵的血凭白流逝，数倍于二千万的遗族，他们的眼泪因何而流，这些难道就不值得尊重了?!”

被这一问，大家悄然默不作声。除了部分丧失天良的人以外，谁都不能置身事外，因此，大家都觉得坐立难安。

同盟的最高评议会委员，全体提出辞呈。

主战派的声望急转直下；相对的，反战派地位大大提升，对远征案投下反对票的三位评议委员，他们的意见大受赞扬，在第二年的选举前，国防委员长特留尼西特暂时掌握政权。

在自宅书斋中，特留尼西特举杯夸示自己的先见之明，在他头衔上摒除“暂定”二字，当在不远。

军部方面，统合作战本部长席特列元帅和宇宙舰队司令长官罗波斯元帅也双双辞职。有人说，罗波斯终于以自己的失败，把竞争对手席特列给拉下台了。

英勇奋战阵亡的二位舰队司令官——伍兰夫中将和波罗汀中将，连晋二个阶级，受封为元帅。同盟军当中，并没有一级上将的阶级，上将之上就是元帅。

格林希尔上将在迁调为国防委员会事务总局的调查部长，从对帝国军事行动的第一线上退身下来。

卡介伦少将也左迁为国内第十四补给基地司令官，离开了首都海尼森。亚姆立札会战中补给失败一事，必须有人出面顶罪，成为他左迁的原因。他留下家人在首都，远赴五千光年外的任地就职，妻子带着二个年幼的女儿寄身娘家。

霍克准将疗养康复之后，奉命编入预备役，看得出来他已与野心绝缘了。

于是，同盟军的首脑部欠缺大量的人力资源，需要的人手要多少才够呢?

爬上统合作战本部长宝座，由中将晋升为上将的是原第一舰队司令官——库布斯里。

亚斯提会战和亚姆立札会战，他都没有参加。所以他不必负起战败的责任，他担任首都警备与国内治安的任务，对由来已久的太空海盗组织的讨伐工作和安全维护工作，表现成果相当优异。

以优秀的成绩自军官学校毕业，大家都相信他终有一天一定能登上军人所向往的颠峰，只是他万万也没有想到自己升迁的速度竟这样快。

继库布斯里之后担任第一舰队司令的是在亚斯提会战中负伤疗养至今的派特中将。

比克古则担任了宇宙舰队司令长官一职，当然，他也晋升为上将。老将

能够得到适合老将担当的地位，这一人事命令既出，军部内外一致好评！一向声望颇高的比克古，如果得不到官兵拥护，只怕也难保宇宙舰队司令长官的宝座了。

杨威利的待遇并没有立刻被决定。

他所指挥的第十三舰队官兵有七成以上生还，生还比率相当高。但没有人会批评他是躲在安全之处。第十三舰队在激战的乱流中，支撑到最后才离开战场，可说克尽全力了。

库布斯里希望杨成为统合作战本部的幕僚总监，比克古则早已声明要杨担任宇宙舰队参谋长。

另一方面，第十三舰队的官兵们，除了杨以外，他们并不希望任何人来接掌指挥权。诚如先寇布所说的，士兵们想要的是一位能力与运气兼备的指挥官！因为这对他们而言，无异是生存的一大保障。

在待遇尚未成定案之前，杨请了长假，到米特拉行星去。在海尼森的官舍里，许多市民争相要求谒见不败的英雄，记者也跟进跟出地穷追不舍，电话更是响个不停，根本不得片刻安宁。

传真机送来一封信，是某个爱国骑士团本部写的“歌颂爱国的名将”，看到这篇文章，杨不禁哑然失笑，但当他看到战死士兵的母亲所送来的一篇“你和杀人凶手是同伙的”一文时，立刻浇熄了他的情绪。

事实上，只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名誉和光荣都是从那些默默无闻的士兵们的尸体上所造就出来的……。

尤里安不忍看他日渐消沉、酒量增加，因此，提议他去休假旅行。杨并非酒品不好的人，但若因情绪不好而酗酒，对身体实在有害。

对于尤里安的建议，多少有点自觉，他当下便答应了。在绿色的大自然中度过了三个礼拜，完全脱离了酒精的诱惑，当他回到首都之后，新的人事命令已在等候他了。

伊谢尔伦要塞司令官兼伊谢尔伦驻留机动舰队司令官兼同盟军最高幕僚会议议员。

这就是杨威利的身份。阶级也晋升为上将。虽然二十几岁的上将有前例可循，但在担任将官年间，连升三个阶级则是破题的头一遭。伊谢尔伦驻留机动舰队为以前第十、第十三舰队所合并而成的，一般通称为“杨舰队”。

同盟军对这位年轻的国家英雄尽可能的向他示好。不过，不管他们对他

多好，都与杨的本意不同。他心中真正想要的不是当官而是退隐，他宁愿拥有一般平民的和平生活，也不要武人的名誉。

总之，杨到伊谢尔伦赴任，担任国防的第一线总指挥。

而海尼森的生活结束之后，尤里安要怎么办？这个问题成为杨的一大顾虑。他曾想过让尤里安寄住卡介伦夫人的娘家，但是尤里安却不愿离开他。

看到尤里安兴致冲冲地准备要随他一起去，杨犹豫良久，终于还是带他一起走了。反正自己身边总是得安排一位侍卫的，若由尤里安来担任倒也乐得轻松，杨虽然不希望尤里安步上自己的后尘，但也不愿撒手不管他。尤里安以兵长的身份置身军中，并支领一份薪水。

当然，跟随杨一同前往的不只尤里安一个。

还有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驻留机动舰队副司令官费雪，以及塞防御指挥官先寇布。担任参谋的姆莱·派特里契夫，亚斯提战役中辅佐杨的拉欧要塞第一宇宙作战队长波布兰，其他还有从以前第十舰队抽调出来的幕僚，“杨舰队”也就得以阵容完备了。

杨认为可以请卡介伦来负责事务方面的工作，因而打算尽早请他过来。然而，最令他担心的是帝国军的动向，罗严克拉姆伯爵·莱因哈特和受其功勋刺激而跃跃欲试的贵族出身的提督们，会不会趁同盟军最脆弱的此时，发动侵略攻击呢……？

……所幸他的顾虑是多余的，银河帝国内部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大事，因而无暇对外征讨。

原来，皇帝佛瑞德李希四世宣告猝逝。

Ⅱ

在亚姆立札战役中告捷归来的莱因哈特，欢迎他的竟是插在帝国首都奥丁地表上的吊旗旗海。

皇帝驾崩了！

死于急性的心脏病，造成他猝死的原因，除了沉缅于酒色及调理不当之外，似乎与高登巴姆皇家的血统也有很大的关系，他死得太突然了。

“皇帝死了？”

莱因哈特环顾着表情呆若木鸡的诸将，内心深处喃喃念道。

“心脏疾病……自然死的吗？对那个人来说未免太便宜他了！”

如果他再多活个五年，莱因哈特将会让他为自己所犯下的罪恶而死。

视线投向吉尔菲艾斯时，他的眼眸也露出共通的神情——也许他没有莱因哈特那么激动，也许他的感触比莱因哈特还深。十年前，将美丽优雅的安妮罗杰自他们身边夺去的男人，终于死了！

“阁下！”

一声冷静的叫唤，将莱因哈特拉回现实，定神一看才知是奥贝斯坦。

“皇帝还没指定继承人就死了！”

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公然省略敬语的说词，除了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其他诸将莫不惊愕失神！

“有什么好惊讶的？”

头发半白的参谋，义眼的无机光芒扫射过眼前同僚。

“我要效忠的人是罗严克拉姆帝国元帅，对皇帝使用敬语做什么！”

说毕，转向莱因哈特。

“阁下！皇帝尚未指定继承人就去世了，将来皇帝的三位孙子势必会为争夺王位而发生斗争，要如何定夺，才可免除日后早晚都将发生的流血事件……”

“……你说得很对！”

年轻的帝国元帅露出锐利而冷酷的野心家表情，点头示意。

“三者当中选择任何一个，都与我命运息息相关，然而，三者之中会向我伸出友好之手的是哪一个呢？”

“恐怕是立典拉德侯爵了。其他两人都拥有固定的武力，只有立典拉德没有，他一定很渴望能拥有阁下的武力！”

“的确！”

莱因哈特绽放笑容，这种笑和他平时对吉尔菲艾斯的笑不同。

“那么！可就要以很高的代价卖给他了！”

……一般咸认皇帝的猝死定会使罗严克拉姆伯爵莱因哈特的地位动摇。

结果完全相反，因为国务尚书立典拉德侯爵扶植五岁的皇孙艾尔威·由谢夫继承皇位。

由于这个孩子是先帝佛瑞德李希四世的直系继承人，因此，由他即位并

无不妥之处。不过，他还太小了，又没有强而有力的门阀贵族背景，处境相当不利。

在这种情形下，由布朗胥百克公爵夫妻的女儿——十六岁的伊莉莎白，或立典亥姆侯爵夫妻的女儿——十四岁的莎比娜，以父亲的财势和权势做背景，登基成为女皇，是顺理成章的事，在此之前，也有史例可查。如果这么做，年幼女皇的父亲就必须辅佐摄政了。

布朗胥百克公爵或立典亥姆侯爵都是信心和野心独具的人，他们预估事态的进展概况，为了实现心中的企图，经常进出宫廷做非正式的拜访。

尤其，家有年轻独身子弟的大贵族，更成为他们的目标。如果，你能支持我的女儿登基女皇之位，那么，你的儿子将来便有希望成为新女皇的夫婿了。

如果，按照口头约束去做的话，那么，皇帝的两个孙女就会同时拥有十几个丈夫了！即使少女们已有意中人，可想而知，她们的意见也将被抹杀。

不过，掌管国玺和诏书的国务尚书——立典拉德侯爵，并无意将帝国拱手让给势力强大的外戚，成为他们的囊中之物。

他关心帝国的前途，而且更珍惜自己的地位与权利。他已决定拥立已做佛瑞德李希四世的嫡孙——艾尔斯·由谢夫，但是考虑到强大的反对势力，他也须先行巩固自己的阵脚才行。最好要有个强大而又容易驾御的走狗才行。

几经深思熟虑，立典拉德决定一个人选了。这个人虽不见得会听话，反而可能是个危险人物，但是，他的强势却是无人敢轻忽的……。

因此，罗严克拉姆伯爵莱因哈特便在立典拉德的提拔下，由伯爵晋升为侯爵，并任命为帝国宇宙舰队司令长官。

当艾尔斯·由谢夫即位的消息发布之后，以布朗胥百克为首的门阀贵族由惊愕转为失望，最后更是大发雷霆！

但是，立典拉德和莱因哈特在利己的动机下，相互握手扶植的中枢政权，竟出乎意料的坚固强大。他们之中的一方具有武力及平民阶级的基础，一方则具有国政权限及对宫廷内部的影响力，他们两人无所不用其极地利用新皇帝的权威，以巩固自身的地位和权力。

艾尔斯·由谢夫二世的即位典礼举行之时，二名代表重臣向着奶妈怀中的幼儿皇帝宣誓忠诚，文官代表是担任摄政的立典拉德，武官代表是莱因哈

特。齐聚一堂的贵族、官僚、军人，尽管对两人所组成的新体制颇感不满，但也莫可奈何。

被这个新体制排拒在外的门阀贵族，无不恨得牙痒痒的！布朗胥百克和立典亥姆两人，由对新体制的憎恶，转而同气相求。

先帝佛瑞德李希四世逝世后，立典拉德这个老废物，也应该结束自己的任务，自国政退引下来。另一方面，罗严克拉姆是什么东西？虽然是个功勋无数的武官，但也不过是个从家贫如洗的下级贵族出生的，他利用皇帝对姐姐宠爱，做为晋升荣禄之阶，进而做出下克上的勾当，好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门阀贵族由私仇转为公仇，无不冀望颠覆新体制。

由于四周环敌势力非同小可，因此，立典拉德＝罗严克拉姆中枢，必须固若金汤不可！

晋升为罗严克拉姆侯爵的莱因哈特，一举将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提升为一级上将，并任命他担任宇宙舰队副司令长官。

对这道人事命令，立典拉德大表赞同。他想借此卖个人情给吉尔菲艾斯。

心怀畏惧的是奥贝斯坦。他晋升为中将，兼任宇宙舰队总参谋长与罗严克拉姆元帅府事务长。有一天，他谒见莱因哈特，并大吐苦水。

“不管是青梅竹马的好友也好，才干独具的副将也罢，两者合而为一是很危险的，我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安插副司令长官的必要，应该把吉尔菲艾斯提督和其他人置于同等地位才对吧？”

“奥贝斯坦！多言无益！我已经决定了！”

年轻的帝国宇宙舰队司令长官，一句不耐烦的对答，封住了义眼参谋的嘴，他虽然对奥贝斯坦的机智颇为赞许，但并不把他当成推心置腹的好友。

皇帝死后，格里华德伯爵夫人安妮罗杰离开宫廷，移居为她及自己准备好的史瓦斋别馆。迎接姐姐到来的莱因哈特，口吻像个少年般的嚷道：

“我再也不让姐姐吃苦了！从今以后，我要让姐姐过着幸福的生活！”

这些话在莱因哈特口中道来，虽是那么平凡无奇，但却句句出自肺腑。

但是，他却具有一份不愿让姐姐知道的野心。

他知道布朗胥百克和立典亥姆秘密结盟的事后，不禁暗暗欢喜。

一旦东窗事发，他便可以谋反新帝的罪名将他们处死，并大举扫荡门阀贵族的势力。待佛瑞德李希四世的两个大贵族外戚消灭之后，其余的人就不

得不对莱因哈特的霸权俯首称臣了！届时，再撕毁与立典拉德所订定的盟约。老狐狸！你趁现在好好去庆祝自己身居极位吧！

在此同时立典拉德也不打算与莱因哈特维持长远的关系。等待抓住布朗胥百克和立典亥姆谋反的把柄，这点他与莱因哈特想法一致。他可以利用莱因哈特的兵力镇压，一旦消灭他们之后，莱因哈特这号危险人物也就失去利用价值了。

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按照莱因哈特的意思，针对布朗胥百克和立典亥姆随时可能发动的门阀贵族联合动力叛乱，正陆续地进行作战的准备工作。

他知道奥贝斯坦的视线时常冰冷的落在自己身上，但为了不在莱因哈特和安妮罗杰美好的情谊间划下裂痕，因此，他并不想把奥贝斯坦之事放在心上。

除了认真执行任务之外，吉尔菲艾斯还能比以前更常与安妮罗杰碰面，他的生活过得充实而幸福，若是能够永远这样就好了……。

Ⅲ

帝国与同盟双方的阵营，新的体制逐渐完备，虽然前进的路上并不十分顺利，但是双方都在迈向未来的努力上，投注相当的心血。

费沙自治领土的自治领主鲁宾斯基坐在自己宅深处的一个房间里。

这是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墙壁以厚重的铅围成，自成一个密室。

按下操作台上粉红色的按钮，通讯装置启动了。很难以肉眼来识别，因为房间中的通讯装置超越了数千光年的宇宙空间，将鲁宾斯基的思考波变成超光速通讯的特殊波调，再传送出去。

“是我！请回答！”

以明确的语言形式来思考极其机密的定期通讯。

“我？是哪一个我？”

从宇宙彼方传来的回答，竟是这般傲慢无礼。

“费沙的自治领主鲁宾斯基！总大主教近来可好？”

鲁宾斯基谦卑已极。

“有什么好的？……我们地球现在尚未恢复正当的地位，除非地球能回

复到过去的岁月，广受全体人类的崇仰，那时候，我的心情才好得起来！”

在思考的同时，深深地吁了一口气。

地球。

在三千光年以外的虚空中飘浮着的行星，其情景在鲁宾斯基的脑海里鲜明地浮现出来。

在人类争相夺取、彻底破坏过后，被舍弃不顾的边境行星衰老、荒废、疲乏、贫困，只留下沙漠、岩山、疏木的零星遗迹；被污染而失去肥壤的土地上，只有少数的人们还依赖着它生活；光荣的残渣，以及沉淀了的怨念；鲁道夫最为唾弃的无力行星；没有未来、只有过去的太阳系第三行星……。

但是，这个为人遗忘了的行星，正是费沙的秘密支配者。雷欧波特·拉姆的资金便是从这个举世公认最为贫困的地球上得到的。

“在长达八千年的期间中，地球一直被误解了，可是，洗刷屈辱的日子就要来临了！地球才是人类的摇篮，支配全宇宙的中心所在！舍弃母星而去、忘恩负义的一群人，再过两三年就会回心转意了！”

“有这么快吗？”

“你怀疑吗？费沙的自治领主！”

阴气沉沉的笑声划破寂静的空间，这位被称作总大主教、身兼政教合一的地球统治者，其笑声令鲁宾斯基全身毛发悚然！

“历史洪流正加速度的前进中，尤其银河帝国和自由行星同盟两大阵营，在不断地收敛权力和武力，再加上新的民众毫无间断地涌入，原本潜伏在两大阵营的回归地球精神运动，已在地面上出现了。其组织化与资金调度就交给你们费沙人了，你们可别坏了大事！”

“这是当然的！”

“我们伟大的先祖们，正因为如此才选择费沙行星，将忠实的人送往地球，并累积财富。在兵力上，地球仍不是帝国和同盟的对手，费沙因于特殊的地球位置，以经济力支配世俗面，我们地球则以信仰支配精神面……不需撩起战火，宇宙便能乖乖地纳入地球的手掌心！要实现这个远大的计划，还得经过数个世纪，先人的睿智，经过我们这一代，终于开花结果……”

话至此，思路突然一变，发出尖锐的叫声。

“鲁宾斯基！”

“嗬……？”

“你可别背叛了!”

凡是任何一个认识费沙自治领主的人在场的话，对他那副冷汗直流的样子，一定会看得目瞪口呆。

“这种……这种事，我连想也不敢想……”

“你既有才干，又有霸气……我警告你，不要被人恶意诱惑所收买，曼夫瑞二世——在你之前的自治领主是怎么死的，你应该还记得很清楚吧?!”

曼夫瑞怀抱着帝国与同盟和平共存的理想，并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在鲁宾斯基之前的瓦伦戈夫，不愿听从地球的控制，想要自主行动。这两个人的表现都对地球造成威胁。

“我能当上自治领主，完全仰赖您的支持，我不会忘恩负义的!”

“不会就好！你要好自为之，保持过去的良好表现!”

……定期通讯之后，鲁宾斯基步出房间，站在大理石地板上，抬头仰望星空，看不到地球实在太好了！从异次元回到现实的安全感，使他又恢复了平常傲视群伦的自信表情。

如果费沙只是费沙的就好了！那么，他就可以成为银河系宇宙的实质支配者了，可悲的是，现实往往不知人意!

对于那些一心想将历史倒回八百年前，再度使地球成为群星之首的偏激份子而言，他只不过是一介下仆罢了。

但是，未来会永远如此吗？在宇宙中可没有什么亘古不变的道理。

喃喃自语的鲁宾斯基，嘴角突然呈现诡异的曲度。

“或者会是我呢……”

Ⅳ

“与门阀贵族们一决雌雄是无可避免的了，或许会演变成使帝国分裂为二的战争吧?!”

吉尔菲艾斯对莱因哈特所说的话点头表示赞同。

“与米达麦亚、罗严塔尔等人协商，进行作战提案的顺序，只是，有一件事令我非常担心……”

“万一叛军出现了……”

"正是。"

当帝国国内分裂为——立典拉德＝罗严克拉姆中枢与布朗胥百克＝立典亥姆阵营——两大势力陷入内乱状态时，同盟军会不会乘隙发动侵略战争呢？对作战提案及执行信心颇具的吉尔菲艾斯，也不由感到不安起来。

金发的年轻人对红发的好友轻轻笑道：

"别想那么多了！吉尔菲艾斯！我有一个方法。尽管杨威利用兵再厉害，我也有办法让他无法踏出伊谢尔伦半步！"

"什么方法？……"

"就是……"

V

"好诱人哪！"

红茶还没送到手边，不知在思考什么的杨喃喃道。

放下手中的杯子，尤里安瞪大了眼睛看个不停，在感受到一种奇怪的气氛后，便不发一语静下来。

立典拉德＝罗严克拉姆中枢的迅速成立，使帝国的政情步入小康阶段，但是却不能长此以往安定的发展下去。布朗胥百克＝立典亥姆阵营拥兵自重，不久必会急起直追，帝国即将爆发分裂的内战了！

这时，情势巧妙的读入——举例而言，联合布朗胥百克挟击莱因哈特，再回头攻击布朗胥百克，将银河帝国一举消灭……。

或者教唆布朗胥百克，使其与莱因哈特平分对峙，待两军疲惫不堪时，再予以迎头痛击……，杨对自己感到嫌恶，因为他在用兵方面的头脑竟是如此自负！杨刚刚喃喃自语时说的"好诱人哪！"就是指这件事。

如果自己是独裁者，必定会这么做，但是，他只是民主国家的一介军人而已，行动难免受到限制。超越了这个限制，他将变成鲁道夫的后继者了……。

尤里安把冷了的红茶再热一次，端到桌子上放着，杨这才注意到，他对尤里安说声："噢！谢谢！"

"在想什么呢？"

被这突如其来的一问，年轻的上将脸上不禁露出少年般羞赧的表情。

“不可以跟别人说哦！真是……当人类只想到要追求胜利的时候，就会变得极其卑劣！”

“……”

“对了！先寇布不是教你射击吗？练到什么程度了？”

“准将说我很有慧眼哦！”

“喔？那真是太好了！”

“司令官也来练习吧！好不好？”

杨笑了起来。

“我没才能，也提不起劲儿来！现在可能是同盟军中最差劲的一个！”

“没关系！就当作是健身运动啊！”

“司令官自己带枪自卫时，打仗必输无疑！我目前正在思索，别让自己走入那个死胡同。”

“原来如此！那么……我会保护你的！”

“拜托你了！”

杨笑了笑，手中握着红茶杯子。

尤里安看着年轻的司令官，心中想道：“这个人只比我大十五岁，十五年后，我能够达到这个人的水准吗？”

少年的思绪似乎飘得好远好远。

……在重叠交错的幻想中，宇宙旋转了起来。

宇宙历七九六年，帝国历四八七年，罗严克拉姆侯爵莱因哈特或杨威利，仍无法预知自己的未来。

银河英雄传说

田中芳树 著

2 野望篇

第一章　暴风雨前的宁静

I

亿万颗繁星闪耀着亿万道光芒。宽广深邃的空间笼罩在深沉的黑暗中，那光芒看起来是那么的有气无力。

没有尽头的夜晚，无边无际的虚无，超乎想像的寒冷……所有这一切，并没有摒弃了人类，只是无视于人类的存在罢了。宇宙虽大，但在人类眼里，却成了咫尺天涯，因为宇宙早已为人类所熟悉且被纳入可以来往自如的范围之内了。

人类将宇宙划分得支离破碎，分可住区域和不可住区域，航行分可航行区域和不可航行区域；而那些最无可救药的人们——职业军人，则将所有的空间和星群，划分成敌军支配区域和我方支配区域，应该据为己有的区域和值得固守的区域，或是容易攻占的区域和不易攻占的区域。

这些空间和星群原本并没有名称，渺小的人类为了加以区别，便以自己的语言文字来称呼它们。

这一片宙域叫做“伊谢尔伦回廊”，这一条细长而隐蔽的隧道，贯穿了银河系宇宙的险要之处。

一般战舰在其中航行着。在 GO 光谱型的恒星光芒中，流线型的舰体闪耀着银灰光泽，下面印着 Uiysses 的名称。

尤里西斯——这艘以古代传说中的英雄命名的战舰，目前配属于自由行星同盟军伊谢尔伦要塞的驻留舰队。

大约半年以前，尤里西斯仍属于同盟军第八舰队。在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亚姆立札会战中，尤里西斯痛失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官兵和舰艇，同时，舰队本身也瘫痪了。所剩无几的生还者，不是重行编列入其它舰队，就是分配在基地。

不论是战舰本身，或是战舰中的官兵，尤里西斯堪称是浴火重生的骁勇战士。

然而，在现实的生活里，战舰“尤里西斯”并没有成为受尊崇的对象，反而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

在亚姆立札会战当中，尤里西斯所受的损害还算轻微。它只是利用微生物的排水系统遭受破坏罢了，为此，官兵们的双脚必须泡在四处逆流的污水中继续作战……

迎接尤里西斯而来的却是一句“厕所坏掉的战舰”这样和期待相违的话。听到别人很勉强的挤出一句“辛苦了”时，担任舰长的尼尔森中校和担任副舰长的亚达少校，不约而同地垂下头来。眼看着出征的三〇〇〇万士兵损失竟达七成以上，这个凄惨的打击似乎令大家不拿尤里西斯来开几个玩笑，在理性上的平衡就无法维持了。话虽如此，生还的官兵们可丝毫不觉得有任何的慰藉……

现在，尤里西斯正背对着伊谢尔伦要塞，负责巡逻任务。顺便也在这项任务中对官兵们实施训练。在满布变光星、红色巨星、异常重力场等的宇宙区域前端，充满了更为巨大的人为危机！自由行星同盟的领域延伸至伊谢尔伦的边缘，向前便是银河帝国广褒的边境领域。过去，这里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战斗，有时仍可发现几世纪以来遭受破坏的太空船破片。

舰长尼尔森中校硕大的身躯自指挥席上站了起来；因为通讯兵来报，发现来路不明确的船舰。尤里西斯的索敌系统和其它战舰并无二致，雷达、质量计算器、能源计量装置、先遣侦察星群等等，一应俱全。这些侦测系统全都有了反应！来方并非舰队，而是一艘战舰。

“在这个宇宙区域里，现在不可能有我方的船舰啊！”

“没错！现在在这个宇宙区域中，我方船舰一艘也没有！”

“依单纯的推算，那一定是敌军了！全体人员进入一级备战状态！”

警报响起！一百四十名官兵体内肾上腺素的分泌量急速上升，各部署准

备就绪的起讫之间交相传至——敌我距离三十三光秒、磁力炮没有异常、热线炮准备完毕、荧幕入光量调整完毕——舰长扬声发出共通讯号的命令，声音震天价响！

“停船！否则将受到攻击！”

官兵们个个紧张得汗流浃背，五分钟后，回音传来。接获回讯的通讯士官搔搔脑袋，将磁碟片交给舰长。上面写着：

“我舰无意交战！并有事希望与贵军商谈。”

“商谈?!”

尼尔森舰长喃喃自问着。亚达副舰长两手交臂交叉于胸前。

“难不成是许久未曾有过的亡命者!”

“算了！容后再研究吧！备战状态还未取消呢。向对方传达！令其停止机关、打开通讯荧幕!”

尼尔森舰长摘下配有白色五积星徽章的军帽，抬头看着。互相残杀能避免尽量避免，否则即使胜利了，牺牲也在所难免。

其中一个荧幕浮现影像，舰长一面望着那艘与尤里西斯相当酷似的敌舰，一面思索着——对方是不是也紧张得大汗淋漓呢?

伊谢尔伦是位于银河帝国领域与自由行星同盟领域交界的人工行星，环绕着亚尔提那恒星。两国的军队若不通过“伊谢尔伦回廊”的中心处，便无法互相发动攻势。

帝国建造了这个人工行星，却被同盟夺占。其直径六十公里，内部若加以细分，可以分隔成数千层。表层以耐光束用的镜面处理而成，是由超硬度钢、结晶纤维及特制陶瓷所组成的复合装甲，共有四层，牢不可破。

以战略基地而言，其战略机能可说样样兼备，攻击、防击、补给、保养、装备、医疗、通讯、管制、情报……等，不一而足。宇宙港口可停泊二万艘舰队，装备工厂可以同时修复四百艘战舰；医院共可容纳二十万张床位；兵工厂一个小时可以生产七五〇〇枚镭射核合成飞弹。

要塞和驻留舰队的军人数目，共计二百万人；住在这里的百姓更多达三百万人，他们大部份都是官兵们的眷属；此外，还有军部委请前来建造生活及娱乐相关设施的工作人员。在这些设施当中，也有完全由女性经营的商家。

伊谢尔伦既是要塞，同时也是拥有五百万人口的大都市。有人类居住的行星之中，人口数比伊谢尔伦少。这里的社会资本堪称完备，而且各种设施俱全，从学校、戏场、音乐厅、高达十五层的运动中心、产科医院、育儿所，到内部完成型的给水排水系统、淡水工厂暨氢气动力炉、可充作氧气供给系统之一及森林浴场所的广大植物园，以及最重要的水耕农场——此为植物性蛋白质和维他命的供给站。

兼任要塞的司令官及驻留舰队司令官，并且是这个巨大宇宙都市的最高负责人，指挥全体官兵的人物——自由行星同盟军的上将——杨威利提督。

Ⅱ

乍看杨威利，许多人都不会认为他是同盟军首屈一指的重要人物。就连他穿着军服时，还是没有分毫军人的架势。

他不是举止一板一眼、深谋远虑的老派绅士，也不是肌肉结实、体格魁梧的男子汉，更不是冷静俊秀的书生或面白肌净的公子哥儿。

年龄恰是而立之年，但外表看起来则年轻了约两三岁。黑发、黑眼睛，体格中等，虽然不算是不英俊，但倒也不是那种稀世的俊男。

他最了不起的地方并不是头盖骨的外侧，而是其中的脑筋。去年——宇宙历七九六年，他一人囊括了自由行星同盟的全部军事战绩。他使我军不流一滴血，便将易守难攻的伊谢尔伦要塞自帝国军的手中夺取到手；在亚斯提星域和亚姆立札星域，同盟军惨败于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手下，杨凭着过人的沉着、巧妙的作战智慧，将我方自全军覆没的危机中拯救出来。

没有杨威利的话，宇宙历七九六年，自由行星同盟的战争记录就只有“败北”二字而已。这件大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杨也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由准将直升上将。这位一战成名、特例晋升的青年提督，却没有特别的感动。因为，尽管杨已俨然成为无人能出其右的战争名人，但战争在他眼里，却是一文不值！

他曾不只一次地想从军队引身退隐，做一介默默无闻的平凡市民，但至今始终无法如愿。

有一天，他在自己的房间内下立体西洋棋，下得正起劲时，尤里安·敏兹大嚷一声：

“CHECK!”

杨搔搔头，承认输了，下起西洋棋来，这位战场名将也没辙了。

“算了！算了！连败十七次了！”

他毫无愠色地叹了一口气。

“十八次喽！”

尤里安笑着说道。他正值少年期，年纪只有杨的一半。亚麻色的头发有微微的自然波浪，配上暗褐色的眼眸，是一世所公认的俊美少年。

三年前，根据“战时托孤法”的实施，战殁官兵的子女必须送到军人的家庭中抚养，于是尤里安便被送到杨这里来。

尤里安在学校是优等生。在运动方面，是飞球项目的年度得分王，由他成为士官阶级之军眷来看，显示他在射击方面的敏锐度也总是高人一等。身为监护人的杨看在眼里，一方面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一方面也引以为自豪。

“尤里安唯一的缺点就是……”

亚列克斯·卡介伦对他稍有微词。卡介伦是杨在军官学校时代的学长，嘴巴上经常不饶人。

“太崇拜杨了！实在是个差劲的兴趣！要是他没有这个缺点，我就把女儿嫁给他！”

顺便一提，三十岁的卡介伦有两个女儿，大女儿现在是七岁……。

“再来一盘！”

杨不甘心，再下战书！

“想连败十九场吗？我倒是无所谓啦！”

教尤里安下西洋棋的是杨，但不到半年，这个弟子就青出于蓝了，自此以后，两人的实力差距渐渐拉开。不过，当尤里安对杨说“我比你厉害了”，也仅止于开玩笑而已。不只是在西洋棋如此，尤里安本身认为这并非是技术上的问题，而是自己在根源上原本就远远不及于杨了。

钟铃铿锵的声音轻快响起。

“司令官阁下！我是格林希尔！”

拥有金褐色头发与浅棕色眼眸的美丽女军官，自电视电话的画面发出声

音。她从去年开始担任杨的副官。

“我现在忙得很哪！什么事?”

杨的语气显得漠不关心。

“帝国军的战舰派来使者，有一份重要的文件要麻烦司令官过目!”

“就这么回事?”

杨并不感到惊讶，仍是一派镇静，停了一会，他放下棋子站了起来，随后走出室外，看见他的枪仍搁在桌上，尤里安连忙叫道：

“您忘了带枪了！阁下!”

“不用了！不用了!”

年轻提督怕麻烦似的挥挥手。

“可是空着手去，太……”

“你认为如果我带着枪而开了枪，会打得中吗?”

“……不会。”

“那么，带着枪也没用!”

杨说毕跨步扬长而去，尤里安慌慌张张地追上前去。

与其说杨大胆，毋宁说他从某个角度上，看清了人类的能力问题。谁都想不到易攻难守的伊谢尔伦要塞竟然会在他的运筹帷幄下轻易得手。正因为如此，他体认了一个道理——对人类而言，没有完全或绝对的事情。

原本志不在军人，一心想成为历史学者的他，也看清了世事的盛衰无常——再强大的国家终有灭亡的一天；再伟大的英雄一旦权力在握，日后必定腐化堕落。

生命亦然。许多战场上勉力挣扎图存的勇士，因一场感冒断送性命；在血腥权力斗争中获胜的人物，命丧于名不见经传的暗杀者手上；还有，银河帝国的皇帝—奥特佛列特三世“因噎废食”，他惟恐遭到毒杀而很少进食，以致于衰弱身亡。

“凭你怎么小心，没用的时候就是没用!”

杨连护卫也没带，到伊谢尔伦就任之初，有十二名卫兵分四梯次跟在他身边，竟连上厕所也如影随形，因此他私下解散了他们。

但对于要塞内警备保全系统的运作，杨则十分注意。控制机能分散于三处，彼此互相监视，三处必须同步控制，否则将无法充分掌握机能；另外，

空调系统也加装大气成份分析装置，目的在不使要塞内部流入瓦斯。

所有这些构想并非出自杨的本意，但是，吹毛求疵的高阶军部单位、忧心忡忡的部属、满脑子只关心预算消耗的官僚、好整以暇专搞视察的政治家、制造新闻炒作的媒体——为了让这些人也感觉要塞的警备体制方是万无一失，因此，杨也不得不设下这些用以昭公信的体制。

“显而易见的，地位愈高的人，想法愈复杂!”

杨望向尤里安少年，喃喃自语道。

“您既然知道了，就不会随波逐流啦！为了避免发生无谓的麻烦，这样不是蛮好的吗?”

尤里安一付大人的口吻应道，接着补充自己的意见。

“这件事还好，我担心的是地位提高了，您的酒量也增加了！请稍稍节制点!”

“增加很多吗!”

“现在至少是三年前的五倍了!”

“五倍？没那么多吧?!”

尤里安把三年来家里的收支记录，放到满脸怀疑的杨面前。酒类饮料的支出指标，从三年前的一〇〇，骤升至目前的四九一，这还不包括在外面喝酒的部份，所以尤里安所说的五倍以上，是其来有自的。

杨自是无言以对，只得答应节制酒量，但是，这个允诺能够持续到何时呢？不管是做此约束的尤里安或是受到此约束的杨自己也好，可都是没有一点信心……。

二个小时之后，杨命令所有干部到会议室集合。

帝国军支配这座要塞时，这里是要塞司令官和驻留舰队司令官洽谈咨商的地方，当时，会议经常是以针锋相对、恶言相向的争吵收场，因此，冲突气氛便成了这个会议室的传统。

要塞事务监督——亚列克斯·卡介伦少将。

要塞防卫指挥官——华尔特·先寇布准将。

舰队副司令官——费雪少将。

参谋长——姆莱少将。

副参谋长——派特里契夫少将。

高级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

此外还有战舰尤里西斯的舰长尼尔森中校和副舰长亚达少校。

杨形式上地扫视一遍集聚一堂的军官们，接着开口说话。郑重严肃的口吻并不是他的一贯作风，他现在的语气仍象与朋友在举杯品茗、闲话家常一般。

“各位大概都知道了吧！帝国军派出布洛肯战舰作为特使，送来一个相当有趣的消息——他们希望帝国与同盟双方互相交换三百多万名俘虏！”

“因为要彼此养活对方的俘虏可真不容易呀！”

卡介伦少将调侃应道，体格中等、肌肉健壮的他，与其当军人倒不如做幕僚官员来得恰当，他在后方的勤务经验也比上前线的经验丰富多了。专搞事务工作，堪称补给、组织运作及设施管理的专家。亚姆立札会战战败之时，肩负起补给计划失控的责任——失事的原因在于帝国军罗严克拉姆元帅的巧妙策略——因而一时遭到左迁，后来，透过杨的要求，才到伊谢尔伦来任职。

事实上，卡介伦可以说是这个拥有五百万人口的都市——伊谢尔伦的市长。以他的行政能力对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组织，仍是相当派得上用场的。

“这也是原因之一。……如此说来，这件事有一半的责任在我身上！”

同盟军攻陷伊谢尔伦时，杨捕获了数目直逼大都市人口的俘虏。

先寇布准将撇嘴一笑。相貌洗练、现年三十三岁的他，是实行杨的作战计划，并促使其成功的一大功臣。出身贵族的先寇布，幼年随祖父母从帝国亡命至同盟，勇气与才智兼备，有时候，他那无所畏惧的性格也会对自己构成威胁，不论自身遭人攻讦或为人称颂，他都能够泰然处之，毫不引以为意。

“不过，事情本身并不好笑！‘养活俘虏并不容易’，这句话中隐含重要的暗示，颇值玩味！事情并不是‘养活俘虏’那么单纯！”

“怎么说?”

“换句话说，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已然决意要展开对帝国与内门阀贵族联合军的武力冲突了，大家应就这点来加以考量！”

当同盟军的头号大敌——金发年轻人的名字自杨的口说出时，一阵悄无声息。

此后的数个月，杨不断地反复思索着这个问题——该如何来对付这个逐步进逼银河帝国霸权宝座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

为了将权力完完全全掌握手中，莱因哈特必须打倒与他敌对的军阀贵族。看来，大规模的内乱不久即将爆发了！杨手边握有的情报虽然并不多，但毋庸置疑的，莱因哈特已开始针对这件事，着手进行铺路工作了。

问题是莱因哈特的布置计划不仅限于帝国境内，范围甚至扩及自由行星同盟。一旦贵族联合组织与同盟联手，或者是当莱因哈特和贵族联合打得两败俱伤时，同盟军便可乘虚而入，那可就不能等闲视之了。因此，趁同盟军在亚姆立札会战后元气大伤、无暇派兵出征之际，莱因哈特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

究竟该怎么办呢？

杨试着分析莱因哈特所设定的情况，对他而言，尚有最低的条件限度，只要根据最低的条件限度来布局，准错不了！

他分析整理的结果如下：

一、莱因哈特的兵力要对付门阀贵族已经倾注全力，没有剩余兵力。

二、他无法同时两面发动攻势。

三、根据一、二的情况来研判，运用谋略比发动武力对付同盟更为恰当。

四、谋略之中，必定暗藏玄机——那便是使敌人分裂，进而互相残杀。

按照这样的推算来看，杨已经识破莱因哈特的计谋了。

由内部分裂同盟军！

莱因哈特正是此意！他不得不如此做。换作是站在莱因哈特的立场上，杨也会这么做，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一旦同盟军内讧四起，帝国军便没有腹背受敌的威胁，除去了后顾之忧，莱因哈特就可以全力挞伐门阀贵族组织了！

接下来，他会采取何种具体措施呢？——杨进一步思考着，并获得一个结论。

或许自己想得太多了……杨并不是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杨对自己的自信，可不如别人对他的信心多。

不过，他现在所做的并不是追求人道或真理的工作，也不是要求绝对价

值的工作，而是胜败、是竞争——它们永远是相对的，你永远只能比对方抢先一步，才能稳操胜算。说起来简单，事实上，要比莱因哈特·罗严克拉姆这样的天才更胜一筹，有如难上青天。

杨觉得有点后悔了。

去年，亚姆立札会战之际，杨创下无可比拟的实战水准，但在开战之前的作战会议上，杨并没有竭尽心力去参与。当强硬毫无责任感地高唱主战论调时，即使会使事态陷及胶着，自己也应该加以阻止的！

(如果当时事态胶着，或许已未战先败了哩！)

杨想到这里，不禁苦笑了起来。

不管怎样，杨必须将帝国方面所提出的交换俘虏要求，转报同盟的首都——以国父之名为名的行星——海尼森。政府应该会欣喜地答应吧！俘虏没有选举权，但交换回来的同盟兵则有，选票数目等于二〇〇万票加上其家眷的票数。看来，他们势必会为此举行盛大的庆祝典礼！

“尤里安！咱们大概是要走一趟久违了的同盟首都！”

杨的声音充满活泼的气息，令尤里安微微感到不可思议。典礼、宴会、演讲……，海尼森充斥着这些令杨反感的仪式。

可是，杨还是走一趟海尼森。

Ⅲ

俘虏交换并不是由“两国政府”之间来执行，因为两国的政府彼此都主张自己才是人类社会唯一的正统政权，互不承认对方的存在，也无意建立两国间的外交关系。

这种情形若换作个人立场的问题，大家必须会对他们的顽固和愚昧，感到啼笑皆非。但站在国家的立场，人们就会以权威尊严之名，容忍这种种恶德存在。

是年二月十九日，俘虏交换仪式在伊谢尔伦要塞举行。双方均派军部代表出席，彼此交换名单后，在证书上签名。

“银河帝国军及自由行星同盟军，基于人道及军规立场，决定释回彼此

扣留之官兵，并保证以荣誉之名确实执行。

帝国历四八八年二月十九年　银河帝国军代表　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上将”

签名后，吉尔菲艾斯神采奕奕地笑着对杨说道：

“形式上的仪式或许是有所必要，但却也令人觉得是种傻事呢！杨提督。”

“我也有同感！”

杨观察吉尔菲艾斯。杨算很年轻了，但吉尔菲艾斯更年轻，不过才二十一岁而已。红宝石溶液染成般的红发，怡人的碧蓝眼眸，高人一等的身材，这位俊逸出众的美少年，是银河帝国屈指可数的一员悍将，连伊谢尔伦的女性也对他仰慕不已。在亚姆立札会战中，杨曾直接和他交手，也知道他是莱因哈特的心腹，但是杨却难以对这年轻人产生厌恶。

吉尔菲艾斯对杨似乎也有同样的感觉，辞别之际，两人握手更是有力。

“真是令人抱以好感的人啊！”

事后尤里安也说出他的感觉。杨点了点头，但想到自己竟然对敌军的指挥官比对我方的政治家还有好感时，不由得感到有点莫名。许多时候你所面临的敌人总远较幕后的操纵者来得光明正大，这种情形并不稀奇，而且，现在的敌人未必是永远的敌人，现在的伙伴也未必是你永久的伙伴！

不管怎样，这下子杨便可以借举办“遣返官兵欢迎典礼”为由，暂时大大方方地返回海尼森了。

Ⅳ

离开伊谢尔伦四个星期之后，杨和尤里安终于抵达首都海尼森。两人避开了二〇〇万的遣返兵、前来欢迎他们的家属以及大批记者夹杂簇拥的中央宇宙港，而在次要旅客线和货物线专用的第三宇宙港着陆之后，立刻搭乘无人驾驶的计程车直奔军官宿舍。途中，在仓库和工人宿舍杂处的哈其逊街上，碰到禁止通行的号令。警官们挥汗如雨地疏导群众，正是忙得不可开交，他们欲借人力来弥补地上交通中央控制系统的不足之处，但禁止通行的

原因何在则不得而知。杨下了计程车，走向那还不熟练的年轻警官。

“怎么了，为什么不能通行?”

“没什么事，不要靠近就是了，危险!”

警官的话前后矛盾，他神色慌张地把杨推回去。穿着便服，杨也变得毫不起眼了。突然间，杨有股冲动，他想明示自己的身分问个水落石出，不过，杨最后还是不发一语地回到无人驾驶的计程车上。因为讨厌行使特权的憎恶感比好奇心更为强烈。

绕了一个大圈子，事情终于真相大白，那是两人在回到位于希尔巴布利街上那空了四个月没人居住的宿舍之后的事了。

扭开立体电视的新闻专用频道后，当时的情景立刻映入眼前。“……最近，遣返兵接连犯下罪行，今天，哈其逊街角再度传出惨案，目前尚未调查清楚，已知至少三人被杀害……”

播报员悲伤的表情和强加压抑的声音，显得极不调和。

为摆脱战场上死亡的恐惧阴影而吸食迷幻药和兴奋剂的士兵们，成了毒瘾患者，重返市民社会。总有一天，恐怖和疯狂势必像无形的熔岩爆发出来，沛然莫能击之。

杨灵机一动，叫尤里安从资料供应库传送关于犯罪的统计资料。杨没有自己动手的原因是，不晓得如何操作电脑，并非特意要尤里安去做。

杨的猜测没错，和五年前相较之下，犯罪事件的比率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相反的，犯罪的检举率则降低了百分之二十二。不但人心颓废，连警官的素质也日趋低落。

由于战事旷日持久，许多官兵阵亡沙场，军队只得不断补充兵员，结果造成社会上各行各业人力资源不足。医生、教育家、警官、系统管理员、电脑技师……等，各类专业人才大量减少，空缺不是由生手接替，便是任其荒置。于是，维系军队根本的社会体制日渐萎缩，一个衰弱的社会，其军队必然随之衰弱，而衰弱的军队又损失官兵，如来一来，势必得再向社会要求补充兵员……。

这种恶性循环，就是那名为战争的纺车所编织出的矛盾累积吧！杨不禁想到，应该让那些高唱“和平所产生的腐败比战争所带来的破坏还可怕”等论调的战争赞美者看看眼前的社会景象！他们已经加快了社会崩溃的速度

了，却还要辩称自己是为了什么而战的！

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战呢？

放下手边的资料，杨仰躺在沙发上，反复思考着这个问题，因为，他不得不扪心自问，自己所做的事情意义何在？当想到自己所做的事情毫无意义时，杨的心情就轻松不起来了。

第二天下午的典礼，如往常般地在华丽空洞的词藻和歇斯底里的军国主义狂热中，划上句点。

“我觉得一辈子的耐心都在这两个钟头以内消耗殆尽了！”

杨走出会场，对着在旁等候的尤里安大发牢骚。“的确是让人受不了！”——尤里安心中颇有同感。以前，杨对这类的典礼，总是毫不避讳地表现自己的反感，有时甚至当全场都起立时，独他一个人兀自坐着。这次，他只是嘴巴上咕哝几句“不知所云！无聊透顶！”而已。

杨深深地吁了一口气，像要把方才在会场上吸进的“毒气”都排吐出来似的。突然，他看到前面的街道上，有一为数约一百人的群众。他们身穿滚红边的白色长袍，高举“还我圣地”的标语，嘴里不知在吟唱什么，缓缓地向前走去。

“那边是怎么回事？”

杨问身旁的年轻军官。

“噢！他们是地球教会的信徒啊！”

“地球教会?!”

“你不知道吗？这个团体是在最近才形成气候的！至于他们所崇拜的神体，便是地球……！”

“崇拜地球……”

“人类的故乡是地球，也就是所谓的最高圣地，现在由银河帝国所支配。他们希望借着武力夺回地球，然后在上面兴建引导全体人类的大圣堂！不计任何代价，也要为达成这个目标而共赴圣战……”

杨错愕不已！

“他们不是认真的吧!？这种事根本不可能嘛！”

“我倒不这么认为！”

年轻军官正色应道。

"……我们是正义的一方，最重要的是，杨提督！我们拥有像您这样伟大的军人，一定能够消灭残暴的银河帝国，把地球夺回来，不是吗?"

"咳！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啦!"

杨一面掩饰心里的厌恶，一面回答。

不论在哪个时代，总有狂热的信徒。不过，尽管如此，这件事也太荒谬了!

地球的确是全人类的母星，但是极端说来，它只不过是伤感主义的对象。八世纪之前，地球便不再是人类社会的中心了，文明的范围日益扩大，其中心也随之移动，历史可资证明。

为了夺回边境上一个古老的行星，牺牲数百万人的生命也无妨！——这种念头是从何产生的?!

"说到这个，倒是有一个类似的团体存在，忧国骑士团现在怎样了?"

"不太清楚，不过，好像有很多团员都加入地球教了。啊！因为想法雷同嘛！这不冲突吧?"

"背后的靠山也是同样的人吧?"

杨声音压得很低，军官似乎没有听到。

晚上的宴会时间未到，杨和尤里安想先回官邸休息，坐上无人驾驶的计程车后，杨陷入沉思。

很久很久以前，地球上有所谓的十字军。他们以夺回圣地为由，假借神的名义，侵略他国，破坏都市，掠夺财宝，虐杀住民，他们非但不引以为耻，反而向世人夸示着迫害异教徒的功绩。

这一块历史的污点，是由无知、狂热崇拜、自我陶醉和心胸狭隘所产生的。事实上，那些信奉神与正义的人才是真正凶暴残忍的人，这应该已是个惨痛的证明了。然而，二千五百年过去了，地球教徒在宇宙中再度演出这种愚昧荒唐之举!

有一句警句如是说道——好施善行者喜欢一个人默默耕耘，盲信愚行者希望有同伴一起做。他可绝不愿成为那种跟随他人愚行的人!

而地球夺回运动其实和表面上所看到的盲信愚行，根本没有两样!

在十字军背后操纵一切的是伯纳乔、杰诺巴等的海上商人，他们的目的不外在削弱异教徒的势力，独占东西贸易。支撑着这个狂热崇拜的正是这个

包藏祸心的企图！这段历史倘若一再重演……

躲在背后的是第三势力国……费沙？

这个想法闪过脑际，杨不禁为之愕然！计程车坐位本就不宽，他突然急促地挪了挪身体，尤里安不禁好奇地瞪大眼睛看着他，问他怎么回事，杨含糊应了几句，又陷入沉思之中。

站在费沙的立场来看，当然希望帝国和同盟环伺在地球周围来一场更加憎恨的厮杀！不过，一旦帝国与同盟垮台，秩序破坏殆尽，这样一来，对于以商业立国的费沙而言，反而是一大困扰吧！根据费沙的企图和用心，如果不是在其控制的范围之内，就毫无煽动的价值；但可以肯定的是，盲目信仰的精神张力，最后势必突破控制防线爆发开来，费沙理当明白这层道理才是。

莫非……他们真的志在以武力夺回地球，恢复过去的光荣……。

"实在搞不懂，费沙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杨喃喃自语，想着想着苦笑了起来。地球背后的主谋者未必是费沙哩！自己倒先杞人忧天了，岂不可笑?!

回到官邸，杨想喝一杯消除疲劳，他扬声叫尤里安。

"给我倒杯白兰地好吗?"

"有蔬菜汁啊!"

"……嗯……你认为蔬菜汁可以消除疲劳吗?"

"你认为它可以，它便可以!"

"咦？这句话是谁教你说的?"

"在伊谢尔伦，周遭都有老师啊!"

卡介伦、先寇布之辈的挖苦专家的脸一一浮现在杨的脑际，杨哼了一声。

"少年时期的教育环境早该小心选择才是呵!"

尤里安放声笑了出来，"只能喝一杯!"——他打定主意后，端了白兰地走过来。

V

和先前的典礼比较起来，派对显得有趣多了。

政治家、资本家和高级官僚继续发表冗长而欠缺幽默感的致词，不过，致词内容毕竟不是那种歇斯底里式的高谈阔论就是了。

在伊谢尔伦时，偶而有为了促进军民交流的派对，但身为最高负责人的杨，始终都是一派个人作风。当大家要求致词时，他只说了一句话：“祝大家玩得尽兴!”

军中或民间均不乏热衷演说的名士，但像杨这样位尊权重的要人，致词都一句带过而已，其他的达官贵人也只得长话短说了。

“杨提督二秒致词”成了伊谢尔伦的大特色。

这位传说中的主角——年轻的黑发提督，或为各家名媛贵妇争相瞩目的焦点，除了用餐之外，她们的话题总是绕着他打转。

“杨提督怎么没有配戴勋章呢?”

“因为勋章太重了，戴着那些东西走路，我的腰就直不起来了。”

“哎哟!”

“我的监护人告诉我，走路弯腰驼背，看起来像个老头儿。”

妇人们笑得开心，说话的人却无动于衷。这不过是在对自己的职务薪给所做的妥协罢了。

广阔的会场一角，尤里安坐在椅子上，无所事事地望着熙来攘往的人群。多达一万名的出席者，无一不是赫赫有名之士，可谓冠盖云集，气势非同凡响!

同盟的元首及最高的评议会议长——特留尼西特也在其中。他是大家公认的花言巧语能手。杨对他极其厌恶，厌恶到他出现在电视画面上时，杨就关掉电视。非但如此，杨也尽量避免和他碰面。

“尤里安！咱们该溜喽!”

“是！提督!”

两人行动配合得天衣无缝。尤里安到柜台领回背包，杨到厕所换上较不

起眼的便服，将礼服塞进背包里。随后，两人悄悄步出会场，谁也没有注意到。

米海洛之家——名字是有点夸张！它位于劳动工人时常出现的下町一角，也就是克特威尔公园的入口处，是一家24小时营业的小店铺。

贫穷但却拥有年轻和希望的情侣们，经常会来这里买食物和饮料，坐在通宵轩亮的夜灯下细诉情衷。

同时也为军队包伙的米海洛，一忙起来，便无法逐一和上门的顾客打招呼。不管来的是老人、青年或少年，由于灯光很暗，大家也就不太在意。

三个人点了炸鱼、法式烤马铃薯、法式乳酪派和奶茶后，同坐在一张凳子上，开始大谈起来。三个年代的人一同在这里进餐，因为他们方才在派对上都没能好好地享用餐点……

"喂喂！咱们这副德行，又要避人耳目，又得谈话，在这里不太方便吧！"

"我觉得很好哇！想到军官学校时代的事，那时，常常为了想办法打破关门时限绞尽脑汁哩！"

如果知道眼前这位老人是同盟军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比克古上将、青年是伊谢尔要塞司令官——杨上将，米海洛的老板和一座客人必定哑然失声吧！这两个军队干部是从方才的派对上溜出来，在这里歇歇脚的。

鱼和马铃薯之类的便餐，勾起了思乡愁绪。军官学校时代，杨经常和他的狐群狗党——罗伯尔·拉普，溜出宿舍，到这种即便宜又可口的小吃店来，大饱青春期的食欲。

两个人都是有酒喝就好，什么事都不在乎，他们点了德国威士忌之类的蒸馏烈酒，大过酒瘾后，走出小吃店时，醉倒在走道上，之后一动也不动。透过老板联络，洁西卡·爱德华连忙赶到，为避免严厉的教官们发现，她把两人移到店内看护。

"罗伯尔·拉普！杨威利！睁开眼睛，振作点！天亮以前没有赶回宿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喔！"

洁西卡冲咖啡给两个宿醉的年轻人喝下，咖啡没有加糖，但喝起来却有种甜甜的感觉……。

罗伯尔·拉普在去年的亚斯提战争中阵亡了。和他已订婚的洁西卡·爱德

华，当选为德奴仙行星区的议员代表，是反战和平派的急先锋，在同盟议会占有一席之地。

一切都变了，时间的脚步依旧向前推进，小孩子长大成人，增加的只有无法换回的遗憾。

老提督的声音打碎了昔日的梦想。

“好了，在这里谁都不认识我们。你不是有话要告诉我吗?”

“是啊!”

几条炸鱼随着奶茶流进胃内后，杨徐徐开口说道：

“最近，这个国家有可能发生政变!”

杨的语气虽然显示得蛮不在乎，但正待开口进食的老提督，手在半空中戛然停止。

“政变?”

“嗯!”

这是杨所下的结论。他语气淡然但钜细靡遗地说明自己对罗严克拉姆侯爵的意图所作的分析，不知道引发政变的人是不是直接受到罗严克拉姆的控制云云，比克古明白其中道理后，点了点头。

“的确!相当合理!不过，罗严克拉姆伯爵真的认为政变会成功吗?”

“对罗严克拉姆侯爵而言，不成功也好，因为就他的立场来看，能使同盟军分裂就算达到目的了!”

“没错!”

老提督两手捏毁空的纸杯。

“只是……他既敢唆使政变，自是胸有成竹!事先必已拟妥一项缜密且达成度高的计划了!”

“嗯!……”

“地方性的叛乱即使规模再大，只要其它地方不发出连锁反应，自然不会动摇中央政权。最有效的手段是直入首都内部控制核心，一旦权力核心成为人质，我们便束手无策了。”

“言之有理!”

“最麻烦的是权力的中枢，也就是武力的中枢。叛军虽然蜂涌四起，但若以强大而有组织的武力直接镇压，叛军必败无疑，所以即使叛军成功，也

不过是三日天下罢了!”

杨把最后一块炸马铃薯放进嘴里。

“因此，他必须使首都方面权力中枢的夺取与地方性的叛乱能够产生有机性的相互配合!”

随着年轻司令官的理论展开，坐在杨身边的尤里安，目光益发炯炯有神。这是经过数月以来，智慧激荡的成果。

“也就是说，必须分散首都的兵力，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得先在边境发动叛变，届时，军队必定出动镇压。而在军队尽出时再以全力压制首都。进行顺利的话，结果将会如我们想像中的精彩哪!”

“你刚才也提到，罗严克拉姆侯爵并不一定要使政变成功，只要使同盟分裂混乱，同盟便无暇介入帝国内部的动乱，如此一来，他的目的也达到了!”

“想起来还真麻烦哪!”

“做起来才麻烦呢! 不过，指使人去做的话，自己倒是不须费多少劳力!”

杨认为这对所向无敌的金发年轻人而言，这件事不过是茶余饭后的游戏罢了。

“那么连您也不知道谁在支持政变吗?”

“要知道此事到底是太难了!”

“那么，我必须对最近可能发生的政变防患未然才行了?”

“如果政变发生了，即使能镇压也得要派出庞大兵力及耗费相当的时间，亦会造成伤害，因此，若能事先防范，到时候只要一个审兵中队，就可以解决了!”

“没错!责任重大喔!”

“接下来，还有一事相托!”

“哦?”

杨的声音压得极低，老提督凑上耳朵。

坐在近旁的尤里安少年，听不到他们谈话的内容。他显得有点沮丧，但如果是对他有益的话，杨一定会一五一十地告诉自己吧! 他们现在的谈话内容，急速地鼓动着少年的胸膛。

“好！我明白了！”

比克古用力的点点头。

“在你离开海尼森之前，势必交到你手中，不过倒不知那东西会不会派上用场！”

杨把装炸马铃薯的空纸袋吹胀，然后用手拍破，巨大的爆裂声震惊了四周的客人。

“实在给您添麻烦！不过，请不要一时大意走漏风声！”

杨将纸袋揉成一团，向外抛去，这时，半圆形的机器人清洁车响起了二十年前的流行老歌，他步伐轻快的走过去，将纸团拾起放进自己的身体。比克古也把纸袋扔进机器人清洁车，手抚摸着略微凹陷的下巴，站了起来。

“那么，我先回去了！保重了！”

老提督的身影消失在夜晚的街道后，杨和尤里安也起身离去。

和杨并肩走向无人驾驶计程车的招呼站时，尤里安忽然想到，现在正在策商政变大计的人，现在或许也在某个角落密谈着这件事吧……。

尤里安才说起这件事，杨就奇怪地露出微笑来，说道：

“是啊！可能带着严肃的表情，吃着比我们更高级的食物呢！”

Ⅵ

这是个没有窗户的房间，连显示屋主个性的家具也没有，很是煞风景。光线昏暗，大约十个围着会议桌而坐的男子，脸部也看不清楚。

“好了！再确认一次！”

声音低沉，在座的每个人，头都转向同一方向。墙壁的一部份成了展示板，图上所显示的是由天顶向下俯瞰的自由行星同盟域。

“第一起攻击基地是聂普帝斯行星。标准历四月三日！”

星图的右下方，有个闪闪发光的红色小点。男人之间引起了小小的骚动。

“距离海尼森一八八〇光年。位于第四边境星区的中心，是宇宙港和物资集散中心、恒星间的通讯基地。不要忘记！在四月三日！负责带动这个地

区暴乱的人是哈贝……”

被叫到名字的男子挪了挪黑色的身影，缓缓地点点头。

“第二起攻击基地是卡佛行星，标准历四月五日。距离海尼森二〇九二光年，地点在第九边境星区……”

第三起攻击基地是帕尔梅伦多行星，四月八日。第四起攻击基地是尚普尔行星，四月十日。从星图上看来，四处发难起点均在以首都为中心的假想球体表面附近，彼此相隔遥远。政府的镇压部队必须分别往各方向派出。

“如此一来，首都海尼森便成了武力真空地带。届时，将可以少数的兵力控制基地。”

同盟最高评议会、同盟议会、同盟军统合作战本部、军事通讯管制中心等各个占据目标，一一被列举出来，攻击时刻、指挥官、人数等等也经过确认。至于细节部分，由于在此之前已讨论了十次以上了，因此，出席人员对全盘计划的内容和自身负责任务，均已了若指掌。

在自由行星同盟面临危急存亡的危机感下，在座的每个人都深具共识。一方面是因为去年的亚姆立札会战败北所带来的巨大打击，一方面则是因为政治的腐败、经济及社会的衰弱现象急剧严重，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危机意识。

现在的政客们实在是不值得赋予大任的，把权力当扑克牌耍的家伙，是应该剔除掉的。

主席环视列席的每一个人。

“我们必须亲手净化失去理想、腐败恶极的愚昧政治！这是一场正义之战，国家若不重建，只有走上灭亡之路！”

可以听得出来，是一种极力压抑的声音，与疯狂信仰者的自我陶醉，是有所不同的。在座的人莫不猛然点头，对他表示信服。

“不过，在这里有一个问题人物！”

男子的声音严肃了起来，其他的人心情也为之悚然。

“这个人就是伊谢尔伦要塞司令官杨威利提督。他不在首都，所以未纳他为同志，但是，如果各位有任何意见……”

男子止住声音，众人开始议论纷纷。

“拉他进来好吗？这个人谋略出奇，众望齐归，对我们大大有利，而且，

伊谢尔伦的战略价值也不容忽视!”

“若让他成为同志，我们就可以挟海尼森和伊谢尔伦控制全部领土，发挥四两拨千金的效能。”

“不过，没有时间了！在三月末行动展开之前，计划已经堆得满满的了，有办法说服他吗?”

“没有必要让那种人成为同志吧!”

在同座之中，这个人的声音听起来最年轻，但奇怪的是，语气森然且欠缺活力。一意蛮干的语调，和音声的感觉略微突兀。在座其他人的热络讨论一下子冷却下来，主席像在教训似的开口说道：

“不要感情用事才好！只是，要想说服杨成为同志，时间上的确不够，宁可在举事之后再重新考量。以地理条件来看，镇压尚普尔一地攻击行动的任务，必定是由杨负责……”

从伊谢尔伦到尚普尔，以最大的速度——脉冲跳跃航行方法，也要五天的时间。从这里传送首都发生政变的报告到那里，再从那里全速赶至首都，至少也要二十五天，合计是三十天。这段期间，首都已完全在我们的控制之中，而且，只要拥有那个厉害无比的防空系统——十二个战斗卫星所形成的“女神的配饰”，即使是“奇迹的杨”，要拿下海尼森也没有那么容易，只会让自己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罢了!

“在此前提下我杨商谈，或许就可以轻易地说服他加入我们。目前，我们应照预定的计划行动，掌握权力中枢之后，再扩大新体制的实力和权威!”

“提议……”

和先前相同，年轻而阴气沉沉的声音，再度吸引全场的视线。

“我们应该送一位同志到伊谢尔伦去监视杨，如果他采取任何不利于我们的行动，就立刻杀掉他!”

过了一会儿，有几个发出赞成的声音。因为要成功必须排除危险的成份。

“有没有人反对？好吧！我们就采用这个建议，速速找出适当人选!”

话是这样说，可是，主席的声音却显得不太热衷。

……一位坐在角落里，不发一语的男子，深深的叹了一口气，气息充满酒味。男子手里拿着一瓶罗瑟兰威士忌，瓶内的酒已喝掉了一半。

这位男子名叫亚瑟·林奇。恶意的咒骂像啤酒的气泡一般，浮现在林奇的心头。跳吧！跳吧！让大家在命运的掌握中疯狂的跳吧！会在途中失足跌倒，或是会跳到死为止，就看你们个人能耐了！

林奇自己也搞不懂，究竟是希望政变成功呢，还是失败？自九年前以来，他对自身的未来，似乎也早已漠不关心了。

在这之前，林奇的人生并非如此悲观消极的。不论在前线或处理庶务工作，尽皆成绩斐然，四十岁便晋升中将，人人以阁下称呼。但是他走错了一步。

在艾尔·法西尔星域与帝国军交战之时，被一种莫名的恐怖攫住，舍弃部属和百姓企图逃亡时，被帝国军俘虏，成为阶下囚。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却成了同盟军的耻辱，从此，鼠辈的污名便如影随形地紧追其后。

对了！事情转变如何了呢？

林奇闭上眼睛。酒精与虚无感交织成厚重的帘幕，帘幕的另一端映像了一个行星的模糊轮廓。

那个行星——一万光年之隔的银河帝国首都——奥丁，在那里，赋予他一项任务的莱西哈特·罗严克拉姆侯爵，那锐利而野心勃勃的目光，正穿透辽阔的星海，疾射而来！

第二章 起火点

I

林奇被传唤晋见银河帝国军宇宙舰队司令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侯爵是在前年十一月的事了，此时距莱因哈特在亚姆立札大破侵犯帝国领域的同盟军一役不远。

在艾尔·法西尔星域被捕蒙羞之后，林奇便在边境星域的某个矫正区过着生活。

帝国境内没有所谓的俘虏收容所，“叛军”的官兵，一概被归为反对帝政的严重思想犯，为了“矫正其思想、道德”，便成立了这类的设施。

在广大的设施内部，食粮自给自足，帝国军监视着境界域，每四个星期供给一次医药用品和衣服，并不太干涉这些收容者的殖民地。帝国军并不是对他们特别宽大，而是碍于预算和人手的不足。即使是实施征兵制，但人力资源实在有限。事实上也无力治理这种边境星区的各个角落。如果“思想犯”之间起内讧互相残杀了，帝国反而乐得省事，高兴都来不及。

在自由行星同盟这边，刚开始时，对帝国军的俘虏相当礼遇，这是一种心理作战——使他们体会自由社会体制的好处，进而加以洗脑；但经过一世纪半以来的战乱，自由行星同盟也无力再“摆排场”了。最近，俘虏们的待遇相当于一般社会与刑事局之间的中间值。

……林奇和他昔日的部属，一同住在其中一个殖民地。后来搬进矫正区的士兵们说出他在艾尔·法西尔的丑闻，其他俘虏便对他冷眼相向。

林奇借酒逃避现实，只能任人臭骂、毫无辩解余地的他，也只能这么做了。由新进的俘虏们口中，他也得知妻子已和他脱离关系，带着两个孩子回娘家了。他日渐沉溺酒中，声誉也更跌落谷底。现在连昔日的部属看到他时，也会露出露骨的轻蔑和嫌恶的目光。

这时，一艘驱逐舰出现了，把他带往帝国首都——奥丁。

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候爵和杨威利不同，乍见之下，外表气势非凡。

当时他二十岁，修长而匀称的身躯散发着优雅与精悍的协和感，耀眼的金黄色头发比去年长了许多，看起来像是狮子的鬃发。洁白无瑕的肌肤和秀丽端整的眼睛，仿佛集造化女神的宠爱于一身似的。只是，他那天使般的水蓝瞳眸，总不时放射出锐利而令人不敢正视的目光，或许，应该说那是一双热切凌驾于神之上的堕落天使的眼眸。

“林奇少将！”

他的桌子前方放着一把椅子，卫兵们扶着一个男子坐到椅子上。莱因哈特的声音欠缺亲和感，他自己也感觉到了，但他不想改变。因为眼前这个人是人人唾弃的无耻之徒。

“……您是……？”

“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

林奇睁开浓浊泛红的眼睛。

“啊？是你啊……真是年轻啊，太年轻了。知道艾尔·法西尔吗？几年前了啊……你……那时是个孩子吧……而我是少将哩……”

一个高头大马、红发的青年军官站在莱因哈特的左方，蓝色的眼睛里充满嫌恶、怜悯的神色。

“莱因哈特阁下，这种男人有用吗？”

“当然有用！吉尔菲艾斯，如果没有用，这个男人也没有活命的价值了！”

金发的年轻元帅观看着林奇。视线宛若一道疾射而来的剑光。

“好好听着！林奇！我不再重复。有个任务要你去完成，事成之后，会给你帝国军少将的地位！”

林奇一时反应不过来，但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他那浓浊泛红的眼睛深

处，似有灯炬闪烁一般，发亮了起来。像要甩开盘据脑中的酒精毒雾似的，林奇猛力地甩甩头。

“少将……哈哈哈！少将啊……”

他伸出舌头，舔舔上下的嘴唇。

“这倒是不错！那么，你要做什么？”

“潜进你的国家，煽动军队内部的不平份子，策动政变！”

隔了一阵子，一阵怪异的笑声在空气中震荡了起来。

“嘿嘿嘿……不要做白日梦了！那是不可能的！你在睁眼说瞎话吗？”

“是可能的！这是计划书，按照计划去做，必定可以成功！”

林奇的眼中再度泛着迟滞的目光。

“但是……潜进失败的话，我会死的！一定会死的！被杀死……”

“那时你就死吧！”

莱因哈特的声音像长鞭撕裂空气。

“你认为现在的你还有生存价值吗？你是个懦夫！舍弃了应该保护的百姓、丢下应该指挥的士兵，自顾逃亡，厚颜无耻！没有人会为你说话！事到如今，你还珍惜生命？”

这一字一句刺激了林奇那被酒精侵蚀的薄弱意识，他醒转过来。精神的质与量直有天壤之别，林奇全身打颤，冷汗浃背。

“没错！我是懦夫……”

他喃喃自语着，声音很微弱，但却很清楚。

“现在也没有机会可洗刷污点了！那么倒不如做个彻头彻尾的懦夫，恬不知耻地活下去……”

他抬起头，眼中的混浊尚未消失，但是眼眸深处却燃起熊熊烈焰。

“好吧！我了解了！我就干吧！真的会给我少将的地位吧?!”

他的声音又恢复了十年前的雄劲锐气。

Ⅱ

“计划若能成功，杨应付国内情势尚且自顾不暇，根本无心插手这里。”

林奇离去后，莱因哈特抬头望着红发的好友。

“是的，一旦国内的和平被搞乱，叛乱军也就束手无策了吧?”

“和平?吉尔菲艾斯，所谓的和平啊，那是指无能并非最大罪恶的那种幸福的时代!看看那些贵族!”

莱因哈特舌锋辛辣。

表面上，帝国与同盟间的战争仍然持续着，但在背后，贵族阶级却无忧无虑地享受着“壁垒内的和平”。相隔数千年黑暗的虚空中，士兵们伤的伤，倒的倒，笼罩在死亡的恐怖中，惶惶不可终日之际，皇宫的水晶吊灯下，却大开华丽的舞会，上等的香槟、用红酒熏过的烤鹿肉和巧克力点心，还有纯白的波斯猫、蓝色珍珠发夹、琥珀壁饰、传承数个世纪的白磁花瓶、黑貂毛皮、镶缀无数颗宝石的长裙，以及光泽色彩耀眼的彩色玻璃……。

此情此景——这种悲惨而又荒谬的对法，就是现实吗?

是的!这就是现实!

第一次参加舞会时，水蓝色瞳眸中的少年便有这种感慨!

这种感觉随着成长转化成坚定的意念，以后，每次参加舞会或派对，就成了找出敌人的机会。后来，经过多次的观察，莱因哈特得到一个结论——衣香云鬓、光华夺目的大贵族们，无一值得煞费心机去防范。

他只对吉尔菲艾斯表示自己的看法。

“我也认为贵族不足惧。”

此时开始，吉尔菲艾斯对莱因哈特采取了谦顺的态度。

“但是!对贵族‘们’则必须注意!”

莱因哈特听了，惊讶地望着好友。

集团统一起来的意识——即使无法统一，对共通敌人产生利己的憎恶的集合是不可轻视的。当和正面的敌人刀剑相交之时，或许有人会从背后暗中杀至也说不定。

“我知道了!我会小心的!”

莱因哈特应道。隐藏在他体内那道利如细剑的锐气，总是在这位好友的遮盖下，转趋和缓。

另外一位能抑制他那毕露锋芒的人，便是大他五岁的姐姐——安妮罗杰。

十五岁时被先帝佛瑞德李希四世纳进后宫的她，自那时起，就对未来放弃了希望。蒙皇帝恩赐格里华德伯爵夫人的封号后，她便极力从性格几近破裂的父亲身边拉拔莱因哈特，并且也成为情感与莱因哈特胜似兄弟的吉尔菲艾斯之后盾，对他们两人而言是强而有力的保护者。

而如今，曾是被监护的两人，身长已高过她许多，而且挂着提督的头衔，纵横驰骋在宇宙战场上了。不过，当他们出现在她面前时，两人忽儿仿佛回到那逝去不远的少年时代——那一段隐约透着甘美、多采多姿的日子！

——先帝佛瑞德李希四世生活极其放荡不羁，自他猝死以来，银河帝国的统治阶级便断断续续地掀起变动的波涛。

首先是五岁的幼儿艾尔威·由谢夫登基为新皇帝。他虽是佛瑞德李希四世的直系嫡孙，但在即位之后，即招致两大贵族的愤怒和嫉妒。

两大贵族就是欧特·布朗胥百克公爵和威尔罕姆·立典亥姆侯爵。原来他们分别与已故佛瑞德李希四世的两个女儿结婚，并各自生下女儿。他们企图让自己的孙女儿即位为女皇，好让自己成为摄政王，进而支配整个帝国。

当他们的野心梦破碎了，便连袂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发誓报仇。他们的敌人便是幼年皇帝——艾尔威·由谢夫二世，以及在幕后支持他的两大重臣——七十六岁的帝国宰相克劳斯·立典拉德公爵和二十岁的莱因哈特·罗严克拉姆候爵。

因此，银河帝国的统治阶段分裂为两派。一是拥护皇帝派，以立典拉德及莱因哈特为枢轴；另一为反皇帝派，由布朗胥百克及立典亥姆连手立阵。

许多对帝国未来忧心忡忡，同时也担心自身安危的人，都希望保持中立立场，但是日益险恶的局势却使他们不得置身事外。

到底该依附哪一方以求生存呢？哪一方才是名正言顺？又，哪一方握有胜算呢？……个个都在考验他们的判断和洞察能力。

在感情上，他们从一开始便倒向布朗胥百克公爵这一方；但是，莱因哈特是战争天才，人尽皆知，因此，他们很难下定决心，不断在感情和私心之间随风转舵。

“贵族们一会儿偏右，一会儿偏左，举棋不定，绞尽了脑汁也分辨不清究竟该站在哪一边，活活演了一场最近以来最有名的喜剧！”

有时候莱因哈特会这样和帝国宇宙舰队参谋长——巴尔·冯·奥贝斯坦中

将交谈。

“最后若不是以快乐的结尾收场，就不能称之为喜剧了吧?”

奥贝斯坦或许是并非轻浮易动之事，但一般人咸认为他是欠缺幽默感。虽然年仅三十多岁，但头发已半白，左右义眼内部装着光电脑，不时放射着冷峻的光芒，双唇薄而紧闭，他的表情使人无法对他产生敬爱之意，而且，尽管别人对他作何批评，他也总是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

“无论如何，阁下只管静观其变，等着看敌人兵慌马乱的景象吧!”

“是啊！我会慢慢地等!”

当然，莱因哈特并没有坐着空等。他运用各种毒辣的策略，迫使大贵族们委身在毫无胜算的盲目愤怒之中。他们歇斯底里的暴动，对莱因哈特来说是正中下怀。而且，他对这些策略的运用，就好比追逐美丽蝴蝶的少年一般，倾满腔热诚全力以赴。

“是没有必要真的把贵族们逼到死角去的。”

莱因哈特一面用灵巧的双手把好友的红发当做玩具把玩一面说道：

“只须他们深信自己走投无路就行了!”

事实上，所有贵族若能团结一致，他们的武力和财力绝对遥遥领先莱因哈特。但尽管如此，他们也担心一旦发动反击，所有的财力和武力将化为乌有，这种欠缺平衡的反应，令莱因哈特觉得可笑。

莱因哈特的头脑不再仅止于少年时代的智力，但多少仍残留着少年时代的感情成份。他相当憎恶敌对的人，但假使对方的言行举止有特殊之处，纵谈不上具有任何美感，他也会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大感兴趣，现在，在贵族当中已找不到这种人了，莱因哈特有点怅然若失。

Ⅲ

玛林道夫伯爵是一位温和而明智的人物，不仅贵族，连领地内的人民也都对他爱戴有加。

关于目前的情势，他也茫然不知该如何自处，每日唯有抱头沉思。若能保持中立就好了，可是，有可能吗?

在这一天，他的长女希尔德自奥丁的大学暂时回家省亲。

希尔德——也就是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伯爵的爱女，年方二十岁。

暗灰色调的金发，短俏而飞扬，一脸阳刚的美貌，若不是她有一对碧绿而灵巧生动的双眸，会让人觉得她美得不像人类。双眸散发着跃动的智慧与生气，看起来像个富有冒险精神的少年。

“小姐！您看起来精神很好呢！”

两颊红润的老人走到宅邸的大厅欢迎她，肥满的身躯已呈弯曲。

“你也是啊！汉斯！我爸爸呢？”

“在日光室，要我去通知他吗？”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了！啊！请冲杯咖啡好吗？”

除了胸前围着一条粉红色的披肩外，伯爵爱女的穿着看起来和男孩子并无两样，她踏着轻快的步伐，走过走廊。

广大的日光室内，靠窗的地方放着一组沙发，阳光下，玛林道夫伯爵拱背思考着。听到女儿的声音，他抬起头来，笑颜逐开地向她招招手。

“您在想什么啊？爸爸！”

“嗯……没有啊！不是什么要紧的事！”“这可真是令人放心了——银河帝国的命运和玛林道夫家族的未来，竟也不算是什么要紧的事呢！”

玛林道夫伯爵大吃一惊，全身为之一怵。

他面部僵硬地望着女儿。希尔德一脸淘气地回望着父亲，但表情似乎还在追问着什么。

家仆汉斯端来银质咖啡组，在他退出去之前，依旧一室沉默，女儿首先打破了沉默。

“现在，您决定怎么做？父亲大人！”

“我希望保持中立。不过，如果非得站在哪一边的话，我会选择布朗胥百克公爵这一边，身为帝国贵族，我……”

“父亲大人！”

女儿尖锐的声音和表情打断了父亲的话。

父亲诧异地看着女儿，碧绿的眼眸闪耀着强烈的光芒，仿佛在宝石中灼灼起舞的火苗，点燃了一种异样的美感。

“这是个所有的贵族都不敢正视的事实！人一生下就注定要死，国家也

有灭亡的时候。自从地球这个小小的行星诞生文明以来，没有一个国家最后不是走上灭亡之路的，为什么独独银河帝国——高登巴姆王朝能够成为唯一的例外呢?”

“希尔德!……希尔德……”

“高登巴姆王朝建国至今也近五百年了。”

胆大的女儿使用了过去式。

“在这段期间，高登巴姆王朝统治全人类长达二〇〇年以上，集权力及财富于一身，无所不用其极，杀人、强夺人家的女儿，制定对自身有利的法律……”

她的气势逼人，只差没拍桌子了。

“这个王朝一味地为所欲为，即使是即将落幕，又何能怪罪他人呢?不!渡过了繁荣升华的五百年，已经值得感谢了!失去了这一切，也是自然的摄理所致。”

温和的父亲惊愕于这位革命派的激烈弹劾而表情木然，不一会儿之后，便渐渐股起反击的力气。

“可是，照你说来，站在罗严克拉姆侯爵这边就有道理吗?希尔德!”

“有!”“什么理由?”

父亲的声音中充满了怀疑，同时，也隐含着寻求支持的讯息。

“理由有四，您愿意听吗?”

父亲点点头。女儿所说的四个理由如下：

其一、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侯爵拥护新皇，遵照皇帝的命令讨伐背叛皇帝的人，可说名正言顺。相对于此，布朗胥百克公爵和立典亥姆侯爵的阵营方面，不过是为满足个人野心，而处心积虑地想挑起私人战争罢了。

其二、布朗胥百克公爵集结了大部份的贵族，兵力强大，玛林道夫家族即使加入，也轻如鸿毛!相对的，罗严克拉姆阵营屈居劣势，如果我们加入这一边，不仅助长势力，同时更掌握了政治实效，而且，日后其对玛林道夫家族必是礼遇有加。

其三、布朗胥百克公爵和立典亥姆侯爵只是暂时联手，毫无同心协力的诚意。对军队而言，指挥系统步调不一是最严重的致命伤!相对的，罗严克拉姆阵营则在统一的指挥系统和意念下行动，不管中间过程如何演变，最后

的胜利属于何方则不说自明。

其四、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侯爵不是门阀贵族出身，主子、部下皆然，自然广受平民阶级爱戴。两边阵营的士兵都是平民，光靠军官无法作战；反观布朗胥百克公爵等人的阵营。士兵们愈来愈厌恨贵族出身的军官，最后势必导致暴动或造反，内部很可能完全崩溃……

“如何？父亲大人！”

希尔德下达结论时，玛林道夫伯爵不发一语，只一个劲儿的擦着汗珠。他无法反驳女儿的理论。

“我认为玛林道夫家族应该倒向胜利者——罗严克拉姆侯爵这一方，为了表示我们的忠诚，应该献上我们的领地和人质！”

“领地倒没问题——献上也好，可是，人质就不行了！这件事……”

“本人愿意的话？……”

“可是，有谁……”

说到一半，玛林道夫伯爵大吃一惊！

“难道……你……”

“嗯！我去！”

“希尔德！”

父亲张口结舌，女儿却若无其事的把奶精和砂糖加进自己的咖啡，然后充分地搅拌着。她的身躯并不肥满，但自信却涨满一身。

“我要谢谢父亲大人，让我生在这个有趣的时代里！”

“……”

“我不能改变历史，但是，我却可以知道历史如何演变、历史中的人物如何生离死别。”

喝了口咖啡后，希尔德站起来，两手轻抱着父亲的头，让自己的脸颊贴近他那毫无光泽的头发。

“爸爸！不要为我担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守护玛林道夫家族！”

“一切全靠你了！”

父亲的声音恢复沉重。

“无论结果怎样，我都不后悔！没有必要为了玛林道夫家族而牺牲了你，反倒是该为你自己设想，以玛林道夫家族为道具，替你铺好未来的道路！好

吗?”

“父亲大人……”

“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

女儿转过脸来，吻了吻父亲的额头，然后像只翩然飞舞的蝴蝶，转身离开日光室。

Ⅳ

经过六日的旅程，希尔德到达了首都奥丁。她的感觉是“我回来了!”，因为希尔德已在奥丁生活了整整四年了。

从宇宙港到莱因哈特的元帅府，希尔德搭机器人车子直接前往。或许是由于情绪高扬吧，她一点也不觉得疲倦，反正事后要休息多久都可以。

“您有预约会面的时间吗?小姐!”

窗口上一个看起来像个小少年般的年轻军官，身挂着“流肯中尉”的名牌，对她询问着。

“没有!不过，这维系着许多人的生命和希望，元帅阁下一定会见我的，麻烦您代为转达，好吗?”

美丽的姑娘一脸必死决心的表情……不过，有三分是演技……看到她的模样，流肯中尉一时贯满骑士道精神似的，他请她稍待一下，并联络了好几个地方，过了一阵子，他像在处理自己的事情一般，笑嘻嘻地走过来。

“您可以见他了!请搭四号电梯上十楼!”

“谢谢!真是麻烦你了!”

希尔德在心中说道，并走进有武器探测装置的电梯。

是日，适逢莱因哈特正在等一份报告，而那份报告又迟迟未送过来，再加上他听说有位美丽的姑娘前来拜访，心中也甚感好奇。其实对他而言，并不把美丽的女人看在眼里。只是，当他看见希尔德那脂粉不施、自然生动的美时，有点讶异于她一点也不像是贵族人家的女儿。

“很可惜，吉尔菲艾斯不在!”

在接待室的沙发上坐定之后，莱因哈特开口说道。

“他和玛林道夫家也算有点缘份，你知道吗?”

“当然知道！去年的卡斯特罗普动乱中，他救了家父一命，虽然我没有亲眼目睹。”

“……对了！找我有什么事吗?”

像小学生般的少年端来咖啡，莱因哈特拿起奶精罐子时，希尔德说道：

“这次的内战中，请让玛林道夫家与莱因哈特侯爵并肩作战!”

刹那之间，莱因哈特手顿了一下，但他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完成了一连串的动作。

“你说内战?”

“就是来日与布朗胥百克公爵之间即将发生的战争啊!”

“你真是个相当大胆的人，假设真的发生内战，我并不一定会胜利，即使如此你也要站在我这一方?”

希尔德调整呼吸的频率，将九天前对父亲所说的事情，向年轻的元帅再重复一遍。莱因哈特水蓝色的瞳眸，闪过一道光芒。

“你的见解非凡！太好了！值此之际，我也需要同志，我会回报你的盛情的！玛林道夫家自不待言，凡对我方表示好感的其他家族，我也将特别礼遇!”

“罗严克拉姆侯爵如此宽大为怀，有您这些话，我们将更容易说服所有的亲戚朋友!”

“快别这样说！难得你们愿意站在我这一边！我实在无以为报，对于你的辛劳与勇气，这是理所当然的报酬。如果有我效劳的地方，请直言无妨！不要客气!”

“既然这么说，那么我有一事相托!”

“请说!”

“就算是对玛林道夫家付出忠诚的报酬吧，我希望能保有一份保证玛林道夫家族及领地安全为虞的公文!”

“哦？公文?”

莱因哈特的语气变得煞有戒心，他那略显异样的视线转向希尔德身上，玛林道夫伯爵的女儿则毫无惧色的望着这位年轻的权力者。

莱因哈特若有所思，但不消片刻工夫，便开口道：

"好吧！今天以内，你会收到一份公文！"

"谢谢！"

希尔德恭恭敬敬的鞠了躬。

"玛林道夫家对阁下绝对誓死效忠，不管什么事，只要是有利于阁下的，我们一定全力以卦！"

"我希望有这么一天！不过，玛林道夫伯爵千金！"

"是！"

"你所要说服的其他贵族，也同样会要求保证书吗？"

"自动提出要求的人，就给他们吧！其余的人则没有必要！"

"哦！……"

莱因哈特笑了起来。

他是在笑维系高登巴姆王朝的旧体制完全消除。他并不想让那些贪图特权长达五世纪的贵族们，还能在新的体制下苟延求活。在掌握绝对权力的阶段，除了那些具有利用价值的人外，其余必须加以肃清，否则便是将他们交给欲置其于死地的民众手上。没有生存能力者终亦必自取灭亡……他们的祖先们所侍奉的鲁道夫便是信奉这个信念。因果报应啊！

希尔德就是看透这一点，才前来要求莱因哈特下达亲笔公文。公文文件和口头约定不同，不能出尔反尔，因为对公文不信，不但损及莱因哈特自身的名誉，更会使人人对权力体制的公信力产生怀疑。

希尔德言下之意是在说明，这是针对自家所打的如意算盘，"至于其他的贵族，生杀予夺但凭处置"并不是纯粹"只要自己好"的利己主义，最主要的是，她在试图表明旧贵族间并没有横向连结的企图。

这个女子的政治和外交敏感度锐利惊人！

数千家帝国贵族之中，值得令人赞赏的人才终于出现了，而这个人才不但才二十岁，而且是个女子，莱因哈特也不过大她一岁而已呀！

莱因哈特不禁想起象征性的事物。老人支配的时代已渐渐没落了！不仅帝国如此，其它诸如自由行星同盟的杨提督，也不过三十岁而已，而费沙自治领主鲁宾斯基也少于四十多岁！

而这个女子……

莱因哈特再度看着希尔德，正待开口。

……

这时，门外响起一阵声音，一位兴奋不已、满脸红润的高级军官飞奔进来！他那硕大躯体几乎可以堵住整个门。

“阁下！心中不平的贵族们终于开始行动了！”

他声如宏钟，与魁梧的体格极为相称。

卡尔·古斯达夫·坎普是直属莱因哈特元帅府的提督之一，以前曾被誉为“击坠王”，现在是一名勇猛的指挥官，英名四播。

莱因哈特站了起来，他在等待的便是这个报告！希尔德不禁瞪大了眼睛，动作危危颤颤。

“玛林道夫伯爵千金！很高兴能与你见面！找个时间一起用餐吧！”

追随在莱因哈特之后的坎普，好奇地瞥了一眼希尔德。

V

反对罗严克拉姆伯爵和立典拉德公爵阵营的贵族们，纷纷前往位于奥丁布朗胥百克公爵别墅所在的利普休达特森林集合。集合的名义是古代名画的拍卖会与园游会，在地下的大厅上，反对罗严克拉侯爵和立典拉德公爵专横政治“爱国签名”活动，正在进行之中。

这项运动通称“利普休达特盟约”，根据盟约所建立的贵族军事组织，便称为“利普休达特反帝联合军”。参加的贵族有三七四〇名，正规军及私人专属士兵，兵力共计达二五六〇万。

盟主是欧特·布朗胥百克公爵，副盟主是威尔罕姆·立典亥姆侯爵。

近四〇〇〇个贵族的名字所串连的署名状，同时他以激烈的论调，抨击立典拉德与罗严克拉姆，另外，还高高地揭示——守护高登巴姆王朝的神圣使命，已赋予在“天选之民”的传统贵族阶级。

“大神奥丁守护着我们！正义的胜利非我们莫属！”

这便是全文的结尾。

“哦？大神奥丁保护得了他们吗？”

听完坎普的报告，莱因哈特讥讽地说道，然后环视了聚集一堂的部属们。

有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有奥贝斯坦，还有其他几位提督，个个都是全军一时之选的优秀指挥官。

“一开始就求神保佑，大神一定不胜其扰吧！”

“如果用美丽的少女作供品，那就另当别论，不过，换作是布朗胥百克公爵的话，他自己也不好意思抢走吧！”

米达麦亚、罗严塔尔、毕典菲尔特等人放声大笑。

渥佛根·米达麦亚身材短小，紧绷而匀称的体格，堪称英挺，拥有一头杂乱的蜂蜜色头发和一对活力充沛的灰色眼睛。用兵神速，无人可与之并驾齐驱。

去年的亚姆立札会战中，在追击逃走的敌舰时，由于速度太快，己方的前锋竟迫进到了敌舰尾部之中。自此以后，他便得了个荣誉的外号——“疾风之狼”的名号便由此而来。

奥斯卡·罗严塔尔身材高大，头发是接近黑色的暗褐色，为一罕见的美男子，不过，他那不同颜色的左右双眸，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由于遗传的作弄，右眼是黑色，左眼是蓝色，“金银妖瞳”之名不迳而走。亚姆立札会战等历次战场上，建立功勋无数，大家对他的作战指挥能力评价甚高。

弗利兹·由谢夫·毕典菲尔特，蓄有一头橙色的长发，眼睛是淡褐色。脸部削瘦，和壮硕的体格对照之下，显得不甚协调。他是一员骁勇的猛将，旗下的“黑色枪骑兵”舰队远近驰名，连敌人也闻之丧胆。不过，用兵稍欠缺弹性，亚姆立札会战时，这个缺点对己方造成不利。

其他如克涅利斯·鲁兹、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艾尔尼斯·梅克林格、奈特哈尔·缪拉、伍尔利·克斯拉等提督们，都是莱因哈特军队的干部。个个因人而异，但个个都很年轻，他们是莱因哈特最珍贵的资产。

就财产方面来说，经过长年的争战和宫廷内部的倾轧，财政危机古今俱存。但是莱因哈特却说：

“财政危机一举解决！”

他并不是无的放矢！因为帝国内部除了帝室财产以外，尚有巨亿的财源流落在外。

贵族财产……。

以布朗胥百克公爵、立典亥姆侯爵为首，及唯他们马首是瞻的贵族们所

有的财产，均予以没收。对于其他的贵族则课以遗产继承税、不动产税、累进所得税等等，综合这些收入，据估计国库的收入将可爆增至十兆有余的帝国马克。

但是，对于依己方的贵族，在政治上则是必须略为斟酌的，以这个角度来看，倒希望与自己为敌的贵族还是越多越好。

榨取贵族的财产，并不单为满足财政上的需要。那些坐拥万贯家产、免付税金、生活极尽穷奢之能事的贵族们，平民阶段在这五百年来已积压了极大的愤怒与反应。

莱因哈特必须平息他们的愤怒，同时，也必须加以妥善利用。

莱因哈特的确有改革政治和社会的意图，不过对他而言，这项使命必须是打倒高登巴姆王朝之后的附属产物。他是绝对不愿因为透过政治及社会改革，而反倒促使高登巴姆王朝复苏。

鲁道夫所建立的高登巴姆王朝，应该在流血和烽火中消失。早在幼年时代，当姐姐安妮杰罗被老丑的权力者夺去时，莱因哈特便发下这个神圣的誓约。这是和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共有的约定。

欧以肯·利希达和卡尔·布拉格，一般被视为改革派或称开明派组织的领导人物。虽然出身贵族，但他们却自动去掉“冯”的称号，以显示鲜明的旗帜。

时序迈入三月之后不久，莱因哈特任命两人起草超前的“社会经济再建计划”立案，此为“利普休达特盟约”缔结之后一个月的事。

从莱因哈特殿前退出之后，两人不由得面面相觑。

“罗严克拉姆侯爵的心思昭然若揭，他是想打着改革者的旗帜，以赢得民众的支持，这是对抗门阀贵族的一大利器啊！”

布拉格对利希达所说的话表示赞同地点点头。

“没错！我们只是他实现野心的利用工具罢了！谈不上是件令人愉快的任务。可是，我们又不便拒绝，那么要略做敷衍吗？”

“等等！我认为眼前之际，利用他一下倒无妨，等到时日一长，我们期待已久的改革付诸实施后，届时，不论执行的名义是谁，不都算是件好事吗？”

“话是没错，不过……”

“以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算是我们利用罗严克拉姆侯爵啊！我们空有理想与政策，却没有实行的权力与武力，罗严克拉姆侯爵则有！至少，他比布朗胥百克公爵一干的反动派好多了！不是吗？布拉格？”

“的确！布朗胥百克若夺取政权，只会促使政治和社会反动化，这是不争的事实……”

利希达拍拍布拉格的肩膀。

“总之，我们和罗严克拉姆侯爵必须互相配合，明白了这层道理，应该团结，即便是一小步，只要能将社会向前推进就行了！”

布拉格对利希达这番话略显犹疑。

“不过，一旦罗严克拉姆侯爵掌握了最高权力，他还会保持开明的作风吗？而且我们也无法保证他会不会摇身一变，成为专制的独裁者！”

利希达猛然点头。

“是啊！为了预防那一天的到来，我们更要推动改革！在罗严克拉姆侯爵抛却改革者的姿态前，我们必须先培养出具备批判及抵抗能力的市民来！”

Ⅵ

“利普休达特盟约”中集结的贵族们，当务之急便是将众多复杂的武力予以组织化，为了对抗战争天才——莱因哈特，一致的司令部、一致的战略构想、一致的管理及补给系统，缺一不可。

就顺序而言，首先必须决定实战部队的总司令官人选，再由其决定部队的编制和布置。

起初，布朗胥百克公爵打算亲自担任实际作战的总指挥官，不过，立典亥姆侯爵则主张总指挥应由用兵专家出任。

“应该由实绩和声望卓越的梅尔卡兹提督出任总指挥官才是吧！盟主您亲自出马前线，不太妥当吧？”

立典亥姆的企图很明显，无非在避免布朗胥百克公爵建立功勋，但就形式上说来，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因此布朗胥百克也不得不采纳他的意见。

“梅尔卡兹提督的话……”

其他贵族也一致赞成，因此布朗胥百克公爵只得埋藏内心的想法，证明自己是个有容人之量的人。他礼节周到地延请梅尔卡兹，并恳请他担任贵族联合军的实战总司令。

维利伯尔·由希姆·冯·梅尔卡兹一级上将是一位年届五十九岁的精练武官，功绩辉煌，用兵坚实无懈可击。亚斯提会战时，与莱因哈特并肩奋战同盟军，成了第一位认定莱因哈特是个战争天才的人。

对于布朗胥百克公爵的央请，梅尔卡兹一口回绝。因为他原本就反对这种毫无意义的战争，倘若冲突无可避免，他宁可严守中立。

梅尔卡兹拒绝了，但布朗胥百克公爵并没有打退堂鼓。因为盟主亲自出马交涉被拒，实在损盟主的威信。

公爵采取紧迫盯人的攻势，动之以对帝国及皇室的赤胆忠诚，言语间，也渐渐带有威胁的色彩，当谈话内容牵扯到家人的安全时，梅尔卡兹终于屈服了。

“那么，不才之身只好领受此番重任了！不过，有两件事请诸侯务必答应。事关实际作战，既已全权委托于我，指挥系统就必须加以统一！还有，不论身份地位有多崇高的人士，也要遵从我的命令，违背命令者，一概按军法处置，这两点您必须答应！”

“可以！我答应你！”

布朗胥百克公爵点点头，并大开宴会，款待新上任的司令官。

身为主宾的梅尔卡兹，在宴会结束后的深夜，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看他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副官员伦哈特·冯·舒奈德少校不禁感到奇怪。

“阁下接任联合军的总司令官，盟主也答应您提出的两个条件了。而且，我认为率领大军与强敌交战，是身为武官生平的志愿，为何心事重重？”

梅尔卡兹黯然苦笑。

“少校！你还太年轻了啊！布朗胥百克公爵的确是答应了我的条件，不过，只是口头应允罢了，不久之后，他必介入作战无疑，而且，依据军法制裁他们，他们也不会遵从。在这同时，莱因哈特·罗严克拉姆侯爵只会更加憎恨我啊！”

“怎会么……”

“特权是腐蚀人类精神的剧毒！那些大贵族在长达数十代的岁月里，一

直活在自我陶醉中。一切以自己为本位，只知要求他人，已经成了他们的本能了。此时此地的我，虽然是下级贵族，但毕竟仍是贵族，因此，在军队中接触下级士兵之前，并没有发现这些事情。只希望在罗严克拉姆侯爵举剑砍落他们的头之前，他们能事先看清这些事情……”

对他忠心耿耿的金发青年军官退出之后，梅尔卡兹转向书桌，不熟练地开始操作文书处理机。他在写信给妻子。

这是一封别离的信。

Ⅶ

在布朗胥百克公爵旗下的士兵当中，不乏有人亟欲回避莱因哈特派与反莱因哈特派之间的全面冲突。并不是因为他们主张绝对和平主义，而是在与莱因哈特交战时，他们一点胜算也没有。

修特莱准将首先“发难”，他晋谒布朗胥百克公爵，劝他应该忍受一时的污名，暗杀莱因哈特，以避免正面的战争！

“不要胡说八道！”

公爵一口回绝！

“可是，阁下……”

“我要率领数百万大军，从正面光明正大的击败那个金发小子！这样对立典亥姆侯爵、对帝国全土，才能展现我的正义和实力！至于暗杀!？岂不是使我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吗？”

“虽然难以启齿，但我还是要说！莱因哈特·罗严克拉姆侯爵是用兵的天才，即使一战获胜，也会造成莫大的牺牲，并将全国卷进战火，祸害民众！请再三考虑！”

修特莱的请愿换得了一阵咆哮。“即使胜利”这句话什么意思！没有必胜意志的人，留他何用!？那么珍惜生命的话，就隐居到边境的行星去种菜好了！

修特莱失望地退出后，菲尔纳上校向布朗胥百克公爵陈述自己的意见。他也主张以少数人发动恐怖行动，舌灿莲花地游说道：

"没有必要动员数百万大军！只要给我三〇〇名士兵，施以破坏工作训练，一定可让罗严克拉姆侯爵一命呜呼！"

"闭嘴！连你也认为我赢不了那金发小子？"

"阁下！我的意思是说，一旦帝国分裂为二掀起大战，不但灾祸惨重，胜利的一方也必定元气大伤。罗严克拉姆侯爵的目的在于破坏后的重建，有鉴于此，阁下有义务来维持体制，并不是只要获得胜利就可以了啊！"

"不要自作聪明了！"

遭来一阵怒斥后，菲尔纳退出了，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虽然他瞧不起顽固而又迂腐的主君，但他不愿像修特莱那样就此悄然引退。

"既然这样，我就自己干吧！即便杀不了罗严克拉姆侯爵，也要把他姐姐格里华德伯爵夫人抓来当人质！"

他集合三百名部下和火力，在一个晚上，瞒着主君暗中偷袭莱因哈特的官邸。

但是，行动失败了！原来，吉尔菲艾斯业已经亲自率领五〇〇〇名的武装士兵严守莱因哈特和安妮罗杰所居住的官邸，根本没有偷袭的空隙。

"真不愧是莱因哈特和他的心腹啊！我的小技俩竟然被他们看穿了！"

死心了的菲尔纳当场解散部队，自己则消失了行踪。因为他知道，未受布朗胥百克公爵允许随意动用军队，公爵现在必定暴怒如雷了！

从无功折返的士兵口中听到这个消息，布朗胥百克公爵果然怒不可抑，除制裁这几个贫嘴多事的部属外，并下令追查菲尔纳的下落。

不过，并没有找到他。

"哼！算了！反正宇宙虽大，也无他的容身之地。他只能慢慢地等死了！随他去吧！"

目前事态紧急，无暇追缉费尔纳，必须先离开奥丁，回到自己的领地。安森巴哈准将拟妥计划。他命人到处宣扬将举办园游会，款待皇帝，并四处散发招待券，然后在前一天夜里，公爵和家人、还有少数部属再秘密逃离此地。

获悉此事的莱因哈特明白这是执行筹谋已久的计划的最佳时机了。

莱因哈特命毕典菲尔特率领八〇〇〇名武装士兵，占领军部，拘禁军部尚书（大臣）严罗博克元帅，同时也控制了帝国全军的指挥文书发送功能。

反莱因哈特派的人大部份都已离开首都奥丁了，所以毕典菲尔特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只有尚书室的一个上校，由于在门前阻挡，因而被毕典菲尔特开枪打成重伤而留了下来。

戴着旧式单片眼镜的白发元帅，看到大步迈进来的毕典菲尔特，丝毫不为所动，镇静的态度几近妄自尊大。

“不知天高地厚的黄毛小子！谁允许你擅自闯人的？你要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丝毫不懂得遵守礼节！”

毕典菲尔特眼中泛起冷笑，他收起枪，毕恭毕敬地向他敬礼。

“失敬了！元帅阁下，我所要求的是希望所有的人都应该知道时代变了！”

两人之间的年纪差了半个世纪，老人背负着传统的包袱，而青年人则属于破坏传统的阵营。

两人互相睥睨一会儿后，老元帅垂下肩来……

于是，统帅本部也被占据了，本部总长斯坦赫夫元帅也被囚禁起来。

这时，奥丁行星大气圈外的卫星轨道，完全在吉尔菲艾斯舰队的戒护之下，牢不可破；外国的宇宙区域则由坎普和罗严塔尔的舰队负责备战警戒。

知道奥丁为莱因哈特一派所控制之后，贵族当中仍有人企图逃走，但是赶往宇宙港的人，也被米达麦亚麾下的卫兵逮捕了；搭乘专用太空船起飞的人，也难逃吉尔菲艾斯布下的监视网。虽然吉尔菲艾斯小心地对待这些成为阶下囚的贵族们，但仍无法淡化他们的挫败感。

直奔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伯爵宅邸，要求保护和说情的几个人，算是最识时务的人了。出来接待他们的布尔德，以清楚而充满自信的说法，赢得他们的信赖。她尽量装得丝毫不勉强的样子，但又卖了恩惠给他们，处理得相当漂亮。

修特莱准将也是逃亡失败者之一，他的主君暗中离开奥丁时，没有带他一道走。布朗胥百克家的人并非有意弃他不顾，而是忘记了。

遭到逮捕的修特莱手上铐着电磁石的手铐，被押解到莱因哈特跟前受审。

“听说你曾唆使布朗胥百克暗杀我，是真的吗？”

“是事实！”

顾念使然吧！修特莱一点也不觉得有罪恶感。

“为什么要劝他这么做?”

“你好好活着，迟早都会发现和今天一样的事情，如果我的主君有果断力的话，现在铐着手铐的人不是我，而是你！这对布朗胥百克公爵家和高登巴姆王朝而言，都是一大遗憾!”

莱因哈特并没有动怒，反而非常赞美其勇气般的凝视着他，片刻之后，他命令部下解开修特莱的手铐。

搓揉着疼痛的手腕，修特莱不禁感到意外。

“杀了你可惜！通行证给你，回到布朗胥百克身边，保全你的忠诚吧!”

面对这样宽大的处置，不能光凭口说感谢了事。

“如果我可以提出一个不合理的要求……请就此让我留在奥丁!”

“哦？你不回主君身边了吗?”

“是的！因为……”

修特莱的声音充满抑郁——如果我安然无事的离开奥丁，回到布朗胥百克公爵那儿，主公也不会高兴的！他一定会怀疑我，认为我与莱因哈特串通好之后才得以释放回来。甚至还有可能被他捕入狱或处以死刑！他离开奥丁的时候，丢下许多部下和家臣不管，是因为他怀疑部下对他的忠诚之故。

“他就是如此的人，虽也绝不是愚昧的人……”

准将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了解了，那么做我的部下如何？给你少将之职!”

“感谢之至！我不希望今日的主君变成明白的敌人，请谅解!”

莱因哈特点点头，赐予修特莱证明书，还他自由之身。

另外，还有菲尔纳也来不及逃走。他潜伏在下町地区，虽然没有遭到逮捕，但也落得进退两难。思前想后，他决定出面向审兵队投案，直接会谒莱因哈特，寄望为自己的命运打开一条出路。

他远比修特莱奸巧多了，他向莱因哈特表态道：“我背弃了主君布朗胥百克，请让我做您的手下!”对于自己如何策兵、企图何在等等，也都毫无隐瞒地禀明。

“你的忠诚心是做了什么判断，才使得你背弃了跟随跟多年的主君?”

“谈到忠诚心，它是针对那些能够理解其价值为何的人所揭橥的。效忠

于一个不能知人善任的主君，等于将宝石丢进污泥中，对社会而言岂不是一大损失?!”

“好个厚颜的家伙!”

莱因哈特颇为意外的摇摇头，但他认为菲尔纳的言行并无蹊跷之处，便答应他成为一员幕僚。像他这样精神强固的人，即使在素以“冷若冰霜”闻名的奥贝斯坦面前也不会有所萎缩吧。

奥贝斯坦并不是有意虐待部下，但由于他是个敏锐而冷静的人，因此，年轻有为的参谋们，也不能在他跟前随便开玩笑。

刚来到这里不久的菲尔纳，经常遭人白眼，但他很快便找到立足点。他对自己的立场和角色相当清楚，因为他必须是一种解毒剂，必要的时候，他会是那种足以变成猛药的男人。

莱因哈特本身担任宇宙舰队司令长官，同时兼任军务尚书和帝国军统帅本部总长，全面掌握军事独裁。

皇帝艾尔威·由谢夫二世颁赐“帝国军最高司令官”的称号予莱因哈特，当然这并不是六岁孩童的意思，而是接受称号者的意思。

皇帝同时也对莱因哈特下达圣旨，命他讨伐私党营私、阴谋反叛皇帝的布朗胥百克等一干国贼。四月六日，同盟连续发生动乱的报告，传至莱因哈特耳中。

战斗时机成熟了，莱回哈特与吉尔菲艾斯握手暂时言别，吉尔菲艾斯率领占全军三分之一的大军，编制为别动队，展开活动。

“为时不久了！吉尔菲艾斯，再过不久，宇宙就是我们了!”

莱因哈特一脸不知畏惧的表情。这种表情，这种眼神，是吉尔菲艾斯少年时代最弥足珍贵的记忆。

第三章　杨舰队出击

I

自由行星同盟所遭受的第一次打击是在三月三十日那天发生的。当时，杨威利的舰队才刚从首都海尼森出发没多久。

杨早先就曾暗示过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比克古上将，请他提高警觉，因为可能会有不测发生。可是比克吉根本没有时间进行“叛变计划之调查”工作。对于这位老提督而言，指挥统率大舰队才是他的看家本领，要他做些行政管理上的工作，就要让他伤透脑筋了。尽管如此，他也还是慎重地挑选出一些人材出来，组成了调查小组，在军队中明查暗访，进行第一步的调查行动。

杨威利也知道自已向司令官所暗示的话缺乏充份的证据，所以他从未向旁人提及此事。

“这个年轻人相信，只有我不会去参加那种愚行，既然如此，我也就不该辜负他对我的信赖才行。”

比克古上将在久经战乱之后，失去了他心爱的儿子，儿子也没为他留下一男半女，现在只能和他的夫人相依为命，共渡余生。看到杨和尤里安两人的生活方式，他不禁怀念起那种朴实的感觉。当然，这种事他绝对不会向别人吐露的。

而后三月已经过去了。

这一次惨遭不测的是库布斯里上将。

库布斯里于去年底才上任为自由行星同盟军统合作战本部部长，原先担任本部长的是在长达五年的席特列元帅，他因为亚姆立札星域的败北事件而辞职下野。

席特列本身虽然在上次的败北事件中扮演了反对出兵的角色，但身为军人之首席的他，却依旧难辞其咎。席特列现在已经离开首都，回到故乡卡西那星球去经营果园了。

就在三月三十日这一天，库布斯里本部长刚刚视察完毕首都近邻星区的军事设施，从军用宇宙港搭乘专车回到统合作战本部大厦。当时随侍在侧的人包括一名高级副官和五名卫兵。

当他们一进入休息室，会客席中立即有一个人缓步朝他们走来。卫兵们马上紧张了起来，但在那个未满三十岁的男子面无血色的脸上挂着形式的笑容向本部长搭话：

“库布斯里提督，我是霍克。”

“……喔！你不是待在疗养院里吗？”

亚姆立札会战这场无谋作战的直接责任者霍克准将，在开战前由于转换性歇斯底里的发作，一时失去了视力，败战后他被编入预备役，并且强制送入疗养院。这件事对于他这个士官学校第一名毕业的年轻菁英而言，无疑地是一个打击。

“我已经出院了。今天就是想来拜托您让我回复现役的。”

“回复现役?”

库布斯里歪了歪脑袋。其实像霍克这样，在大厅中拦住人说话，是一种很无礼的行为。可是，一来库布斯里认识他，二来库布斯里也向来都是以和善的态度对待部属的，故而他能耐着性子问他一些话。

“医生是怎么说的?”

“他说我已经痊愈了，恢复现役完全没有问题。”

“是吗？那你就按规定办理手续吧！请你向国防委员会人事室缴交医师诊断书及保证书，并且提出恢复现役的申请。去办理一些正式的手续不是比较好吗?”

“那样太花时间了。我明天就想恢复现役，为国服务。”

“办正式手续是费时了一点！”

“所以，我才想拜托阁下您帮忙……”

库布斯里上将的眼神突然严峻了起来。

“霍克准将，我想你搞错了吧？我的权限是在维护规定和程序可不是在破坏规定和程序。我以前就曾听人说过一些有关于你的事情，你似乎有点本位主义的倾向，在我看来，你应该是还没有痊愈吧！”

霍克的脸色完全变了，他那苍白的脸庞看起来更为可怕。

“我劝你还是按照规定来办理手续吧！否则你到新的单位去也一定会有麻烦。这对你、对各单位而言，都不是好事。我不想多说了，请你回去吧！”

对于霍克所患的“转换性歇斯底里症”这种病症，库布斯里显然未必了解。这是一种追求完全满足的自我意识的神经失调症状。不管库布斯里的忠告多么富有诚心，对霍克而言是完全没有意义的。霍克的个性就好像古代的暴君一样，他希望自己所要求的，别人都能完全办到，不能说一个“不”字。

“本部长！”

正当高级副官威庭上校感到不妙，想要叫护卫部长时，霍克的手已发出了一道白色的闪光，无声无息地穿入部长的右腹中。

库布斯里表情愕然，他那宽厚的背膀顿时失去平衡。威庭上校立刻上前扶住了他。

霍克准将也马上被卫兵制服了，藏在他袖内的小型光束枪也被夺了下来。

“快叫医生！”

威庭气极败坏地对着卫兵们吼叫着。

“为什么动作那么慢！在他没有出手之前就制止他？安排你们这些卫兵是做什么用的？不中用的东西！”

卫兵们惊恐万分，左右挟持着霍克的双手，不禁又更加用力起来，深怕他逃走。

霍克披散了头发，汗水泌满额头，失去了焦距的两眼，执拗地注视着失去的未来。

比克古一听到这件事，惊讶地当场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他想都没想到会发生这种突袭事件。他认为这次事件，绝不能视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个案。

“本部长目前情况如何?”

“性命是保住了。不过，要痊愈还得花上三个月的时间，在这三个月里，他需要绝对的安静来养病。”

“哎！这一点倒还好!”

比克古在心中嘀咕着。在亚姆立札会战中，严厉斥责霍克的无能及不负责，使得霍克发作的是他。霍克若在泄恨，也应该找他泄恨才对，没想到竟然会拿库布斯里来当牺牲品。

统合作战本部长库布斯里上将遭到预备役准将霍克突袭受伤的消息，立刻传遍首都，震惊全国，此刻它正透过超光速通信，飞进全同盟国的大街小巷中。

有人认为，这种事情对军部而言，是相当不名誉的。“如果是在帝国的话，就有办法禁止报导了。”有人心中起了这种危险的念头，并为之抱撼。

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挑选一个代理人出来，因为统合作战本部是不可一日无主的。

如果说统合作战本部长是军人心中的最高职位的话，那么，第二位就该是宇宙舰队司令长官了。

比克古受到国防委员会征询自己是否要代理本部长的职位之时，当下就恳辞了。他认同一个人若担任一个组织中最高和次高首长的话，这个组织必会走向独裁的道路。这是老提督的一个正当理由，不过，他的内心深处所想的是认为有必要分散恐怖分子的目标。

比克古并非害怕成为恐怖分子下手的目标，他只是不希望当一个部长被袭击时，宇宙舰队司令部和统合作战本部这二大组织顿失首领，以致失去应有的机能运作。其实，光是其中一方失去运作机能，就可能会导致同盟军全体动弹不得。

结果，被选为代理本部长的是自三名次长中，年纪最大的德森上将来出任。比克古知道这个消息后，心里不禁想着：“早知由他接任，还不如由我来接任得好。”

德森这个人，与其说他个性小心谨慎，还不如说他是个神经质的男人。他曾经担任过国防委员会情报部长及宪兵队司令官，他担任第一舰队后方主任参谋的时候，为了规戒士兵不可浪费粮食，他甚至去检查各舰队厨房的垃

圾桶，发现有几十公斤的食物被奢侈丢弃，而把这件事公开发表出来。是一种使得士兵们为之厌恶的小官宦人物。有人更批评他专记私怨。有人说在士官学校时，有个唯一成绩比他好的人，因为某种失败就被降级，而屈居在他之下，借以泄恨。

不过，这件人事案到底还是通过底定了。

就在人事决定后的隔一天。

首都防卫司令部长的地上基地又发生了一件事故。就在检查行星间弹道飞弹之时，整备中心突然爆炸了。

爆炸原因据说是绝缘不良，使得电流流入飞弹本身的信管里去。很明显的，这暴露出兵器制造系统的缺失。而这个事件最令人震憾的竟然是，当场死亡的十四名预备兵全都是十几岁的少年兵！

人力资源难道已经短缺到要使用十几岁的孩子来担任这种工作的地步了吗？

人民的心里都已明白原因，并且感到骇然了。这都是因为长期战争的结果，由于这个原因，军队中除了前线之外，成人的人数都在锐减之中……

在议会中，反战派的代表洁西卡·爱德华首先表达对于死难者的哀悼之意，接着即严厉抨击军方管理上的严重缺失，以及整个社会因持续战争所造成的灾祸。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青少年们，看来都注定要为了国家的未来而牺牲生命于沙场了。这样的社会有什么前途可言？这还算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各位若再不从这个可怕的梦魇中醒过来，回归现实的话，那就真的完蛋了！现在唯有和平两字才能解决问题啊……”

比克古是在他的宇宙舰队司令部办公室中看见这一段转播画面的。和他同时观看转播的法伊佛尔，相当不以为然地表示：

“这个女人根本不能体会我们的辛劳就随便乱说话。等受到银河帝国的侵略之后，什么反战和平及什么言论自由可就不会有了，她说得倒轻松。”

“不，我觉得这个女人所说的话很对。”

老提督反驳了上校的话。

“人民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死亡的社会，才是个正常的社会。像我们这样，老的人还苟延残喘，年轻人却都死光了的社会，根本就是不正常的。这种情

形若是没有人站出来制止的话，情况会更糟糕。所以像她这样的女人，对于我们的社会而言，是有其存在必要的。不过，我可不想娶这种雄辩滔滔的女人为妻啊！”

老提督的最后一句话当然是开玩笑的。

比克古说话就是这样，若不开一两句玩笑就好像不舒服似的。次日，比克古向新任的统合作战本部代理部长打招呼致意，但是这位比他还小十四岁的德林上将却对老提督显出一幅趾高气昂的模样，好像是在暗示他“我的官阶比你大，一切都得听我的命令行事，哼！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吧！”如果这时老提督向他提及叛变事件的可能性及因应对策的话题，这位代理部长可能会不屑与之讨论呢。

昏暗的密室中，有人低声的交谈着。

“霍克准将刺杀库布斯里本部长，不过本部长的一条命，算是捡回来了。”

“霍克这个人只会说大话。在亚姆立札会战时，他不也是这个样子吗……”

这些话语之中，掺杂了一丝丝的冷笑和失望的感觉。其余的人也都附和着。

“本部长受了重伤，最起码削弱统合作战本部机能的基本目的已经达到了。所以说，霍克的行动也可以说是成功的。”

“不过，我想他应该不会对外人泄露我们的军事机密吧！我们的宪兵队大概会违法拷打他来问供吧？说不定还给他服用自白剂呢?”

“应该是有吧！不过，各位放心，我们已经对霍克做了彻底的深层催眠暗示，霍克这次的行动，完全是凭个人意识所做的，并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唆使。”

这件事可以满足霍克唯我独为的自我意识，所以要使他深信此事是非常容易的，而且是根深蒂固的。只要没有使用能对人类的深层意识做探查、分析，重新做具象化构成的那种根本不存在的机器，那么就决不会被分辨出来的。

“霍克大概要在疗养院中以狂人的身份终其一生吧。虽然他也蛮可怜的，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比他可怜的人还多着呢！我们有义务要解救祖国、消灭

帝国，为全宇宙伸张正义。伤感是无济于事的。"

说话的人好像在自言自语似的，声音越来越大。

"库布斯里本部长的性命固然是救回来了，但在往后的两三个月之中，他就好像是个死人一样，对军部没有任何用处。而代理的德森上将，又是个既没有人望，又没办事能力的人，统合作战本部的运作可能要有一阵子呈现混乱的局面。不过，一些已经决定的计划绝不可延期执行，只要时刻一到就付诸行动。"

Ⅱ

从这一年的三月末到四月中旬里，自由行星同盟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许多令一百三十亿市民震惊不已的事故。

三月三十日，统合作战本部长库布斯里遭暗杀未遂。

四月三日，行星聂普帝斯的部份军人以武力叛变，并予占领。

四月五日，行星卡佛发生武力叛乱。

四月六日，银河帝国发生大规模内战。

四月八日，行星帕尔梅伦多被叛乱势力占据。

四月十日，行星尚普尔归于武装势力的占领之下。

杨威利人在伊谢尔伦要塞，他一直观察着这些事件的发生经过及演变情形。

自从库布斯里本部长被刺杀事件发生以后，事情就都如同杨所预料的一样，一件件的接踵而来。这次他大概可以为自己料准了罗严克拉姆侯爵莱因哈特的手法，而引以自夸了。

但是，这个计策对于莱因哈特而言，不过只是一种预防手段罢了。即使失败，也有挽回的余地，对莱回哈特而言，是有益而无害的。

而就这样，整个自由行星同盟就为之动荡不安。罗严克拉姆侯爵可说是个用兵天才吧？杨威利耸了耸肩。这位金发的年轻人不是不费一兵一卒，就已经把盟国搞得这样天下大乱了吗？

虽然看出了莱因哈特的手段，也只是件无奈的事罢了。杨并无法阻止，

而今后会如何展开？除了首都的政变之外，他也无法预测，大概是兼任导演和脚本的莱因哈特没有准备往后的剧本吧！

以后的发展，就全看演出的各演员们相互较劲了。杨一直在想，进场演戏的主角是谁呢？实行政变的首谋者到底是谁呢？反正以后就会知道的，但他仍然很在意。

四月十三日，由海尼森传来超光速通信，带来了德森上将的命令。

“请杨提督率领伊谢尔伦驻留舰队，将聂普帝斯、卡佛、帕尔梅伦多及尚普尔等地的叛乱，速速捻平。”

“把四个地区的叛变全部肃清？”

连杨都吓倒。他想即使下达出动命令，应该只有一个目的地，其他的三个地区应该会动员在首都海尼森的舰队才是。

“让伊谢尔伦要塞的基地成为空城，这样子行吗？”

杨心里想着。

“帝国现在正处于大规模的内战状态，所以伊谢尔伦绝不会有招致大规模部队攻击的危险。杨司令官，请您不要有任何顾虑，放心去执行军令吧！”

杨心里想，的确如此啊！像他这样想法也没错，原因和结果本来就是互有关连的。不过，或许还有其它因素是他们所不知道而未考虑进去的。

可是，还是感到很意外，因为统合作战本部的代理部长德森上将是个平庸的用兵家，没想到竟然会有这样的见解，也许这一点是偏离了莱因哈特的想像了。

首都的大批部队如果不调去平乱，长期留驻的话，在首都的叛变计划就不可能会得逞，甚至这些叛乱份子连动都不敢动。或许敌人会因此而另定阴谋，但是，军队留驻首都应该算是最好的应对方式了！

不过再怎么说，要同一个军队去镇压四个叛变的地方是相当难的事情。德森上将让他的部下来担任这种艰巨的任务，真是怎么说也说不过去啊！杨威利素来耳闻德森是个爱记私怨的人，可是自己和他完全没有见面交谈过，应该不致于会想到他报什么仇才对啊！

杨心中有疑问却又不愿直接说出来，于是故意在尤里安面前自言自语着，希望尤里安能知道原因。结果，尤里安果然为他解答疑惑了。

尤里安在听到他所说的情形之后，马上就笑着说这个问题很简单。

"请问上将他现在几岁?"

"大概有四十岁了?"

"提督您现在是三十岁吧?"

"是啊！差不多满三十岁了呢!"

"这就是了！你们两个人年龄差了十岁，可是军阶却同为上将，他当然要嫉妒你了！难道你忘了，他连对比克古提督都不太服气呢!"

杨搔搔头发。

"是啊！对啦！我怎么这么笨，没想到!"

杨威利在战场上洞察敌人心理的能力是绝顶优秀的，但是在人事方面就没有这么敏锐了。

杨威利在去年一年的时间内，一下子由准将三级跳晋升为上将，这件事对他本人而言，只觉得有点忧虑，怕会做不好自己的工作而已。但是对于那些有权力欲望，想要晋升的人而言，这种三级跳只会引来羡慕和嫉妒罢了。

像这种老是会嫉妒别人的人，他只会认为别人的想法一定和自己的一样。如果你告诉他，杨威利的愿望是马上自现役退伍，只靠着养老金过活，并且穷毕生之年写成一本历史书，这些人是绝对不会相信的。

德森一定认为，既然别人称你是"奇迹的杨"，那么你就去平定四个地方的叛变，显点奇迹给我看吧！如果成功了，那是应该的，如果失败了，我就有理由处罚你了。

杨正在想，如果打败了，搞不好就可顺理成章地退辞了。此时，尤里安又说话了。

"要将四个地方的叛变一一平定，需要花的时间及人力，不可计数。"

"我也有同感啊!"

杨用力地点头表示同意。

"这个家伙，当然不希望我能轻轻松松地就获得胜利啊！如果你是我，你要怎么应付这场硬仗呢?"

尤里安的身体动了动，他最近对于用兵方面的问题，感到相当高的兴趣。

"我会把四个地方的敌人都集合起来，然后再集中火力一网打尽。"

杨把帽子脱了下来，脸都变绿了。他说：

“这点子还真高明啊！不过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你怎么样把分散在四个地方的敌人集合在一个地方呢？敌人之所以会同时在各个地方挑起叛乱，目的就在于想要将政府的救援军力分散，怎么可能会放弃这样的优势，而集中在一起呢。他们若将兵力集中的话，我们不也就会将兵力集中起来，全力对付他们了吗？”

尤里安听得不禁赞叹了起来，另一方面他也觉得自叹弗如。杨提督在军事方面的智谋，真可是如泉涌一般地取之不尽。想到自己和杨提督要比起来的话，那真是差得十万八千里了。还说什么想帮助他呢！连一点点微薄的力量恐怕都付不出了啊！

尤里安虽然身为杨的被监护人，但他从来不会以被保护者的身份无忧无虑地过日子。自己的地位固然不可和杨相提并论，但是他希望对杨而言，自己至少是个不可或缺的好帮手。

“不过，我这次这两种方法都不会使用。因为对方同为同盟军，就算战胜，伤残战死的也都是自己同胞。”

“话是没错。”

“我看，我们来想个不战而降服敌军的方法好了！若真能如此，皆大欢喜。”

“士兵们当然高兴啊！不过就苦了司令官了。”

“喔！你也知道了吗？”

杨笑了笑，随即停住说：

“不过，这个世界上，我想有半数以上是士兵死得多，而司令官自己也很辛苦的！”

杨威利的耳边似乎也响起了类似一句话——杨威利是个劳苦功高的司令官啊！说不定德森就是想要杨威利能够得到这种赞美呢！或许杨了解到德森的用意吧！因此在他的下意识里，他希望不要有士兵的伤亡，以阻止这种讨厌的“赞美”加在自己身上……

Ⅲ

杨将幕僚们集合在会议室中，转达德森上将的命令。

“我们要将四个地方的叛乱全部捻平吗?”

杨的几个幕僚们都感到相当意外和惶恐。其中只有先寇布最早恢复冷静，他说：

“德森是想保存首都的兵力，故而要我们去平乱吧!”

他的洞察力和杨一样正确而有把握。接着他又看着杨笑着说，看来德森还蛮嫉妒你的。杨并未回答，他发现自己的观察力比不上尤里安和先寇布的敏锐。

“总之，这是统合作战本部的命令，我们也没有办法。距离伊谢尔伦要塞最近的是尚普尔，我看就从那里开始下手吧!”

突然警报器响了，墙壁上的银幕上出现了一名通信官。

杨注意到这名通信官的衣服前胸有一块很大的污迹。看来，他在来到此地之前正在喝咖啡，可能惊吓过度，不小心将咖啡杯倒了出来，衣服才弄脏的。

“首都出了大事了！我带来了令人吃惊的情报……”

“出了什么事?”

大家喝问着。这名通信官吞了吞口水，颤声道：

“政……政变!”

在场的人听了都屏息望着杨威利。大家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颤动了起来，甚至有人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接着画面中的影像呈现出首都的超光速通信中心。中心播报人已不是往昔那张和蔼可亲的脸孔，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壮年军人，他骄傲地坐在播报台的位子上。

“本人在此再重申一次宣言。从宇宙历七九七年四月十三日开始，由自由行星同盟救国军事会议来接管首都。自即日起中止同盟宪章，一切法律都由救国军事会议来决定。”

伊谢尔伦的高级士官们看了这个报导后都面面相觑。

接着大家一齐望着杨这位黑发司令官。

杨默然地盯着画面看，幕僚们觉得他异常的冷静。

杨心里在想，德森的计划到最后还是被叛变团体的计划给打败了。他们的行动实在太迅速了，而德森的反应则显然不如自己原先预期的来得快。

"救国军事会议……"

杨以极为不屑的口吻念着这几个字。他认为这些人口称救国、爱国及忧国等等，其实根本无法让人感到他们有任何诚意。他们毫不知耻地高喊这些口号，实际上却躲在安全的地方，大摇大摆地过着逸乐的生活。

接着，救国军事会议公告宪章，取代目前的同盟宪章。内容如下：

一、以打倒银河帝国为崇高目标，确立举国一致的体制。

二、禁止一切违反国家利益的政治活动及言论。

三、赋予军人司法、警察权。

四、全国实施无限期的戒严令。另外，禁止所有的示威及罢工行为。

五、行星间的输送及通信系统全面国营化。所有的宇宙港皆由军部直接管理。

六、所有具反战、反军部思想的人都不得任公职。

七、停止召开议会。

八、拒服义务兵役者将遭刑罚。

九、政治家及公务员若有渎职现象者，一律予以重罚，情节重大者处以死刑。

十、禁止一切有害的娱乐，重建善良健康的风格。

十一、废止贫病救济行动，防止社会的弱质化。

"这个家伙，真的是……"

杨一直盯着画面，看呆了。救国军事会议所订的这些规章，根本就是反动的军国主义体制嘛！它和五世纪前鲁道夫·冯·高登巴姆的主张几乎完全一样。

人类在这五百年来到底学到了什么呢？而鲁道夫又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呢？难道救国军事会议要让鲁道夫死里复活，打败他自己所建立的帝国吗？

杨笑了笑。他觉得这是一出喜剧，也是一出丑恶的闹剧。不过，它虽以喜剧进行，却未必能以喜剧收场。

"现在我向各位市民及同盟军们，介绍我们救国军事会议的议长——"

当画面中的人提及此人的名字时，室内的空气整个都变得凝重了起来。

杨终于在通信画面中看到了这个人的脸孔，他发现自己和他相当熟识。此人的头发白棕混合，面目端正，他曾和杨有过数度的交谈，也曾一起吃过

饭，他还有个女儿……

杨低声地叫了起来。

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脸色苍白，站在杨的身后。

在画面上出现的这个人就是德怀特·格林希尔上将——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的父亲。

Ⅳ

费沙自治领区。

费沙自治领区位于银河帝国及自由行星同盟之间，是处于“费沙回廊”的一个商业贸易国家。其领土及人工殖民地上的总人口数约二十亿左右，富有的程度相近于帝国及同盟。

沙费目前的情报归集系统已完全步入正轨，任何归集到的情报，都必须盖上官房，送至自治领主鲁宾斯基的手中。这次在同盟国发生的叛变事件，这位被称为“费沙的黑狐”的鲁宾斯基自然也透过情报，得知了此一消息。

这天是四月十八日。

宇宙舰队司令官比克古上将在办公室中收到了国防委员会查阅部长的通知：

“今天首都即将举行一项大规模的地上战斗部队演习。由于这是年初就预定的重头戏，而现在的边境局势又相当紧张，它的意义自然非比寻常……”

这段话也透过广播，传送给军部上上下下的人及全体市民们知道了。

如此一来，民众们如果看见满街士兵全副武装地在市街上来来去去也不会觉得奇怪恐慌了。若是还有人感到不安而打电话去向宪兵等单位报告的话，所得到回答也只是简单的一句“演习”而已。因为这项活动是身为最高干部的查阅部长所下达的命令，所有的人都得服从。

即使比克古自己，由于忙于监督宇宙舰队以应付边境叛乱，早已焦头烂额，又哪里会想到布有重兵的首都也会发生叛变的事件呢？

而就在事发当天的中午，老提督刚得知消息后不久，就被人用枪抵着身

体去见叛变的首谋者了。

老提督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些叛军中，包括查阅部长格林希尔上将，以及情报部长布伦兹中将。

比克古嗤之以鼻。他在想，查阅部所司的任务是部队的训练、救援、调度等有关军人管理运用的事宜，如果查阅部长本身参与叛变行动的话，调度起军队来自然相当的容易。

老提督忽然在包围着自己的几个男人之中，闻到了其中一人特殊的酒精气味。

“嗯！我识得你！”

满头白发的司令官以极其锐利的眼光射向这个人。

“你不就是数年前在艾尔·法西尔星系中被帝国军俘虏的林奇少将吗?”

对方笑了一笑，声音沙哑：

“没想到您还记得在下！”

“我怎敢忘记呢? 你就是那个只图自己安全，而抛弃保护人民义务及忘记应对部下负责任的鼎鼎有名之人啊！”

林奇听了这话倒也不以为意。他微微地笑了笑，拿了一小瓶的威士忌酒，打开瓶盖仰头便喝。旁边一些禁欲的士官们都皱起了眉头。很显然地，林奇并不是很受到这些同志们的敬重，可是他们又为什么会让他加入这个团体呢? 老提督又不好直接问，于是转向格林希尔说：

“我想阁下的军队之中，都是一些有理性、有良知的人吧?”

“不敢，不敢。”

“不过，看来我太高估你们这批人了，会轻易地参加这种叛变行动的人，根本就是毫无理智与良知的啊！”

“这件事我们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去做的。提督，请你想想看，现在的政治如此的腐败，社会上民不聊生，当局者假借民主主义的美名，实际上却施愚民政策，横行专断，根本就无法改善社会现状。他们几时又提出改革及肃贪的方案来了?”

“你说得没错，目前的局势的确是腐败到了极点，所以你会说必须用武力来打倒这些强权。可是试问，如果这些持有的武力的人将来也走向腐败时，又有谁能治得了他们?”

比克古的语调相当尖锐，对方愣了一下。

“我们绝不会变腐败的。”

此话说得斩钉截铁。

“我们都是有理想、有羞耻心的人。绝不会像现在的当权者一样，为了迎合一己的私欲，就顶着民主主义的美名，一切顺从民意以赢得选票，也不会和资本家勾结，却口口声声喊着要打倒帝国。我们只是为了自己满腔的救国情怀，所以不得不站出来为民请命的。腐败的产生源自于人的私心，我们没有私心，所以绝不会变腐败的。”

“喔！原来如此。因为你们是怀有救国大义的人，故而将一场非法的军事政变合法化罗！”

老提督这些不逊的言语，已深深的刺伤了在场士兵们的心。忽然有个人粗暴地说：

“比克古提督，我们这次的行动也是想着要尽可能保持着绅士的行为。不过有时场面是控制不住的！”

“绅士的行为？”

室内响起了比克古讽刺挖苦的笑声。

“这是人类活到现在，有史以来第一次我听到有人称武装暴动者为绅士。如果有人费尽心机而得到人人觊觎的权力之后，还被人尊称为绅士的话，那‘权力’二字在字典上的解释就要改一改了。”

士官们听了各个气得太阳穴上的青筋都冒出来了。格林希尔用眼神制止他们即将暴发的怒气。

“我们之间的见解似乎不太相同，就让历史来为我们做个批判吧！多说也无益。”

“或许历史根本不会为各位做注解呢！格林希尔上将。”

救国军事会议主席故意听而不闻，他向卫兵说：

“将他带走，不得无礼！”

此时，首都内各个重要的据点，都已经被叛军所占领了。

统合作战本部、技术科学本部、宇宙防卫管制司令部等军事中枢单位，以及最高评议会大楼、卫星通信中心等等，都在未流血的状态下落入叛军的手中。统合作战本部代理部长德森上将如今亦遭到监禁。

不过，叛军们搜查的首要目标——最高评议会议长特留尼西特本人并不在其官邸之中，有人猜测他很可能已经从紧急秘密通路潜入地道逃走了……。

V

杨最近深感命运就好像是一个又丑又老的魔女一般，她恣意地为所欲为。

命运本身要是也具有人性的话，它也会抗议上帝竟然安排它如此作弄人的。但这是不可能的，命运总是老爱和人作对，事事与人愿违。

尤其当杨威利想到自己竟然会为了要维护像特留尼西特这种人的权力，而被迫和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的父亲作战，真是造化弄人啊！

杨在会议室内来回踱步，走了几十回了，脑中却空空荡荡的，什么也想不起来。尤里安靠着墙壁站着，直望着他瞧，深棕色的眼眸中充满了关怀的神色，他心里感到相当难过，因为自己没有办法帮上杨威利的忙。看来杨现在所面对的问题，除了他自己之外，再也没有别人能为他解决了。

杨忽然猛地叹了一口气，笑了笑说：

“尤里安，给我一杯白兰地。十五分钟以后，所有干部就要到会议室去集合了。”

“好，马上拿给你。”

“等一下！请顺便叫格林希尔上尉过来一下！”

少年转身离开了。

一个人在遇到该做决定却难以下决定时，如果可以就此不做决定，那该有多好啊！但偏偏这是不被允许的，这种滋味真是难受啊！

二分钟后，菲利特利加·格林希尔进来了。她的面部表情沉着，但却没有掩饰脸上的神色。

杨对于自己的立场相当清楚。当他十六岁时，父亲就死了，他选择了进入免费的历史学校就读，接着又进入士官学校的战史研究科，从来也没想到过要当一名军人，更料不到如今竟然会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

然而，菲列特利加却一副坚持自己立场，俨然和父亲是敌对的一样。她今年才二十三岁，思想却已相当成熟了。

“你来啦！格林希尔上尉。”

“……嗯！你看来精神还蛮好的！”

杨笨拙地和她打了招呼，这令格林希尔觉得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待一会儿要开一个幕僚会议，麻烦你帮我们准备一下会议室，还有请你操作机器。”

菲列特利加似乎有点意外。

“我想，我应该辞去副官这个职务了。因为……”

“你想辞职？”

杨的口气好像不怎么意外。

“也不是，不过……”

“如果没你在的话，我可就要感到困扰了。我的记忆力不好，组织能力也差，需要一位能干的副官帮忙。”

“……是！那么我就留下来继续为您办事。阁下！”

她的表情虽然仍是严肃的，但仔细看却可观察到她那瞬间即闪过的一种感动得想哭的表情。

“多谢你了。那么，请先到会议室去吧！”

杨应该还有更多话要对她说的，但却什么也没提。

菲列特利加走出以后，在门口遇到先寇布，他们相互地行礼致意。先寇布笑着对杨说：

“格林希尔小姐应该不会被革职吧！”

“当然不会！至少在还没找到比她更加能干的女孩子之前。”

“实在说不得老实啊！”

他无礼地谈论着。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也没什么意思！我只在想，这个女孩子对阁下您到底有什么想法。这纯粹是身为部属的我，自己私下揣测而已。”

“你认为呢？”

杨以笨拙的方式追问他。

“其实我也不知道！不过您实在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哩！很难让人了解。”

杨似乎听不太懂先寇布的话，这使得先寇布好像有点得意起来。他说：“为什么说你是个充满矛盾的人呢？因为你比任何人都讨厌战争，你认为它是一种愚昧无比的行为。但是，在战争中却没有任何人比你还出名，这不是很矛盾吗？”

“罗严克拉姆侯爵莱因哈特这个人又如何呢？”

“较量看看，大概会很有趣吧！”

这位旧帝国人似乎越说越放肆了。

“你们两个如果军力相同，打起仗来，我想是你的胜算比较大。”

“这种假定根本毫无意义！”

“我知道啊！”

所谓战术，指的是在战场中，如何调度兵马以赢得胜利的技术。而战略指的是，如何让战术能够完全有效地发挥其功能的整体技术而言。先寇布刚刚所说的假定，完全无视于战略这个要因，因此等于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暂且不要说这个。目前的自由行星同盟，其权力体制已病入膏肓了，在位的人既无才能，又无道德。这些事实，相信你也清楚得很，但是你却不管这些，还是想要尽全力去拯救它，这不是相当矛盾的事情吗？”

“我并不选‘最好的’，只想选‘较好的’。虽然目前同盟国的在位者相当腐败，但是救国军事会议所发布的宣言你也是看到的，他们实在比现今的当权者还要糟糕啊！”

“依我看……”

先寇布的眼中忽然绽放出一种奇妙的光芒。

“我们干脆把救国军事会议的那群小丑们及目前的当权者都一并推翻掉好了。因为，不论是由他们之中的任何一方掌权，都无法解决目前破败的国事！不如你就挺身而出，将这些祸国殃民的人都赶走算了。从此由你掌权，恢复民主主义，这样是最好的！”

伊谢尔伦要塞的年轻司令员——杨威利，一面听他说这番话，一面双眼盯着他瞧，呆得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先寇布则一改嘻皮笑脸的态度，表情严肃地说：

“你觉得如何呢？什么样的形式并不重要，以独裁者的姿态去守住民主政治的实践面吧！”

“独裁者杨威利？这种事我连想都从来没想到过！”

“你本来不也不适合成为一名军人吗？可是也干得很好啊！也许连当个独裁者也会干得很好呢！”

“先寇布准将！”

“怎么样？”

“除了我之外，这件事情你可曾告诉过别人？”

“这怎么可能。”

“这就好……”

杨只对他说了这句话后，就转身走了。

先寇布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微笑着。他在想，身为一个高级军人的杨，竟然会容许自己的部下说出这种话来，实在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住在伊谢尔伦的大多数是平民百姓，他们对于最近国内所发生的叛变事件及内乱，感到相当不安。有一次尤里安还在住宅区内，碰到一个人问他，杨是否能打赢这场硬仗？

尤里安很有自信地望着这个人回答说：

“杨威利提督绝不会打没有把握的仗。”

……这段谈话没多久就传遍了伊谢尔伦的大街小巷。杨提督不打没有胜算的仗！的确，以往胜利总是与他为伴的，这次当然也不例外啊！人民心里这样想着，心中的不安于是渐渐减低了，表面上也逐渐恢复平静了。

杨知道了以后，半开玩笑地告诉尤里安说：

“我没想到你也有演说家的才能啊！”

“可是我说的是事实，并非在虚张声势。不是吗？阁下！”

“嗯！话是没错！”

杨在不知不觉中皱起了眉头。

“希望以后也还是一样啊……”

尤里安出外做单座式战斗艇的操纵练习之后，杨马上把先寇布叫来。

因为杨最近决定将自己麾下的舰队分编成由自己直接指挥的高速机动部队，以及以补给和防御火力为中心机能的后方支援部队，但想来想去，却不

知道要把先寇布安置在那一边才好。所以干脆找他来商量商量，最后决定让他当杨的幕僚，不属于前述的任何一个单位。

他们谈完之后，杨接着向先寇布询问有关尤里安的事情。因为先寇布以前曾经担任过尤里安的射击及肉搏战老师。

“若是身为一名战士，尤里安相当优秀，说不定他的表现比你好哩！”

先寇布毫无顾忌地说。

“不过，我想阁下对尤里安的期望可能并不是如此吧？”

杨对他的问话只回答了一半。

“……人类的能力虽然有限，但是自己也可以尽量发挥潜能，向命运挑战。我希望尤里安能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潜能，向现实挑战。”

“那么，你呢？”

“我是不行的了。我在自由行星同盟已经陷得太深，对于付薪水的人，我总得尽我的道义。”

先寇布知道这番话并不是在开玩笑。

“不错，你之所以不让尤里安当正式军人，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可是你也不需要对自由行星同盟讲什么义气啊！”

“我的想法和你不同……”

杨摇了摇头。其实，他并不是一个能够深谋远虑的人，可是大部份的人却这么认为。这对他究竟是福是祸呢？连杨自己都不知道。

目前位于首都的同盟军统合作战本部已经变成救国军事会议的大本营了。现在，在这栋大楼的地下室中，救国军事会议的干部们正在集合开会。

“杨威利已经拒绝加入救国军事会议了。”

格林希尔上将此话一说，在座的人立刻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着。

“那就只有与他一决死战这条路可走啰！”

“那么让我们看看，‘奇迹的杨’到底是不是如同传闻一样的厉害！”

倔强的声音或许是为了要掩饰自己心中的不安吧！

格林希尔上将却没有迎合他们所制造的热情。

他绝不会去求自己的女儿来加入他们的，他想，自己的女儿也不会同意父亲这么做。他不过是凭着自己的信念在做事罢了！如果自己不以军队来重建国家的话，这个国家就要腐败下去，终至灭亡的地步了。这番道理杨威利

若不能明白的话，那就真的只有一战了！要下这样的决定是颇为困难的，一旦决定就绝不会再改变。

“鲁格拉希提督。”

随着这个声音响起，一位浅棕色短发、下巴扁斗的中年人马上站了起来。

“我想请您率领第十一舰队前往伊谢尔伦要塞，与杨威利决战。”

“遵命！不过，令媛那方面怎么办呢?”

大家都知道上将的女儿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是杨身边的副官。

“这件事不是问题!”

他的口气虽硬，但听得出是在强行压抑着。

“当我立定计划之时，早已对女儿死心了，而且大概杨现在已经把我女儿解职，软禁在伊谢尔伦要塞里。所以你们也不必挂虑她了。”

“知道了。不过，我们一定会打败杨威利的，不论是生擒或杀死，总之会给各位一个交代。”

第十一舰队是同盟军宇宙舰队中，少数未受损伤的部队，现在加入叛军的行列，即将以他强大的军力来封锁杨威利的去路。

四月二十日，杨任命卡斯特罗普要塞的临时代司令官，命令全舰队出动。当他被问及目的地为何方时，他回答说：“最终目的地在海尼森。”

第四章　流血的宇宙

I

正当莱因哈特即将出门的当儿，军务省的书记官急急忙忙地跑来拜见他。

"有什么事吗?"

书记官双眼直盯着这位军服笔挺的英俊青年司令官，心中不禁暗暗赞叹起来。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敌人的称呼还没有确定，所以跑来问您。

"称呼?"

"是的。因为叛军们自称是正义派诸侯军，但公文上不能这样写，若要直接称他们为叛乱军队的话，那又和自称为自由行星同盟的叛军名称相同，无法区别，因此特来请教您如何称呼他们比较好。"

莱因哈特听了这些话之后，用他那修长的手指轻抚着额头想了想说：

"我想到适当的名称了！就叫他们贼军吧！公文上面就直接称他们为贼军好了，可以吧?"

"是，遵命!"

"你把这项决定发布给全帝国的人民知道吧！同时也可让这些贼军们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就说'你们是贼军!'"

莱因哈特笑了起来。虽然是种不怀好意的笑，但是笑声听来仍然清脆动人。

"你就只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吧！我要上路了。刚告诉你的话别忘了!"

他说完立刻转身离开，动作身手之快好像一个没有体重的人似的。在他身后还跟着奥贝斯坦、米达麦亚、罗严塔尔、坎普及毕典菲尔特将军，看来大舰队不久即将出发了。

留守的部队指军官摩顿中将和副官们都在一旁行礼恭送他们。

莱因哈特在奥丁只残存了一点点兵力，另外，防守皇帝寝宫“新无忧宫”的军队，以及防守元帅府、军务省自己和姐姐住宅的军力，加起来也不过二万人而已。奉命留守的摩顿中将年纪已经不小了。在用兵方面，他并不是个很优秀的人，不过他为人忠诚，是个值得信赖的人物。

书记官回到军务省后，马上执行莱因哈特的命令。他以超光速通信的方式发布此一消息，没多久全帝国的人都知道了“贼军”这个称呼。

“贼军？竟然叫我们贼军！”

这种称呼，对于这些矜持着选民意识的大贵族而言，实在是一种很大的伤害。他们受到这样的屈辱，心中感到说不出的憎恶，有的人甚至气得摔玻璃杯泄愤，自此以后，对这个“金发小子”更加深了敌意。

而根据梅尔卡兹的副官舒泰德的讲法，大贵族们也一样说过莱因哈特的坏话，此举不过是彼此彼此而已。

联合军作战会议往往受贵族们感情上的喜恶而影响其行事。

布朗胥百克也想出了一个战略。他想从帝国的首都奥丁开始，一直到要塞“秃鹰之城”的路上，分别设置九个军事据点，各据点上都布上重兵，等到莱因哈特一个个地进攻这些地方时，其兵力及舰艇一定会渐渐耗损，我方军队再从秃鹰之城出击，一举将之击溃。

对这个战略，梅尔卡兹相当怀疑。因为莱因哈特如果能够照他们所预期的，一个接一个地攻打这些据点的话，那是最好不过。可是，如果他不这样做，反而先将各据点的补给线和通讯网都破坏掉，使之失去应有功能，然后再挥军直攻秃鹰之城的话，这个战略就完全没有用了。而若在这九处据点上驻以重兵，对于秃鹰之城而言，反而削弱了兵力。

梅尔卡兹说出自己的想法之后，布朗胥百克的脸色马上变了。在场的人都察觉了。

他的部属们看了，无不立刻跪倒在地请求主人赦免他们惹他生气的罪行。只有梅尔卡兹没有这么做。

“……那该怎么办才好啊?”

布朗胥百克终于出声了。梅尔卡兹好像完全不顾主人心意似的自顾自说着自己的意见。

他认为放弃那九个据点没有必要，但却不需要设置强大的兵力在那里，只需在各据点安置侦察机，透过电子情报来监视敌人即可，实战的机能则完全集中在秃鹰之城。

“等那个金发的小子接近秃鹰之城时，再和他决一死战。因为他们的军队是经过长途跋涉而来的，必定疲惫不堪，我们以逸待劳，岂有不胜的道理?”

布朗胥百克看来也并非完全不懂得用兵学。

“嗯！就是这样。”

正当大家都同声赞同梅尔卡兹时，忽然有人出声了：

“不，我还有更好的战略!”

这人正是自认为战略理论专家斯特汀提督。

斯特汀曾在莱因哈特的麾下任职，但他却不认为莱因哈特有军事上的才能。

“你有什么意见? 斯特汀提督!”

“我只是想修改一下梅尔卡兹总司令的战略而已!”

斯特汀斜眼看着梅尔卡兹。梅尔卡兹却早就知道他想要说的是什么。其实他早就想到这个点子，但是却因某个理由而作罢了。只听斯特汀继续说：

“我们可以组一个大规模的特别部队，诱使那个金发小子接近秃鹰之城，然后再进攻并无重兵防守的首都奥丁，那么皇帝陛下就变成我们所推立的了。此时他再兼程赶赴首都救驾，已经来不及了!”

“嗯……”“如此一来，罗严克拉姆侯爵莱因哈特自然就被视为逆贼，那么局势就完全改观了。这个金发的黄口小儿立刻会变成宇宙中无家可归的孤儿!”

梅尔卡兹的视线落在自己还未喝过的咖啡杯上，心中想着，果然是这条计策。看来斯特汀只是个理论家，对于现实则缺乏观察能力。罗严克拉姆侯爵莱因哈特的确没有分布重兵防守首都，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冷静地想一想就知道了。要是大家都清楚这个道理，就会明白斯特汀所提的策略根

本无法成功地实现……。

“这策略太棒了！”

年轻的贵族兰兹贝尔克伯爵阿尔弗列特叫着。他看起来相当兴奋，他毫无私心地赞美斯特汀的作战方案，认为这是个积极、伟大、完美无缺的提案。

“不过，谁要来指挥这个特别部队呢？这个职位不但声誉很高，要负的责任也是相当大的喔！”

室内又变得鸦雀无声起来。

兰兹贝尔克伯爵阿尔弗列特此言一出，四周的人和空气立刻好像陷入泥沼瘴气一样，变得凝重起来。

如果这次谁能成功地进攻首都奥丁，挟持幼帝，那么他就是此次内战中功劳最大的人，在秃鹰之城诱使莱因哈特上钩的功劳就没这么大了。前者好比恒星的光芒一般，后者则好像小行星一样，黯然失色。

在处理战后问题时，功劳最大的人一定最有发言权利。如果他所拥立的皇帝不过是个傀儡的话，他还会是个兼具有最高权势的滋味。

这就是特别部队指挥官。

获得最高权力的踏脚石。

布朗胥百克和立典亥姆的眼中，都浮现出异样的光芒，他们在想，这个职务怎么可以拱手让人呢？

问题是战略和战术是不同的，真正用起兵来的时候，令人伤脑筋的地方还多得很。但是这些人并不这么想，他们好比是愚蠢的猎人，才刚看见一片森林，就急着在计算里面藏着黑貂的毛皮价值有多少了。其实他们根本还不见得能够猎到这些黑貂哩！

梅尔卡兹早就想到这个方法了。单就纯粹的军事战略而言，它的确是相当值得一试，可是梅尔卡兹却毫不犹豫地放弃这个计划。因为这种作战方法，要在高度团结的军队组织配合下，才有可能成功地实行。各军队的指挥官之间，都要能够相互依赖，互相合作。

然而贵族联合军们却做不到这一点。罗严克拉姆侯爵莱因哈特也就是因为明白此一事实，所以才放心大胆地以少数薄弱的军力来防守首都。

其实，将贵族们结合在一起的力量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上下一致地憎

恶莱因哈特，这是唯一使他们团结的力量。若是有人挺身而出，想要独力打倒莱因哈特，夺取权力和地位的话，必定会让人不服，从而破坏他们彼此之间的团结。

现在斯特汀既已提出这个会引起内部不团结的战略，结果当然是利敌不利己。很显然的，贵族们表面上团结的现象，现在已被某些人露骨的权力欲望给破坏掉了。梅尔卡兹察觉到在场的许多贵族们早已散发出自我主义的欲望之火，这种强烈的火药味儿，简直令人窒息。

不过，他们真的打得赢莱因哈特吗?

如果赢了的话……

究竟大家是为了什么理由来打这场仗呢?

Ⅱ

自此以后，梅尔卡兹在作战上只有在妥协或被忽视这两个已知的结果中去贯彻自己的思想了——等于是在两种不好的结果中做选择。

以前，当他刚上任为作战总指挥官时，年轻而好战的贵族们对他都颇有欢迎之意，但是这种情形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他们不习惯于听人命令，要他们自我压抑，凡事听命于人，实在颇为困难。不只年长的贵族们是这样，年轻的贵族们更是如此，他们是以煽情的方式达到对自己有利的目标。

梅尔卡兹第一次向别人妥协的经验，就是让对自己有明显竞争意识的斯特汀当先锋的这件事。年轻的贵族们总是主张先与之一战，以便刺探敌军实力。“让他们吃次败仗也是必要的”，梅尔卡兹只有如此想了。

这次，青年贵族们准备作战的消息并未刻意封锁，因此“贼军”即将出击的情报也传进莱因哈特的耳中。

“传米达麦亚进来。”

短小精干的渥佛根·米达麦亚提督，不一会儿就出现在莱因哈特的面前，莱因哈特问他：

“你以前曾经在士官学校中，上过斯特汀所授的战术论这门课程，是吗?”

"是的！有什么问题呢?"

"我想，贼军的第一波军队应该是由斯特汀所率领的吧！大概是想先打一仗看看吧!"

"喔！是这样吗?"

米达麦亚的眼眸浮现出笑意，但是眼神却让人觉得锐不可当。

"斯特汀教官在战略方面的知识相当丰富，可是，当他在遇到实际状况与理论不一致的时候，他宁可相信理论而不相信事实。我和同学们常说斯特汀是个不切实际的人。"

"好！我现在命令你率领舰队前往亚尔提那星域，去和你以前的老师对峙。我会在五天之内赶到，在这五天之内，你可以和他打一仗，也可以只守不攻，全由你来决定。"

"遵命!"

米达麦亚敬完礼后，就快步走出伯伦希尔舰桥。再怎么说，对一位军人而言，被任命为先锋是一项荣誉的事。

帝国历四八八年，宇宙历七九七年四月十九日。

这场世纪性的战役即将登场。

斯特汀所率领的一六〇〇〇只舰队和米达麦亚所指挥的一四五〇〇只舰队，正逐渐向对方的所有地接近中。

两军最后在亚尔提那星系附近的恒星间对峙。不过，米达麦亚却始终按兵不动，只是在自己军队的最前方设置了六百万个核融合机雷以防御敌人的攻击，整个舰队成球型阵队，就这样守了两天还是不动声色。

这样的举动引起了斯特汀的怀疑，因为被人称为"疾风之狼"的米达麦亚，一向都以敏捷剽悍著称，这次被任命为先锋，却一反常态地固守一地，按兵不动，这是什么原因呢？他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就因为心中存疑，斯特汀也跟着不发一兵一卒地在一旁观望着。

斯特汀身边的贵族们看他这样驻足不前，都不禁感到焦躁起来。要知道，这些年轻的贵族们生来就是享有无数特权的，他们的人生旅途一向平稳顺利，所结交的朋友也多半是有权有势之人，他们心里想得到的东西，多半是毫不费力就可轻易获取的，也因此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打胜仗，就一定会打胜仗。有人甚至露骨地耻笑斯特汀的谨慎态度胆小无知。这些人简直是自我

膨胀，完全无视于别人存在的价值。

斯特汀不但一面要承受他们无心的诽谤，还要忍气吞声地安慰他们，阻止他们做出有勇无谋的事情来。这份耐心实在非常人所能者。

“我这样按兵不动，不对他们做出攻击的行动，也算是对斯特汀教官报了当年的师恩了！”

米达麦亚这样想着，他命令部下只守不攻，到现在已经过了三天了。

……此时，斯特汀得到一位通信士官的情报，这份情报是从米达麦亚的通信之中探听而来的，情报内容提及米达麦亚正在争取停战中的时间，等待罗严克拉姆莱因哈特军队的到来。等他们两方面的军队一会合以后，就要以压倒性的多数兵力展开全面性攻击。

斯特汀心里在想，这个情报会不会是米达麦亚故意散布出来的？如果这情报是正确的话，那么米达麦亚只守不攻的战略就不值得怀疑了。不过，话说回来，米达麦亚又为什么要故意泄露情报呢？

斯特汀不禁迷惘了。他不明白米达麦亚到底在要什么花招。他只是深怕自己的部队将会遭某种奇袭，于是下令全面性警戒。

青年贵族们已经快要受不了了，他们心中盛满不服的情绪。他们认为斯特汀太过消极优柔寡断了。这次他们大举进攻星域的目的，就在一探敌人的虚实，挫挫敌人的锐气，结果斯特汀却如此地驻足不前，实在让人感到失望。既然斯特汀这么不值得信赖，那就只好靠自己了。

青年贵族们众议一决，就胁迫似地向斯特汀提出作战的要求。如果他不肯的话，就把他监禁起来，如此一来，战局就更加混乱了。

斯特汀不得不屈服在他们的无理要求之下同意出兵。不过，他还是亲手拟出一份作战计划，以期在可能的范围内控制这些青年贵族们。他的作战计划是将全军分为左右两翼包抄水雷，左翼部队先和米达麦亚军正面交战后，右翼部队再从敌人后方进攻，袭击敌人的侧面及背面，扫荡他们的水雷阵。这样的作战计划大而无当，要实行如此细密的作战计划，很显然的，友军之间的配合是不足的。

其实斯特汀在率领这支军队出发之时，心里就开始后悔了。此时真是骑虎难下，只好先硬着头皮先将米达麦亚的军队击垮，以免莱因哈特的军队赶到时，更措手不及。他决定由自己率领左翼军队，由希鲁德斯哈姆伯爵率领

右翼军队，展开这项军事行动。

希鲁德斯哈姆伯爵所率领的舰队行动相当快速，难掩其好大喜功及好战的本性。由于行进匆匆，他所率的这八千只舰艇毫无团体秩序地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着。

就在此时，米达麦亚已将军队阵式做了大幅的变动。水雷阵已移往军队的外侧，从空中鸟瞰希鲁德斯哈姆军正好被米达麦亚军队和水雷阵所包围。

“好多能量波、弹道飞弹，都往我们飞来。”

当希鲁德斯哈姆所率领的各舰队队员正在大感恐慌，甚至还来不及做任何应变措施时，核弹爆炸发出的白光让人难受得睁不开眼睛。在这段白光还未消失之前，第二次、第三次的爆炸已接连发生。这种核融合的弹道飞弹威力惊人，速度奇快无比，一旦爆炸，整个世界都将被一层彩色的光芒所笼罩。飞弹爆炸所及之地转眼之间化为乌有，生命也将全数被夺走。留下的尸体也将还原为原子回归宇宙大地。或许在经过数亿年后，才会有个以这些原子尘为核心所产生的新恒星诞生。

希鲁德斯哈姆伯爵就这样糊里湖涂地战死了。他是这场内战中，首先阵亡的大贵族。

米达麦亚在粉碎了这支无秩序的希鲁德斯哈姆军之后，立刻加速前进，绕过水雷阵，直接从斯特汀军队的背后袭击。此时的敌军力量已经锐减一半，自然是稳操胜算。这样迅捷的身手，除了“疾风之狼”办得到之外，还有谁能有这份能耐呢？

当莱因哈特的军队到达前线时，这场会战早就结束了。莱因哈特大加赞赏米达麦亚用兵神奇，而米达麦亚为了没有捉到斯特汀而致歉。另外还开玩笑地说：“那些当作道具用的水雷要收拾起来还真不容易。”

Ⅲ

帝国和同盟内部的叛乱和杀戮，仍然持续不断地进行着……。

而在一旁的商业国家费沙自治领却充满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他们不但没有战争惨祸的发生，反而因为邻国的战争，发了一大笔战争财。包括所有

战争中所需要兵器粮食、军服、情报、矿石，甚至于佣兵一贩卖人口等等的大宗买卖，几乎全数都由费沙自治领区独占了。

在首都宇宙港附近有家“朵拉库尔”，它非一般船舱，而是在宇宙中做买卖的独立商人们时常聚会喝酒的地方。

波利斯·寇涅夫是“贝流斯卡”号商船的船长，今年二十八岁，也是个独立商人。他的为人颇有气概，但周遭认识他的朋友，也不过是些小商人而已。这一天，当他来到商船里，正喝着黑啤酒，享受他少有的休息时间时，有朋友告诉他：

“我最近听到一些很有趣的传闻喔！”

“传闻？很有趣吗？说来听听！”

寇涅夫一口喝了黑啤酒，一面问他。

“听说啊！自治领主鲁宾斯基阁下好像想做一番大事业喔！”

“那个秃头吗？”

寇涅夫的脑海里浮现出鲁宾斯基那张其貌不扬的脸孔来，忍不住就讽刺地这么说。

“他根本就是想趁帝国和同盟两大势力互相倾轧之时，坐收渔翁之利。这种事也只有他这种人做得出来。”

“所以我才说是个很有趣的传闻啊！你自己不也觉得很可笑吗？”

“谁说的？我可没说很好笑啊！”

寇涅夫伸手握住啤酒杯，嘴巴不自觉地撇了一下，虽然鲁宾斯基至目前为止，还可算是个能干的领导者，可是事实上，他可能患有夸大妄想症，说不定有一天，他真的会突然精神错乱也不一定。

寇涅夫一直觉得费沙是个寄生的国家。没有了他所赖以生存的寄生主人的话，他就没办法活下去了。如果有一天，帝国和同盟灭亡的话，费沙也将跟着消失。因为费沙不论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极端仰赖着这两个国家。

“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买卖要做？”

寇涅夫转移了话题。

“最近要载三万多名地球教信徒去地球，他们好像要举行圣地巡礼之类的活动。”

“圣地？”

“就是地球啊!”

“什么? 地球是圣地?”

这位年轻的船长不禁笑了起来，宗教或神之类的字眼对他们来说，都只是一种笑话而已。若说神是全能的，那它能不能创造出一个听话的女人出来? 如果做不到，那它就不是无所不能的了! 所以他们根本就不相信宇宙中有全能之神存在着。

话虽如此，最近地球教信徒正以惊人的数字倍增，却是个不容怀疑的事实。寇涅夫自己也无法判断这件事情是好还是不好?

寇涅夫在喝完第二杯啤酒之后就和朋友道别，走出酒吧往宇宙港大楼走去，接着走进他那狭窄的办公室中。

“事务长，有没有什么事情?”

马利涅斯克事务长只比船长大四岁，可是看起来却比船长大了十岁之多。年纪轻轻的，头却秃了一半，身上裹着一圈不必要的肥脂肪，脸色苍白，表情呆滞，看起来就让人觉得他的生活相当不规律似的。不过，这个男人若是没有非常扎实的事务处理经验的话，也不可能会担此大任，总理这条独立商船。

“有一批人要载送!”

“是那些有钱人家的女儿吗?”

这口气不像是询问，倒像是在期盼着似的。

“是一群要去地球做圣地巡礼的人。”

“……”

寇涅夫一面皱眉头，一面翻着相关文件，没看多久就不高兴地将它合上了。

“送他们去地球之后，船不就要空空地回来了吗? 我们的星域是不容许我们浪费一点点资源的!”

“我们可以再从地球把他们载回来啊! 还可以叫他们先付定金。直到现在为止，只剩下三个人还没缴钱而已，因为我们的价钱压得很低，较具竞争力!”

这位年轻的船长一时为之哑然! 所谓战争景气就是这样吗? 想起以前生意好的时候，自己的船队满载着金属、矿物，在各行星恒星间飞来飞去地送

着货，船长室里还挂着“航运奖”的纪念奖牌呢！没想到昔日意气风发的事务长马利涅斯克，如今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真是令人太意外了。

不过话说回来，寇涅夫也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同意这样做的。因为不只是他自己，连同他船上的二十几名员工也都必须混口饭吃啊！

就在“贝流斯卡”号载送客人离开费沙自治领区后的第六天，这条船遇上一只由数万条军舰所组成的大舰队。宇宙世界虽然广大，但可供做航线使用的空间却也有限，因此船与船会遇上也不是偶然的事。当寇涅夫收到对方“立刻停止前进，否则将予以攻击”的警告时，“贝流斯卡”号早就被团团包围住了。寇涅夫此时只有暗暗祝祷舰队指挥官是个明白事理的人，否则，他若误以为他们是间谍的话，那么整条商船里的人就有全部被炮轰而死的危险。

这只舰队是由吉尔菲艾斯指挥，它远离莱因哈特的军队，身处边境星域中。

当通信荧幕上出现吉尔菲艾斯沉稳的面孔时，寇涅夫心里真是暗自庆幸，于是从容不迫地向他解释说：

“船上所载的人都是一些善男信女，主要是老人、妇女及小孩，完全没有士兵。不信的话，您瞧瞧就知道了……”

“不用了！这样就行了！”

吉尔菲艾斯放眼望去，只见这些善男信女们可怜兮兮的坐在船舱上。他们似乎都很穷，或躺或卧地倒在简陋的床铺上，身边带着三餐粮食，光是前往地球就需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达。用货船来载人所收的费用，比用客船来载人所收的费用要少十分之九。可是在法律上搭乘货船的一律都视为货物，所以一旦有事故发生，船公司可免除人命补偿的责任。

“船上的粮食和医药品足够吗?”

吉尔菲艾斯询问巡礼团的团长。团长答称，婴儿奶粉、人造蛋白和洗衣粉都有短缺的现象。吉尔菲艾斯立刻命令辛查上校将部分的军用物资提供给他们。

团长不住地满口称谢，吉尔菲艾斯则笑着向他们说：“请保重！”然后就消失在通信画面上。马利涅斯克觉得相当感动，他轻抚着额头。

“吉尔菲艾斯提督真是个好人!”

"可惜啊！可惜！"

"可惜什么?"

"好人不长命啊！尤其是在现在这种局势。"

寇涅夫看了看马利涅斯克，什么话也没说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事务长目送着舰队远去，心里甚至想着，我们的船长如果没有这种说不对时的话的习惯就好了……

此处距离地球还有一段很长远的路要走呢！

Ⅳ

当斯特汀被米达麦亚击败，继而被莱因哈持的军队乘胜追击时，他为了保存残余兵力，拼命地逃向连典贝尔克要塞去，他的身心俱疲，实在需要好好地休息。

连典贝尔克要塞是布朗胥百克所设定的第三处据点，位于非列亚星系里的一个小行星上。它虽比不上伊谢尔伦要塞的庞大，但也可容纳一百万个将兵和一万只以上的舰艇。内部还包括了战斗、通信、补给、整备，以及医疗等多方面的功能，对于贵族的联合军而言，相当重要。

本来莱因哈特根本就不重视连典贝尔克要塞的存在，他不过当它是个路旁的小石头罢了。可是现在他发现这个要塞装设了许多侦察卫星、浮游雷达管制中心、超光速通信中心、通信干扰系统，以及舰艇整备设施等等，其兵力更比开战以前要多得多。如果无视于它的存在，继续追击败兵的话，搞不好会背面受敌，增加自己的危险。不如趁早把这个祸害除掉算了。

"以全力攻陷连典贝尔克要塞！"

莱因哈特下了这道命令。他把提督们都集合起来，向他们解说要塞的平面图和剖面图，并且告诉他们作战的策略。

当首都奥丁被军务部接收时，有一大部份的机密文件都落入莱因哈特的手中，而连典贝尔克要塞的平面图和剖面图也包括在内。因此莱因哈特能够清楚地了解这个要塞的缺点和优点，他明白敌人此时想要补救要塞的弱点也已太迟了。

不过，第六条进攻路线似乎还有问题。因为要塞的中心在核融合炉，此处是供给全要塞能源的地方。而第六通路是由外通至核融合炉的最短捷径，若从这里夺下核融合炉的话，便可置要塞于死地。可是若直接集中火力攻打核融合炉，一定会引起核爆的危险。

一想到此点，就不知该如何决定才好，看来只有以肉搏战取胜了。

三天后，莱因哈特逼近连典贝尔克要塞，开始了总攻击行动。这场战争的实际指挥是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

在最初的炮弹攻击中，要塞中的驻留舰队也曾想要突围作战，但都被莱因哈特所布下的火力给封锁了，这道坚强的战舰群既长又厚，能够袭击自两侧突围而出的高速巡航舰，将他们封得死死的。此时空中飞弹密集而交错，好像一面没有极限的网一样，只见闪烁的火球在黑暗里发光，亮得和宝石一般。

战斗发生不到一小时，敌军就已伤亡一半，另一半则是飞快向要塞内窜逃。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则紧迫钉人，不断追击。守在要塞口的炮手们害怕敌人的攻击，都趁机逃到巨炮射不到的死角里去。

穿着宇宙服的工兵们，不住地用镭射水雷轰炸要塞的铜墙铁壁，一艘艘的舰艇更是不断地送来进攻的装甲士兵。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就在其中的一艘舰艇中成立了临时指挥所，一面利用监视战况，一面指挥最前线作战。

第六通路什么时候才能攻得下呢？两位指挥官都没把握，而且显得很紧张的样子。因为把守第六通路的指挥官是装甲掷弹士兵总监奥夫雷沙！

装甲掷弹士兵总监奥夫雷沙一级上将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大汉，身材粗壮，肌肉坚实，孔武有力，好像一头被斗牛士挑拨得全身是劲的斗牛，让人觉得他充满活力和战斗意识。

他以前和自由行星同盟军作战之时，曾经被敌军在近距离处以镭射光杀伤皮肉，甚至有一部份的骨头都被削断了。到现在他的左颊骨上还留下了紫色的疤痕，这是猛将的象征标志。据说，当时那位杀伤他的士兵也遭到了报应，他被奥夫雷沙以巨大的战斧一劈之下，当场毙命。

奥夫雷沙在肉搏战时所使用的战斧，是由高硬度碳素水晶所制成的。这种战斧的标准型全长八十五公分，重六公斤，一只手即可使用。可是奥夫雷沙的战斧全长一百五十公分，重九·五公斤，要双手才能抡得动。

使用巨大的战斧，再加上像奥夫雷沙这种战斗奇才和腕力，其所产生的破坏力，可想而知。也许头盔和盔甲可以抵挡得了这致命的一击，但被包裹在里面的人体肉身，却非得要骨折头断、五脏俱裂不可，即使暂时不致死亡，却也毫无战斗能力可言了。

“如果要你和奥夫雷沙一对一地单独对打，你会怎么样？”

“马上飞也似地逃走！”

“换作我也是这样。这个男人好像天生下来就是为了要打杀人似的。”

以上是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的对话。

他们两人讨论射击和肉搏战的功力，平心而论也算得上是一流的技术，但是一谈论到奥夫雷沙，却都不敢有过分轻忽之意。他们一致认为，碰上像这样的厉害对手，就算弃甲而逃，也不是一件可耻的事。如果有人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的话，若不是有勇无谋，就一定是个白痴。

话虽这么说，但是他们却不能向自己的部属说：“你们若打不过，逃走也没关系。”若不破坏第六通路，是没有办法占领要塞的，所幸各装甲兵所穿的衣服都有滤净空气的功能，就算敌人施放瓦斯毒气也没有关系。看来，唯一攻入第六通路的办法，就只有肉搏战了。

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在想，为了占领第六通路，莱因哈特的军队可能要因此而血流成河了，因为敌人是由奥夫雷沙所率领的军队，相当不好对付。这两位指军官不敢掉以轻心，下了一道语气强硬的命令：

“不管付出的代价有多高，我们一定要占领第六通路！”

这一场极其原始而惨烈的战斗，于焉开始。

在接下来的八个小时之中，莱因哈特的装甲掷弹兵来来回回地进攻着第六号通路，毫无进展，直到第九次进攻时，他们终于被奥夫雷沙给击退了。

奥夫雷沙的勇猛，无人所能及。在帝国军的高级士官中，无论是拥莱因哈特派或反莱因哈特派，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直接杀死他。这位男子是下级贵族出身的，他之所以能够升到帝国的高级干部，靠的不是政治背景强，也不是因为有用兵之才，而是因为靠着他勇往直前，流血流汗所得来的。这次他死守第六通路也是这样，连轻型火箭器都未使用，只一味地施展自己的腕力和体力，尽数杀死来犯的敌军。

他的那柄战斧早已沾满了血腥，血肉模糊的硬块还可怕地沾满在整个斧

头上，那都是莱因哈特的士兵们所殉职而留下的。

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虽然都是勇敢的军人，可是当他们看见自己的士兵双脚被齐膝砍断，并且咬牙忍痛拼命想逃命，而奥夫雷沙却毫不放松地紧追在后，并且举起他那把沾满血迹的大斧头，往他们头部无情地劈下去之时，心中不禁颤抖起来，忍不住背转身去，不愿意看见这残忍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眼前。

奥夫雷沙全身裹着甲衣，只露出两只眼睛，由他的眼睛可以感觉得出，他正因杀人而流露出狰狞的笑容。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原本对他的勇猛相当佩服，但是现在对他是打从心底里厌恶，因为他是那么的残忍。

不过，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因为有这位猛兽般的男子奋勇抵抗，所以才使得他们的作战计划遭到严重的阻挠。他们对奥夫雷沙除了厌恶外，更加生气了。

“这家伙真是难缠!”

米达麦亚嘀咕着，虽然眼神和语气相当强硬，可是也奈何不了他。一提到指挥大舰队的能力，在这庞大的宇宙空间中，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这两位指挥官都算是相当顶尖的人物了，没想到如今受到主观环境的条件和限制，面对眼前具有原始战斗心及力大无穷的对手时，竟然连连失利，无计可施。

面对莱因哈特军队一波接一波的攻击，奥夫雷沙所率领的士兵居然能够死守不败，而且没有其他士兵来交替支援，难道他们的身体是铁铸的？有用不完的体力能够支持到永远？

论常理，士兵们穿着装甲服持续八个小时地作战，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装甲服有完全隔热的功能，如果外界的气温是零度的话，被包在装甲服中的人也完全不觉得气温有这么低。可是同样的，人体所散发出来的热气也无法散发出去，士兵们穿着装甲衣时必须忍耐高温的煎熬，这是非常消耗体力的。虽然在不妨碍战斗的情况下，他们的装甲衣中都装有温度调节器，但也只能使体温降低七、八度而已。

这些士兵们对莱因哈特的憎恶和敌意是不容置疑的，可是他们在穿着装甲衣作战时，不但要忍受高温、还有其它引人不快的因素，如汗水、皮肤痒、不能排泄、空气不流通……等种种的不便加起来，一个人对它忍耐的程度最多也只能达两个小时，而他们竟然一忍再忍，忍了八小时——。

“他们是不是服了什么药物？”

两位指挥官不得不做出这个结论。若不是他们吃了兴奋剂或振奋剂等药物，又怎么能够如同超人一般地作战这么久呢？就在此时，莱因哈特要求他们两人报告战况，他们只好自前线送过去。

“奥夫雷沙是个勇者。不过，他只是石器时代的勇者！”

莱因哈特听完报告后，冷笑地批评道。他并没有叱责这两位提督。

“他之所以这么难打败，第一个原因可能是他自己根本就不打算活命，那么就让他轰轰烈烈的去死吧！”

参谋长奥贝斯坦突然打断他的话说：

“我想要生擒他，如此对阁下将会有所用处的！”

“生总这顽固的男人，恐怕他也不会效忠于我啊！”

“您不必担心他的意志问题。”

莱因哈特听到这句话，眉头都皱起来了。

“你是说要把他洗脑？”

莱因哈特对于化学上的洗脑方式并没有好感。参谋长无声地笑了。

“您放心，我不会做那种愚蠢的事，一切请交给我。您就等着看贵族们起内讧吧！”

“好吧！就由你处理。”

莱因哈特才刚说完话，通信士官就进来报告说有通信。

接着，奥夫雷沙的身影出现在通信荧幕上。他的表情得意，似乎在夸耀自己的胜利。他说：

“金发的小子，你敢透过通信荧幕来正视我的脸吗？”

奥夫雷沙穿着装甲服，头戴军帽，他那庞大的身躯，将整个荧光屏都塞满了。装甲服上沾满了血，颜色已转红为黑，上面甚至还牢牢粘住人肉碎片，他充满恐怖和愤怒的声音，似乎笼罩在莱因哈特的四周。

他就以这种令人作呕的样子，透过通信系统，开始侮辱莱因哈特。

他说莱因哈特是靠皇帝的特别提拔，才能升到如今的职位的，其实他是个卑劣的人，是背德者，若不是运气好，凭他这种乳臭未干的小子根本就不是当提督的料，他还说：

“姐弟俩都只是靠着美色来迷惑先帝……”

莱因哈特那秀丽的脸庞突然暴发出发怒的表情，原先他还在冷静而理性地看着荧幕，才一瞬间就立刻变脸了。他的脸色苍白，眼光锐利如雷电，开口说话时，声音是从牙缝中迸出来的：

“罗严塔尔！米达麦亚！”

“是！”

“把那个下流的混蛋抓到我的面前来！你们一定要将他活捉，就算断了他的手脚，也绝不要将他杀死。我要亲手把他那肮脏的嘴巴撕烂！”

两位提督面面相觑，他们觉得这实在是个难题。不过，他们又更加了解到一层道理，那就是人类也是感情的动物，连莱因哈特也不例外。

V

莱因哈特的军队在攻击行动进行到第十回时，死伤的尸体已经筑成一道高墙，奥夫雷沙的部队就在墙的另一边，他们流着血，身体好像被药物麻醉一般，双眼仍不住地盯着迎面而来的敌人。

“来啊！你们这些胆小的老鼠！”

他们的笑声中充满了凶暴。

“看来我们可以把这些尸体放进锅里去煮，作个白肉料理大餐哩！虽然这些贱民的肉想必也不太好吃，可是在这战场之中，有这种东西吃也算是很奢侈的享受了。”

“这个野蛮人！”

罗严塔尔听了都快吐了。

“看来最高司令官说的没错，奥夫雷沙真的是石器时代的勇士，只不过他晚生了两万年，错生在我们这个时代。”

“就因为他晚生了两万年，害得我们现在要打得这么辛苦！”

米达麦亚非常不高兴地回答。接着他传唤副官，命令他拿两套装甲服来。副官问道：

“两位提督要亲自披甲上阵吗？”

“我们只不过是诱饵，希望敌人能落入我们的圈套……他那边进行得如

何呢?”

“是！已经快办好了。但是司令官也不至于要亲自披甲上阵。”

“我们两个只是上将，而奥夫雷沙那个怪物则是一级上将，算起来也是公平的。”

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在想，如果他们两人出现在奥沙雷沙的面前时，奥夫雷沙心里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按照他的心理及精神状态来说的话，他必定觉得这两人是最贵重的战利品，绝不可让别人抢了去吧！因为在石器时代中便有一传统——单打独斗。

为了诱使奥夫雷沙上当，所设的诱饵还必须是相当美味可口的，诱饵若非这两位提督，恐怕还引不起对方这么大的兴趣呢！这就是为什么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要亲自出马的原因。

他们两个一穿上装甲服走出来，奥夫雷沙的部下们精神马上为之一振，因为众所周知，这两个人的生命价值连城，若能捉拿到他们，那就身价暴涨了。奥夫雷沙制止了士兵们的骚动，大声说：

“你们以为两人一起上就能胜得了我吗?哈哈！真感谢那个金发的小子，他等于是送我一个大礼呢!”

“是吗?不打打看可还不知道呢!”

米达麦亚大喊着。奥夫雷沙一听出言不逊地挑战，马上就踏着堆积如山的尸体往前走。他的步伐巨大，杀气腾腾，即使身穿装甲服，那狰狞的气息仍然让人感觉得到。现在他正两眼充满饥渴的血丝，大踏步地飞身而来。

就在这刹那间，奥夫雷沙庞大的身躯突然缩小了。他原本是个身高两百公分的大汉，如今站在身高一百八十四公分的罗严塔尔和身高一百七十二公分的米达麦亚之间，却比他们还要矮小。两边的士兵都看傻眼了。难道这是在变魔术吗?

定神一看，原来是地层陷落，奥夫雷沙的身体整个迅速地掉了下去，只剩下头和两只手还露出地面而已，他以双手勉强地撑着，而他那支需要两只手才能挥得动的战斧，早已飞离到距离自己有一公尺远的地面上。

奥夫雷沙掉下去的地方是一个洞，这个洞是由复合结晶纤维所制成的。其实米达麦亚他们早已算好位置，在第六通道的地底下用氢和沸气对着地层反复照射了三个小时，使得这个位置的地层的纤维分子结合力减弱，再经过

奥夫雷沙穿着装甲服的庞大身躯在上面用力地踩着，地层禁受不了，于是就裂开下陷了。

米达麦亚看到敌人受困，马上跳到他的身边，把他的战斧一脚踢开。奥夫雷沙吓呆了，他的脸涨成紫红色。罗严塔尔大喊：

“奥夫雷沙已经被捕了，剩下来的都是些没有用的东西，装甲弹兵，全员突击！”

罗严塔尔拿起了被僚友踢开的战斧，眼前的猛兽已完全被制服，届时全身冷笑了起来：

“要想捕捉野兽，设陷阱是必要的，你也果真上当了，换作别人大概不容易中计呢，这陷阱太寒酸了嘛！”

“卑鄙胆小的混蛋！”

“你是在赞美我吗？”

奥夫雷沙的部下们看到自己的指挥官被捕，眼前又有一大群杀也杀不完的敌人不断地涌来，他们一个个都害怕了起来。这些失去了人间少有的勇猛指挥官的士兵们，他们的战斗意识就好像烈日下的一滩水似的，逐渐地被蒸发消失了。

反观莱因哈特的部下们，一个个都豁出了生命，抡着战斧逼近敌人，不断地砍杀着。这一波的攻击行动，终于成功了。

第六通道总算被攻了下来一但抹上了一层血红！

当奥夫雷沙第二度出现在莱因哈特的通信荧幕上时，他的双手已被双层手铐铐住，头顶戴着电刑帽，身边还被一排枪牢牢地抵住。

面对着莱因哈特的满面怒容，奥夫雷沙明明知道自己难逃一死，却仍然是一付傲然不可一世的模样。这个男子虽然有许多令人讨厌的地方，可是他那勇敢的性格，是不容怀疑的。

通信荧幕上的奥夫雷沙突然消失了，只见伯伦希尔舰桥上的参谋长在说：

“要杀这家伙很简单，可是他又不怕死。而且你现在若杀了他，在敌人的眼里看来，他会是一个不屈的勇者，反而更鼓励对方勇敢殉难，这绝不是我们所乐于见到的，也不是你原先想杀他的本意吧？”

“……”

莱因哈特的眼神冰凉，内心正抑制着狂怒。最后终于开口简短地问道：

“那要怎么处置他？”

“将奥夫雷沙送回到贵族们的大本营去，不可伤害到他的一根毛发！”

“什么？”

这次换米达麦亚叫了起来，他看起来既激动又愤怒。

“为了要抓这头猛兽，我们费尽了千辛万苦，死伤了多少的同僚士兵，好不容易才成功地完成目标。你现在轻松地就要把他放了。你对他这样宽大，搞不好下次在战场上再度碰面时，他一样又要抡着战斧，杀死我方的无数士兵了。这种赌注所冒的风险太大了，根本就只是输不赢，我看还是立刻把他杀了吧！”

“我也有同感！”

罗严塔尔简短而强硬地附和着。所谓放虎容易擒虎难啊！——可是参谋长即不为所动。他说：

“如果让奥夫雷沙毫无损伤地回去，你们说，贵族们看了心里会怎么想？他们之间，本来就是互相猜忌的，如果我们把奥夫雷沙的十六名干部都格杀，并以超光速通信告诉贵族们。而此时奥夫雷沙若是单独平安地归去的话……。”

“啊！我懂了……”

莱因哈特恍然大悟地叫了出来，眼神也变得很激动，他看着两位心犹不甘的立功者说：

“你们两个也应该了解其中的道理吧！这次就听参谋长的话，还有没有意见？”

“没有了！全由阁下决定。”

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异口同声地回答。他们也了解参谋长的用意，只不过有些不甘心而已。

就这样，奥夫雷沙被释放了，临时还送给他交通工具。虽然他连一句道谢的话都没有说，可是已经没有原先那副趾高气昂的模样了。临走时还点了点头。

接着，奥夫雷沙的同僚和部下等共计十六名，都被公开判处死刑后枪杀了。斯特汀则是在病床上遭到俘虏的，元帅甚至连看都不想去看这位战俘一

眼。

Ⅵ

奥夫雷沙虽然并不期待自己回到大本营——秃鹰之城时才发现事实超出他所想的。

当通信士官报告奥夫雷沙即将生还的消息时，大家都相当地惊讶，来到港口迎接他的，不是捧着鲜花的美女群，而是一群武装的士兵们。

“你是在连典贝尔克要塞中奋战不懈的奥夫雷沙一级上将吗?”

这位刻意询问的人，就是布朗胥百克的心腹——安森巴哈。

“这家伙，你认不出来吗?”

“是只要确认一下而已。好了，盟主已经在等着见您了哩！这边请。”

这位英雄被领进一间广大的殿堂中，里面早已有许多将兵们等在那里，他们看见他走进来，都不住地盯着他看，可是眼光都不是柔和的。

大厅最前端的石阶上，摆了一张相当豪华的椅子，坐在上面的人正是布朗胥百克。他骄傲地坐在那里还不太习惯似地，动作有些僵硬，看起来有点滑稽。

“你果然生还了！太好了！奥夫雷沙！”

接着，他以明显的质问口吻问道：

“你的十六名重要干部都被敌人公开枪决了，可是你却得以生还，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被处以枪决?”

奥夫雷沙因过份惊讶而张大了嘴巴。他那满嘴的假牙和脸颊上的伤痕，同样都是在肉搏战中奋勇杀敌的最好证明。布朗胥百克看见他呆滞而讶异的表情，半嘲弄半生气地喊道：

“你这个傻瓜，让你看看这个吧！”

墙上的画面忽然出现了影像。那些全是奥夫雷沙所熟悉的面孔，他们被押解在连典贝尔克要塞外，莱因哈特的军队们正在公开处决他们，而他的部下们由于是战败之军，马上要被枪决，脸上都浮起害怕而沮丧的表情，紧接

着镭射光束射穿他们的脑门。奥夫雷沙不觉低下了头，脑海中一片空白。

“怎么样？你有什么话要解释吗？奥夫雷沙！”

“……”

“我看，你之所以会生还一定是背叛了我，将自己的良心卖给那个金发的小子了。你这不知羞耻的家伙，是不是还答应他要取我的首级去送他啊？”

奥夫雷沙那严肃的脸庞上，忽然出现了愤怒和理解的表情，他开口说道：

“我懂了！陷阱，他们故意设的陷阱啊！这些低能儿！竟然不知道！”

他近乎咆哮地吼着。站在附近的将官们都被那吼叫声吓得跳了起来，很多人本能地掏着腰间的枪，严阵以待。

“射死他！将他杀死！”

布朗胥百克叫喊着。这道命令一出，大厅中便乱成一团。大家手握着枪，又害怕自己被射杀到，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突然，有一名士兵的上颚被一只巨大的拳头握住，随即发出异样的声音，原来他的颚骨已被这只手捏碎了，施暴的人就是奥夫雷沙，他一把就将这名士兵摔得老远。

这个发狂的大汉，口中不住地喊着“陷阱！”一面奔向布朗胥百克的座位。此时就算他希望别人能听他解释，也没有人会相信他了。安森巴哈一声下令，已有数十名士兵冲向前去，挡在奥夫雷沙的前面，这位手无寸铁的大汉一转眼间，就已中了无数的皮格脱攻击，皮开肉绽，满身是血。如果换作是普通人的话，早就昏过去，甚至于死掉了。可是奥夫雷沙却不因此而停止行动，他仍飞快地往前跑，口中一面发出痛苦的叫声，一面将台上的士兵打下来。

安森巴哈也被他摔了出去。他被摔在地下后，立刻站了起来，吐了吐掺杂着血水的口水，一面拨了一下自己散乱的头发，一面掏出了手枪。

安森巴哈手握着枪，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慢慢地踏着脚步走过奥夫雷沙。奥夫雷沙此时已经像个血人一样，他对着眼前的敌人打杀，安森巴哈轻轻地移动了脚步，举起了枪，瞄准他的耳朵，扣下板机。

奥夫雷沙的另一边的耳朵中迸放出鲜血和闪光。

他那巨大的身躯好像抽筋一般，在数秒钟之内，这一大块失去生命的筋

肉，就直直的躺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了。由于他的额头刚好碰在台阶上，额角上的血也汩汩地流了出来，好像在无声无息地奏着疯狂交响曲的最后一篇乐章一样。大家都围着这具尸体惊惧地看着，许久许久没有人发出声音。

“背叛者!”

布朗胥百克终于不住高声地喊着，脸上仍留着惊魂未定的恐怖表情。

“这只疯狗！还否认他想加害于我的阴谋，最后不是露出马脚来了吗?……”

安森巴哈故意清了清喉说：

“不过，他真的背叛了吗?”

“废话！都这个时候了，还要怀疑吗？如果他没有背叛我，你为什么要杀他呢?”

安森巴哈摇了摇头，更显得他那一颗乱发七横八竖的。

“我完全是为了要保护阁下您的安全。这名男子刚刚发狂的样子，大家都见到了，不过，您难道不能明白他所指的‘陷阱’是什么意思吗?”

“或许这真的是个陷阱，不过，你也不需要再提它。因为他人死都死了，再也不能拿斧头杀人。所以他到底是不是背叛我？或者他根本是被陷害的，这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也不必值得再讨论了。”

“我明白了。不过，要如何处置他呢？我是说，要如何对外界宣称奥夫雷沙一级上将的死因呢?”

刚刚大厅中一连串的打斗惨况，对于贵族联合军的秩序和形象而言，都是相当不名誉的事情，大家心里都暗暗想着，不如说他是病死的好了。

布朗胥百克霍地从座位中站起身来，表情和动作都让人觉得他相当生气，甚至连青筋都暴了出来。

“没什么好隐瞒，也没有什么好掩饰的。你去向全军队传达，就说奥夫雷沙是因背叛友军而处以死刑的。”

他一面说一面离开了这个大厅。安森巴哈耸了耸肩，命令士兵们将这位勇猛凶残、令人望而生畏的大汉尸体搬走。死者的眼睛仍旧睁得大大的瞪着安森巴哈。安森巴哈看了，口中疲惫地念着：

“你别这样瞪着我啊！我还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死法呢！或许你还会在天上感谢我，让你今天能这样的喻言，真是不可思议。”

这事件的后遗症相当大，因为大家都知道，奥夫雷沙是反莱因哈特派的急先锋。像他这样的人，尚且会与敌人勾结反叛，那么还有谁的操守是坚固不移，不容怀疑的呢？贵族们原本就是互不信赖的，现在有人甚至对自己都失去信心了……。

奥夫雷沙惨死的消息传出之后，莱因哈特的心情才稍微好转起来。他认为这是羞辱姐姐的人应得的报应。

莱因哈特随即任命狄克尔中将为连典贝尔克要塞的司令官，命令他以此处为根据地，不断进行作战演习，以便再次进攻秃鹰之城。

莱因哈特军队中，也跟着产生了一个后遗症。那就是每当罗严塔尔和米达麦克两位提督在吃饭时，只要看见白肉料理就会作呕得吃不下去，因为这道料理使得提督们想起堆在第六通道上如山的尸体！

第五章　德奥里亚星域会战

I

杨起初的作战计划也是不理会尚普尔星域的动乱，只顾着匆匆往首都赶去，企图一举将军事革命派的主力部队击垮，如此一来，断了根的军事革命派，其枝叶也必定枯萎而死。

不过，杨威利最后还是改变计划，先行攻击尚普尔星域上的叛军。因为他认为，这些叛军可能利用游击战术，破坏伊谢尔伦要塞和自己的杨舰队之间的补给和联络路线，这对自己的军队来说是相当危险的。杨威利在想，如果自己是尚普尔星域的军事革命派指挥官的话，当自己被讨伐部队追击时，就赶快逃之夭夭，如果讨伐部队一离开，自己就从背后偷袭他们，并且破坏其补给路线，如此反复来回地消耗对方的体力，一定可以打败他们。

万一尚普尔星域的指挥官和杨的想法一样的话，那就真的吃不消了。

“可是他们的指挥又不是杨威利，根本不可能会那样做！何必杞人忧天呢！”

尤里安陈述着自己的意见。杨笑着回答说：

“搞不好他就是未来的杨威利啊！”

每个人在成名之前不都是个无名小卒吗？在艾尔·法西尔之役以前，又有多少人知道杨威利呢？杨说道：

“如果我是生在太平时代，只不过是个初生茅庐的历史学者罢了，搞不好还是个默默无名的小人物呢！”

而这也是杨心中最希望的。可是事情偏偏却不如他所愿，目前他已是个举世皆知的知名人士了。虽然他被誉为常胜将军，可是杨威利心中比任何人都还要明白它不过是个虚名罢了。

杨威利对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相当有兴趣，所以他希望能成为一个历史学者。没想到自己如今倒是成为被别人研究的对象，真是始料未及。目前包括银河帝国、费沙自治领区及他所面对的敌人——军事革命派等在内，都在研究他的用兵技巧。各类书籍如“杨威利的领导能力研究”、“战略的思考及战术的思考——杨威利的四次战争”、“现代人材论——杨威利”……等，一大堆书名轻薄，内容又毫无负责性的书本和录音带，充斥于各个星球之间。

耀眼光采的英雄——杨威利。

“杨威利啊！杨威利！你是个十足真金的大英雄呢？我不过是个和你同名同姓的家伙，和你比起来可差多了！”

杨照着镜子自言自语着，语气中充满了讽刺的意味。

“你真是很伟大啊！”

尤里安在一旁热切地说着。

“是吗？哪里伟大？”

“若是普通人，碰到别人这样称赞他的话，一定会变得不可一世，自以为是，这样做起事来就不会有客观的判断能力了。”

杨威利微歪着头听他说话，不禁苦笑了起来。

“你也不必这样当面夸人。再说，一个人是否真的伟大，连他自己都不太了解呢！”

说着说着，杨威利竟然板着脸，对尤里安说起教来了。他说，千万不能对长辈或上司做当面的赞美。因为若对方是个软弱的人物，可能会使他自以为是，如果对方是个个性刚直的人，他还可能会以为你在曲意奉承而刻意疏远你。这种事千万要注意的……

“是，我明白了。”

尤里安口头上是这么回答着，心里却感到奇怪，怎么杨会说出这种与他个性不合的陈腔烂调来。

杨威利是个刚满三十岁的未婚男子，但对待尤里安的态度，却俨然一副老爸的样子。

尚普尔被杨部队平定的那一天，刚好就是军事情报部巴格达胥中校自首都叛乱区逃至这里的同一天。

杨的军队自四月二十六日开始进攻尚普尔，经过了三天的战斗，就把这里的叛乱部队降伏了。

虽然这场仗没有几天，却也不是很容易打的。由于尚普尔星域的人口武装都比不上首都，而登陆作战有一定的作战方式，指挥官还是无法照自己的个性充分发挥其作战能力。杨的军队先攻击敌人的雷达及防空武器以确保其在卫星轨道上的制空权后，大批的陆战队随即登陆，朝目标猛烈地攻击。如此一来，对地对空都掌握在手中。

上述的作战只持续了三天就顺利达成，指挥陆战队的先寇布可说是功不可没。指挥官如果换成一个平庸之辈的话，说不定要耗上一个星期以上的时间。

由于战术为忽横忽纵地攻击手段，使得这些叛乱部队措手不及，不知如何应付，胜败早成定局。在经过两个小时的枪战和肉搏战之后，叛军指挥官马伦上校举枪自尽，其余的人都竖起白旗投降。

"了不起!"

杨赞赏着回到舰队来的先寇布，更意外的是他发现这位陆战队指挥官的脸、手和衣服上，充满无数人的吻痕。由此可以想像得出，尚普尔星域当地的居民在沦陷了半个多月的日子里，如今得以解放的那种心情。

"哇！没想到还有这么多意外的收获！哈！哈!"

不久，巴格达胥中校被俘虏。

在验明正身之后，他马上被带到舰队里来。大家都对首都的情报需求甚殷，不过，此时在座中最有资格首先发问的首推主席杨威利。

就在大家的注视下，杨亲口询问他，是否已有任何人被肃清了。

"目前被拘禁的人是有，被肃清的人倒没有，以后的事可就不知道了。"

"是吗?"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报告。第十一舰队加入政变，正朝这个方向前进。"

在座的每个人都吃了一惊，杨只是一言不发地双眼盯着他。

"司令官鲁格拉希中将希望面对面好好地打一场仗，他不想要什么花

招。”

“这家伙还真难得啊!”

杨讽刺地说了这句话之后，也不再多说什么，随即将发问的权利让给他的部下们。

接着费雪、莱姆都接着发问，巴格达胥的视线却好像在搜索着什么似的，终于忍不住开口问了杨威利。

“副官格林希尔上慰好像不在这儿……”

“由于本身立场的关系，她现在还留在伊谢尔伦。”

就在杨回答的同时，先寇布突然“啊!”地叫了一声，大家一齐转头望去，只见他的咖啡杯不知何时已打翻了，咖啡洒在他的前胸衣服上。只听见先寇布嘴里念着：

“哎呀！这些得来不易的吻痕就这么被糟蹋了。……对不起！对不起!”他嘴里一面说，一面看着杨的眼睛，然后离席走出会议室。

一出房门，看到尤里安正站在走廊上。尤里安虽然还没有资格进去开会，可是有杨在的地方，尤里安一定会跟随着他的。

“你知道格林希尔上尉在哪里吗?”

“在医务室，她今天早上头就开始痛，好像身体不太好的样子!”

大概是精神上的疲劳吧！先寇布一面想，一面走向医务室。

当衣服上满是吻痕及咖啡的先寇布出现在医务室时，身材矮小的护士突然觉得自己的眼睛好像花了。

“请问格林希尔上尉在吗?”

“在呀！不过，我们拒绝让一个衣衫不洁的人进去探望她!”

这名护士的身高还不及先寇布的肩膀，可是态度却相当坚定，她毫不惧怕地站在他面前。还好，有人出了声，解决了他的窘境。

“没关系，让他进来，先寇布准将，请进。”

护士好像还不太愿意的样子，只是让在一旁，一声不吭地让他走进去。

菲列特利加穿着军服躺在躺椅上，一见到先寇布，她马上坐起身来，先寇布对她简述刚刚发生的事情之后说：

“我觉得杨提督好像也感到奇怪吧，毕竟逃出的时候未免太巧了。我听到杨提督那么说，就故意把咖啡洒了满身，让巴格达胥看不到在座的人意外

的表情，使他无法判断杨是否在骗他。”

“我以前只见到巴格达胥中校一面而已。那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当时我看见他在我父亲的书房中，大声地陈述他对当时政治体制的不满。”

菲列特利加的记忆力之强是有名的。

“格林希尔上将对你还是非常关心的，我看巴格达胥就是特地派来要探听你的消息的。”

其实菲列特利加的父亲——政变的领袖——格林希尔上将所信赖的人也不多了。如果菲列特利加没有记错的话，他们是计划想要趁早谋杀杨提督吧。如果在和第十一舰队交战时执行了这个计划，那么杨的舰队将会全灭，政变也就成功了。这种暗杀计划照理说起来，也还算是一种相当便宜的投资啊！

如果杨真的被人害死了，那么这个世界的历史又不知道将被如何地改写了。

杨在吃晚餐前问先寇布：

“巴格达胥中校现在如何呢？”

“在睡觉！”

“你做了什么？”

杨的语气似乎早有预测。

先寇布使着眼色说道：

“我让他吃了特殊安眠药，在两周以内他的眼睛绝不会睁开。没办法，情报局人员这种人即使是被监禁，只要他还醒着就不能大意，最好是让他睡到这一仗打完之后了。”

“也辛苦你了！”

杨苦笑地回谢他。

Ⅱ

在这紧张的气氛中，月历已经进入了五月份。

第十一舰队正以三千光年的速度逼近杨的舰队，可见巴格达胥的情报是正确的。

杨的舰队向着德奥里亚星系前进，他每天都要看一大堆的情报和分析。不幸的是五月十日那天，奉派至邻近艾尔刚星系去侦察的驱逐舰，在发现一个大舰队而紧急向杨的舰队发出通报后就失去联络，再也没有音讯了。这可以说是会战之初，我方军队的首次牺牲。杨心里在盘算着，按照目前的情况，即使和敌人正面打起来，他也有打赢的把握，可是他正在等着侦察艇的情报资料，若能拥有较完整的敌方机密资料，才能获得全面的胜利。否则只是一时打赢的话，恐怕也很难将叛变团体尽数辗平。

八月十八日这一天，杨威利在他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当时他已经看了十九封侦察情报书，可是这些情报似乎对他一点用都没有，他把这些纸全都扔到地上去，然后心烦气躁地走来走去，直到尤里安送回第二十封情报书给杨看了之后，他才兴奋地叫起来：

“太好了！我知道了！”

这位年轻的黑发司令官又叫又跳，他把情报书放在桌上，双手摇着尤里安的两只臂膀，在房间里乐得手舞足蹈。尤里安被他摇了几摇，好像马上明白了似的，也跟着叫了起来。

“你可以打胜仗了是不是？你可以打赢了？”

“没错，我赢定了。杨威利绝不打没有把握的仗，不是吗？”

突然间，门口有人故意发出咳嗽声。杨威利马上停止跳叫，转过身去看，原来是先寇布、菲列特利加、费雪三人，他们正站在那里呆呆望看着杨。

杨的手立刻将尤里安放开，顺势摸了摸头，把刚刚弄乱的头发抚平。

“太好了！作战计划决定了！这场仗看来我们是赢定了。”

三十分钟之后，杨向全体人员宣布作战计划。在他得到了自己所要的情报之后，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订定作战计划，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以下就是作战计划的内容，第一项就是他刚刚得到的情报。

一、敌人会将兵力一分为二，意图绕过德奥里亚星系，将我军左右挟击。

二、有鉴于第一项情报将对我方产生危机，所以我们要比敌人提早六个

小时行动，将一分为二的敌人各个击破。首先，我们要先袭击自右侧而来的部队，然后再迎击自左侧而来的敌人。

三、古严·巴恩·休提督为本次作战的先锋，于今天二十二时开始行动，先横越第七行星的轨道，在德奥里亚恒星的背后布阵。

四、后卫部队由费雪提督指挥，明天四时以前要到达我们驻扎的最外围，之后横越第六行星的轨道，布阵于此，以对付自左侧攻来的敌人。不过，我们部队目前的布局及警戒法一直到明天四点以前都还不会变动，请特别注意收集情报及防范敌人的侦察。

五、其他的战斗集团跟着古严·巴恩·休提督之后开始行动，向指示的目标左近移动布阵。

六、亚典波罗提督指挥炮舰和弹道飞弹部队，驻守在第七行星轨道上，以确保我方军队的伊谢尔伦要塞之间的联络路线，同时，如果有其他星系自远处赶来攻击的话，也能较早有所警戒。此外，若有敌人要逃往其他星系，也能及早阻止。

七、杨司令官为本中央战斗集团的总指挥官。

杨威利一传达了上述这些命令之后，舰队的全体人员既紧张又兴奋起来。

“我前一阵子到首都去的时候，就曾经请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比克古给我一道命令书，命令中明令，如果有叛乱发生，就要我们去讨伐它，以恢复法律秩序，所以我们这次的征讨是师出有名，而不是无法无据的。”

会议中的幕僚人员们一听见这一席话，无不竖起大姆指称赞杨的先见之明。可是杨却不因此而得意，因为，虽然他所做的预测是对的，可是却没有办法去防止事情的发生，他所能做的也不过是在首都市内公园中，向比克古要一张正式的命令书罢了。

同僚会议之后，杨回到房间去，他把尤里安叫来问：

“你还记得吗？在亚姆立札会战时，比克古提督想会见罗波斯元帅，但却因为罗波斯元帅在睡觉而无法见到。你对这件事的看法如何？”

“罗波斯元帅太过分了，没有责任感嘛！”

“就是啊！不过……尤里安。”

“是！”

“我现在也要睡觉了，从现在开始，两个小时之内，我谁也不见，无论是提督或将军都一概回绝!”

在第十一舰队的旗舰雷欧达上。

“有没有巴格达胥中校的消息?”

鲁格拉希中将盯着情报主任的参谋问着。然而，他所得到的回答却是没有。当他正皱着眉头时，通信士官刚好出现在他面前，通信官说：

“已经准备好向全舰队广播的工作了，请您开始吧!”

中将点了点头，暂时将巴格达胥的事情抛在一边，开始念起稿子来：

“敬告全体士兵将官。我们救国军事革命派的成功与否，祖国的新兴或衰亡，毫不犹豫地为祖国献身。在这世界上最令人尊敬的莫过于献身和牺牲，最令人可耻的莫过于胆小和自私。请大家要有热爱祖国的心和勇气。共同奋起吧!”

就这样，第十一舰队带着高昂的士气，向未来不可知的地方前进。

杨威利轻轻打了个呵欠，从椅背上爬起来，尤里安马上送来毛巾和咖啡。

“我睡了多久?”

“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先前已经瞌睡了半个小时，再加上睡了一个半小时，加起来刚好是两小时，……好啊！太感谢了。”

杨一口气喝完咖啡后，把杯子还给尤里安，然后整理一下衣服。接下来他必须要发表一项连他自己都很懒得发表的演说，可是身为一位指挥官，他又有此义务要召告天下。杨站起身来往舰桥上移动，大厅上全体人员都以紧张的表情来聆听司令官即将说的话。

“战争就快要开始了。虽不是愉快的战斗，但不打胜则毫无意义，我已立好打胜的盘算，请各位轻松地作战。这场战争只关系着国家的存亡兴衰，和个人的自由和生死相比的话，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那么!”

当杨对着麦克风讲完这段话后，荧光幕上忽然闪出一道不祥的白色光芒。

接着荧光幕上出现第十一舰队的七千艘船舰，背景是充满星光的夜晚。突然间大家齐声喊着：

"捕捉到敌舰路线！全体人员进入备战状态！"

Ⅲ

杨威利并不属于猛将那一型，可是每当战争时，他总是最适合待在最前线，尤其是当己方处于战败地位之时，他一定能反败为胜，退却敌军。

杨自己认为这只是身为一名指挥官最起码的一项义务而已。否则又有谁愿意把生命交给一个年方三十的年轻小子呢？

古严·巴恩·休少将所指挥的三十艘军舰正在等待着攻击的命令。而包围在其左右和背后的敌人也正在等待着。

"敌方距离六·四光秒，一九三万公里……"

监控人员低声地说着。

"敌人正以垂直的方向自右边向我军移动，速度是〇·〇〇一二光速，速度相当快……"

此时整个舰桥上除了监控人员的声音之外，只剩下一些微薄的呼吸声而已。杨双眼紧盯着荧光幕，右手举至与肩同高的地方，这是他们军队中的手语。

"射击！"

这道命令下达至全舰队的炮手。不一会儿，数万支枪在黑暗的宇宙空间中响了起来。这些枪都瞄准了敌舰中的中央集中射击。

杨的战术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集中火力向一点猛攻，如此才能增加其破坏力。在去年的亚姆立札会战中，帝国军就曾经吃过类似的苦头。一旦敌方遭到强力的攻击，其防御能力必定减弱，这样就容易攻下来了。

第十一舰队的监控人员开始发出惊惶的警告。就在这一瞬间，舰队的侧面已遭到重击而毁损。接着更有数百只船舰被消灭，还有更多的船舰也开始爆炸了。核融合器爆炸所发出的白色光芒在一瞬间扩散开来，整个荧光幕看起来就好像被漂白过一样。

尤里安坐在杨威利的指挥桌旁，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直接目睹宇宙空间的战斗，他并不感到害怕，相反的，他充满兴奋的感觉，这种感觉才刚刚开始

呢！

“联络古严·巴恩·休全速前进，突袭敌人的侧面。”

杨下这道命令时，并不是坐在椅子上说的，他是跷着二郎腿坐在桌子上的。部下们看到他这种样子，心里都有一种奇妙的沉着感。

古严马上抖擞精神，全速前进。

古严·巴恩·休是属于猛将型的，如果能够配合总司令部冷静周全的计划，一定能够发挥最大的破坏力。他和莱因哈特的部下毕典菲尔特倒是蛮相似的。

“突击！”

古严·巴恩·休的命令总是明快而有力。

“突击！突击！”

古严的舰队以最快的速度向敌舰袭击。飞弹爆炸所发出的地所半日和闪光充斥整个天空。由于火力相当强大且集中，古严的舰艇已成功地将敌人的舰队分断了。

第十一舰队的幕僚们各个都紧张了起来。如果古严的军队再继续攻击下去，恐怕第十一舰队要被一分为二了。其实，如果他们将计就计，把自己的队伍一分为二，再左右挟击对方，也是很有希望能够反击成功的。可是指挥官却必须要有相当洗练而沉着的战术能力才行，像杨威利这种人才是适当的人选，但是他们之中却没有这样的人物。

第十一舰队的幕僚们越打越没有自信心，只能随着战局的变化，凭常识来应对。突然一道命令又下来了——第十一舰队加速前进，不分东西南北任何方向向敌人炮轰，就算战到只剩一兵一卒也不停止。

忽然间，古严军队的前、后、左、右、上五个方向都有敌人杀来。炮弹所至，火光四起，整个军舰都摇晃得相当厉害。

古严提督在舰桥上狂声大笑。他说：

“这太好了！不管哪个方向都是敌人。也没有必要特定瞄准某个！打啊！要打就打个够吧！”

第十一舰队的士兵们，有人认为指挥官如此指挥作战太过草率，有人认为相当大胆，甚至有人认为他的头脑有问题。不过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目前准一能确定的事实是，如果不将他们眼前所面对的敌人杀尽，他们是不会

有明天的。现在也没有人会有时间去细想战争的意义和杀人的理由。

“十点瞄准弹道飞弹射击!”

“第四炮塔全力开炮!”

整个战场上充满了疯狂的砍杀声，士兵们的耳朵完全被人声和炮声塞满了。整个宇宙空间也都闪着白光，似乎飞弹永远也炸不完似的。

开战经过三十分钟后，杨舰队算是将第十一舰队的侧面舰队都控制住了。

杨在荧光幕中看到自己的军舰笼罩在一片红色的雾气之中，那是能量中和磁场，证明着敌人对本舰体的破坏受到了防止。

“没想到这场仗要赢还真得费一番功夫呢!”

杨威利一面看着荧光幕，一面自言自语着。他现在才知道第十一舰队的抵抗力相当强，他们的司令官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巴格达胥这个没用的东西。派他潜入杨的舰队去到底是为了什么!”

虽然鲁格拉希指挥官知道巴格达胥目前人在杨的舰队中，可是他却心中忍不住暗骂起来。因为巴格达胥很显然地并没有趁机暗杀杨威利。而且很奇怪的是，对方好像知道我方要以一分为二的方式攻击对方似的，竟然两方人马都被出奇不意地挟击，眼看着就要被他们的军队各个击破了!

难道他们早就识破我的战术了?鲁格拉希鼓起双颊，愤恨地咬着牙。或许自己是依赖了一个不值得信赖的人了。他的心中充满了不安和悔恨。

突然监控人员的声音响起来了，这才把他从思考中拉回到现实。

“什么事?”

“中央已被攻破了。目前我军被一分为二，敌人正在包围舰队的后半部。”

古严以强大的火力攻击敌人，虽然自己遭受到相当的损伤，可是却也达成了将敌人截为一半的目的。现在马上就将敌军的右半部包围起来了。

鲁格拉希一声不吭地瞪着荧光幕看，他试着想猜测杨威利的作战计划。——原来如此，我明白了。

“奇迹的杨果然老奸巨猾，太厉害了。”

原来杨将一分为二的敌军的其中一半，以战术再将之截为一半，然后再把这一半完全击垮。

在这种情况之下，双方的战力为四比一，很明显地，杨的军队可以轻而易举地打败对方，而且将之各个击破。

对于杨威利而言，这和战术根本谈不上什么奇谋，这只是用兵学中一个很初级的观念“以较敌人为多的兵力来与之作战”。说它是什么魔术或奇迹，根本就是太高估他了。

一旦两军的主力一接触，一大堆的舰艇就全出笼了，接着是炮战，近距离格斗战等等，随即登场。此时，战斗艇是最活跃的武器了，休伯利安旗舰的飞行队长波布兰少校也率领部下伺机而动。

“威士忌、约翰走路、拉姆、亚普尔雪克等各中队，要听从中队长的指挥。雪莉和柯尼克继续留守，保持原编组形式，不可乱掉。”

这位飞行队长竟然将自己麾下各中队的名字以酒名来取，他说：

“人的主食就是酒和女人，战争时，它们只是午后的点心而已，没有办法时常品尝到。”

所以他将自己的各个中队都取了酒名，据说本来还想拿女性内衣来取名，多亏他没有这么做。

波布兰少校所搭乘的军扈式战斗机，此刻正在宇宙中挺进，其他六个中队也都各自向自己的目标前进。

空中战斗艇就这样开战了，交叉发射的炮火到处发射。这些战斗艇的的性能其实都不相上下，赢输的关键就在飞行员的技巧而已。此时这些飞行员的血液完全处于兴奋的状态下，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是在杀人。

波布兰的战斗艇出发不到二分钟就射毁了三架敌机。这些被击落的飞机都在极高的速度中坠入了一片汪洋大海。波布兰目前也处于精神亢奋状态，他觉得自己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快速跃动着。

这些战斗艇之间惨烈的战斗直到八点才打完。

杨艇队已彻底突破第十一舰队的中央，将其后半部的部队全数剿灭，鲁格拉希提督的前半部军舰也被包围，很多军舰都不战即降，不过，还剩下一些舰艇仍在抵抗之中。

鲁格拉希提督终于自杀身亡。这场战斗也随之告一段落。不过，鲁格拉希手下仍有一小部份残存兵力还率领着几只军舰在那边负隅顽抗。

透过旗舰上通信士官口中，杨得知了鲁格拉希临终的最后一句话是：

“下官一生最后的战斗，能与高名的提督交手，实在是一大荣誉。军事革命万岁!”

参谋派特里契夫大声地叹息着：

“这场战争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啊!”

尽管这场仗打得如此激烈，不过胜负仍然很快就见分晓了。

其实杨的舰队数目本来就比敌人多上一倍，再加上突袭成功，要打赢这场仗真是太容易了，若不是碰上对手是勇猛的指挥官鲁格拉希，早就轻而易举地打赢了。由此可以证明第十一舰队还是相当善战的。

“鲁格拉希提督若是无能，敌我双方的死伤人数就不会这样大了。”

杨听到先寇布这样说，也默默地点头称是。战斗告了一段落，他自已也突然觉得累了起来。

先寇布在想，这个舰队难道就只有杨威利是个人材吗？如果没有这位年轻有智谋的司令官，杨舰队也一定不会这么强的。它不过是个新旧兵混杂所编成的部队罢了。如果杨是个无能的指挥官，这个舰队很可能在一个小规模的战争中就被击垮，而高奏凯旋歌回故乡的，很可能就是敌军了。

这个问题不仅关乎过去，也同样关系未来。在这个银河星系中，还另外存在着有常胜不败名声的人。

那就是莱茵哈特·罗严克拉姆侯爵。终有一天，他和杨威利一定会碰头作战的。不管是宿命论也好，是命运也好，到时候历史一定会作出一个结论来。可是到底是怎样的结论呢？是杨威利的舰队打败莱因哈特？还是莱因哈特的军队打赢杨威利呢？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啊！先寇布所知道的只是论能力，莱因哈特手下的大将如米达麦亚、罗严塔尔等都比杨威利手下的大将如古严·巴恩·休等要强多了。

杨威利大概就是想到这一点吧！所以对于打胜仗，他一点也没有高兴的表情，和他先前就是因为得到他所想要的情报就高兴地跳起舞来的样子相比，真是差太多了。身为一个勇敢的战争艺术家或有良心的历史学家？这个问题时常在他内心交战着。现在战争刚结束，他明白仍然是后者——成为一个历史学家，这个念头在支配着他。

“杨司令官!”

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向这位黑发的司令官喊了一声。

“敌人还有一半尚未剿灭。我们这边虽已摆平，但费雪提督的负担却重了。请下裁示吧!”

她的发言是正确的！杨眨了眨眼睛，伸伸双臂说：

“全舰整列！大家往第七行星轨道方向前进。”

此时，第十一舰队的残留部队正分两派在激烈辩论着。一派主张立刻和杨的部队作战，另一派则主张暂时先到德奥里亚星系的外围去，等到杨的舰队去包围首都时，再趁机从背后偷袭他。这样反而能打败他们也说不定。两派就这样一直辩论下去，一时之间竟然无法作出决定，显然他们的头头欠缺下判断的能力。

最后，他们决定要立刻和舰队作战了。全舰于是调转方向，开始前进。

此时，一直在旁监视这支部队的费雪提督发现他们的舰队排列顺序相当杂乱，于是马上下令攻击。

费雪的攻击方式和杨相当相似，以集中火力炮轰局部目标为特征。现在炮弹像下雨似的轰炸，军事革命派的舰队马上又损伤无数了。

费雪在舰队上的运用具有相当高的手腕，只要有他在，不论征途有多远多久，他的舰艇不会失散，队伍也一定排列的整整齐齐。身为一位战斗指挥官，他算是具有相当高的水准了。不过，他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他对自己的战斗力没有十足的信心和把握。

费雪希望能藉自己的攻击行动来牵制第十一舰队的残留部队，以免杨的舰队在急速向前行进时遭到敌人偷袭。这一招已成功了，这些残余部队不得不转而攻击费雪，可是费雪的部队反而又撤退了。就这样，他们一前进，费雪就自后攻击，他们一转向要与之一战，费雪的部队却又马上撤退，如此反复了几次，杨的舰队已经赶来，这些残余部队就被前后挟击，进退两难了。

在无人可统一指挥作战的情况下，这些有勇无谋的残余部队终于被剿灭了。由于此次杨采行迂回作战，集中炮火把敌人各个击破，使得损伤达到最低。

Ⅳ

“第十一舰队大败。鲁格拉希提督自杀身亡。”

“杨舰队在补给和整备后，即将进攻首都。”

“请各行星的警备队和义勇兵们都陆续往杨提督那边集结了！”

首都内救国军事会议收到上述这些情报后，感到事态严重，连空气都似乎笼罩在一片沉重之中。

“真是内忧外患啊！”

有人在叹息着。因为首都目前的情势也不太稳定，他们虽然下了戒严令，全面以军事力量来统制政治、经济和社会，可是仍无法防止混乱的局面。由于有外出禁止令，一般犯罪案件固然减少了，可是物价却节节高升，消费物资明显不足。市民们笼罩在不满和不安的恐怖气氛中，军事会议不得不展开调查，同时也意图听取从费沙自治领区来的商人的意见。

“你们都是军人，经济到底是什么，你们是不懂的。”

这名商人说话直接而严厉。

“目前首都处于和外界隔绝的状态，是个完全属于自给自足式的经济单位，然而社会上的消费行为却比生产行为多，当然物价会居高不下。现在首先要做的是解除流通机构的管制，以及放宽新闻尺度，如此才能安定并缓和人心。否则整个社会和经济都会不健全。”

实施经济统制的艾凡思上校听了这段话后，却相当不以为然。大家都知道，救国军事会议之所以能够以少数人来支配整个首都，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控制了整个通信、运输、贸易等等，他们认为这也是经济健全化的方法。而且军人们总是认为管制才是最好的方法，可是却没想到这样已经步入国家社会主义了。这位费沙的商人明白眼前的上校也是如此的想法。

“经济其实是一种生物，你若是要统制它，要它照你的意思作息，那必然会使它生病，动弹不得。在军中，军人有绝对服从长官的天职，可是这种理论却不能套用在经济上。如果我们费沙自治领区也实行……”

“全是废话。”

上校打断他说：

“我们的目标是打倒银河帝国的专制主义者，还给人类社会一个自由和正义的空间，这些道理又哪里是你们费沙自治领区这种拜金主义者所能明白的呢！你们心里一定认为人心和社会是由金钱所支配的罢！”

“说得好！”

这名商人的眼睛含着嘲弄的目光。

“不过，您最后那句话可以修改一下。我想你们大概认为人心和社会是可以用暴力来支配的吧！”

艾凡思上校好像是被激怒了似的，他的手按着枪，眼看着就要拔枪射杀他了。最后还是忍了下来，只招手叫士兵把他赶出办公室去。商人是赶走了，可是物价高涨和消费物资不足等问题却是怎么也赶不走的，最后也只能随便抓几个奸商出来，征收他们的物资以补不足，然而，这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接着谣言被传开来了，说救国军事会议中有人和特留尼西特政府互通声息。

其实早就有很多人在怀疑为什么特留尼西特议长能够逃走？自从政变发生后，统合作战本部代部长和宇宙舰队司令长官都被拘禁起来，单单只有议长成了漏网之鱼呢？

难道特留尼西特早就得知即将有政变要发生吗？救国军事会议中若是没有通风报信的人告诉他何时将会有政变发生，那才是奇怪哩！

关于上述这个谣言，格林希尔已经命令贝伊上校尽量去避谣了。毕竟这种事除了会引起同志间互相的猜疑之外，是不会有其它好处的。不过，谣言既已传开来，多少都会对整个气氛有些影响的。

就在一片焦虑和不安的日子中，事态好像慢慢缓和了下来……

没想到突然发生了一件事，又把整个社会推向一个最紧张而恐怖的状态中，那就是“广场大屠杀”。

六月二十日。

在这个约可容纳三十万人的首都国家广场中，市民们正往这里集结着，人潮从早上一直到中午，总共已聚集了二十万人之多。

戒严令中明白规定禁止众人集会。但是今天却公然聚众，完全无视法律

的存在，这使得救国军事会议感到震惊，尤其是当他们得知这次集会目的及口号竟然是“反对暴力支配，回复自由及和平”之后，更是震怒不已，他们认为这是对军事会议的一个大胆挑战。

谁是主使者？——

派人打听的结果，原来是洁西卡·爱德华。

“是那个女人！”

她是个女议员，也是反战派的急先锋。她曾经在公开场合中弹劾过当时的国防委员长特留尼西特，并且严厉地批评战争的愚蠢和军队的劣行。这次她又不顾戒严的禁令，公然聚众集合，若是再不拘捕她，事情一定会愈闹愈大的。这次正是政府和军部表现的时候，一定要给这些议会的在野党团一点下马威不可。

军部下令克力思齐上校赶赴广场驱离群众并逮捕爱德华议员。克力思齐上校在收到命令之后，立刻率领了三千名武装士兵前往广场抓人。事后，救国军事会议的干部们才后悔不该派此人选来执行任务。

克力思齐上校在领兵赶到广场后，马上举枪镇压惊惶的人民，使得在场的气氛变得骚动而狂乱起来，洁西卡立刻现身在克力思齐上校的面前，她以毫不妥协的语调询问克力思齐，为什么要率领武装士兵来打扰人民的和平集会？

“为了要恢复秩序。”

“秩序？用暴力来破坏秩序的人不正是你们救国军事会议的人吗？到底所谓的秩序是什么呢？”

“什么是秩序，是由我们来做决定的！”

克力思齐中校骄横地回答。他两眼充满狂傲之气，好像自己手中握有无限的权力似的。

“我们这个社会中，最需要的就是正常化的制度。你们这些家伙，只会高唱一些不负责任的和平论调，生命到底是什么意义呢？有谁真正了解呀？现在给我找十个人出来排成一排。”

士兵们接着把群众们之中的十个人拉成一排，同时将广场关闭，不让群众逃走。虽然有人抗议，上校却置之不理。他只自顾自拔起枪来，走到一排人群之中，指着其中的一名讽刺地问道：

“拥有崇高理想的市民啊！你们认为和平的言论会胜过暴力吗？”

“没错！”

这名青年大声地回答。上校突然翻过手以枪托打碎了这名男子的颊央。

“下一个！”

对那个倒地不起的男子看都不看一眼，上校又边问另一个瘦弱的男子：“你跟刚刚那个人也是同样的主张吗？”

上校一面问，一面把枪抵在这名无血色的男人的太阳穴上。只见这个男人全身颤抖，豆大的汗珠从面颊边流了下来，他哀求地喊着：

“求你别杀我，我家里还有老婆等着我回家！求你………”

克力思齐上校狂声大笑，他用枪柄猛地往这名男子的脸上敲下去，只见这个男人上唇裂了开来，门牙和血也一起喷出。他大叫一声，在他似乎要倒地时，上校忽然对他补上一枪托，响起了鼻梁碎裂的声音。

“没有必死的觉悟还敢说大话！……你们谁敢再说说看，没有军事力量就能够拥有和平吗？武器、和平哪个重要？说说看啊！说呀！”

“振作一点！”

洁西卡双手扶着躺在地上呻吟的男子，愈看愈是悲痛。她终于忍耐不住，怒目瞪着上校骂道：

“有了必死的觉悟，就可以做这些愚蠢、残暴的行为吗？”

“住口！这家伙……”

“我现在终于明白这世界上竟有人假藉自以为是的正义来杀害他人，统制社会了。以前银河帝国的鲁道夫是这样，现在中校你也是这样。你正是鲁道夫追随者啊！难道你还不觉悟吗？你根本没有资格站在这里对人民说话！”

“……你这女人！”

突然之间，上校的脸上已完全没有刚刚骄傲的表情，取而代之的是因愤怒而变得可怖的表情，他的两眼布满血丝，那治了两个人的血腥手枪，向着洁西卡脸上攻击，转眼间，洁西卡皮破血流，鲜血直喷上校。

上校好像疯了似的，竟然用军靴猛力踩踏倒在地上的洁西卡，市民们和士兵们看了都疯狂地叫了起来，其中有一位市民忍不住冲过去殴打上校，上校一个踉跄，气得转身过去打那名男子，还用枪击打他的背部。此举更引起现场民众的愤怒和怒吼，大家终于都忍不住了，群起围攻这个残暴的军人，

一场军民冲突于是展开。

当救国军事会议得知广场上发生大暴动后，起先是大为震惊，再而冷静一想，反正市民们都已夺走数十把的来福枪了，也没什么多余的话好说。唯一可使用的方法就是武力镇压！

于是大批的军队进入广场对人民使用催泪瓦斯弹，虽然瓦斯本身不会直接杀死人，可是也有些人头部遭到瓦斯弹的强力直击后倒地身亡。有的人在吸入瓦斯后被救国军事会议以违反戒严令为由拘捕入狱，不过也有许多人成功地当场逃走。由于人员的不足，连警察都加入了搜捕人犯的行列。这件事情尽管事先已封锁相关的消息，可是仍像纸包不住火似的传遍全国。甚至有人发起罢工以示抗议。

这次的广场大屠杀，光是死者就有两万多人。其中市民死了两万人，士兵死了一千五百人。

“万一全市民和全星球的人都公然起来反抗，那会是什么样子呢？难道要把他们全都杀了……”

救国军事会议的成员们到现在才明白，原来支持他们的人只是少部份而已。

V

吃了安眠药的巴格达胥睡了几天之后终于醒过来了。当他知道在这几天之中所发生的事情后，不禁哑然怆惘，自己该怎么办呢？先见见杨威利再说吧！

当先寇布带着巴格达胥出现在杨的面前时，杨正好刚喝完饭后的蔬菜果汁。巴格达胥心里念念不忘地想着，自己的最终任务就是要刺杀眼前这个人。他说：

“我之所以会参加政变，就是因为自以为能够成功。没想到我的估计是错误的。你的智谋远非我们所能想像，被你打败也没什么话好说的！”

杨默默地看着手中的纸杯。

“要是没有你，我们的行动早就成功了。不过现在说这些都是多余的！”

杨威利听了这些话，不由得苦笑了起来。

“你求见我，就是为了对我说这些话吗?”

“不是!”

“那是为了什么呢?”

“我要投诚。我想在你手下做事……”

杨威利毫无意识地捏着空纸杯。

“你这么快就放弃自己原先所抱持的主义了吗?”

“主义主张算什么?”

巴格达胥不知羞耻地说：

“人不过是为了生存罢了！若是痛苦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

之后，巴格达胥成为一名投降者而软禁起来。没多久就有人向杨威利告状，说巴格达胥时常抱怨没有酒喝，还要求送几名美女给他。杨竟然不生气，他还说：

“嗯，女兵是不行的，送一些酒去倒无妨。”

杨威利对这种厚颜的男子如此宽大，这一点和莱因哈特倒是很相像，也算是一种巧合吧！

过了两三天之后巴格达胥又来见杨。杨正在工作室中处理会战后的许多事情，同时也正着手重新编组部队以因应未来的战争。这些事让他忙得不可开交。

“我不想光吃饭不做事，请给我工作做吧！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啊?”巴格达胥问杨。

“目前还没有适合的事让你做。不过，有一样东西倒是可以交给你。”

“我的枪交给你保管好了。反正我自己带在身边也没什么用!”

杨威利的射击技术之佳是没话说的。

“真是多谢你啦!”

巴格达胥口中称谢，双手接过这把枪。当他确定这把枪已有子弹上膛之后，马上把枪调转过去，对准正在处理公文，看也不看他一眼的杨。

“杨提督!”

杨威利应声抬起头来，看到他把枪口指向自己，也完全不当一回事，马上又低下头去整理文件，他只说：

“我把枪借给你是个秘密。让姆莱少将他们知道了会不高兴的。希望这件事只有我们两个知道，等到你的官阶身份确定后，再正式授枪吧！”

巴格达胥听了笑一笑，马上把枪插进隐蔽的口袋里去，接着他向杨敬了礼，朝门的方向出去。当他走到门口时，脸突然变了。

原来尤里安·敏兹正站在门口，以锐利的眼光瞪着巴格达胥，而他手中的枪正对准了巴格达胥的心口。

巴格达胥大吃一惊，双手不住地摇着。

“喟！不要生气啊！谁看了都知道我是在开玩笑的，我怎么会暗杀提督呢？他是我恩人啊！”

“你敢说你没有任何一瞬间是认真的吗？”

“杀死杨提督一定会在历史上留名的——即使是恶名。你敢说你没有被这种诱惑驱使吗？”

“喂……”

巴格达胥叫喊着。尤里安毫不放松，不让他有逃走的机会，巴格达胥只乖乖地站在那里。

“杨提督，请你解解围吧！”

他向杨求救。杨正想开口说话，尤里安却抢先说：

“提督，我不相信这个男人。就算他现在发誓要永远效忠，也难保以后不会反叛！”

杨威利放下手中的文件，把两只脚搁在桌上，人往后仰，双手托住后脑勺。

“你不能拿将来不可知的危险做现在杀死他的理由啊！尤里安。”

“我知道。不过我还是有充分理由杀他！”

“什么理由？”

“他以一个俘虏的身份胆敢抢夺杨威利提督的枪，继而意图杀害。就凭这一点，我就可以杀了他！”

尤里安毫不宽赦的表情，使得巴格达胥的额头渗出一粒粒的汗珠。他所说的理由，任谁听了都会觉得自己死有余辜，看来自己是死定了。

杨笑了起来。

“不要再胡闹去了。你看巴格达胥都吓呆了，他汗流浃背的样子多可

怜!”

“可是,提督……”

“够了!尤里安!请你离开吧!”

尤里安放下手枪,两眼仍然毫不放松地盯着巴格达胥。

中校耸耸肩说:

“我永远不会忘记尤里安那双充满敌意的眼睛,随时监视着我!”

巴格达胥说着走了出去,尤里安马上不高兴地向杨威利抗议:

“提督,我听了你的命令,可是你为什么要放他走呢?”

“这样就够了,巴格达胥是个会精打细算的人,只要我一直胜利下去,他就不会背叛我的,这也就够了。”

杨把脚从桌子上放下来。

“我不希望看到你在我面前杀人。”

杨知道这才是自己的心声。因为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杀人。如果换做是别的孩子,恐怕他就不会反对了。

首都“广场屠杀事件”的报导,由于受到新闻封锁的影响,当杨得知此一消息时,已是七月份了。杨威利得知洁西卡·爱德华的死讯后虽一言不发,可是内心却悲痛不已。当天,他戴着太阳眼镜掩饰表情,未曾取下。

七月下旬,杨威利开始着手准备军队,准备向巴拉特星系的第四行星前进。作战前夕,除了杨威利之外,每个人的心情又都陷入紧张的状况中。

第六章 勇气与忠诚

I

与莱因哈特分开后，一直指挥着其他机动部队治理边区星球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再度接受到命令，大约是七月左右的事。

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在用兵方面也好，在占领地的行政方面也好，均受到充分的授权，也因此竟有人戏称他是“边境星球之王”，当然，这个称呼并没有人用来当面称呼他。

这位红发的年轻人获得帝国元帅的信赖之后，果然也不负所托地平定了边境星球。虽说并没有什么堪称大规模的战役，但在超过六十回的战斗中均获得全胜。而在所占领的行星上除将该星球交由民众自治外，并且尽心尽力地维护星球间的治安，严禁欺弱掳掠，对于本军和贵族之间的差异明白地公诸于世，获得了相当大的政果。

在这样的时刻中，莱因哈特再度下达命令也是有其原因的。

宣读命令书时，吉尔菲艾斯唤来了瓦列与鲁兹两位副司令官。

这两位副司令官均较吉尔菲艾斯年长，不过其实不管是在帝国或在同盟内，没有任何一位提督比莱因哈特或吉尔菲艾斯来得年轻。

“请问司令官有何吩咐?”

“罗严克拉姆候爵有令。”

红发年轻人的言行对年长者显示得非常客气有礼。

“据报，敌方的副盟主立典亥姆侯爵与布朗胥百克公爵发生争执之后，

带领了五万艘的舰队朝我们这方向来了。名义上说是要夺回边境星球，但事实上可说一种分派叛离的行动。侯爵希望我们将之击败。”

鲁兹与瓦列听后紧张了起来，因为在此次的内战中将首次遭遇真正的大军。

在快速的情报收集中，不久即获得立典亥姆侯爵的军队进驶奇霍伊萨星球的消息。该星球上有帝国军的要塞格尔米逊，该处亦成了立典亥姆侯爵的根据地。

“让决战大会在奇霍伊萨星球发生！到时我将带领本队大约八百艘战舰。”

“只带八百艘?”

瓦列与鲁兹惊讶地张大了眼睛。而吉尔菲艾斯冷静沉着地点了点头。

虽说敌方舰队总数有五万艘之多，但并未依性能配置，高速巡航舰旁边是炮舰，大型战舰隔壁是宇雷艇，不管是在火力上或者是在机动性上，所有的舰艇毫无秩序地交杂在一起，这种情形正表示敌方的战术构想与指挥系统缺乏一贯性。

“也就是说是一群乌合之众，没有任何值得我们畏惧的地方。”

吉尔菲艾斯作了上述的断言。

鲁兹与瓦列于敌方的正前方展开，但并非成一横的直线，而是由鲁兹突出于左翼，瓦列稍退于右翼，形成斜线阵的战略方式而敌方如果一举攻击的话，鲁兹将首先进入战斗状态。吉尔菲艾斯则利用瓦列与敌方遭遇前的时间差，指挥八百艘的高速巡航舰包围敌方的右侧面，等瓦列进入战斗状态之后，即一举攻入敌方中枢地区予以击破之后，进而通过敌方的左侧面。趁敌方混乱之际，鲁兹与瓦列则全力攻击。

“如此一来，就应该可以获胜了。而后要注意的就是‘穷寇莫追’一事了。”

两位副司令于是见到红发的年轻提督脸上泛起微微的笑容。瓦列与鲁兹虽尽力隐藏内心的惊愕，但终究无法自抑。这位看似温顺忠厚的年轻人在向他二人提示由司令官本身带头进行一击离脱战法这种可怕用兵之计的同时，竟全无紧张畏惧之色而面露微笑。

二人心里自荐，这年轻人不愧是罗严克拉姆侯爵的不二心腹，他之所以

受到重用，并不是因为他是罗严克拉姆侯爵孩提时代的同伴，而是确有其惊人的才干，至此二人对他更有了一番新的认识并且心生感佩。

事实上，吉尔菲艾斯的战略应用的是将整个舰队分成高速机动集团与后方支援集团，即杨威利战略构想，并且以一种最为猛烈的战术层次将之表现出来。

奇霍伊萨星球会战在立典亥姆军主炮的齐射声中拉开了战幕。数万条光线在黑暗的虚空中架起了一座战桥，并且开始攻击吉尔菲艾斯军队上方所笼罩的能源中和磁场，粒子共蚀现象所产生的彩虹色的雾，包围着吉尔菲艾斯的战舰。

吉尔菲艾斯战舰小心谨慎地保持着斜线阵型前进。不久，突出的鲁兹左翼舰队于距离六〇〇万公里时间始射击。

具压倒性的能源射炮如豪雨似的降落在立典亥姆军队的战艇上。爆炸时所产生的怪异模样宛如彩色镶石一般映在交叉的光线当中。不久，鲁兹舰队随即与敌方战线接触，展开了一场王尔古雷舰艇的接近格斗战。

此时，瓦列的舰队与敌方的距离尚远，尚未进入真正的炮弹当中。

吉尔菲艾斯则站立在波罗库斯旗舰的指挥席上，适时地对八〇〇艘直属的高速舰队下达攻击命令。在持续前进的瓦列舰队掩护中，利用时间差呈弧状突入立典亥姆军的侧面。

立典亥姆舰队此时正忙着与前方的敌方大舰队交战，却又意外地受到来向不明的攻击，全军惊慌失措。应战的指令四处纷飞，试图将舰首调向这支突如其来的奇袭舰队，但又在这个时候，来自前方的粒子光束、飞弹的攻击更加地猛烈，因为瓦列舰队在此时已进入射程距离，开始展开攻击行动。

立典亥姆全军顿时一片混乱，不知应对付那一个方面的敌人。虽说是一时的混乱，但对吉尔菲艾斯而言，已经是足够了。

波罗库斯旗舰的主炮连续三次齐射，剑一般的光线将立典亥姆军的舰列拦腰砍下。当一连串的爆炸火光消失后，各船艇中有着速度差异的敌方舰队中央部分产生一空洞，波罗库斯随即利用那空洞突入敌方的核心地带，八〇〇只的舰艇亦立刻跟来。

立典亥姆军的中心地带被敌方宛如一只巨梭般打穿，而且那巨梭正以极高的速度移动着。立典亥姆军的提督们亦曾试图将那入侵的敌人包围，但无

奈受限于速度与弹性上的不足而无法对应，只是徒增损失罢了。吉尔菲艾斯的旗舰接着突入敌方的左侧面，至此，所施展的一击离脱战术已完全成功。随后整个舰队又转换方向再度进入敌方的核心地带，吉尔菲艾斯的八〇〇艘高速舰就好像螺旋一般地横扫敌方大军的核心地带。

当内部的混乱逐渐扩大而波及到舰队的外缘时，鲁兹与瓦列立即倾全力攻进，内部的混乱与外部的混乱结合时，立典亥姆军立即面临到败北的命运。波罗库斯在非常近的距离内发现了敌方奥斯托马克旗舰。

"看着，那就是立典亥姆侯爵所乘坐的旗舰，立刻将那战乱的元凶拿下！"

吉尔菲艾斯利用超光速通信下达捉拿的命令，全舰队为达成全面的胜利，向着敌方的旗舰全速前进。

立典亥姆侯爵恐惧畏缩了，透过荧幕看到我方的战舰浴身于集中炮火之中，白热化而化成了云，以致被消灭。当他知道这一幕幕的景象就发生在旗舰的身旁时，畏缩恐惧更化成了切身的恐怖，司令官如哀嚎一般地发布命令，奥斯托马克旗舰疯狂般地扭转方向逃逸远走。

在与吉尔菲艾斯交战之前，立典亥姆侯爵曾大言夸口说道——要和那些毛头小孩作战的话，宁可和那个金发的交手，只和他那红发的部下打实在不过瘾，不过这时候没办法也只得将就将就了。

如此豪言壮语的此刻，立典亥姆侯爵早已不知抛到战场的那个角落了，此时的他只管逃命，但在逃走的前方却出现了无数的光点。原来是属于立典亥姆军方的输送舰队，为使己方舰队在长期战役中能得到补给，一直默默地尾随在舰队后方，但对此时对立典亥姆侯爵而言，无异是逃脱时的障碍。

"炮击！"

听到命令的炮卫士官不禁怀疑自己的听觉。

"但是，侯爵，那是我方的输送舰队呀！为何要攻击呢？"

"既然是我方的话，为何妨碍我逃，想阻碍我转进吗？别管那么多，立刻给我打！我说给我打！！"

就因为如此，奇霍伊萨会战中最为悲惨的一幕发生了。

非武装的输送舰队因立典亥姆侯爵为确保逃亡的路线而惨遭己方的炮轰。这一幕将战争本身的无情与无条理诠释得淋漓尽致。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应该怎么做我真的不知道。”

“这样的话，那就看我的吧！”

林查一面说，一面用左手笨拙地将消毒的酒精瓶子拿了起来。

“我可比你长十四岁，多少也有些智慧。虽然那也只是连自己所追随的司令官是什么样的一个真面目都无法看穿的智慧。”

上尉于是将消毒用的酒精当作是酒一般地喝了下去，此时，站在身旁的小肯拉特又惊讶又害怕地注视着上尉的姿态。

“哎呀！你是什么表情。这酒精是药用的，对人体不会产生坏处的。”

警报器的声音在上尉说毕之后交互地响了起来。是救援到了！是“敌”方的救援到了。

Ⅱ

立典亥姆侯爵的舰队逃到了球型人工卫星格尔米逊要塞上的，几乎已是溃不成军。五万艘舰艇当中，能随着司令官逃到格尔米逊上的还不到三〇〇〇艘，而约有五〇〇〇艘自脱离战场后，毫无目的地不知逃窜到什么地方去了，完全遭到破坏的有一八〇〇〇艘，其余的则被俘虏或自愿投降。顾着自己一人逃走而不惜攻击己方的立典亥姆侯爵的丑行无疑大大地削减了将官士兵们的作战意愿。

就在吉尔菲艾斯包围了格尔米逊要塞，并进而准备进攻的同时，有一名俘虏求见。那是一名二十多岁的青年军官，衣服的右边袖子因尚未装上义肢而空荡荡的悬着。这人就是林查上尉。

“我想我能帮助阁下您作战。”

上尉一开口便如此说道。

“怎么帮呢？”

“我就是立典亥姆侯爵为自己一人的逃亡而杀害部下的活证人。”

“原来如此，当时你是在输送舰队当中。”

“这只手臂就是遭我方的炮轰而丧失的，让我将这项事实传达给要塞中的伙伴们吧！”

“那么你对立典亥姆侯爵的忠诚心是否已经不存在了呢?”

“忠诚心?”

林查的声音当中充满了讽刺的意味。

“多么美丽的言辞啊！这个字在为求方便的时候被滥用了，这一次的内战，给了大家一个重新评估忠诚心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对某些人来说，根本没有资格要求部下的忠诚心，像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有几万人都已亲眼目睹了。”

吉尔菲艾斯认同了上尉这一番话，确实在这世上，忠诚心并不是没有条件就能够发挥的。接受他人忠诚心的人当然也必须要有相等的资格才是。

“那么就拜托你了。利用超光速通信对格尔米逊上的将兵们招降吧!”

“事实上……”

上尉的眼中浮现着内心复杂思绪的影像。

“如果在要塞当中有五个以上与我有相同心情的人，那么此刻立典亥姆侯爵可能早已身首异处了。”

格尔米逊要塞笼罩在一股令人屏息的气氛当中。立典亥姆不仅被自己本身的恐惧与失败感所打倒，再加上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产生的羞耻心，以及尽失布朗胥百克公爵的面子等复杂心理因素，终于消靡逃避于醉酒之中。

在立典亥姆侯爵逃走大约过了半天之后，一艘自吉尔菲艾斯的进击中脱逃的战舰，好不容易终于逃到要塞当中，一名军官来到了侯爵的面前。

这名军官头上包扎着被血浸湿的绷带，右肩上扛着一具尸体，不，正确说来应该是半具尸体，自腰部下全部被去除了。

在这异样的沉默中，这名身材高大的军官沉着地走到卫兵的前头站住了。

“维杰尔狙击兵大队劳弟兹中校。要求观见立典亥姆侯爵。”

卫兵长不自然地咽了咽口水。

“如果您有什么事的话，会替您转达给侯爵知道，可是这浑身血污肮脏的尸体是不是可以请您……”

“肮脏!?”

中校的眼中露出了两道危险的凶光，在深吸一口气后，声音中充满了愤怒。

“什么叫肮脏，这可是一个为侯爵效死的忠臣遗体啊！他为了侯爵赔上性命与敌人作战，却因为司令官逃亡而丧失了宝贵性命!”

中校大步地往前踏进，卫兵们立即闪躲至左右两边，中校脸色的表情与右肩上所扛的尸体令人寒怵不已。

当门打开时，坐在桌子对面的立典亥姆侯爵的身影。

“你来做什么，无礼的家伙……”

立典亥姆侯爵桌上散置着酒瓶与酒杯。侯爵的皮肤已失去了前日的弹性与光泽，呈现灰黑的颜色、两眼充满了血丝，连斥责怒骂的声音也欠缺生气。

“帕尔斯一等兵……这人是你拼死专护的立典亥姆侯爵。去跟侯爵要个感谢的亲吻以为忠诚的奖励吧!”

中校说着说着，随即使力地将他右肩上扛着的士兵尸体抛向他的司令官。

立典亥姆侯爵还来不及避开，反射动作似地张开两臂，接住了那具向自己飞来只剩下上半身的兵士尸体，宛如互拥一般地。

“……!”

立典亥姆侯爵发出了连他自己都无法理解的惨叫声，连同那豪华的座椅滚落在台座上，但即使跌落在地上，都始终还抱着士兵的尸体，立典亥姆侯爵一察觉，又发出了怪异的叫声，推开那士兵尸体，中校放声大笑。

“杀死他！杀死这个无礼放肆的家伙。”

立典亥姆侯爵大声喝斥着。

中校却没有试图逃走，只是静静地伫立着，那布满血渍与油污的脸上竟泛起一种奇异的笑容。好几把的光束枪就在此时向他集中过来……。

舰桥上所有的全员，在同时将视线集中在舰上的主荧幕上。

在那画面的中央，只见到格尔米逊要塞好像银灰色的球体一般地浮着。外壁上的一部分发出了白色的闪光碎了、散了，接着又见了红与黄交错的光芒缓慢却又极具压迫感地升起飘荡在空中。

操作员将发生的事实正确地报告出来，但在已看到荧幕影像的情况下，当然会觉得是慢半拍了。

“那是在司令官室的附近。”

林查上尉不知所以然地低声说着。

“是吗，好。”

吉尔菲艾斯没有让这个天降的机会跑掉，随即发号全舰队立刻紧缩包围网、炮击，并派出登陆舰将装甲兵送上要塞。

虽然也有遭遇到些许抵抗，但战斗意志已尽失的士兵们，无视于军官的怒吼，纷纷弃械投降。军官终于也放弃了毫无益处的抵抗，举起了双手。

吉尔菲艾斯已经占领了要塞。正确说来，应该是于爆炸下幸免的四分之三的部份。立典亥姆侯爵的尸体没有被找到，据推测可能是在杰服粒子导火或人为的爆炸事故当中被打碎四散了。

Ⅲ

贵族联合军至此已丧失了一位副盟主与三成的兵力。

“贵族联合军的战斗意志过高，但战略过少。”

那位生有金银妖瞳的奥斯卡·冯·罗严塔尔曾经作过这样的评论。

甚至还有像血气旺盛而低能如此极为辛辣刻薄的批评，但到目前为止的各场战役却都像在证实罗严塔尔评论的正确性，频频为他和同僚们带来许多战功。

但是，当他战胜前进到香陶星域与敌方大军遭遇时，罗严塔尔看到了与以前截然不同的现象，使得他不得不修改过去一贯的看法。

虽然还是一样地血气旺盛，但他察觉到敌军的组织非常地有效率，进退之间控制地非常巧妙，虽然敌方三波的攻势均遭罗严塔尔所击退，但敌军在攻击时所表现出来的粘着性与整齐划一的行动，着实令他大吃一惊，而所受到的损失也比预料中大得多，罗严塔尔应该要好好地省思一番了。

敌军的行动之所以变得有效率的理由，罗严塔尔立刻已明白，因为敌军的指挥官换人了。此时站在前线指挥的八成就是梅尔卡兹。除了他以外，贵族联合军内没有一个能如此地调兵遣将。

这么一来，就兵力的差距上对罗严塔而言是不利的。他毕竟不是一个幻想家，绝对有能力对敌方的军力作一适当的评估。

"就此撤退吗?"

在应当撤退时有立即果断地撤退的能力，亦达成为名将的资格之一。

即使放弃香陶星域，对整个的战略并没有什么影响，而且香陶星域并不是什么作战计划不可或缺的地区，只是随着势力扩大必须确保的一个地方，在这个时候，即使把这地方让给敌人也无关紧要，罗严塔尔唯一犹豫的是这么一来所可能给敌人带来的心理上的效果。

取得香陶星域，对开战以来节节败北后退的贵族联合军而言，是一个首度胜利的象征，敌方的士气可能因而大振，并且乘胜前进。以友军的气势去压倒敌方致密的作战而得到胜利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陷入思考中的罗严塔尔，那黑与蓝的眼珠里不经意地泛起了邪恶的微笑。

"好，就此撤退，既然没有作绝大牺牲来死守到应得价值的话，夺回此地之事就请罗严克拉姆侯爵亲自来办吧。"

有道是上司使部属所占领之星域失陷的话，那么上司将无立场可言，但如果是上司将部属所失掉的星域夺回，那么结果将显示上司确实有较部属更为卓越的能力，暂时的失败可能会令上司感到不悦，但如果对上司表示说"以属下的能力，无法负此大任，遂请明示用兵的真谛"，那么就长远的眼光看来，不仅满足了上司的自尊心，而且也可以改善给上司的印象。

罗严塔尔如此地盘算着。如果无法获得压倒性的胜利，毋宁是为一个更为聪明的方法，绝不是一个只有刚强单纯武人所能想出来的。

一旦作了决定，罗严塔尔立即开始着手准备撤退。但对方是梅尔卡兹这么一个精明的指挥官，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用兵家的紧要关头就在这个时刻。

七月九日，罗严塔尔全战线出动攻击，将兵力全部集中投注在几个重点上，所到之处，均给敌人迎头痛击。

但贵族联合军并没有因此而像以往一样陷入混乱，反而整齐从容地迎战，而且不久之后，抓住罗严塔尔军力伸展至战线界线的时间差予以反击。就算从这反应上来看，梅尔卡兹确实是一位优秀且卓越的指挥官。

但罗严塔尔对敌人的反击并未作势再度进攻，而是将中央部队整个撤退，另一方面，左右两翼的部队则是巧妙地变换角度向两弯伸展开来。

在这些动作连续进行的同时，还不断地蓄意向敌人挑衅。在这个时候，如果自上空往下俯瞰的话，可以见到罗严塔尔的军舰，全军编排成一凹字形，似乎试图将敌人诱进，然后自三个方向予以痛击。

梅尔卡兹的参谋们确实也都是这么认为，故纷纷对司令官进言，要求将己方进攻的速度减低下来，勿中敌方作战的圈套。

梅尔卡兹在旗舰的舰桥上两臂交叉着。在他的眼中看来，罗严塔尔军舰的动作极为不自然。屈指可数的用兵专家罗严塔尔是不是有什么不按牌理出牌的诈术呢？譬如作势攻击但实则脱逃……

不过，梅尔卡兹最后还是采纳了参谋们的意见。己方军队的血气过盛一直是梅尔卡兹最忧心的地方，因此用兵的时候，得随时以那个为重第一优先考虑，如果罗严塔尔的目的是逃走的话，那么不需流血便可轻易地取得香陶星域了。这回的对手如果是莱因哈特本人，则另当别论，既然不是莱因哈特，那么这样危险的赌博游戏最好能免则免。

贵族联合军追击的速度放慢了。罗严塔尔在确认之后，并未立即采取行动，而是持续使凹字形的阵形柔软地动作用心熟虑地后退。不久到达香陶星域的外线与敌军的距离拉开之后，立即将全军重编成球形阵，用最快的速度撤退逃离。

香陶星域就这么地落入贵族联合军的手中。

“罗严塔尔这个家伙竟然推了这么一个习题给我。”

莱因哈特在获悉报告之后，苦笑地说着。但实际上罗严塔尔未死守香陶星域的心理对他来说，就像完全掌握于手中般地容易了解。

但比起其他只能靠战术层次来掌握事态的单纯武夫，莱因哈特仍备受像罗严塔尔这般思考与视野范围广阔的男子崇拜。但对这样的男子无法要求其具有不求回报的忠诚心，作为其上司者，得时时展现足以作为其上司的才能与器量，莱因哈特并不厌恶这种上下之间随时的紧张感，相反地，唯有如此，像奥贝斯坦这种不受欢迎的人，才能在他底下做事。

奥贝斯坦就说了以下这样的话。

“梅尔卡兹在阁下您还没诞生以前，就是一个名声响亮的军人。如果他能随心所欲的自由发挥，那么对事态而言，是有些麻烦了。”

“自由发挥？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了。我不认为布朗胥百克公爵有能让梅

尔卡兹尽情发挥的器量。”

“诚如您所言，与其要将梅尔卡兹当提督对手，不如将目标转向那些可能在他背后加以阻挠或使之困扰的无用之辈吧。”

Ⅳ

因获胜而沉浸在狂喜当中的贵族们，用尽一切所有美丽的言辞将回到秃鹰之城要塞上来的梅尔卡兹团团地围住了，但他脸上却一点也找不到微笑的踪影。

“这星域并非我军战胜所获得，而是敌人放弃的。过度的相信自己的实力是战争中所忌讳的。”

梅尔卡兹独自地说着陈腐的教条，心中如是地想着。但他眼看着大贵族们所身处的险境，如果不从初步开始稳固阵脚，那么说什么全都无济于事啊！

“是吗，提督你是慎重了。”

那看来稍有些怯懦的布朗胥百克如此说道。但在他的心中一定是在暗忖着“这男人真是毫无趣味可言。”即使别人这样认为，梅尔卡兹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受，而这样的性格究竟是利是弊，他自己也无法分辩。虽然有着无数的战绩，但到现在为止，却仍然无法升为元帅，或许是因为无趣的性格，但在阴险狡诈的宫廷中，却也从未遭受过陷害，这是否也是拜性格之赐呢？

后来，莱因哈特派人递送一古典式的决战书到秃鹰之城来，大约是在七月底的事。

决战书再度藉由 VTR 出现在贵族联合军干部们的面前，确实充分收到了激怒贵族的效果。

莱因哈特说——无知又胆小的贵族们，如果你们还有像老鼠尾尖那么一点的小勇气，那么就走出要塞来决一死战吧！如果连这么一点勇气都没有的话，何不抛弃有名无实的自尊心投降呢？不仅可保性命，同时我们也会准许你们这些无能的人保有衣食不虞匮乏的财产。前些日子，立典亥姆侯爵终于走上悲惨的绝路。如果你们不想也有相同命运的话，何不选择一条较好的路

来走呢……?

“混帐、乳臭未干的小子，竟敢口出狂言!”

年轻的贵族们愤怒地几乎发狂。全如莱因哈特所期望的一样。对于如此容易失去理性的对手而言，这样的挑弄已经是足够了——梅尔卡兹亦不得不承认这一点。那些年轻的贵族当中，竟然有人用电鞭痛打士兵来发泄心中的怒气。这名青年在孩提时代，就时常用鞭子鞭打父亲领地上的农奴来作为消遣、解闷。

之后不久，莱因哈特军中先锋米达麦亚的军舰就不时地在秃鹰之城要塞的周围出没。极其所能地挑衅，时时故意在要塞炮击射程外的地方行进、时而接近时而走远，走远之后又靠近过来，一切举动故意让人瞧见。

梅尔卡兹当然严禁出击。在米达麦亚看似儿戏的行动中，必然藏着恐怖的诈术。他虽然竭力地对贵族们说明，但半点也没有受到采纳。

到了第三天，贵族们终于无法压抑地爆发了。有一团年轻贵族突破了禁止命令，对米达麦亚的舰队加以攻击。

米达麦亚的军舰不一会儿即溃不成军，而身为司令官的米达麦亚竟放弃了大量的军需物质，自顾逃走。至少，在那些年轻贵族们的眼里看来是如此。

“这家伙逃得可真快啊!‘疾风之狼’难道就是这个意思吗?”

“哪有啥诡计啊?!不也就如此尔尔吗?梅尔卡兹也真是慎重过头了。”

年轻贵族们于是掠夺了大批的舰艇与军需物质，得意洋洋挺胸昂然地凯旋归来。但在要塞上等着这群夸耀胜利的年轻贵族回来的，却是一道严峻的命令。

“司令官明令禁止出击，但却违背命令，擅自与敌人交战者，罪行重大，应按军法予以判决。违规者交出阶级章并缴械之后，立即到军法会议（军事法庭）报到候讯。”

梅尔卡兹之所以下达如此的命令，是维持军队组织秩序理所当然且势在必行的。否则若因其结果是战胜而不予以追究，那么今后违背司令官命令的行为，都有了一个前例可循。

但是年轻贵族们的心中却充满了愤恨与不安。所有的人都陶醉在胜利当中，自以为是不可一世的英雄。拥有少将阶级的菲尔格尔男爵，扯下了自己

的阶级章，愤力地掷向座角，宛如古典悲剧中的主角一般地大声喊道。

“死，我并不害怕，但若不是与敌人作战而战死沙场，却是被一个连勇气与自尊心是什么都不懂的司令官处决的话，我无法忍受。不需要什么军法会议，我宁可现在当场自杀！”

“菲尔格尔男爵说的没错！”

年轻的贵族们异口同声一致表示赞同。

“不只他一个人死，我们所有的人都当场自杀成为帝国贵族的荣耀，并为后世所传颂。”

显然到了自我陶醉的极点。布朗胥百克公爵此时不但没有规劝之意，反而说道：

“这件事已经与战斗无关，身为盟主的我有权利也有义务来作出一个最终的判决。”

自从知道立典亥姆侯爵死去的消息以后，布朗胥百克公爵的盟主架势更让梅尔卡兹等人觉得难以消受。他站出来走到情绪激昂的年青贵族面前，用极为响亮的声音作了一番演说。

“诸位青年的勇气与自尊心，不仅将帝国贵族精神的精华昭示千千万万的人们，更可以说是给了那些狂妄自大的平民一记当头棒喝，不只是米达麦亚，就算那个僭称侯爵或元帅的金发家伙也不足为惧。我们会获胜。而后经由我们的胜利将会证明正义的存在。帝国万岁！”

“帝国万岁！”

年轻的贵族们热烈地呼应着、叫喊着。梅尔卡兹见到这幅情景，再也没说过任何一个字。他的失望转变成绝望，或许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吧！

“差不多也该是时候了吧，奥贝斯坦。”

莱因哈特问道。

是差不多了，那装着义眼的参谋长点了点头。

于是所有的提督们均集合在伯伦希尔旗舰上，在接获精密的指示之后，便各自率领其所属的舰队，出发前往战区。

V

“米达麦亚舰队来袭了!”

八月十五日，在秃鹰之城上接获了这样的情报。但与从前所不同的是，这次米达麦亚采取了用长程镭射水爆飞弹来攻击的积极攻势。

“败军之将，竟然还恬不知耻地再度来自取其辱。让我们来好好地教训他，让他明白不管打多少回合，他都不过是一个永远无法取胜的废物。”

梅尔卡兹的命令及军规，早已被置之不理。年轻贵族们纷纷奔赴战舰，在接获管制指示之前，已争先恐后地乘舰出击。

米达麦亚此时真是忍不住要嘲笑一番了。

“这些贵族的笨儿子们，只要乖乖地缩在洞穴当中还可以活得久一些，但却偏偏要出来送死，化为宇宙间的尘埃。”

事实上，米达麦亚在年龄上，是与他口中这些“贵族们的笨儿子”同辈的，但在历史与功勋上确实是有资格来喊这些年轻贵族为“贵族们的笨儿子”。

由他看来，跟这些竟然无法视破他前回是故意诈败的蠢人作战是无聊且毫无价值的。

但这一天不一样，在确认了盟主布朗胥百克公爵也亲自出击之后，他所背负的责任显得非常重大，连续两次、三次的作势败逃也不得不忍耐。

双方军队爆发了强烈的攻击。

无数地火炮吐着无数的光舌。具指向性的能源弹交互地将双方舰艇予以轰炸、击碎，而后续发出的光舌又切割了爆发时所涌现的光芒。

但是这情况并未持续太久，米达麦亚军舰又逐渐开始后退，贵族联合军见状便倾全力攻击，但对方未抵抗即已败走。“看吧！瞧那副丑态。一次败逃之后，已经不把羞耻当一回事了。我们就一举送他归西天，然后再把那金发混球抓来受绞刑绞死吧!”

贵族们欢声雷动，争先恐怕地驱艇往前冲。

但也有人对米达麦亚的薄弱抱着怀疑的态度，那就是同时与布朗胥百克

公爵以及梅尔卡兹保持同等距离的法伦海特中将，他曾与莱因哈特、梅尔卡兹同在一个战场上作战，是一位熟练老成的提督，他喊道：

“不要穷追不舍，可能有陷阱。”

在意识到陷阱的可能性之后，贵族们停止了贸然前进，停下脚步整顿阵势。

但当贵族联合军的追击一缓和下来，米达麦亚便又立即回头反击，而只要再回头反击，便又促进了边战边后退的贵族联合军再度前进，像这样的状况，重复了好几次。米达麦亚对于时间点的掌握真可说是出神入化。

如此一来，贵族联合军便不知不觉得地一步又一步，渐渐地被引诱到莱因哈特与奥贝斯坦所精心摆设的纵深阵当中去了。当联合军的战线往前后两个方向愈拉愈长，彼此之间的通信也出现障碍之时，米达麦亚又开始回头反击。

贵族们见其又再度回头，以为又是狼来了的把戏，并未予以重视，但米达麦亚军却在此时，以难以置信的速度与压力向联合军逼近，在最初的一击，即粉碎了敌军的先锋集团。

许多贵族们就在不知其究竟的情况下，连着战舰一并化为火球。躲过了第一击的各舰队操作员因战况的急剧变化，纷纷惊慌失措，但周遭在此刻早已成为一个充满破坏的杀戮战场。遭受粒子光束直接攻击的战舰，顿时破片四处纷飞，又受到光束光线的照射，好像彩色镶嵌玻璃般地闪耀着。舰艇受到核融合爆发所发出的能源波影响而摇摇欲坠。

“看到了吧！蠢蛋们，真正的战争是这么打的，懂了吗？用你们那比猿猴还不如的笨脑袋，能记多少就记住多少吧！”

米达麦亚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复杂的乐趣。与年轻贵族拙劣的表现比较起来，他的战斗指挥真可以称得上是一件艺术了。

贵族联合军的舰队此时已是一片混乱，原本统一的指挥系统也全然丧失。面对米达麦亚应用巧妙的战术，他们只能将命运寄托在各舰独立的各个击破上。

当然，以这样的方式是无法对抗的，舰艇一艘接着一艘地浸浴在血祭当中。

“撤退、撤退！没时间顾及友军了，快撤退。”

看出战况失利的法伦海特，此时立即开始急速后退并且发出指示，贵族们也纷纷跟着逃脱。但在这场宇宙战斗中抛弃了己方而迳自逃走的贵族联合军，却又受到来自两方侧成炮火的袭击。左方的坎普、右方的梅克林格提督藉着庞大的兵力给予痛击。贵族联合军的舰艇一艘又一艘地被消灭了。舰队显得愈来愈单薄，舰艇的密度也愈来愈小了。

贵族联合军纷纷败逃，正当以为摆脱了坎普的猛烈攻击时，马上又有毕典菲尔特与缪拉的舰队自两侧杀了过来。狼狈逃窜的贵族舰艇不一会儿工夫，已化成金属的残骸，开始飘荡在宇宙之中。

这时的莱因哈特在伯伦希尔旗舰的舰桥上，脸上洋溢着会心的微笑。

这事实上是一种极为辛辣的战法，亦即在事先便设定敌方脱逃的路线，然后将多数的兵力埋伏在那里守株待兔。在这种情况下，逃走的路线亦即为最初进击的路线，所以非常容易设定。而且如果在逃走敌人的面前加以拦阻的话，那么将会招致其誓死的反击，所以故意让敌人的先锋部队过去，然后再由背后加以攻击。如此一来，不仅在地理上占着较有利的位置，而且也可以在心理上将注意力集中在逃走而不在战斗上的敌人。

“不论是死是活，凡能将布朗胥百克公爵带到我面前的人，即使是一兵一卒，一律升为提督，并且有奖金作为奖赏。各位好好地把握住机会吧!”

莱因哈特如此地激励己方的士气。

战斗意志因为欲望而加速提升。而全然失去斗志逃走的贵族联合军此时无异是狩猎者的猎物被追赶、被俘掳，在短暂且绝望的反击中被消灭了。

待布朗胥百克公爵发觉的时候，旗舰的周遭已经连半艘己方的舰艇都没有了，而在背后却有米达麦亚与罗严塔尔的舰队如无数光点般地迫近了。激烈的冲击使得舰艇晃动了起来，后部的炮塔在受磁力炮击中之后也被吹跑了。紧接着能量、光束的边缘擦过了旗舰的舱体，整个外壁被刨削成金属尘卷扬了起来。死神那只巨大无形的手正控制着旗舰的航向。

此时，前方出现了一面巨大的光墙，原来是在后卫伺机的梅尔卡兹追赶了过来，并且在近距离主炮齐射，对准敌军予以重创。如此猛烈整齐的炮火，确实让莱因哈特军舰的先锋部队受到绝大的损害。

米达多亚、罗严塔尔等见状，立即赶忙指示后退，但突进的激烈战势及多数将兵的战斗意志过高，以致于缺乏冷静的精神状态，使后退的命令并不

彻底。

梅尔卡兹一见敌军陷处混乱，立即对处于万全出击状态下的直属舰队下达命令。这支部队虽然没有大型的战舰，但却是由轻快且机动性高的驱逐舰、宇雷舰以及王尔古雷战斗舰所组成极擅长于近距离作战的部队。

这支部队开始对混乱的莱因哈特军队展开攻击，并且不断地以准确性极高的狙击能力对集中且紊乱的舰艇加以破坏。现在化为火球炸裂的，有多数是莱因哈特的先锋部队，不但没能追击，连自我防御也无法顾及了。

罗严塔尔与米达麦亚也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敌方主将布朗胥百克公爵逃去，同时又目睹了己方丑态，忍不住愤恨地咬牙切齿。但是他们也知道在战场上感情用事是极为不智的行为，故立即将面临崩溃的舰队唤回加以叱责，并于同一时间内使整个舰队往后撤退重新编排。这对一个平庸的指挥官而言，无异是一件难度极高且极为不可能的难事。

如果梅尔卡兹有足够兵力，或许可以将两名勇将彻底击溃的，但他兵力单薄，且本身也没有如此的意愿。只是守护着布朗胥百克公爵，然后快速地离去。

“梅尔卡兹这老家伙确实没有白活，倒真是老当益壮啊!”

年轻的元帅对敌将发出了赞美。不过无论如何，敌军到底是被追赶逃到了秃鹰之城中，根本无须惊慌。

Ⅵ

“为什么没尽早前来救援呢!?”

当再次见到梅尔卡兹时，这就是布朗胥百克公爵所讲的第一句话。

但梅尔卡兹不愧是身经百战的名称，脸色不但一点也没变，甚至可以说是以一种早已预料到的表情，只是静静地将头低下，但在一侧的舒奈德少校却难耐心中的怒气，不禁愤怒地往前迈了一步，但被他的上司拉住了胳臂。

退出到他室之后，梅尔卡兹对怒不可抑的副官，教诲似地说。

“不需要生气，因为布朗胥百克公爵事实上是一个病人。”

舒奈德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病人?”

“是精神方面的。”

梅尔卡兹所说的病，指的是布朗胥百克公爵那无意识且极易受伤的自尊心。其本人或许根本毫无察觉，但由于他深信自己是一种最伟大、最光荣的存在。所以无法感谢他人，甚至无法认可与自己持有不同看法的人。于是看法与他不同的人被视为是叛逆者，忠告被当作是诽谤。因此，舒奈德也好，菲尔纳也好，即便是为着他在筹划对策，但仍不为其所见容，而终究弃阵营而他去。

当然，像具有如此性格的人，也无法接受社会上是存在着多种的思想与多样的价值观。

“这种病情的根源已经存在多时，就是长达五百年的贵族特权传说。公爵是这传统下的被害者。在一百年前确实是行得通。唉！其实他是个不幸的人。”

年纪尚轻的舒奈德，并未能像上司这般宽容、或者应说是达观。自梅尔卡兹面前退下之后，乘着电梯来到了要塞的了望室，在半球面体透明的外壁对面，无数相互重叠的恒星群正在远处闪耀着光亮。

“或许就像上司所说的，布朗胥百克公爵也许真是个不幸的人，但是不得不将自己的未来托付给这种人的人，岂不是更加不幸……”

对于年轻军官这番怅然若失的疑问，群星依旧沉默。

除了布朗胥百克之外，逃亡到这秃鹰之城要塞上来的，还有来自另一个方向的人。那就是布朗胥百克公爵的侄子，代理伯父负责防卫并统治威斯塔朗特行星的赛德男爵。

威斯塔朗特是一个缺乏绿色与水份的干燥性行星，住有二百万人口，在边境地区算是多的了。由于地质肥沃，在为数甚少的绿洲上，有集约农耕与稀土类元素的开采。在和平的时代，自其他行星运来了数兆吨的水，进行开发工作。

赛德男爵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全然无能的统治者，或许是由于年轻的缘故，在政策的实施上缺乏了必要的柔软性。而且为了要能够自背后暗中援助伯父布朗胥百克公爵，对于民众的压榨愈是变得激烈。这种行为在从前是可以行得通的。但随着莱因哈特的急剧抬头，大贵族的支配体制逐渐松动，甚

至已发展到内战的情况，民众也都有所了解。于是反抗的情绪逐渐地在酝酿。赛德得知后又惊又怒，继而对之加以镇压，终究导致民众的反抗。

在类似情况发生几次之后，最后民众终于利用大规模暴动，对赛德的镇压政策加以报复。赛德单独一身，驾着太空梭逃亡，但由于自己身负重伤，到达秃鹰之城之后，不久即伤重死亡。

"这些贱民……胆敢用肮脏的手杀死我的侄子！"

拥有特权的人很容易就会把其他并不拥有特权的人的存在及人格加以全面否定。布朗胥百克公爵不但认为民众没有反抗镇压政治的权利，甚至没有大贵族的许可，民众是没有权利活下去的。民众当中的病人或老人等等，凡无法侍奉贵族的，比家畜更没有用处，当然也没有活下去的价值——他如此地深信不疑。

这样的贱民不仅反抗大贵族，甚至还杀了他的侄子。布朗胥百克公爵已经到了狂怒的地步，他相信自己的愤怒是绝对正确的。

"这些不知恩典的贱民，必须要用正义之刀来加以惩罚。"

他作了这样的决定。

"对威斯塔朗特用核子攻击，这些贱民不得留下任何一个活口。"

在这个决定上全部人员实在无法表示赞同。所谓核子攻击，也就是使用热核武器，同时将导致死灰大量散布。这种攻击方式自过去地球濒临死亡的"十三日战争"以来，显然已成了一种共同的禁忌。那以深思熟虑而闻名的安森巴哈准特，试图说服缺乏冷静的盟主。

"你的愤怒是理所当然，但威斯塔朗特是阁下您的属地，对之施以核子攻击的话是不是合适？"

"……"

"而且在我军正与罗严克拉姆对峙的此刻，实在没有余力再抽调兵力。况且原来说要将所有的住民杀死是您无理，是不是只要处罚主谋者就可以了呢？"

"住嘴！"

公爵大声喝止。

"威斯塔朗特是我的属地。我有权利决定将那个行星连同贱民全部一起毁灭。鲁道夫大帝不也是杀了几亿个暴徒之后才将帝国的基础稳固下来的

吗?”

放弃劝说的安森巴哈自盟主面前退下时，一边叹息地喃喃自语。

“高登巴姆王朝也就要这么灭亡了。将自己的手脚都切断了，如何还能够站得起来呢?”

但却有人将他这几句话去密告，布朗胥百克公爵被激怒了，于是逮捕了安森巴哈，因为顾虑到他的功绩与声望，故将之加以监禁并未处死。

梅尔卡兹要求会见公爵，希望能停止对威斯塔朗特的核子攻击计划，并且释放安森巴哈，但公爵拒绝了他的求见。

布朗胥百克公爵的复仇即将开始了。

Ⅶ

有一名自威斯塔朗特出身的士兵，在核子攻击计划即将实施的前一天，自秃鹰之城脱逃，来到了莱因哈特的阵营当中。

莱因哈特听完他的话之后，本来要立即派遣舰队到威斯塔特朗去阻止攻击行动，但被奥贝斯坦参谋长阻止了。

“不如宁可让那发狂的布朗胥百克公爵去进行那残暴的攻击行动吧!”冷酷无情的参谋长说道。

“然后将整个情景摄影下来，当作是大贵族们毫无人道精神的一个证据，如此一来，在他属下的民众以及平民出身的士兵们必须会叛离。与其要去阻止的话，这样的效果更好。”

从不知恐怖为何的金发青年，在这时候竟然露出了恐惧畏怯的神情。

“难道眼睁睁地看着二百万人被杀死吗？其中有多少妇孺小孩啊!”

“这场内战如果长久持续下去的话，死的人或许就不只这个数字了。而且，只要大贵族们暂时获胜，类似像这样的事情不管几次都可能会发生。因此有必要让帝国境内每一个地方都知道他们的凶恶，同时宣传周知，他们并没有统治宇宙的权利。这里有一个……”

“那么是要装作没看到吗?”

“为了帝国二五〇亿的人民，同时也为了早日迅速地确立霸权。”

“……知道了!”

莱因哈特点了点头，在他的表情当中，缺乏一股独特的神采。在旁边的如果是吉尔菲艾斯，绝对不会作如此的进言。

威斯塔朗特上散布着有五十多个的绿洲。在绿洲以外的地方，尽是因日晒褪色而变成红褐色的岩山，灰黄色的沙漠与无限地延展至地平线的白色盐湖，连一个人影都找不到。

也就是说，如果用核子飞弹对各个绿洲加以攻击的话，那么就可以将行星上全部二百万的居民杀得一个不留。

当天，在其中的一个绿洲上，有集会在进行着。在凭藉着实力排除掉贵族的统治之后，对于以后的计划还没有确定。以后应如何是好呢?但主要的议题，可以确定是如何确保居民的和平与幸福。对于长久处于贵族的统治之下，久未举行自主性讨论的人们而言，集会是一项大事业，甚至可以说是值得纪念的庆典。

“罗严克拉姆不就是和平民同一阵线的吗?就让他来保护我们吧!”

当一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时，立即有人表示赞同。其实除此之外，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当所有的意见被归纳统一之后。

“妈妈，那是什么东西呀!”

有一名在母亲怀抱中的幼儿，指着划在天空中的一条线问道。接着其他的人也都看到了有一条轨迹斜斜地横过那灰蓝色的天空。

那纯白色的闪光，似乎使所有的光晕都褪色了一般。

接着看到的是火红色的半球浮上了地平线，并且加速地连续膨胀，变成了一朵高达一万公尺蕈状的云。

紧接着一阵爆风涌到，秒速七〇公尺、温度超过八〇〇度C的热浪席卷而来，烧毁了地表面、烧毁了植物、烧毁了建筑物，也烧毁了每个人的身体。身上穿着的衣服、头发起火烧了起来、烧得溃烂的皮肤上布满了水泡。

活活被烧死的幼儿，最后的哀嚎在热风中荡漾着忽然消失了。母亲唤着孩儿的呼声、父亲忧虑家人的叫声，不一会儿全都听不到了。

被热风卷起旋荡在高空中的大量尘土，好像沙瀑似地流泄到地上，埋葬了死者那被烧得体无完肤的身体。

自荧幕TV上看到这幅景象的年轻军官，脸色苍白地离开座位时，忍不

住蹲在座台旁，开始呕吐胃液，但是任谁都没有对之加以斥责。自监视卫星上所传送出来的画面，强烈地攫住了所有人的视线，没有人发出半点声响。他们现在终于更加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再也没有任何事物，会像强势人类对弱势人类所施加的残暴一般地玷污宇宙的法则。

“把这个画面传送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贵族与我方究竟何者才是正义，连小孩都明白了。这些贵族无异是在自毁生路。”

奥贝斯坦以冷静的语调解释着，但并没有引起任何立即的反应。

“您认为如何呢？元帅阁下”

莱因哈特的表情极为痛苦凝重。

“是你要我装作没看到，结果变成如此的惨剧。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难道没有其他方法了吗？”

“或许有，但是我的智慧仅止于此而已，无法找到其他的方法。如您所说，到了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只能把目前的状况作最大程度的利用。”

莱因哈特盯着参谋长。冰蓝的瞳孔里浮现出嫌恶的颜色，但分不清这究竟是对着站在眼前的这个人，或者是对自己本身。

威斯塔朗特的惨剧，此时正透过超光速通信的影像呈现在帝国的各个角落。各地方都引发了相当大的愤怒与动摇。民心加速地自大贵族所控制的旧体制脱离，贵族们一致强烈地认为布朗胥百克公爵已经没有所谓的未来了。

吉尔菲艾斯在完全平定了边境的星球之后，接下来就是与莱因哈特会合，于是舰队朝向秃鹰之城前进。他自然也看到了传送的影像，对于大贵族的怒气更是不可扼抑，但是有一天，瓦列的舰队捉到了一艘太空梭。梭上乘着一名士兵，曾是布朗胥百克公爵的部下，因被迫参加对威斯塔良特的核子攻击，而于中途逃亡。这是值得赞赏的行为，但是接着下来，在他所说的话当中，有着让人无法听过就算了的内容，吉尔菲艾斯不禁怀疑自己的耳朵而反问回去。

“我已经说了好几遍。罗严克拉姆侯爵听说过贵族联合军要残害威斯塔朗特行星上二百万居民的消息。但是他竟然置之不理，眼睁睁地看着居民被杀害。为了要作为政治上的宣传。”

“会不会是侯爵没有采信那个消息才导致如此的下场，你难道有证据可

以证明侯爵是故意眼睁睁地叙述由威斯塔朗特上面的居民被残害的?”

“证据?”

那名士兵冷笑地说——那影像本身的存在不就是证据吗? 那可以说是凑巧偶然拍到的吗? 那是由成层圈附近，以近距离对地上拍摄而得的。

吉尔菲艾斯一语不发地要那名士兵退下，并且对部队下达缄口令。这真是件难以相信，也不想相信的事情，这难道会是事实吗?

“就快要见到莱因哈特侯爵了，到时再直接当面确认真伪即可。但如果万一这是真的又应如何呢? 如果是谎报也就算了，但是若是事实的话，应该如何是好?”

吉尔菲艾斯自问着，但终究没有任何俐落的答案。

一直到现在，莱因哈特的正义也就是吉尔菲艾斯的正义。难道是到了无法一致的时候了? 照理说来，自己和莱因哈特之间应该是密不可分的，但是……。

第七章 属于何人的胜利

I

年轻的费沙独立商人波利斯·寇涅夫满脸不悦，他不但要冒着通过战场的危险，载运地球教徒朝拜团，而且利润微乎其微，还清债务，支付部下薪水，再把“贝流斯卡”号送进船坞修理之后，所剩无几的生活费连买十平方公分的宇宙船外壳也不够了。

“你好像不太高兴喔！”

桌前的人粗声粗气问道。寇涅夫连忙辩解：

“没有啊！我的脸一直都是这样，不是在阁下面前才这样的！”

后面这句话显然画蛇添足，说话的人后悔不已，但这句话似乎没有影响到自治领主鲁宾斯基的心情。

“是你负责运送地球教的信徒到圣地的吧！”

“是的！”

“你觉得他们怎样？”

“我不太清楚，不过就宗教而言，我认为穷人较相信神的公正，非常矛盾！不正是因为神不公正，所以才有穷人的吗？”

“言之有理！你不信神吗？”

“根本不相信！”

“喔！”

“想要升天为神的人，是历史上的大骗子，他值得让人钦佩的地方唯有

其构想力和商业才干。从古代到近代，不论是哪一个国家，有钱人不都是贵族、地主和寺院吗?!”

自治领主鲁宾斯基兴致勃勃地望着年轻的独立商人，寇涅夫有点不舒服的感觉。自治领主看起来是一精悍的男子，才四十岁出头，但头上一根头发也没有。当然被这种长相怪异的男人盯着，和被美女盯着的感觉大不相同。

“这个见地相当有趣！是你自己的想法吗?”

“不是……”

寇涅夫应道，心中甚是遗憾！

“是我自己的想法就好了！其实大部份是现学现卖来的！在孩提时代吧！那是十六、七年前的事了！”

“……”

“成长的过程中，我随着父亲从这个星球盘旋地到那个星球，有一次，碰到一个境遇和我很像的小孩，那时他才二岁左右，但我们却成了好朋友。和他交往了两三个月，我发现他领悟力强、心思缜密。刚才那些话便是他说的!”

“名叫什么?”

“杨威利!”

寇涅夫的表情十足像成功地表演出新戏法的魔术师。

“现在，这家伙在干什么，身为自由人的我，不禁替他感到同情啊!”

年轻船长有点失望，因为自治领主看起来并没有吃惊。沉默良久后，鲁宾斯基语气严肃地说道：

“波利斯·寇涅夫船长！自治领区政府有一项重大任务要委托你!”

“啊?”

寇涅夫一时反应不过来，但不是因为惊讶而是用心聆听所致。帝国和同盟一致称之为“费沙的黑狐”的自治领主，在他那宽而厚实的壮硕身躯中，填满了像千层派一样一层又一层的企图和策略——人人都这么说。寇涅夫本身完全没有否定这项传说的本钱，他也不了解身为一介商人为何会被自治领主叫来。既不是为了要听听他回忆过往，那么究竟要派给我什么任务呢?

……不久，走出官厅大楼后，寇涅夫使劲的挥舞两臂，仿佛要挣脱无形的枷锁似的。

一位老妇人带着的小狗向他吠了起来，寇涅夫对着小狗挥拳，挨老妇人一顿责骂后，他才负气似的跨步离去。

回到船上，事务长马利涅斯克那上了年纪的脸上堆满了笑容。因为能源公营机构发出一份通知——往后不必再担心“贝流斯卡”号的一切燃料了！

“到底是施了什么魔法？对我们这种小得像个房子的商船，看起来竟像个奇迹似的！”

“我卖身给政府了。”

“咦？”

“畜牲！那只黑狐！”

事务长慌慌张张地环顾一下四周，说话的人则毫不避讳地齐声高谈。

“一定是打什么坏主意！竟把我这个善良的市民也拖下水了！”

“到底怎么了？卖身给政府，那就是说，我们成了公务员了？”

“公务员?!”

听了行事独特的事务长的话，寇涅夫就像斗败了的公鸡，怒气顿消。

“和公务员没有两样啊！我们将变成情报人员被派到自由行星同盟去！”

“喃喃！”

“寇涅夫家……”

年轻船长大声咆哮道：

“在这二〇〇〇年间，最自傲的就是家族中没有出过一个罪犯或公务员。是自由的人民啊！自由的人民！什么东西嘛！要我去当间谍！一下子两种人都感染到了！”

“情报工作人员啊！情报员！”

“换句话说好了！把癌症称为感冒的话，癌症就会变成感冒了吗？把狮子叫成老鼠的话，即使被咬了也就死不了吗？”

马利涅斯克没有回答，但心里觉得他的比喻太极端了。

“他早把在我小的时候和杨威利是好朋友之事调查清楚，这可一点也不有趣！不如我把这一切都告诉杨吧?!”

“可是，不太妥当吧？”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你做了工作人员，并不是就没事了，背后还有一只监视

的眼睛啊！监视和制裁的眼睛！”

“……”

“咳！把话说明白点吧！”

马利涅斯克搅拌着咖啡，一股强烈的酸味扑鼻而来，不消问也知道一定是便宜货。他花了两倍于寇涅夫的时间，一面喝着咖啡，一面聆听事情经过。

“的确！不过，请恕我直言了！船长，你没有必要在自治领主阁下的面前提起杨威利的名字啊！当然即使船长没有提起，领主那边也会提出此事的！”

“我懂了！真是祸从口出啊！以后要谨言慎行一些才是！”

寇涅夫心里颇不是滋味的承认了自己的失败。但尽管如此，他也无法使鲁宾斯基的命令正当化，进而接受它。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枷锁如影随形，无时不在，伴随而来的不悦，却比不上无钱可赚的痛苦！

如果说像波利斯·寇涅夫这种人尚有一分存在价值的话，那便是他那独立不QD羁的自由身份。费沙自治领主——鲁宾斯基，却将他那唯一值得自豪之处，轻轻地踩在脚底下。而且连对恶劣的本质，他也打算故施恩惠！

拥有权力的人似乎认为将市民置于权力机构之一端是其一大特权。即使鲁宾斯基，也无法摆脱这种错觉。

“那么，我们有时也应该把这种错觉当成是真实的较好？”寇涅夫露出浅浅的笑容。

马利涅斯克若有所思似地看着年轻的船长，并提起平底壶。

“要不要再来一杯咖啡？”

Ⅱ

进入八月以后，杨威利到达巴拉特星域的外缘地带，随即展开舰队布置，伺机进攻海尼森。

这里距海尼森六光时，约六十五亿公里，对于在星际之间航行的宇宙舰队而言，只是咫尺之隔罢了。

杨进入这个区域，不但具有军事意义，更包含了政治意义。

占领海尼森的军事革命会议，连在巴拉特星域也无法发挥支配实效，其政治势力不过是一般行星水准而已。第十一舰队的败北，导致他们丧失宇宙空间的战斗能力。由于这个缘故，军事革命会议全面败北、政变失败，以及恢复同盟宪章秩序都只是时间问题——此次行动正把以上种种夸示在全体同盟军民的面前。

效果惊人！当然，是由于杨的声誉——他本人所谓的虚名——使这效果大幅提升的。因此，还在评议会政府和政变派之间摇摆不定的人，都产生陆续举起鲜明的旗帜，投靠到杨这一边；此外，从各个行星的警备队、驻留地方的巡逻舰队、退役的官兵，到有志参加义勇队的人民，也都纷纷加入杨的行列。

从一开始，义勇队的编组工作就进行得颇不顺利。因为杨不喜欢将人民卷入战争，而且老实说，他也不信任那些想参加战争的百姓精神构造，不过，无可否认的，他们的参战意愿是出自于自发性的。他们甚至搬出同盟宪章中的“抵抗权”——“人民对不正当的权力有抵抗的权利”来应付这位执拗的青年司令官。

因此，杨下令义勇队的参加资格必须有年龄限制，未满十八岁及五十六岁以上的不得参加，但是，许多怎么看年纪都超过八十岁的老人，却坚称自己才五十五岁；另外，有个十七岁的志愿者看到了尤里安，以“怎么看也不像比自己大”这样的话来对办理此事的军官抗衡，办事官只得说：

“这种事可不轻松哦！”

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听在耳里，为之苦笑。

令杨值得欣慰的是，引退归乡的前统合作战本部长西德尼·席特列元帅发表声明支持己方。杨在军官学校就读时，他是当时的校长。杨非常尊敬他，但同时也觉得他是个不好应付的人。有了他的加入，便不致于与他为敌，此诚可喜！其实，有个格林希尔上将为敌就已让他受够了。

以前曾与军事革命会议同仇敌忾的人当中，有许多也加入了。“广场屠杀”事件传开后，他们大加挞伐政变派，抨击声浪高张入云。

耿直不阿的姆莱参谋长等人，严厉地责难他们的变节和墙头草的作风。杨却有另一番说法：

"只要是人，谁都有谋求自身安全的权利。以我而言，如果责任更轻一点的话，我或许也会选择有利的一边，更何况他人!"

反观历史，动乱时代的人们无一不是如此。不这样做的话，就无法活下去；若具有判断状况的能力和弹性的表现，就不会遭致非难。反倒是那些一意坚持信念的家伙，往往容易对他人或社会造成伤害。

鲁道夫·冯·高登巴姆废除民主共和制，自封银河帝国皇帝，屠杀四十亿反对专制政治的人民，他那强烈的信念无人能及！现在占据海尼森的政变派一干人等，也是发自信念而采取行动的吧！

人类的历史上，没有所谓的"绝对的善与绝对的恶"之战争，有的只是主观的善与主观的善之间的争斗、正义的信念与正义的信念彼此相克罢了！在单方面的侵略战争中，发动侵略的一方都认为自己才是正义的一方，战争因而永无止息。只要人类相信神及正义，世界将永无宁日！

谈到信念，杨一听到"必胜的信念"云云时，便全身起鸡皮疙瘩。

"拥有信念就能胜利的话，世上再没有比这更轻松的事了！因为谁都想要获得胜利!"

杨这样认为。在他的观念中，信念不过是强烈的愿望而已，毫无客观的根据可言。信念愈强，视野愈小，也无法正确的判断或分析。大体说来，信念是一种可耻的名词，只要刊载在字典上就够了，并不是用嘴说说的。

"那是阁下的'信念'哩!"

尤里安等人就此挑其语病。

本来打算回嘴，但少年已经明白杨所要说的是什么了。

尽管如此，历史上首度发动武力攻击以建国之父海尼森为名之星的人，并不是帝国的人。

"没想到竟是这个杨威利啊!"

杨静静地对尤里安露出笑容，他现在也只能笑了。秉持着坚守民主政治的信念，他毫不犹豫地忍泪攻击故乡——这种悲壮的美感，杨无法消受。取代拙劣的安慰，尤里安答道：

"攻击银河帝国首都的任务，请等到我足以担重任时再做吧！我会尽快督促自己的!"

"奥丁吗？那儿就交给你了！我对付海尼森就已经够了！希望能早日引

退，过着响往已久的退休生活！”

“啊！那么我可以做军人罗？”

杨连忙否定方才说的话。尤里安一直希望成为军人，率领大舰队在宇宙中航行。不过，杨对这件事始终没有下定结论。

和尤里安之事不同的是，由大舰队之间的决战所进行的霸权争夺，其形式本身不也非常老旧陈腐了吗？这时，杨又如此认为了。

一言以蔽之，必须在必要的时候确保必要的空间。一定的宇宙空间，只要在一定的时间内使用就好了！为了确保永久的空间，必须设定航路地带，战场也必须加以限制，战争自然无可避免。但是没有敌人的地方，必须在没有敌人的时间内使用，不是吗？

杨暂将此战加构想命名为“宇域管制”，由此引发的舰队决战称为“宙域支配”，他想将更为弹性化的合理战略思想加以体系化。先寇布会揶揄他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杨虽然讨厌战争，但对战略战术这种知性游戏却又不能毫不关心。

这时，海尔森行星的地下深处有一个男子正面对同志大声疾呼。

“还没有！——我们还有‘处女神的首饰’！有了‘处女神的首饰’，即使是杨威利也无法突破海尼森的重力圈了！”

格林希尔上将声嘶力竭地说道。看见一座的同志脸上微微泛着光采，他反复地说着：

“我们还没有输！”

Ⅲ

“我们还没获胜！”

荧幕上浮现翡翠色的美丽行星，杨望着它，内心喃喃念道。

在他的念头中并没有“处女神的首饰”这回事，不管威力有多强大，他也未曾对那些兵器、要塞等硬体设备感到过畏惧。摧毁“处女神的首饰”的手段不胜枚举。

占领有人行星本非易事，行星本身为一巨大的补给、生产基地，攻击行

星的一方必须具备大量的军需物资。亚姆立札会战初期，许多同盟军之所以能够占领有人行星，是由于帝国军欲擒故纵，运用战略性的后退技俩，也就是说，在通往陷阱的路上撒下诱饵，让敌军掉以轻心，落入陷阱。

海尼森的情况则不然，不过，海尼森有一个弱点——这个弱点便是对于“处女神的首饰”硬体的信仰。若能粉碎信仰的对象，抵抗的意志必然消弭于无形。

具有三百六十度全方向攻击能力的十二个军事卫星、镭射炮、负电粒子光束炮、中子光束炮、热线炮、镭射水爆飞弹、磁力炮……，武器装备应有尽有，利用太阳能可半永久性的补给动力，准完全镜面装甲的十二个球体。以银色为中心，四周闪耀霓虹光彩，变得近乎高贵，一个大量杀人的系统装置。

但是，大概要在它毫无立下足以夸示的功勋之时，就被杨威利破坏吧！

令他忧惧的是，不分百姓和军人，在海尼森行星上的十亿人口，对政变派而言，他们是重要的人质。

如果政变派威胁自爆全住民及海尼森行星……或者以光束枪押着比克古提督前来要求谈判……，到时杨只有束手无策了！

他并不认为格林希尔上将会这样做。可是，他是政变派的首谋者之一，这件事就已经超乎杨的想像范围了。

为了应付这个局面，杨必须采取一些对策。要怎样做才能粉碎他们的痴心妄想，使他们放弃无益的抵抗呢？

很显然的，撇开当事者的本意不提，此次政变是银河帝国的罗严克拉姆侯爵·莱因哈特一手策划的。

虽然没有物证，不过目前帝国发生大规模的内战，可以此做为状况证据吧？或者政变平定之后，也许就可找出物证。总之，当务之急在于找出人证来。

杨选定一个人。

被传唤的巴格达胥中校，步履轻松地来到杨的房间，待副官菲列特利加离座后，杨开口道：

“有件事想要你去做！”

“是什么事呢？”

巴格达胥一面回答，一面环视室内，确定尤里安不在后才放下心来。印象中那位美少年似乎很难对付，听起来虽荒谬，但一旦被他取得先机时，这种记忆便挥之不去，久久萦绕心头了。

“我还做些什么呢？若有什么命令的话，即使是要我潜入海尼森也……”

“然后，你就回到格林希尔上将的身边？”

“不！我可没这个意思！”

“开玩笑的！实际上，我要你做证人！”

“证人？什么证人？”

“我要你做证，这次救国军事会议发动政变，是受到银河帝国罗严克拉姆侯爵莱因哈特的唆使！”

巴格达胥莫名所以的眨了眨眼睛，明白杨的话中之意后，不禁嘴巴大张。巴格达胥注视着年轻的司令官，那种目光看来仿佛在看着陌生人似的。

“它简直是异想天开嘛……”

为了彻底粉碎政变的正当性而不得不然的宣传工作——巴格达胥接受了。因为事情的确如此。

“这是事实！现在没有物证，不过确是事实！”

杨说道。但惊异和疑惑的神色并没有从巴格达胥的脸上消失。当他还想再说什么时，杨放弃了说服对方的念头。

“算了吧！你不相信也不是没有道理！”

感觉上颇为草率。即使不是巴格达胥，杨的话可信吗？尚待斟酌。相信他的话的人，事实上只有在政变发生以前听从杨的比克古、尤里安之辈吧！先寇布和菲列特利加究竟又会如何呢？先寇布的话或许会浮现挖苦的微笑然后说：

“说得好！不过太过直接了吧！若能委婉一些，或人场他打个八十分！”

菲列特利加或许会抗议。

“请不要看不起我的父亲！父亲应当不致于沦为帝国的爪牙！”

……杨甩一甩头，似乎要甩开浮现脑中的几个面孔。

“总之，我要证明！如果有必要的话，制造详细的脚本和物证也行。我知道这么做是有点不公正。怎么样？干吗？”

杨的表情和声音并没有特别严峻，但巴格达胥可从他身上感到一股无可

抗拒的力量。

“明白了！我是一个背叛者，我一定会尽力做好这件事！”

巴格达胥只好当面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杨了。

巴格达胥退出之后，杨对自己略略感到嫌恶。他呼叫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

“关于攻击‘处女神的首饰’的方法，有几个技术上的问题要讨论，叫大家到会议室集合！”

“是！”

想到要破坏十二个固若金汤的军事卫星，其困难度令菲列特利加紧张的全身发颤，又要造成多少牺牲呢？实在无法想像！这时杨察觉了她的神色，说道：

“不要担心！格林希尔上尉！我保证在破坏‘处女神的首饰’时，绝不让半艘战舰或一个人的生命牺牲掉！”

杨并不是想藉着这个说法来减轻心头的罪恶感……

通讯荧幕上巴格达胥中校的出现，使山穷水尽的救国军事会议成员们不胜惊惶与愤怒。他行刺杨威利的任务失败，使己方同志陷入困境，现在他又必须作证，政变是由罗严克拉姆侯爵莱因哈特一手所策动的，以全面否定并消除他们心中认定的大义！

“巴格达胥！不知羞耻的叛徒，竟还敢露脸！”

咆哮的愤怒声中带着阴郁。因为他们心知肚明自己已不能再对这个叛徒采取报复了。他们不得不了解，即使是“处女神的首饰”，也只会导致最终的败北提早发生！

现在“救国军事会议”支配的地方仅限于海尼森插星的地表及地下的一部份而已。其他的立体空间落入敌人手中了。

敌人就是名叫杨威利的年轻小子！就是他使政变失败的！他击破第十一舰队，剥夺了救国军事会议唯一的宇宙战斗能力，使政变的效果仅止于海尼森一星而已，连那些进退犹疑不决的人也纷纷投入杨的行列。威力果然惊人！不过，有一件事格林希尔必须对杨说。

“也许我们对那个叫杨威利的男人估计错了！竟然会以我们是帝国爪牙来做政治宣传！他有何必要如此毁谤我们！”

一座猛力点头，格林希尔上将看看他们，接着说道：

“政变是由我们本身的意思发动的，加上林奇少将自帝国返回为我们带来了漂亮的作战计划，跟罗严克拉姆侯爵一点关系也没有！是不是？林奇少将！”

林奇醉意浓浊的眼中泛着红光，他露出似要拂去什么的表情。

“承蒙您过奖了！敝人甚是惶恐！那个作战计划并不是我拟定的！”

“什么?!”

格林希尔上将的脸上闪过一抹不吉利的疑惑，犹疑了数秒，他问道：

“那么是谁？谁能拟出那样的作战计划?”

问与答之间，沉默了好一阵子。

“是银河帝国元帅——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侯爵！”

一座刹时悄无声息，沉默中充满了无言的悲鸣，每个人都面无血色。

“你说什么……”

“杨威利是正确的！这次的政变是罗严克拉姆侯爵——那个金发小子所策划的！那家伙为了在内战期间能顺利对付贵族们，便藉机挑起同盟内讧，你们都被利用了！”

“您是要使得我们在罗严克拉姆侯爵的手掌心上跳小丑舞吗?”

质问的声音嘶哑而干裂。

“是啊！各位，你们都跳得很不错啊！克里斯汀上校是低能！而格林希尔上将您也是啊！”

恶毒的讪笑！随着酒精的浓烈气息，无形的小精灵满室飞转，大家的心脏像针一扎一扎的刺入似的。不知是谁发出一阵呜咽。

“看看这个吧！这就是罗严克拉姆侯爵要你呈示的作战计划！”

小而薄的资料来自林奇的手中飞出，桌子上响起干涸的声音。格林希尔上将像在抢东西似的一页一页地翻阅着。

在边境行星引起骚动不只一处，而是多处同时发生，藉以分散首都的兵力，能使呈现真空状态再占据政治及军事要塞……。格林希尔一阵急促的呼吸，将资料丢开。

“至此都照剧本进行了。但是后段却被防止了，这是因为身为演员的各位没有实力啊！”

"林奇少将！为何你要听从罗严克拉姆侯爵的策略，是不是因为他开给你优厚的条件？比方说，让你做帝国的提督……？"

"是有这么一回事……"

林奇的声音不自觉的忽高忽低，他自己也不想调整声音。

"不过，并不仅只于此。我并不是听从谁，我只是想让那些对自己的正确性深信不疑的人们，承受那种无可辩解的耻辱罢了！至于什么晋升、往后的人生，我都不在乎了！"

一座怵然的光芒，映现在林奇红红的眼中。

"怎么样？格林希尔上将！冠冕堂堂的救国军事会议，只不过是帝国野心家的道具罢了！你知道此事后的心情如何？"

话说到末尾突然变成笑声，那种欠缺节奏感的异样大声，如碱酸一般侵蚀着大家的心。艾尔·法西尔的逃亡使他的过去蒙上阴影，九年来他没有辩解的余地，只有沉溺酒中藉酒浇愁，这段期间他有满腹的怨悔却无法对人提起，只能自己默默承受，让痛楚灼烧全身，日复一日。

"议长！敌人开始攻击了！"

担任传令的军官发出生硬的声音，一座冻结的气氛瞬间融解，格林希尔转身站直，发出恍如从恶梦中惊醒的声音。

"十二个卫星当中，哪一个先遭受攻击？"

回答中充满困惑的语气。

"是……十二个同时遭受攻击！"

一座视线互相交错，他们的表情与其说是惊愕，毋宁说是不知所措。在轨道上自由移动的十二个卫星，具备相互防御、支援的机能。因此，即使同时对几个卫星发动攻击，必得承担分散战力的危险。而同时攻击十二个卫星，则超出一般常识之外了，杨威利到底在搞什么把戏？

荧幕启动了，捕捉了朝卫星直逼而来的物体。当辨明那些物体时，室内顿时一阵哗然！

"冰！……"格林希尔上将喃喃嚷道，那是巨大的——远较战舰巨大的冰块！

Ⅳ

三〇〇年前，银河帝国。

酷寒的亚尔提那第七行星上，有一个共和国主义青年，从事形同奴隶的矿产开采。他的名字叫亚雷·海尼森。

他有一个心愿，希望离开这个行星，到遥远的彼方，建设一个共和主义的新国家。可是，问题是他们没有建造太空船的材料。

有一天，海尼森看见一个孩子在玩自己做的小船，小船是用冰做的，青年灵机一动。

他利用亚尔提那第七行星上一种藏量丰沛的天然干冰制造太空船，展开了为期五十年、距离一万光年的漫长旅程。

这便是盛传一时的自由行星同盟之父——海尼森的传说。

“这次作战是学自建国之父海尼森的故事的！”

杨的话并不夸张，了解这次作战的情势后，便能理解他是在苦中作乐。

巴拉特星系第六行星——西里纳盖尔是一个寒冷的行星。从这里切出了十三块冰块，每一个冰块为一立方公里，质量为十亿吨。

再将切好的冰块运到无重力的宇宙空间，宇宙空间在绝对零度以下二七三·一五度，冰块不会溶化。

利用冰块做成航行用的引击，将冰块削成圆筒型，中心线以镭射贯穿，然后装上冲压式空气喷射引擎。

这座引擎的前方有一巨大的网状磁场，用以吸收离子化的负电星际物质。当它接近冰块时，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压缩、加热，在引擎内完成核合成反应，由前方进入时，产生大量能源。

这时用冰建造的无人太空船便永无休止的向前航行，速度持续增加，当速度愈来愈接近光速时，吸收星际物质的效力也愈高。于是冰船终于达到亚光速了。

在这里必须探讨一下最初步的相对论，其原理如下——随着速度接近光速，物质的实效质量也增大了。

例如，以光速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速度航行，船的质量会增加到原来质量的二十二倍。若是光速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则增为七七倍；若是光速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同增至二二三倍。

当十亿吨的冰块变成二二三倍时，其质量便达到二二三〇亿吨。约相当于三百万栋六十层楼高大厦的冰块，以亚光速冲破时，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即使是“处女神的首饰”的军事卫星，也不堪一击了！

只是为了避免这些冰块掉进海尼森本星，发射角度必须小心计算，十二个卫星上都没有人，十二个冰块上也没有人，果然是不流一滴血的战争！

“……各位有什么问题吗？”

先寇布轻轻举起手来。

“十二个全部破坏也没关系吗？”

为了往后打算，留下几个比较好吧？他讥讽地问道。

“没关系！全部破坏吧！”

杨干脆地说道。杨认为，有一部份的人妄想政变会成功的原因之一便在于这个“处女神的首饰”。

即使其他星系、其他行星全被敌人控制，只有海尼森残存下来——这就是卑劣的思想代表。一旦敌人攻到这里来，也正意味着战争已进入败北前夕了。若能防止敌人侵犯到这里当然更好，要回避战争的话，先决条件必须多做政治及外交上的努力。

以军事的硬体设备来维持和平，只是脑筋僵化的军国主义者的恶梦产物罢了，就思考的水平而言，根本无异于幼童最喜欢的立体电视动作戏剧。而剧情总不外乎——有一天，宇宙的彼方突然出现丑恶而好战的侵略者，既无原因、也没有理由地向这方发动侵略，于是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类不得不起而抵抗，因此，必须要有强大的兵器和设备。

每当看见它包围着美丽行星的一群卫星，杨便联想到缠绕在女神咽喉上的蛇，令他觉得不快。

总而言之，由于杨从前对“处女神的首饰”并不引以为意，又加上对于硬体信仰的震荡疗法，因此，他认为值此之际趁机加以破坏算了。他想出九个摧毁“处女神的首饰”的方法，其中，杨选择了规模最大的手法原因就在这里。

作战展开了。

十二个巨大的冰块，瞄准十二个攻击卫星逼进。

那是一种超乎想像的光景，随着速度上升，冰块的质量也增加，巨大的冰块和冰块本身的重量形成了无坚不摧的强大武器。

卫星的雷达、感应器等的索敌系统，捕捉了急速接近的冰块。不过，冰块既不是能源波也不是金属体，只是氢氧化合物，本身一点危险性也没有。只是冰块的质量和速度构成了危险因素，卫星的电脑因而开始了运作。

镭射炮瞄准了冰块，喷出超高热的能源圆柱。

冰块壁面被打出一个直径三公尺的正圆形洞穴，但即使是高轮出功率的镭射炮，也不能贯穿冰块。镭射特有的彻底指向性反而是一大麻烦，限制了扩大破坏的范围。冰块的一部份蒸发，产生大量的水蒸气，吸收镭射的热能源。而且在绝对零度的真空状态下，水蒸气发生不久后急速冷却，化成细碎的冰云，并随着惯性法则，继续以亚光速向前挺进。发射飞弹时，爆发光使冰块增色不少，宏大的效果奇景尽收眼底。

杨的旗舰——休伯利安的舰桥上，人人不发一语地注视眼前的光景，通讯兵则目不转睛地瞠视着质量计上变化剧烈的数字。当冰块即将接近光速时，冰块的质量也大幅增加。

发生冲撞了！

冰块碎裂开来，卫星亦然，冰碎片在空中乱舞，在太阳光和行星光的反射下，绚烂夺目的光彩辉映四周的空间。每一片碎冰都具有数百吨的质量，但在荧光幕上看来，却似一片片的飞雪在空中轻轻地飘着。最后连卫星的破片也无法区别。

V

“全部消灭……处女神的首饰竟然……一个也不剩……全部消灭……”

通讯兵在放心的状态下，不断重复着“全部消灭”。救国军事会议的成员们个个像盐柱般地直立着。

相同的话不断地在他们的耳中回响着，忽然，响起一种重物掉落的声

音。原来格林希尔颓倒在椅子下，同志们的视线集中在他身上，他使劲发出嘶哑的声音。

"一切都完了！军事革命失败了！我们输了！承认吧！"

隔了数秒，一阵反对的叫嚣响起，艾凡思上校声嘶力竭地鼓舞同志们的士气。

"不！还没有结束！我们还有人质，海尼森的十亿住民，全部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上校手掌拍击桌面，极力主张道：

"而且统合作战本部长和宇宙舰队司令长官也被我们抓住了，可以和敌人交换条件，交涉成功的可能性极大！现在放弃还言之过早呢！"

"放弃吧！再抵抗下去，不但没有益处，也会伤及国家与国民的再统一。已经结束了！何不当机立断就此落幕呢？"

上校肩膀无力地垂下来，嘴唇泛白，声音渐渐微弱。

"那么，我们今后怎么办？投降接受审判吗？"

"想投降的人就投降吧！我另有打算，但在选择之前，我必须先完成一件事。我们崇高的起义是由帝国的野心家所策动的——我不能让这个说法的证据和证人活下去！"

格林希尔的眼睛，充满怨恨的望着林奇。

"林奇少将！从以前我便对你抱着深深的期望，那是在军官学校时代的事了，那时你低我二年级。九年前在艾尔·法西尔发生的事件，我深感遗憾，因此，我一直认为这次可以恢复你的名誉，才如此维护你，没想到……"

"这得怪你没有眼光！"

由于酒精使然，少将冷冷的指出事实。格林希尔上将的脸色一沉，愤怒、绝望、挫败感、憎恶——种种思绪涌心头，几乎要从体内爆发出来似的。

忽然两道闪光在室内奔驰，一道直入格林希尔的眉间，另一道擦过林奇的左耳，切开了部分的皮肤和肌肉。哀号声持续，几道光束自前后左右射向林奇，他的身体瞬间出现一条细而灼热的洞，格林希尔倒下后不出几秒，他也倒下了。

"这些傻瓜……"

林奇少将浸在血泊中，他吐出最后的笑声，扫视袭击他的军官们。

“我是挽救格林希尔的名誉，你们不这么认为吗？……与其活下去接受裁判，他还是宁可死去的好……哼！名誉？毫无意义啊！”

血泊如泉涌出，张开的两眼翻白，艾凡思上校愤恨地在他脸上吐口水。

“把这个下流的资料烧掉！把林奇的尸体也处理掉！凡玷污我大义之名的一切全部加以清理！”

“杨提督的舰队已在轨道上展开，准备登陆作战了！我们怎么办？”

“打开通讯回路！我要和杨提督谈话！”

不久，荧幕上出现了一位头戴军帽的年轻提督，他的背后幕僚群齐肩并立，其中包括格林希尔上将的女儿，看见她，艾凡思身体略晃了一下。

“救国军事会议代议长——同盟军上校艾凡思，有话对你们说。不必攻击了！我们知道业已败北，也放弃无益的抵抗了！一切都结束了！”

“很好！可是……”

当然，杨仍持怀疑的态度。

“救国军事会议议长——格林希尔上将怎么了？为何没有看见他？”

艾凡思深吸一口气后答道：

“自杀了！死得非常光荣！”

听到这里，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发出低低的尖叫，一只手在嘴上，小小的肩膀不住地颤怵着。

“杨提督！我们的目的在于净化民主共和政治，将银河帝国的专制政治从这个世界上完全摒除，这个理想若不实现将会令人深感遗憾！杨提督！尊驾是要助专制横行一臂之力吗？”

“所谓专制是什么呢？不是由市民选出的为政者，利用暴力及权力剥夺了市民的自由，并进而想支配人民。也就说，尊驾们现在在海尼森的所作所为，便是专制的最好说明！”

“……”

“尊驾们才是专制者！不是吗？”

杨的声调缓和，但所说的字字句句却毫不容情。

“错了！”

“哪里错了？”

“我们所追求的并不是自身的权力，它只是为了一时的方便罢了，在推翻腐败的愚昧政治、拯救祖国、打倒帝国之前，它只是暂时权宜措施！”

“一时的方便吗？……”

杨挖苦似的喃喃念道。为了使自己正当化，任何藉口可以搬出来。为了贪图一时的方便，会造成多么惨重的牺牲呢？

“那么我倒要试问，我们与帝国抗战达一百五十年，仍不能打倒帝国，今后再花个一百五十年也未必能将其打倒。既然如此，尊驾们仍然要稳稳坐在权力的宝座上，继续剥夺市民的自由，并主张一时的方便吗”

艾凡思无言以对，但是他转变话锋发表反论。

“现在政治的腐败，人尽皆知。要匡正政风，有什么方法吗？”

“政治的腐败并不是指政治家收取贿赂之事，那是个人的腐败而已。政治家收取贿赂，却没有人能加以批判，这就是政治腐败。尊驾们公布了控制言论的法规，单就这项而言，尊驾们又有什么资格来批评帝国的专制政治和同盟目前的政治状况?!”

“我们愿以生命和名誉起誓……”

上校的声音显得相当顽强。

“关于这一点，不容任何人诽谤！我们并不是违背正义之名，只是运气和实力有点不足，仅是如此而已！”

“艾凡思上校！”

“军事革命！万岁！”

通讯荧幕的画面转为灰色。

姆莱参谋长吁了一口气。

“到最后了，仍不肯承认自己是错的！”

“人人各有其正义啊！”

杨怅然地答道，而后要先寇布准备登陆。

于是，杨舰队滴血不流地安然登陆海尼森。

在当时的地位和立场之下，杨的轻装微服的行动实在是超乎常识的，一个人迅速地来往穿梭，因此，部下们个个都很为他的护卫问题担心。更何况政变派余党躲藏在哪里，目前仍不得而知。

姆莱少将苦口婆心地劝他要小心，杨净把它当成耳边风迳自走向宇宙舰

队司令部，从投降的军官口中打听出比克古被监禁的地方。杨立即释放比克古，并把他送到医院。

经过四个月的长期囚禁生活，老提督身体非常虚弱，目光仍然炯炯，说话也相当清晰，杨的心才渐安坦起来。

“真是无颜见人哪！完全没能帮上你的忙！原本应该传送情报过去的！”

“快别这么说了！我才不该哪！这么慢才到，给您添了不少麻烦。有没有什么需要的东西?”

“对了！这会儿最想喝一杯威士忌了！”

“马上为您准备!”

“格林希尔上将怎么了?”

“死了!”

“……咳！仍然又是我这老人存活下来吗?”

格林希尔上将没有把官员和市民当做人质，对于他的这份良知，杨心中很感激。不过在解放统合作战本部代理部长时，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摆在杨眼前的，是堆积如山的善后工作。

首先须向全国传达政变失败及恢复宪章秩序的消息，接着还得调查受损状况、逮捕救国军事会议的生还者，并完成格林希尔上将和艾凡思上校等死者的验尸报告。杨想了想，后头还有许多事吧！他不禁感到头痛了起来。

这时，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的干练在眼波流转中显露无遗。知道父亲已死之后，她对杨说道：

“请给我一个小时……哦！不！两个小时，好吗？我知道自己一定要恢复心情，可是一时之间仍然无法做到，所以……”

杨点点头。当得知洁西卡·爱德华遭杀害之时，他自己也不知道难过了多久才恢复平静。

杨不相信她的父亲是自杀身亡的。枪口对准眉间自杀是不可能的，一定是遭他人射杀的罢！只是，他认为此事不宜对外宣扬。

菲列特利加正待告退时，年轻提督说道：

“嗯……上尉！那个……怎么说呢？……请不要难过了！”他可在宇宙战场上纵横捭阖，指挥一百万、一千万大军，从容自若，但是，有的时候舌头也会不听使唤。

二个小时过后，菲列特利加回到房间，迅速俐落的处理各项工作。杨的手边印着“处理完毕”的公文夹堆积如山。杨内心甚是欣慰，当他翻阅公文时，菲列特利加已经帮他选定战胜游行的举行时间及地点了，事事处理得有条不紊，也许对她而言，这些繁忙的工作反而使她从丧亲之痛当中得到解脱吧！

正要往市区巡逻的先寇布发出了联络，尤里安将其视为“发现了事件的最高责任者”。杨正纳闷到底是谁时——

“一个你不想听到的名字——最高评议会议长！”

的确是一听到就令人厌烦的名字。

自政变发生以来，一直下落不明的特留尼西特终于现身了。去医院照料比克古提督的尤里安在回杨的住处途中，走到一栋老建筑物的旁边时，一辆地上车叫住了他。

“你是……”

看到车内的人，少年马上闭嘴。在这个世界上，他的监护者最讨厌的人正在向他笑着。

“你不应该不认识我罢?！我是国家的元首啊！”

自由行星同盟最高评议会议长优布·特留尼西特语调委婉地说道。尤里安感到背脊一阵寒意，少年的感性有一大半是受到杨的影响。

“你是尤里安吧！杨提督的被监护人。对你早有耳闻，将来必定有为。”

尤里安并不答腔，只以举止回应一切。被他发现自己，尤里安不是惊讶，而是心存警戒。

特留尼西特的背后有四、五个男女，个个看来都不太和善。

“这几位是容我藏身的地球教教徒，我潜藏在他们的地下教会，在这段期间，一直致力于推翻残暴的军国主义者的工作！”

致力？你做了什么了？躲在安全的地方，等局势平静后才出来的，不是吗？——尤里安本想这样问他，但考虑到杨的立场，便不再说什么。

“走吧！带我回官邸！让全体市民都知道我平安无事了。让大家高兴！”

尤里安只得无奈地载着议长，驱驰着地上车，因为在官邸前的先寇布和其部下们要他如此做。

“真是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明了事情经过后，杨戎称元首为“灾难”，心中只觉无奈，但同时也感到非常可笑。地球教的信徒们救了他，并提供他藏身之处，和曾经号称“忧国骑士团”一样，地球教教徒们也被特留尼西特利用了吧?!

还是……。

第八章　黄金树倒下了

I

如果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神圣的约定，那么对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而言，那便是十一年前一位金黄色头发的少女，在朦胧的笑容间对他说了一句话：

"齐格，要和我弟弟做好朋友哦！"

当时十五岁的安妮罗杰这样要求时，红发少年不知有多么骄傲啊！这位健康的少年，在夜里几乎没有睡不着过的，但是这一天到了夜半，他却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因为他心里惦着一个后——发誓做姐弟俩的忠实骑士。

莱因哈特拥有一头金黄色的卷发，肤色白净，犹如收藏起羽翼的天使般的美少年，每当他的举止显得沉稳干练时，同年龄的少年少女们便把他视为偶像般地崇拜。可是，他天性杰傲不驯且好战，和外表长相大异其趣，因而常常树立许多敌人。如果不是人缘兼具的吉尔菲艾斯的话，只怕他连在街上都走不了了。

有一个少年比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大一岁，体格和腕力也卓然出众。一对一单挑要赢他的话，只有天生的打架高手吉尔菲艾斯做得到。这位少年想趁吉尔菲艾斯不在时，制裁生性高傲的莱因哈特。他想让俊美的金发少年屈服在自己的手下！

对方放言恐吓，莱因哈特那宝石般的碧蓝瞳眸望着他，然后突然抽腿踢

他的屁股，当他向前仆倒时，便抓起石子来狠狠地捶他。即使他已丧失斗志、血流满面时，莱因哈特仍不肯善罢干休。吉尔菲艾斯接获其他少年的通报后，才连忙赶来将他拉开。

莱因哈特毫发未伤，神态自若，好像没发生过什么似的，只是，当吉尔菲艾斯指出他衣服上沾到的血渍时，莱因哈特才像泄了气的皮球般锐气大失。姐姐知道的话就不妙了！安妮罗杰不会责骂他，只会以充满忧伤的温柔眼神凝望着他，再也没什么比这种眼神更令莱因哈特心痛的。

两人商量的结果，决定穿着衣服跳进公园的喷水池，将莱因哈特衣服上的血渍洗掉。跌到喷水池里比和人打架要来得妥当多了吧！

说起来，吉尔菲艾斯是没有必要也弄得全身湿透的，但当中古的洗衣机器人还高声主张其存在意义时，和莱因哈特同裹一条毛巾，再陪着他喝下安妮罗杰冲泡的巧克力，这可是相当舒服惬意的经验。

令人担心的是，少年为了报复莱因哈特，不知会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家长，但是少年平素总喜欢以腕力傲人，大概是面子上挂不住吧！他并没有让父亲介入这件事。只是复仇的危机仍然存在，自此以后，吉尔菲艾斯便寸步不离莱因哈特。一旦对方成群结队来找碴，莱因哈特一个人一定应付不了。但这只是杞人忧天罢了。若只是莱因哈特就难说了，把齐格飞也当成敌人的这种无谋傻事，在恶童当中可还没人去做。

此后不久，安妮罗杰被皇帝佛瑞德李希四世纳入后宫，莱因哈特遂进入幼校就读，并把吉尔菲艾斯一并接去。昔日那段美好的岁月结束了。

后来莱因哈特野心勃勃地力争上游，同时也要求好友必须与自己同步提升。

吉尔菲艾斯答应了，他的一生是和这对金发姐弟所共有的，这种感觉使他的生活充满意义与幸福。而除了他以外，还有谁能紧紧跟随在莱因哈特那飘忽无定的步履左右呢？

"吉尔菲艾斯！辛苦了！"

再会的时候，莱因哈特绽放灿烂的笑靥说道。

指挥别动队、击败帝国各地的吉尔菲艾斯，完美地扮演莱因哈特的化身，圆满达成各项任务。打垮贵族联合军的副盟主——立典亥姆侯爵后，他吸收投降的兵力，重新加以编组，平定边境，然后再与莱因哈特率领的本队

会合。

“吉尔菲艾斯的功绩盖世!”

最近在莱因哈特的司令部中，这种耳语不断，除了赞赏之外，也包含了嫉妒和防卫心理。

莱因哈特得以全力奋战布朗胥百克公爵所率领的贵族联合军，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要归功于吉尔菲艾斯致力经营周边，并使其安定下来。此事有目共睹，莱因哈特更不遗余力到处宣传。莱因哈特知道吉尔菲艾斯所树立的巨大功绩，一切都是为了自己。

“累了吧？来来！坐下来！要喝酒还是咖啡？要是有姐姐做的苹果蛋塔就好！不过，身在前线是不能要求太多的。只有回去之后，才能好好享受了!”

吉尔菲艾斯感谢他的盛情同时，更迫不及待地想确定一件事情的真伪。

“什么事?”

“威斯塔朗特二百万居民遭杀害的事情。”

“这件事怎么了?”

莱因哈特秀丽的脸庞，闪过一抹不快的神色，吉尔菲艾斯看到了，内心感到一阵冰凉。

“有人说，莱因哈特阁下虽然知道这个计划的内容，但为了政略上的理由，竟然予以默认!”

“……”

“这是事实吗?”

“……是的!”

尽管心中甚是不悦，莱因哈特还是承认了。自以前到现在，他对安妮杰罗和吉尔菲艾斯从不撒谎。

吉尔菲艾斯的表情相当严肃，看来并不是随便问问而已。他长吁了一口气。

“我认为莱因哈特阁下所追求的霸权意义在于现在的帝国——高登巴姆王朝所没有的公正!”

莱因哈特自觉不利，也许一对一本身并不好。又回到少年时代的对等日子了。莱因哈特的确希望一直保持这种关系，但此时此刻，莱因哈特却希望

两人之间能够变成上下关系，只要喝令一声，部下便自行退去。莱因哈特之所以会这样觉得，是因为他对于威斯塔朗特的惨杀事件内心深感愧疚之故。

“大贵族的灭亡是历史演变的必然结果，把五百年来的旧帐一一清算，势必会造成流血悲剧，可是我们绝不可以让民众成为牺牲品，新的体制必须以解放的民众做基盘，方能稳固。牺牲了这些民众，无异于自掘坟墓！”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莱因哈特一口气喝下杯中的酒，极为不悦地瞪着红发的朋友。

“莱因哈特大人！”

红发的年轻人，声音中带有些微的愤怒和极力的哀求！

“假设这些民众是大贵族那伙人，在对等的权力斗争下，大可无所不用其极而不必感到羞愧；然而把民众当做牺牲品，双手沾满血腥，不管你编造何等美丽的词句来掩饰，仍然洗不掉这个污点，莱因哈特大人！像您这样的人，何必为了一时的利益，而置己身于不义之地?!”

金发的年轻人顿时脸色苍白。面对正义公理，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失败了！于是，这份认知变成紊乱的思绪，进而产生强力的反弹。他恶狠狠的瞪视红发的好友，目光有如极力反抗的小孩。

“你说教说够了！”

莱因哈特咆哮起来，刹那间，他意识到自身行为的可耻，他想压抑这种感觉，但却反而更为激昂愤怒。

“第一、吉尔菲艾斯！关于这件事，我有征求过你的意见吗?”

“……”

“我在问你！我有征求过你的意见吗?!”

“没有！您没有问我！”

“这不就得了！我问你时，你再发表意见，不就没事了！不要再说了！”

“但是，莱因哈特大人！贵族们做了不该做的事，莱因哈特大人应该做的事却没有做，二者之罪孰重孰轻?!”

“吉尔菲艾斯！”

“是！”

“你到底是我的什么人?!”

铁青的脸色、炽烈的目光，充满莱因哈特的愤怒！也深深刺痛红发好

友，但为了让对方幡然醒悟，他必须让他明白自己的愤怒。

莱因哈特既然这样问了，吉尔菲艾斯也必须有所坚持。

“我是阁下忠实的部下！罗严克拉姆侯爵！”

这样的一问一答，让两人同时意识到彼此之间那份无形但却珍贵的友谊，已经悄然地划开裂痕！

“你既然知道了，也就够了！”

莱因哈特故作轻松地说道。

“我为你准备好房间了。没有命令之前，你就好好休息吧！”

默然地行了一礼之后，吉尔菲艾斯退出此室。

事实上，莱因哈特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到吉尔菲艾斯那儿为自己的作为谢罪。没有必要让他人看见，两人私下谈开就可以了。只要这样做，所有的芥蒂当冰释消弭，但是，只是这样……

但是，即便只要这样，莱因哈特仍然不可能做到！

吉尔菲艾斯也能理解我的感受罢！——莱因哈特心中自忖道，这是他一种无意识的骄纵心理。

孩提时代，不知和吉尔菲艾斯吵过多少次架，问题每每总是出在莱因哈特身上，而以笑容包容一切的也总是吉尔菲艾斯。

不过，这次会如何？莱因哈特有点失去自信了。

Ⅱ

人工天体秃鹰之城要塞陷入重重包围，孤立无援。

诚然令人难以置信！半年前，数千名贵族和军队还齐聚此地，仿佛银河帝国的首都移都于此一般，洋溢着无限的活力与朝气。而今民众揭竿反抗、士兵叛离、军事败北，现在成了贵族们的坟墓！

“为何会演变到这个地步？”

贵族们不得不为之愕然！

“今后要怎么办？盟主作何打算呢？”

“不要再说什么了！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有没有打算！”

盟主布朗胥百克公爵的威信及声望跌到谷底，在此之前没有被发现或为人忽略的种种缺点，如今已渲染开来，昭然呈现在世人眼前。判断错误频频、欠缺洞察力、统率能力不足，无一不是人人群起攻击的弊病。

那些原来看不起布朗胥百克公爵、却推他为盟主，并在他的引导下引发内战的人们，也对自己感到鄙夷。最后，贵族们只得停止责怪盟主，诅咒自己的愚昧，并在所剩无几的选择中，试图找出能使不幸降至最低点的出路来。

战死、自杀、逃亡、投降——四者之中，应该选择哪一个呢？

在前二者中做抉择的人困扰最少。他们虽然勇敢但却毫无意义地朝向死亡的路上挺进。选择生存的人，宛如在汪洋大海中飘摇不定的小船，茫然不知所措。

“如果我们投降的话，金发小子——不，罗严克拉姆侯爵会接受吗？因为，现在是现在啊！”

“没错！空手而去，铁定没有希望！如果手上有个礼物的话……”

“礼物？”

“盟主的首级！”

他们噤声环顾四下，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想法感到不安。

终于，自杀的人开始展开行动了！——年事已高的贵族，还有在内战中儿子先行辞世的贵族们。他们之中，有的人放弃一切，仰毒自尽；有的人效法古罗马人，一面诅咒莱因哈特，一面割腕或头颈项结束自己。

每每有一个人自杀，活着的人意志就更凋零。

布朗胥百克公爵沉溺于酒中。一步步重蹈立典亥姆侯爵的下场，而或许仍不自知。只是和逝去的竞争者比较起来，他的个性较明朗。他命年轻的贵族们集合起来，饮酒嬉闹。藉着酒精振奋神经，他破口大骂一步登天的金发小子，扬言要将他杀死，再取其头盖骨做成酒碗！有心的人眉头深锁，对将来愈来愈悲观。

目前，唯有以菲尔格尔男爵为首的年轻贵族们尚未丧失斗志。他们之中有一部分的人是异想天开的乐天派。

“一战取下金发小子的首级，重新改写历史，弥补过去的败绩！只有最后的一战了！此外别无它途！”

他们主张战争，并在酒席之间说服盟主布朗胥百克公爵重整残余的兵力，准备打一场起死回生的决战！

看了最初一封送达旗舰的信后，年轻的帝国元帅露出微笑。

“喔！是玛林道夫伯爵的令媛写来的信吗?”

莱因哈特脑海浮现希尔德那闪耀着智慧和活力的双眸。心中的不快暂抛九霄云外。卡匣放进机器后，伯爵爱女栩栩如生的影像开始对他说话。

希尔德信中泰半都在描述帝都奥丁亲莱因哈特派的贵族和官僚的动态，性格与报告书近乎吻合，不过，引起他注意的是有关帝国宰相立典拉德公爵的部份。

“宰相在囊括全体国政的同时，也热心地游走于帝都的贵族之间，似乎在进行某种远大的计划!”

希尔德的表情和声音隐含嘲讽又透着严肃的感觉，她要莱因哈特注意此事。

“老狐狸！看来是在忙着准备暗中偷袭我吧!”

脑中浮现那目光严峻、银发如雪、鼻子尖挺的七十六岁老者的身影，莱因哈特一声冷笑。他也早已做好准备对付这个老奸巨猾的老宰相！不过，或许没有必要这么急着去做，因为他手中握有皇帝和国玺，只要一张纸便可以合法地剥夺莱因哈特的地位。

莱因哈特跳过第二到第六封信不看，拿起第七封，那是姐姐寄来的。

询问弟弟的健康状况，并陈述各种关切和想念后，安妮杰罗最后说道：“……你一定不可以忘记，什么是你最珍惜的。有时候，它会令你是厌烦，但与其在失去了之后才来后悔，不如在它尚未失去之前，看清它的重要性，不管发生了什么事，记得找齐格商量，听听他的意见！最后，等你们回来欢聚！期待重逢!”

莱因哈特柔软的手指托着形貌姣好的下颚，陷进沉思之中。他再一次倒带。

是敏感吧！他觉得姐姐那美丽而优雅的脸庞上笼罩着一层阴霾。尽管如此，姐姐说“要和齐格商量”——这句话令现在的莱因哈特觉得相当不满！姐姐认为吉尔菲艾斯的判断能力比我高吧！——想到威斯塔朗特的惨杀事件，莱因哈特不禁为之惜然！或许的确是如此！但是，莱因哈特自认并非任

性而为，而是握有充份的理由。

威斯塔朗特自早以来，民心完全背弃了布朗胥百克，内战不也因而比预期要来得提早结束吗？就整体而言，自己这一方是众望所归的。吉尔菲艾斯太理想化了，提进了形式主义的窠臼！

莱因哈特现在心中挂记着一件事——姐姐没有提到“问候齐格”——这是否表示姐姐也去信给他了？如果是的话，姐姐会对吉尔菲艾斯说些什么呢？莱因哈特很想知道，但他现在对吉尔菲艾斯仍然觉得有心病，所以没有向他开口询问。

不过，不管自己和吉尔菲艾斯之间发生什么事，当面对奥贝斯坦时，他会永远保护红发挚友的。

“即使全宇宙都与我为敌，吉尔菲艾斯一定还站在我这一边！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一直是如此。那么，这其中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对莱因哈特热切关心的问题，义眼的参谋长冷静地回应道：

“阁下，我并没有要您肃清或放逐吉尔菲艾斯提督的意思，不过，我奉劝您应将他与罗严塔尔、米达麦亚等人置于同列，视他为部属之一就好了，没有必要让他在组织中占第二！否则，不管他是有能也好，无能也罢，对组织都有害。部下对‘第一’人的忠诚心，是无可取代的利器！”

“我知道了。好了！不用再劝我了！”

莱因哈特嚷道，令他感到不愉快的是，奥贝斯坦所言虽为藉口但却属实。为什么这个男子所说的虽正确，但自己却无法产生共鸣呢？

米达麦亚来到罗严塔尔的房间，两人玩扑克牌正是起劲。桌上放着咖啡，看来似乎有一番长期抗战了。

“罗严克拉姆侯爵和吉尔菲艾斯之间，似乎有点怪怪的！”

米达麦亚说毕，罗严塔尔的金银妖瞳扫射着强烈的光芒。

“这件事是真的吗？”

“这阵子才是听说的！”

“这可是个危险的传闻啊！”

“是非常危险啊！我们能有何对策吗？”

“实在麻烦哪！若不是事实，倒有几个策略值得参考。若是事实的话，那真是太糟糕了！不管是真是假，我们都不能置之不理……”

“这么说来，假使插手不当的话，只怕星星之火会扩大为燎原大火啊！”

两人看看牌面，各自抽回三张牌。这次，罗严塔尔开口道：

“以前我就注意到，咱们的参谋长对罗严克拉姆侯爵公私双方重用吉尔菲艾斯之事，似乎很不谅解。例如，第二有害论，在理论上是还蛮有道理的……”

“奥贝斯坦吗?”

米达麦亚的声音不怀好意。

“我承认他是个很有智略的人！但他老是喜欢无风兴浪，一向顺利进行的事，何必因为和理论不符，就强行去改变它呢？何况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看看牌面，米达麦亚紧绷的双颊顿时松垮下来。

“我赢了！四条了！明天的酒由您请了！”

“我也有四条！”

金银妖瞳的男子促狭地笑了开来。

“三张皇后和一张鬼牌！很遗憾啊！疾风之狼！”

张口结舌的米达麦亚把牌丢到桌上时，警报突然响起！敌人从秃鹰之城要塞来袭了！

促使布朗胥百克下定决心鲁莽出击的人，便是以菲尔格尔男爵为首的激进派贵族青年。然而，贵族联合军并没有倾尽全力。因为梅尔卡兹虽然默不作声，但他们之中有一位份量颇重的人——法伦海特提督则断然拒绝派兵出战。

“我们应该善用要塞的优势条件，使战争变成长期消耗战，以静观状况的变化，现在仓促出击有什么意义呢？只是加速失败的到来罢了！”

他斩钉截铁地说道，淡蓝色的瞳眸中微微泛着愤怒与轻蔑。

不但如此，法伦海特也将以前的不快渲泄出来。

“从一开始，公爵和下官之间就是同志，而非主徒关系。虽然身份有所差别，但同为银河帝国的朝臣，目前皆在对抗专横的罗严克拉姆侯爵，保护高登巴姆王朝！我们应以这个目的为前提，团结一心才是。下官身为军事专家，忠告各位以不使事态演变至最坏的情况，布朗胥百克公爵您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法伦海特的言论激昂鼎沸！

布朗胥百克公爵气得脸色发青！以前若听到有人竟敢如此口出狂言，他绝不会善罢干休的！一发起脾气来，他常会抓起桌上的酒瓶或杯子，往随从的身上摔去。行星威斯塔朗特所发生的居民惨杀事件即是此种行为的延伸。

但直到最近，他才体会到人心叛离日益加剧，这使他丧失赢取全面胜利的信心。公爵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像要掩饰自己的情怯似的，只丢下一句“我们不需懦夫！”且无视于法伦海特的反对，下令出击了。

Ⅲ

进攻的贵族联合军在激烈的炮击之后，把舰首排成一列，转而为突进，表明了孤注一掷的决心。

面对敌军此一态势，莱因哈特把配备有大出力、大口径光线炮的炮舰一字排开形成三列横队，连续发射炮火，使敌人舰队笼罩在一片枪林弹雨之中。

贵族联合军的战斗意志并不低。每受到一次损伤就退后重组舰队然后再发动一波又一波的攻击。虽然屡战屡败，处于挨打的局面，但斗志之高令人佩服。

不久，莱因哈特对小心保存于后方的快速巡航舰群下达了反击的指令。

真是绝妙的好时机，单单这么一击，对方前前后后六波的攻击便被粉碎了。更何况这边的指挥官是鼎鼎大名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上将。

在这场战斗中，莱因哈特把最重大的任务交给红发的好友。只不过以往总是由他口头传达，这一次则透过奥贝斯坦下达命令，莱因哈特心头感受自然复杂。

光听到吉尔菲艾斯的名字，贵族联合军士兵们的信心就动摇了。有着一头红发、年轻而永远不败的提督的威名已经对敌人产生了压迫感。

“那红发小子没啥好怕的。这正是我们为立典亥姆侯爵复杂的机会啊！”

指挥官虽然这样大声叱责，但并没有实质的帮助。吉尔菲艾斯所指挥的巡航舰队以压倒性的态势及速度击毁了联合军的舰艇，而米达麦亚、罗严塔

尔、坎普、毕典菲尔特也先后加入了阵营，莱因哈特军以全面的攻势加快了获胜的速度，几乎就在那一瞬间，胜利就在眼前了。

一通讯息传进了正在追逐着败走的敌军的罗严塔尔指挥室。那是来自敌将之一菲尔格尔勇爵的讯息。出现在通讯荧幕上的男爵虽然承认自己败北，但是他却以战舰对战舰的单打独斗向罗严塔尔挑战。

“真是蠢得可以，不要理他！和败兵残将决斗没意思。随便他去叫吧！”

罗严塔尔冷漠地丢下这句话，无视于挑战的菲尔格尔的叫嚣，继续前进。

继罗严塔尔之后出现在菲尔格尔面前的是率领“黑色枪骑兵”的毕典菲尔特，不过，连素有猛将之称的他也不理会疯子似的菲尔格尔的挑战。胜负已经决定了，到这个时候还跟已面临死亡的敌人作战只有让部属白白送命而已。

“可以停止了！”

看不过对着荧幕不停吼叫的上司的狂态，参谋休马哈上校劝阻道。

“没有人会和你战斗的，因为那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事已至此，你应该高兴还保有着性命，现在你应该做的是想想在何落脚好卷土重来啊！”

“住口！”

男爵一口否定了部属的忠告。应该高兴还保有性命？这是什么话？我是一个不怕死的人。我的目标是战到最后的一兵一卒，完成充满历史光荣的帝国贵族——幻灭美学。

“幻灭美学？”

冷冷的笑意中有着莫可奈何的苦涩。

“就因为你老是说这些梦话，所以战斗才会输的。总而言之，你只是在美化自己的无能，沉浸在自我陶醉当中而已。”

“什、什么……！”

“够了！如果你要的是幻灭的美学，那你就自己去做白日梦吧！没有理由自我陶醉然后轻易地葬送自己的生命。”

“你这混蛋！”

怒吼的男爵想拔起光束枪，却笨拙的掉到地上去了。他从地上捡起，再次瞄准参谋的胸口。

但，从好几枝枪中射出来的光束却比他快了一步，贯穿了他的身体。

男爵的军服上开了几个洞，他摇摇晃晃地走了三四步。圆睁睁的眼中看不到眼前的部属，仿佛只是凝视着那已失去而不再回来的光荣日子。男爵倒卧在地上时，有几个人看到他的嘴唇在蠕动着，但是，没有一个人听到他说的“帝国万岁”。休马哈上校跪在他旁边，把他的眼睛盖起来。射杀了上司的士兵们都集中到休马哈身边。

“参谋大人，今后该怎么做?”

士兵们一向都很信赖理智的参谋。

“现在想加入罗严克拉姆侯爵的阵容也已太迟了。我暂时到费沙自治区去躲一阵子。以后的事以后再说了。”

“我们可不可以跟您一起去?”

“无所谓，不想跟我走的人就直说无妨。想投效罗严克拉姆侯爵的，想回故乡的，随各人自由。”

不久之后，原本属于菲尔格尔男爵的战舰在新指挥官的领导下脱离了战场，拖着战后一身的疲惫和伤痕消失在宇宙的深渊中。

其他的舰艇则发生了不同的事态。以冷硬表情注视着主张自爆并要全体人员自杀的舰长的下士官不说一句话，掏起了腰间的光束枪，朝着舰长的脸射过去。

“畜牲！你这是叛逆罪呀！”

大声叱责的副舰长欲拔枪射击却反遭射杀，倒躺在舰长身上。这时候舰内已充满了交织的火光。军官和士兵分成了两边开始互相射击。

高级军官和士兵之间的冲突不只发生在一条舰艇上。平民出身的低级将校、下级军官、士兵拒绝在最后开头毫无选择地和贵族们走上毁灭之路。

有的舰艇的舰长因为平时常欺凌士兵，以致于被活活丢进核融合炉中。在某条舰艇上，两个平时最不得人缘的高级军官被迫互殴直至当中有一人死亡，而胜的一方则被从气阀中丢到太空中。而在另外一条舰上，一个平时即担任舰长的间谍，常常对舰长打小报告的士兵则被人在脖子上套了绳子拖着在舰内到处走，最后被身杀而死。

五个世纪以来，郁积在人们心头的愤怒、不满、怨恨似乎在战场狂暴的气氛点燃下沸腾了。贵族联合军的各艘舰艇都已变成叛乱、互相残杀、集团

私刑的执行场了。许多为士兵所控制的舰艇向莱因哈特军送出了“我们愿意投降，希望能受到宽大的处置”的信号，并且停止了动力表示投降。但是，其中也有些舰艇上的士兵因为太热衷于复仇，忘记送出投降的信号，结果被莱因哈特军的炮火击中而爆炸了。此外，还有的舰艇甚至对着败走的己方同志开火，以行动表明自己的立场。

一旦胜负见分晓，贵族联合军历经五百年，在不公正的社会制度下堆积而成的颓废状态便暴露无遗。整个形势显示出其怨不得人、自作自受的悲惨下场。

“玛林道夫伯爵千金就曾说过：‘平民士兵对贵族军官的反感会是我们获胜的原因之一’果然被她说中了。”

在伯伦希尔旗舰的舰桥上，莱因哈特一边凝视着荧幕一边说道。参谋长奥贝斯坦中将应道。

“老实说，我原先并不认为战争会在今年结束，没想到结局来得这么快。不过，这是贼军应得的报应。”

“贼军……”

莱因哈特冷冷地喃喃说道。既然他已获胜，而大贵族也已失败，那么在帝国的正式记录上，他对贵族联合军的称谓就被赋予正面的价值。审判失败者是胜利者被赋予的当然权利，而莱因哈特也准备好好地行驶这个权利。

如果败的是莱因哈特，毫无疑问的，“贼军”这个污名和不名誉的死就是他所能得到的一切。一想到此，他就觉得自己没有理由为行使权力而感到犹豫。

“前方的敌人已丧失抵抗力。你就在近日内回奥丁，准备对付后方敌人。”

莱因哈特的命令虽短，但是奥贝斯坦就已能充分了解了。

“是！”

接下来的战场就从宇宙移到宫廷，武器则由光炮一变而为阴谋。而这场战役的战况激烈应该不会亚于大舰队之间的大规模会战。

Ⅳ

梅尔卡兹的旗舰和秃鹰之城要塞之间横亘着已得胜的敌人舰队和他坠入深渊的绝望，他已无归路了。

梅尔卡兹走进他的私人房间，拔起腰间的光束枪出神地看着。这将是他这一生中所使用的最后一项工具。梅尔卡兹重新握紧枪，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正要扣下板机时，门被打开来，副官飞也似地跑了进来。

“请住手，阁下。请千万保重自己的生命啊!”

“舒奈德少校……”

“请原谅属下，阁下。为防万一，刚才我已经把您的能源匣拔掉了。”

梅尔卡兹苦笑着把已形同废物的光束枪丢到桌上去，少校把枪捡了起来。

私人房间里不很大的荧幕上清楚地映着贵族联合军溃不成军的凄惨景象。

“或许我早就想像到会有这样的结局了，而事实也真的是这样。我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把这一天往后延。”

梅尔卡兹把视线转到副官身上。

“对，我怎么没注意到，你什么时候把能源匣拿掉的?”

少校不说话，他把光束枪的枪身拆开来给梅尔卡兹看。能源匣好好地放在里面。梅尔卡兹轻轻地张了张嘴。

“我竟然被你给骗了。你这样做就只是要我打消寻死的念头吧？少校。”

“是的。”

“可是，你说我活着干什么？我是一个败将，以新的权力制度来说，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反叛者。帝国之内已没有我容身之处。如果我投降的话，罗严克拉姆侯爵或许会饶了我，可是我还知道什么是武人之耻。”

“你是说要我逃亡?”

“是的，阁下。”

“如果要卷土重来，那么，你所说的逃亡地该不是费沙，而是另一边

罗?”

“是的，阁下。”

“自由同盟……”

梅尔卡兹喃喃说道。这个名词听来竟有一种新鲜的感受。仔细想想，长久以来自己总是无视于其存在，一直称对方为“叛军”。

“我和他们持续作战了四十年之久。他们杀了我许多部属，我也杀了他们相当数量的人。他们会收留我这样的人吗?”

“您就投靠那赫赫有名的杨威利提督吧！我听说他虽然有些古怪，但却是个宽宏大量的人。就算是不行，原本也早就好不到那里了，到时属下也会跟您一起做个了断。”

“胡扯，你必须活下去！你还不到三十岁，以你的能力，罗严克拉姆侯爵一定会重用你的。”

“我不是不喜欢罗严克拉姆侯爵，可是我的长官只有提督你一人。阁下，请您下定决心吧!”

舒奈德等着回答。而他的耐心也有了回报。梅尔卡兹点点头说道：

“好吧，我把我的命运交给你了。我们去投靠杨威利。”

V

秃鹰之城要塞濒临死亡。

外壁被炮火重创了，内部则被一片混乱和无秩序的噪音笼罩着。

“安森巴哈准将……安森巴哈在哪里!”

贵族联合军的盟主布朗胥百克公爵无力地叫着。有几个将官、士兵在他的四周走动，但是没有一个人多看这个沮丧的贵族一眼。他们都已面临最后的抉择了，谁也没空去管别人的死活。

“安森巴哈准将……!”

“我在这里，阁下。”

公爵回过头来，忠实的心腹就在眼前，身旁跟了几个部属。

“哦，你在那里呀！我在监狱里找不到你，我还以为你已经逃了。”

“是我的一些部属救我出来的。”

对于自己被打进牢里一事件只字未提，准将对盟主深深一鞠躬。

“我对于目前的情况感到很遗憾，阁下。”

“唔，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只有讲和一途了。”

“您是说讲和吗？”

准将眨了眨眼。

“我会提出对他相当有利的条件。”

“什么样的条件？”

“承认那小子的霸权。以我为首的贵族们会全面支持他。这应该不是个不好的条件吧！”

“……公爵。”

“对、对了，我把我的女儿依莉莎白献给他吧！这样一来，他就是先帝的孙女的姻亲了，也就有继承皇统的正当理由了。对他来说，这样总比背着篡位者的污名来得好吧？”

准将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没有用的，阁下。罗严克拉姆侯爵不会接受这样的条件。如果在半年之前，或许还有可议之处，然而，现在他已不需要您的支持了。他有实力又有地位，这是谁都阻止不了的事。”

准将眼中流露出对主君的怜悯眼神，公爵全身战怵着，额头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

“我是布朗胥百克公爵，是帝国贵族中无人可比的名门当家者。难道那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要杀我吗？”

“啊！您还不了解吗？阁下。就因为这样，罗严克拉姆侯爵更不可能让您活下去的呀！”

公爵的血管中仿佛被某种沉重的流动物充塞着。他的皮肤仿佛在一瞬间因血液循环受阻造成不规则的流动而变了色。

准将又毫不客气地附带说道。

“而且您又是人道之敌。”

“什么……？”

"威斯塔朗特的事。难道您忘了吗?"

公爵使尽全身的力气咆哮道。

"胡说!杀贼民难道就犯了人道上的罪?我只是在行使一个贵族、一个支配者所具有的当然权力。"

"平民们可不这么想,罗严克拉姆侯爵大概也支持他们吧!以前的银河帝国是遵照以阁下为首的贵族的理论来行动,可是从现在开始,宇宙的一半已经被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论所支配了。为了让大家知道这一点,罗严克拉姆侯爵可能会杀了阁下。应该说他非杀不可,倘若不杀您,他的大义名份就无法成立了。"

长长的叹息自公爵口中流出来。

"我明白了,我是非死不可了。可是,我不甘愿帝位就这样被那个小子给篡夺了。他应该跟我一起下地狱去。"

"……"

"安森巴哈呀,你要帮我阻止那个家伙篡夺帝位啊!如果你能发誓为我做这一件事,我死不足惜。帮我杀了他!"

安森巴哈凝视着两眼燃着熊熊狂妄之火的盟主,然后以冷静而果决的表情点点头。

"我懂了。我向您发誓,我一定会杀了罗严克拉姆侯爵。不论是谁都可拿到帝位,就是他不行。"

"好吧!……"

银河帝国或最大的贵族用舌头舔舔他干的嘴唇。虽然已经下定了决心,梦般的影子却像挥也挥不掉似的。

"尽可能……尽可能让我死得舒服一点。"

"我很了解您的心情。用毒药好吗?事实上,我已经准备好了。"

他们转移地点到公爵的豪华房间。房间虽然被逃亡的士兵弄得残破不堪,不过架子上还留有葡萄酒和白兰地的酒瓶。

准将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大小如小指头胶囊,是由两药剂混合而成的一种药剂,阻止脑细胞吸收氧气,引起慢性脑死;另一种则有麻痹痛觉神经的效果。

"吃了药会快速沉睡,没有痛苦。请您把它溶到酒里面然后喝下去。"

安森巴哈从架子上拿下葡萄酒。以从标笺上确认了那是四一〇年的高级品之后，把酒倒进酒杯里，切开胶囊，把里面的颗料溶进酒里。

布朗胥百克公爵坐进高椅背的椅子，看着酒杯，突然间全身战栿，喉间发出了像被勒紧似的声音。他的目光中已失去了理智的意识。

“安森巴哈，我不要，我不要死！我不要死！我要向他投降！我愿意献出领地和地位，只要能活下去！”

准将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向部下使了个眼色。两个高头大马的男人走上前去，压住了公爵的身体。以他们的体格来看，一个人也就够了。

“你们干什么？不得无礼，放手！”

“身为布朗胥百克公爵家的最后一个主人，请您勇敢地自决吧！”

安森巴哈拿起葡萄酒杯，送到一动也不能动的公爵嘴边，公爵紧紧地闭着嘴，坚持不喝下毒药。安森巴哈的左手捏住了公爵的鼻子。不能呼吸的公爵涨红了脸，当他受不了而张开口的那一瞬间，掺了毒的葡萄酒就像一道鲜红的瀑布，深深注入大贵族的咽喉。

公爵的眼中充满了惊恐的眼神。然而那也只是几秒钟的事。安森巴哈面无表情地看着，这时，公爵的眼睛开始下垂，肌肉开始松驰。当他的头开始下垂时，准将便命令部属把公爵的身体抬到医务室去。部下们不知所措。

“可是，公爵他已经死了吗？”

“所以才要这么做。照我的话做！”

准将的答复显得有些奇怪。部属们虽然百思不解却也依令行事。准将看着他们行动，口中喃喃地说着。

“黄金王朝就此倒塌了，接下来当真会是绿色森林的天下了吗？”

所谓绿色森林就是格里华德伯爵夫人，这个号称是先帝佛瑞德李希四世赐给莱因哈特的姐姐安妮罗杰的。

一个士兵拿着小型计算机无聊地在通路上走着。驾驶氢气动力车的下士官把车子靠上来吼道。

“喂！你在这个地方干什么？看你是要逃还是要竖白旗投降都可以。莱因哈特侯爵的军队马上就要攻进来啦！”

转过身来的士兵动也不动。

“你是什么阶级？”

"看阶级章不就晓得了吗？我是陆军上士。那又怎么样呢?"

"是陆军上士啊？那么应该是二八四〇帝国马克了。"

"喂！老伯……"

"好了，这是帝国银行的存款证明书。只要有这张单子，不论在哪个行星的分店都可以兑换现金。"

陆军上士大吼。

"老伯，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从今天起，整个世界都不一样啦！"

"今天是发薪水的日子，我是负责发薪水的。"

老人悠悠地回答。

"不管世界怎么变，都只是上面的人在替换。我们下面的人还是得吃饭呀！要吃饭就得领薪水嘛！所以说，不管是谁支配都一样。"

"啊，我知道了。总之，你上来吧！我载你到投降者的集合场所去。"

载着上士和老兵的车子开走了之后，有上校阶级的年轻贵族为了寻找重兵器而出现在通道上。他还没有完全放弃抗战的念头。

"这个仓库真的空了吗?"

虽然这样喃喃说着，上校还是抱着一丝希望打开了仓库的门，瞬间，一个令他难以置信的景象出现在他眼前。

军事物资像山似地堆在室内。从仓粮、医药品、衣服、毛毡、兵器到弹药，无一不齐。里面五、六个下级军官和士兵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闯入者吓了一跳，当场呆住了。上校大声喝道。

"这是什么？这些如山的物资是什么?"

下级军官被上校的表情给吓住了。然而，抱在怀里的携带食品却丝毫没有松手的意思。上校见状更如火上加油。

"说不出来吗？好，那我帮你们说。你们这些家伙不把这些东西往前线送，都藏在这里，打算以市价卖出去，对不对?"

下级军官的表情就是对上校质问的辩解。对眼前这些"顽固的平民"所产生的怒气，使上校的理性完全瓦解了。

"不知耻的家伙，不要动！我要整顿军律！"

惨叫和怒吼交错响起。然而上校的头被盖上了毛毡，失去了自由行动的能力之后又惨遭射杀，前前后后不到十秒钟的时间。在这样的情况下，年轻

的贵族上校仍然坚信士兵对军官的制裁是绝对不抵抗的。

零星的抵抗终告结束，要塞被完全控制之后，提督当中最先踏出收服的第一步的是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他们看见通往大厅的道路两侧坐着变成俘虏的贵族们。贵族们畏于莱因哈特军手上的枪，把受了伤而且肮脏的身体紧紧地贴在地上。

米达麦亚轻轻地摇了摇头。

“没想到会看见大贵族们这种悲惨的地步。难道是新时代的开端吗?”

“至少，旧时代是真的结束了。”

罗严塔尔回答。贵族们抬头看着他们两人，然而，眼中却丝毫没有一点点敌意，有的只是恐怖和不安，以及对胜利者的谄媚之色。甚至有人在眼光和他们相遇时还刻意扮出一张卑屈的笑脸。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最初是感到讶异，接着便生出了一种厌恶感。这不正是我方已经获得胜利的明确证据吗?

“他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今后是我们的天下了。”

两个年轻的提督昂然地抬起头，大步走在失败者的行列之中。

第九章　再会了！远去的日子

I

九月九日，秃鹰之城要塞。

在举行胜利仪式典礼的大厅入口处，卫兵提醒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不能带武器进去。红发的年轻人拿下腰间的光束枪之后，突然想到要问个清楚。

“我是吉尔菲艾斯上将，真的不能带武器进去吗?”

“即使是吉尔菲艾斯提督也没有特别。这是命令，很对不起。”

“我明白了。算了，没关系。”

吉尔菲艾斯把光束枪交给了卫兵。以往在其他的提督非武装时，莱因哈特也特别允许吉尔菲艾斯携带武器。因为这个原因，其他的将官都知道吉尔菲艾斯是第二号人物。可是习惯似乎已有所改变了。

他加入了已经先行进入室内的提督的行列，和他们交换了注目礼。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的眼睛里发出微妙的光芒，无可置疑的是他们一定知道了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之间发生的事。

不能有特权意识——吉尔菲艾斯这样告诉自己——但是心中却还是免不了有些伤感。和莱因哈特的关系大概已经止于主君和部属而已。

只有这样而已了。吉尔菲艾斯想抖落那紧紧缠着的寂寞思绪。下位者是不能要求和上位者有对等关系的吧？就暂时忍耐一阵子吧！即便莱因哈特一时迷糊或犯错，总有一天他还是会晓得的。过去这十一年间，不一直都是这样的吗?

过去？吉尔菲艾斯发现自己心中有些不安。过去一直是这样没错，而且他也相信那是永远地。可是，或许他是太自以为是了……

司仪像是夸示他的肺活量似地大喊。

“银河帝国最高司令官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侯爵阁下驾临！”

莱因哈特踏着火红色的地毯走了进来。并列于两排的军官们一齐向他敬礼。

这个敬礼在不久之后将会变成正式的最敬礼罢？那是对拥有至尊之冠的银河系宇宙的唯一尊者所行的礼。大概再过两年或三年吧？到那个时候，出生于有名无实的贫穷贵族家中的金发年轻人就可以确实实现自己的野心了。

和吉尔菲艾斯视线相遇时，莱因哈特迅速地移开了眼光，莱因哈特听从了奥贝斯坦的进言，不给吉尔菲艾斯携带武器的特权。他是个霸者，是个主君；而吉尔菲艾斯只不过是个部属而已，不应该让他有特别的权利和意识。以前是太没区分了。以后也不准他直呼莱因哈特的名字，要跟其他的提督们一样称呼“罗严克拉姆侯爵”或“元帅阁下”。权力只准主君一人独尊。

战胜仪式之初是接见被俘虏的高级军官。其中有一人是莱因哈特的旧识法伦海特提督。

“法伦海特吗？好久不见了。我想是自从亚斯提会战之后吧？”

“是的……”

有着淡蓝色眼珠的提督并无惧意。莱因哈特也无意侮辱善战的败将。

“参加布朗胥百克公爵的战役不像是你会做出来的败笔啊！你愿不愿意跟着我做一个真正的武人？”

“我是帝国的军人。既然阁下已掌握了帝国的军权，我理当跟随您。虽然是绕了一大圈路，不过今后就可归回正路了。”

莱因哈特点点头，命人解下法伦海特的手铐，让他加入军官的行列。人才也就这样不断集结到他的阵营里了。这样一来，莱因哈特就不用什么事都只依靠吉尔菲艾斯了。梅尔卡兹逃掉了，这实在是一件可惜的事……

行列的末端发出了嘈杂声。

原来是装在特殊玻璃箱里的布朗胥百克公爵的遗体被送进来了。每个人都感慨地看着穿着军服，横躺在箱子里的帝国最大的贵族的遗体。

安森巴哈准将伴着棺柩走进来。

被视为已故布朗胥百克公爵心腹的这个男人走到大厅的入口处，面无表情地对着年轻的霸者一鞠躬，然后以缓慢的脚步开始走着。

极低沉的、也极清楚的冷笑声从参列者之间传了开来。这是武人们对一个把主君的尸体当礼物呈送，并要求投降的卑劣男子的反感表现。

这些笑声形成了一条无形的鞭子抽打着安森巴哈的全身。莱因哈特之所以没有制止是绷于潜藏在他性格中属于年轻人那种不轻易宽赦的洁癖。

来到莱因哈特面前，安森巴哈恭敬地行了一个礼，按下按钮打开了盖子。

他或许是要胜利者实地检查败死的主君的遗体吧？

事实上并不是如此。

目击者在那一瞬间都无法理解出现在自己眼前的情况。安森巴哈把手伸向主君的遗体，打开军服，从里面抓起了像是由圆筒和立方体合而成的奇怪物体。那是两军短兵相接时所用的强力小型火炮手提型加农炮。

原来安森巴哈把尸体的内脏拿了出来，把手提型加农炮藏在里面了！

身经百战的勇将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得目瞪口呆。不只他们，连莱因哈特自己虽然也意识到了危险，身上的肌肉却听都不听指挥，使他一动也不能动。

炮口对着金发的年轻人。

“罗严克拉姆侯爵，我要为我的主君布朗胥百克公爵报仇。”

安森巴哈的声音在一片沉默中响起，随即轰然一声，手提型加农炮吐出了火舌。

手提型加农炮的火力足以一击就破坏装甲车和单座式战斗艇。莱因哈特的身体应该早就化为肉片四处飞散了。但是，其准头却偏了。距离莱因哈特左边两公尺的壁面炸成了好几片，在白色的烟雾中崩落了下来，冲击波强力地打在莱因哈特的脸颊上。

安森巴哈的口中发出了懊悔的惨叫声。所有的人员都像化成了化石一般，连一根手指头都动不了的那一瞬间，只有一个人采取了行动。这个人跳向安森巴哈，扳开手提型加农炮的炮口，他，就是齐格飞·吉尔菲艾斯。

手提型加农炮掉落到地上，发出了极不谐调的声音。年轻、机敏性、体力都胜过对方的红发年轻人抓住大胆暗杀者的一只手腕，想把他扭倒在地

上。安森巴哈的脸上闪过凄绝的表情。他挥舞着另外那只可自由活动的手，把手背强压到吉尔菲艾斯的胸口。银白色的条光从红发年轻人的背部喷出来。安森巴哈甚至准备了类似戒指的镭射枪。胸口被杀人光线射穿的吉尔菲艾斯觉得那股灼烧的痛仿佛要炸裂他的身体似的，但是他并没有放松暗杀者的手腕。对方的戒指又闪起了光芒，条光这一次穿过了他的颈动脉。

瞬间，发出了像是竖琴同时断了几根弦似的异样声音，鲜血从吉尔菲艾斯的脖子喷了出来，仿佛骤雨般喷洒在大理石地板上。

解除了人们约十秒钟之久的惊愕，或许就是这个声音。提督们军用靴的声响此起彼落地响起，众人抓住了安森巴哈，把他按压在地上，此时又有厚重的声音响起，安森巴哈的手腕骨折了。虽然身上中了两个致命伤，流失了大量的血，吉尔菲艾斯还紧紧抓着暗杀者的手腕不放。

"医生！叫医生来！"

"已经……太迟了。"

红发的年轻人不仅头发一片鲜红，全身也都染上了鲜艳的血色。提督们都默不做声。根据以往他们的许多经验，他们知道已经没有办法救了。

安森巴哈被压倒在吉尔菲艾斯所流下的血堆中，坎普和毕典菲尔特压着他，但是，这个时候，他却提起了干渴的笑声，这使得提督们又吓了一跳。

"布朗胥百克公爵，请原谅我。我这个无能的人无法完成对您发的誓言。要使这个金发小子下地狱可能还要几年时间……"

"说什么鬼话？这个蠢蛋！"

坎普打了他一耳光。被揍的脸在地上不停地晃动，安森巴哈仍喃喃地说道。

"是我的力量不够，属下陪您一起去……"

"阻止他！"

察觉安森巴哈意图的罗严塔尔大叫，朝暗杀者飞扑了过去。可是在他的两手抓到之前，安森巴哈的下巴微微地动了动，咬碎了装在臼齿里面的毒胶囊。罗严塔尔的手掐住了他的咽喉，想要阻止他吞下毒药，但安森巴哈死意甚坚。

安森巴哈的两眼大大地睁着，渐渐失去了焦点。

莱因哈特陷入一片黑暗中。他那水蓝色的瞳孔中看不到提督们，也看不

到那个想杀他的男人。他的视野中只有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只为救他一命的密友。

只为救他一命——对！吉尔菲艾斯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场合都一直在帮他。这个红发的挚友从他们少年时代相逢之日起就护卫着有许多敌人的他，做他肝胆的好友，并且包容着他的任性。朋友？不，齐格·吉尔菲艾斯对他而言远超过朋友、兄弟。而他却想把这么一个人与其他提督同等看待？如果吉尔菲艾斯带着枪，那么，暗杀者在拿起手提型加农炮的那一瞬间就会被射杀，而吉尔菲艾斯自己也可以不流一滴血就把事情解决了。

是自己害了他。吉尔菲艾斯现在会倒在血泊中受着痛苦，都是自己害了他。

“吉尔菲艾斯……”

“莱因哈特大人……您没事吧?”

吉尔菲艾斯眼中那个不顾礼服被血溅污，跪在自己身旁，紧握着自己的手的金发年轻人的影像渐渐模糊了。这大概就是临死前的感觉吧？五官所能感受到的东西越来越远，世界快速地变窄、变暗。想看的东西越来越看不到了，想听的东西越来越听不到了。恐惧变成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存在他心中的恐惧或许是在于今后不可能再和莱因哈特相见了。而在他所有的生命力流失之前，他有些话是非说不可的。

“我无法再为莱因哈特大人做事了……请您原谅。”

“傻瓜！说这什么话?”

莱因哈特原想大叫，勉强才把激动的情绪压下来，降低了声音。这个美得过火的年轻人，天生具有压倒众人的强烈气质的年轻人，此时却显得那么脆弱，看起来就像没有扶着墙壁就寸步难行的婴儿一般。

“医生快来了。这种伤很快就会好的。等你好了，我们一起去姐姐那边报告胜利的消息。好不好？就这么说定了。”

“莱因哈特大人……”

“在医生来之前你就不要再说什么了。”

“你一定要将整个宇宙掌握手中。”

“……会的。”

“请把这个消息一起报告给安妮罗杰小姐知道。说齐格飞守住了以前所

发下的誓言了……”

“不要!”

金发的年轻人颤动着惨白的嘴唇。

“我不要传达那种事。你自己去说！我不要传达！好不好？过一阵子我们一起到姐姐那边去?”

吉尔菲艾斯似乎微微地笑了笑。当微笑消失时，金发的年轻人在瞬间的颤怵中知道自己已永远失去了半个自己。

“吉尔菲艾斯……回答我呀！吉尔菲艾斯，你为什么不说话!”看不过去的米达麦亚把手放在年轻的帝国元帅的肩上安慰道。

“不行了。他已经走了。就让他安稳地去吧……”

他把话咽了下去。因为他看见年轻的上司眼中放射出前所未见的光芒。

“米达麦亚，你在说谎。吉尔菲艾斯绝对不会把我一个人丢下不管的。”

Ⅱ

“罗严克拉姆侯爵的情况怎么样?”

“还是一样。一直坐着动也不动……”

这一问一答的声音都带着深深的感触。

提督们都集合在秃鹰之城要塞的高级军官俱乐部里。以前这里是大贵族们极尽奢华能事所建造而成的豪华房间，然而胜利者们却一点兴致都没有。

因为在战胜仪式中所发的惨事，提督们发布了郑重的言论箝制令，依照军规共同管理要塞，但是已经过了三天了，大家都认为那是最大的极限了。对首都奥丁那边也不能一直保持沉默。

吉尔菲艾斯的遗体被放进箱子里，以低温保存着，但是，被后悔吞食着的莱因哈特却仍是一直守在旁边，不吃也不睡，让所有的提督们都担心不已。

“不过，说真的，我没有想到侯爵会那么脆弱。”

“如果死的是我或你，他就不会那么伤心了。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是特别的特别。说起来，侯爵就等于是失去了半个自己，而且是因为自己的过失。”

米达麦亚这样回答缪拉的话。他的洞察之正确也获得了其他提督们的认同，不过，时间如此耗费下去却使他们显得焦躁不安。

罗严塔尔锐利地闪着他那金色的瞳孔，以强而有力的语气对同事们说。

“非要让罗严克拉姆侯爵再站起来不可，否则我们会朝着银河的深渊合唱灭亡的歌曲。”

“可是该怎么做呢？怎么做才能让他再站起来呢？”

毕典菲尔特茫然地说。坎普、瓦列、鲁兹诸将也都陷入愁苦的沉默中。

在场的提督们只要举起一只手就可让数百万只舰队启动，让数百万个士兵拿起枪来战斗。而这此破坏行星、征服星、在星海中来去自如的勇者们竟然也没能想出办法让被悲哀和失落感击败的年轻人再站起来。

“如果说要能想出好办法来，那就只有他办得到了。”

沉默了一阵子，罗严塔尔终于喃喃说道。米达麦亚歪着头问。

“他？”

“你应该知道的，不在这里的那个人啊！就是奥贝斯坦参谋长！”

提督们不禁面面相对。

“非得借助他的智慧吗？……”

米达麦亚的语气中并没有刻意隐藏厌恶的感觉。

“是无可奈何的事啊！他应该也知道唯有罗严克拉姆在也才有他自身的存在吧？他到现在都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大概是在等我们去拜访他吧！”

“那不等于有求于他吗？他若藉机要求诸事都有优先权的话怎么办？”

“包括奥贝斯坦在内，我们都乘坐在一艘叫‘罗严克拉姆’号的宇宙船上。要救我们自己，就得先救船才行。如果奥贝斯坦就趁这个危机图谋自己的利益，好么我们也只有采取相对的报复手段了。”

当罗严塔尔说完，众提督纷表赞同，负责警卫的军官报告奥贝斯坦来访。

“来得正是时候啊！”

米达麦亚的话中很明显的不怀好意。进入室内的奥贝斯坦一看见众人便很不客气地批评。

“各位经过冗长的讨论好像也没有结论嘛！”

“因为我们军营里面目前没有排名第一和第二的人，欠缺统合的人呀！”

罗严塔尔回答得也极犀利，突显了奥贝斯坦畅言这“第二人无用论”导至吉尔菲艾斯死亡一事。

“那么，参谋长是有好的腹案了?”

“也不是没有。”

“哦?”

“去请罗严克拉姆侯爵的姊姊帮忙。”

“格里华德伯爵夫人？这我们也想过，可是这样事情就解决了吗?”

罗严塔尔虽这么说，事实上是没人愿意担任向安妮罗杰报告此事的任务。

“那边的事由我负责，但是你们也要去逮捕杀害吉尔菲艾斯的人。”

连机敏如罗严塔尔者在这一瞬间也猜测不出奥贝斯坦的意思，他眨了眨金色的眼睛。

“你这句话可真奇怪，犯人不是安森巴哈吗?”

“他只是个小人物，我们要找出一个真正的主犯。一个很大的大人物。”

“什么意思?”

奥贝斯坦向提督们说明。——或许是一种倒错的心理吧？莱因哈特的心中一直在寻找一个大犯人。他不能忍受吉尔菲艾斯被只是身为布朗胥百克公爵部下的安森巴哈所杀。吉尔菲艾斯只能被更大的人物所杀。所以在背后操纵安森巴哈的大人物就必须存在。虽然那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但是必须造一个出来。

“唔，可是要把谁当主谋呢？大贵族几乎都死光了，还有适当的人选吗?”

“目前不就有一个很好的候补者吗?”

“谁?”

米达麦亚怀疑地问道。

“帝国宰相立典拉德公爵。”

“……”

米达麦亚仿佛挨了一记似地向后仰。其他提督们也都惊愕地把视线集中在装着义眼的参谋长身上。他们都察觉奥贝斯坦想利用这个危机排除潜在的敌人。

“我真不想和你为敌，因为没有胜算啊！”

奥贝斯坦表面上尽量不去理会米达麦亚话中所隐藏的对他的厌恶感。

“立典拉德公爵早晚都得除掉的。而且他的心也未必洁净如天使。他一定也在计划排除罗严克拉姆侯爵的阴谋。”

“这样做并不是冤枉他了？的确，那个老家伙是个不折不扣的阴谋家。”

罗严塔尔喃喃地说着，似乎想藉此说服自己。

“尽可能赶回奥丁去，逮捕立典拉德公爵，抢过玉玺。这样一来，罗严克拉姆侯爵的独裁权就得以确立了。”

“可是，如果拿到玉玺的人就留在奥丁自己当起独裁者的话怎么办？”

米达麦亚语带嘲讽地对奥贝斯坦的策略起了疑问。

“这不用担心。就算有人有这种野心，其他同等阶级的提督也会阻止的。因为在场的每个人都不会甘于屈就原来只具有与自己同等阶级的人之下。我之所以主张不要有第二号人物，原因就是在这里。”

参谋长回答。

权力的正当化不在于其获得的手段，而在于如何去行使它。

由于这种认同，提督们做了可怕的决定。

使阴谋或要诈术是不得已的手段。在这个危急存亡的时刻，他们必须要做的就是将潜伏在宫廷里面的敌人一网打尽，夺取国政的所有权力。所以奥贝斯坦的策略很值得一用。如果犹豫不前的话，只会让敌人抢得先机。

提督们开始行动。秃鹰之城警备就留下奥贝斯坦、梅克林格和鲁兹，其他的人就率精选的部队急急地赶向首都奥丁去。

他们抱持的态度是要抢在立典拉德公爵早晚会引发的宫廷政变之前先下手。这个决定使得他们快马加鞭马不停蹄从秃鹰之城赶到奥丁去，原本二十天的行程，他们只花了十四天就抵达了。如“疾风之狼”的米达麦亚一人行前叱喝部属。

“落后的就不要管他们了。随便他们什么时候到奥丁都无所谓。”

从秃鹰之城出发时多达两万只的高速巡航舰队在不断地超越时空时依次锐减，在到奥丁的凡尔哈拉星域时，只剩下三〇〇〇只而已。

缪拉以八〇〇只舰队控制住卫星轨道，其他的提督则冲破大气层。由于大量的舰队同时下降超过了宇宙港的管制能力，有一半的舰队只好停泊在湖

面上。

新无忧宫一带正值夜半时分。米达麦亚朝着宰相府前进。而袭击立典拉德公爵的则是罗严塔尔。在寝室床上正挺着上半身看书的宰相看见破门而入的金眼青年军官时，尖着声音破口大骂。

“你干什么！下贱的人胆敢在这里撒野?”

“我是来逮捕宰相立典拉德公爵阁下您的。”

此时横过老迈权力者心中的不是惊讶而是失败感。原想从背后捅莱因哈特一刀，将他打倒，以独占权力的老人却因为奥贝斯坦的洞察先机及提督们的快速行动而被制服了。

“罪状是什么?”

“你是暗杀罗严克拉姆侯爵莱因哈特阁下未遂事件的主谋。”

老宰相睁大了两眼。他盯着罗严塔尔的脸看了好一会儿，然后颤动着他那枯瘦的身体大声喝道。

“混蛋！你有什么证据讲这些话？我是帝国宰相。位于你们之上，辅佐皇帝陛下的重臣啊!”

“……同时也是图谋不轨的阴谋家。”

罗严塔尔冷漠地说完即命令部属。

“把他拘禁起来!”

平民出身的士兵们粗暴地抓住以前连靠近都不获允许的高贵老人的手腕。

这个时候，米达麦严所指挥的队伍闯入宰相府，目的是要夺取玉玺。

“玉玺在哪里?”

米达麦亚质问值夜班的老士兵。在枪口的围绕下不停地打着寒颤的士兵虽然脸色苍白，却坚持不透露玉玺的所在处。

“你是凭着什么权限这样质问我？而且这里是宰相府的玉玺室，不是闲杂人等可以随便进出的。请立刻出去!”

米达麦亚阻止了闻言起了杀意的士兵们。或许是佩服老士兵的勇气吧？不过，他并没有因此就真的退出去了。在他的指示下，士兵立刻散开到室内各处开始大肆搜索，重要书籍散乱一地，任凭军靴践踏。

“住手呀！你们把帝国和帝室的权威摆到哪里去了？你们该为自己叛离

臣民的行为感到羞耻！”

老人大叫。

“帝室的权威吗？以前似乎是有这种东西的！”

“可是，结果是有实力的才是权威，不是有权威的才叫实力。你看到这种情况应该就很清楚了吧？”

这时，一个士兵发出了欢呼声，高高举起的手上有一个小箱子，盖子和四周都镶有葡萄藤蔓花样。

“找到了！是这个。”

老士兵发出了悲鸣，想扑向那个士兵，其他的士兵们把他打倒在地。忠于职务的老人的额头上流出了鲜血，却仍在地上挣扎着。

这就是玉玺吗？打开箱子的米达麦亚并没什么感慨，只是凝视着被鲜红的天鹅绒所包着的黄金印。握在他手中的玉玺上的双头鹰仿佛活生生地凝视着他。

低沉地笑了笑，米达麦亚俯视着倒在地上的老人，命人叫医生来。

帝都奥丁的内战从最初到最后都由莱因哈特麾下的提督们完全控制。

玛林道夫伯爵的女儿希尔德原本已经上床了，当她知道了市内的骚动后，便在身上披了一件宽袍，走到房外的阳台。

当她在夜风中听着军队起起落落忽高忽低的声音，佣人发出了惊怕的声音。

“这是哪里的军队呀，小姐？”

“军队不会平白涌出来的。除了罗严克拉姆侯爵的军队之外，大概没有其他人有这么这多的部队。”

任凭夜风吹拂着她的的短发，希尔德自言自语地说。

“充满活力的时代来临了，当然会有些喧闹，不过，总比死气沉沉的好。”

Ⅲ

……是在做梦吗?

莱因哈特环视四周。室内微微显得昏暗，有些冷意，一片静寂。除了他之外，就只有横躺在特殊玻璃箱中的吉尔菲艾斯和干燥的冷气。他那个红发的朋友动也不动，一点声音也没有，连呼吸都停止了。

果然是梦。莱因哈特放松了肩膀，拉紧军用斗篷的领子，闭上眼睛。

……安妮罗杰向皇帝告了假，邀请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到佛洛依丁山庄来。这是他们一年半以来的第一次碰面。金发少年和红发少年穿着学校的礼服，整了整彼此的衣服，飞奔离开了严格的寄居宿舍。

他们进行了一趟长达六小时的地上车旅程，因为在皇帝的土地之上是不能做上空飞行的。他们看到了万年白雪覆盖的山峰和美丽的花田。伴随着隆隆的雷声，暗灰色的雨罩住了纯白和七彩的对照美景，整个休假期间，三个人都躲在山庄里，然而他们却十分快乐。暖炉里放着柴火，金黄色的火焰在他们的眼睛里跳跃，他们尽情地唱着所有会唱的歌……

回忆突然被打断了。

“阁下，我是奥贝斯坦。超光速通信从帝都奥丁传来……”

莱因哈特以没有感情和生气的声音回答。

“谁传来的?”

“是格里华德伯爵夫人。”

影像突然动了。几个小时、几天都不动的金发年轻人从椅子上站起来。苍凉的火焰像要从两眼中喷射出来似的。

“你这家伙，是你说的吧！是你把吉尔菲艾斯的事告诉我姊姊的吧!”

装着义眼的参谋长毫不畏惧地接受了上司奔腾而出的怒气。

“是属下报告的。刚刚用了超光速通信。”

“或许吧，可是，您总不能一辈子就这样下去吧!”

“罗嗦!”

“您怕您姊姊吗?”

“你说什么……”

“如果不是，就请您见见她。阁下，我还没有放弃您。您一味地责备自己而没有怪罪于我是很了不起。可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如果您不能从绝望中再站起来迎接挑战，那就表示您只是如此而已了，整个宇宙就会落入别人的手中。吉尔菲艾斯提督在天之灵也会感到失望。”

莱因哈特睨视着奥贝斯坦，仿佛要用视线灼死他似的，然而，他终究只是踩着重重的步伐走过他身旁，进了通信室。

安妮罗杰清晰的身影浮现在通信荧幕上。年轻的帝国元帅费了好大的劲才压抑住自己颤动的身体和鼓动不已的心跳。

“姐姐……”

只说了这一句话，莱因哈特的舌头就没办法再转动了。

安妮罗杰凝视着弟弟。她的脸色白得过火，碧绿的眼睛中没有泪水，有的也只能说是超过悲伤的情绪。

“可怜的莱因哈特……”

安妮罗杰喃喃地说道。低沉的声音刺痛着金发年轻人的心。他完全了解姐姐话中的意思。他为了获得权力与权威而把形同半个自己的朋友当成一个部属看待，现在，他正在为自己的贪婪与无知付出代价，接受责罚。

“你现在再也没有任何可以失去的东西，莱因哈特。”

“……不，我还有姐姐。是不是？姐姐，是这样的吧？”

莱因哈特好不容易挤出了一丝声音。

“是的，我们除了彼此之外，已经没有任何东西了……”

她的声音让莱因哈特吃了一惊。安妮罗杰似乎也注意到了弟弟表情的变化。

“莱因哈特，我要离开史瓦齐别馆。能不能在某处给我一栋小屋呢？”

“姐姐……”

“而后，我们之间暂且别再见面了。”

“姐姐！”

“我最好不要待在你身边，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我只有过去，而你，还有一大片未来。”

“……”

“如果你累了，就到我这边来吧！可是现在还不是你休息的时候。”

是的，莱因哈特没有缅怀过去的资格，也没有休息一下的权利。既然吉尔菲艾斯已经实践了他的誓言，那么，莱因哈特也必须完成对他的诺言。

他要把宇宙拿到手。为了达成这个誓言，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不能罢休。一想到已失去东西的重要性，那么至少就得取得同等价值的东西回来。

“我知道了。如果姊姊希望这样，我就照你的话做。等我统一了宇宙之后，我再去接你。可是在分手之前，请你告诉我一件事。”

莱因哈特吞了吞口水，重新整顿自己的情绪。

“姐姐是不是……爱着吉尔菲艾斯?”

然后，他战战兢兢地看着姐姐的脸。

没有回答。可是莱因哈特从来没有看过姐姐的脸如此地透明，如此地悲伤。他想，这辈子是不会忘记这个表情的。

……而他的想法应当是正确的。

罗严塔尔接受负责与秃鹰之城的联络工作并不是自我推荐的，而是提督们彼此推脱之下，只好以抽签来决定由谁负责，结果，金眼的青年彻彻底底地被幸运之神抛弃了。

罗严塔尔从莱因哈特的元帅府送信过来。莱因哈特立刻出现在画面上。看见莱因哈特那水蓝色的瞳孔中闪着理性和锐气的光芒，罗严塔尔知道年轻的主君已恢复了自我。他的声音明亮而有力。但是，总让人有一种莫名的无机质的感觉。

“详细情形我已经知道。在你们出发那天，奥贝斯坦就告诉我了。”

“是……”

“我会重重地酬谢你们的功绩。我要立刻回奥丁，派人来半路上接我吧！”

“是，那么，就派米达麦亚……”

把工作推给同事之后，罗严塔尔继续报告重要的事情。

“立典拉德公爵的所有族人都已逮捕监禁，等您回来之后请做个裁夺。”

“不用等我回去。刑罚的执行由你们负责就可以了，行吗?”

“那么，立典拉德公爵本身该怎么处置呢?”

“帝国的宰相总不能执行死刑。劝他自杀吧！要以没有痛苦的方法。”

“是。那么，他的族人呢？”

“女孩子就放逐边境。”

莱因哈特的声音就像冰块碎裂似地坚定、无情。

“十岁以上的男孩子一律死刑。”

“……是！”

连罗严塔尔听了都得犹豫了一会儿才回话。

“九岁以下就无罪吗？”

他这样问或许是迂回地为他们求饶，不必要的流血不是这个勇将所喜欢的。

“我是在十岁的时候进军官幼校的。十岁以前都只算是半个人，所以，我饶了他们。如果他们在长大之后还要来找我报仇，那也可以。没有实力者被打倒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

莱因哈特发出了笑声。笑声虽雄壮，但和以前却有些异样的感觉。

“你们也一样。如果具有打倒我的自信和觉悟，随时都可以向我挑战。”

他那秀丽、雄壮而端正的嘴泛起了灿烂的浅笑。罗严塔尔觉得战怵的波动穿透了他全身的神经网络，连回答“您说笑了”的声音都显示得很生硬。

莱因哈特仿佛脱胎换骨一般，失去了半个自己的他似乎为补偿已失去的而想另外找回一些什么。罗严塔尔没有办法判断哪些人是有利的，哪些人是不利的。

通话结束之后，奥贝斯坦出现在莱因哈特的面前。他像是在观察年轻的主君似地凝视着对方。

“阁下，再过一小时伯伦希尔就可出港了。”

“好，在剩下三十分钟时我会上船。”

“阁下，关于立典拉德一族人，那样做真的恰当吗？”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流了许多血，今后应该也会如此吧？再加上几滴立典拉德一族的血会有什么不同吗？”

“如果您这样想那就好了。”

“你立刻退下！去做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

奥贝斯坦不说话，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当他把头低下去的时候，义眼中放射出一种难以形容的光芒。

遣走参谋长的莱因哈特把身体埋进长长的椅子中，视线转到展望荧幕上去，眺望着等着他去征服的星海。

他的心中有一种饥渴——在永远地失去吉尔菲艾斯，然后又失去姐姐之后。

在灭掉黄金树王朝，建立新银河帝国，征服自由同盟，并吞费沙自治领地，支配全人类之时，这种心中的饥渴就能获得满足吗？

莱因哈特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东西能满足这种心灵上的需求的。大概是永远没有了。

然而，莱因哈特已经别无选择了。他只有藉着不断地战斗，不断地获胜，不断地征服来对抗这种心灵上的饥渴。

除此之外，他还需要有敌人。越是强而有力的敌人，越能让他忘却心灵的需求。目前他虽然专心于巩固国内的根基，心中却已开始盘算明年将会和自由同盟展开的军事冲突。而在同盟里就有极为强而有力的敌人。

Ⅳ

莱因哈特心中所描绘出来的强敌在这个时候却陷入极矛盾的立场。

这个时候杨威利才刚刚收服了聂普帝斯、卡佛、巴尔梅伦多三个行星的叛乱部队，回到首都来。政府的特使来告诉他，政府将主办纪念宪章秩序恢复、民主主义压过军国主义势力的仪式，并要求他到场在大众面前和特留尼西特议长握手。

听到这件事情之后，杨的第一个反应就像个小孩子一样。

“为什么我要和特留尼西特那家伙握手！”

说完之后才发现自己失态，赶紧纠正。

“和特留尼西特议长握手是必须的。”

当他看到特留尼西特平安地从地底下出现时就知道会有灾难来临，而事情也果真就被他料中了，他却一点也不高兴。一连串丑陋之极的喜剧才刚刚落下那令人眼花缭乱的布幕。

不，如果说落了幕那还好，就是没人能保证不会有“安可”。

一想到都已经发生非法武装政变了，却还不反省自己的政治态度，仍想藉着政略的技术及操纵民众来维持自己的权力的特留尼西特，杨就打从心里感到厌恶。对杨来说，和这种人在大众面前握手简直就等于出卖贞操。

然而，今后随着胜利的来临、随着地位的提高，亦即随着政治利和度的增加，这种事情一定会越来越多的。该怎么做才避得过这些事呢？

如果输了就好了，如果战争惨败就好了。这样一来，杨的声誉就会坠入谷底，赞赏之声就会一变而为指责声。人们会交相指责他为“杀人者”，而他因此就辞去工作，抛弃社会上的地位，任谁都会觉得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就算有人挽留，会这样做的人也不一定很少。

这么一来，杨就可从仕士贵人的地狱中获得解脱了。避开人们的耳目，躲在社会的一个角落，安静地过日子也不坏呀！在田园里的小小家中，寒夜里，一边听着呼呼的风声，一边啜饮着白兰地；下雨的日子里，则在大海中悠然地游着水，一边任思绪奔驰，一边喝着葡萄酒。这种生活多么地快意舒畅啊！

“说着说着，竟然就变成了一天到晚喝酒的日子了。”

杨苦笑着，把这小小的奢望从脑里逐出去。或许他可以因此而得救，但是却也有几万倍的人因此而无人救助了。因为如果他输了，会造成许多人死亡，会有许多的妻子失去丈夫，母亲失去孩子，孩子失去父亲。

有战争就必须要获胜。那么胜利的意义又在哪里呢？让敌人造成许多伤亡，给敌人的社会带来损伤，使敌人的家庭离散。方向虽然不同，向量却一样。

——结果，两方面都不是他所能选择的。

自从军校毕业成了军人之后，刚刚好是第十年了。杨到现在却仍然没能解决这个问题。这可不是初级的算数，光有明快的思路也无法找出正确的答案。虽然知道思索这种问题只会让自己陷入思考的迷宫中，他却又忍不住不去想。

尽管如此，不和特留尼西特握手却又似乎是不可能的事。

他并不怕拒绝之后遭对方报仇。但是，既然有显示出政府和军部协同一致的大义名份在，他就不能加以破坏。就因为他觉得军部应该依循政府及市民的意思行事，所以他才会和非法武装政变派作战。

典礼在郊外举行。

初秋的阳光和煦温暖，让人觉得全身舒泰，阳光在树叶上罩上一层金黄色的色彩，真是个美丽的日子，可是杨的心中却一点都不快乐。

他不是要和特留尼西特握手，而是和国家元首、最高评议会议长握手这件事情让杨觉得他得扭曲自己的感情。当然，他也知道这种理论很琐碎，正因为如此，他的不快越加让他喘不过气来。

这种事情是他必须要忍耐的，所以也不能说他是为出人头地而自愿受虐。虽然他成功了，他有了地位、有了人人赞羡的一切，但是这种功名金字塔越是接近顶端，立足点越窄小，危险性也就越大。对杨而言，那些不顾危险一意往上攀爬的人实在是很不可思议的。

尽管如此，坐在贵宾席的心情仍然有些不同。去年在亚斯提会战后的慰灵祭时，杨坐在一般席上。和现在比起来，当时的身份反而比较清闲。

特留尼西特正在演说，纯粹是二流煽动家的空泛言论。他赞扬死者，赞美大家为国牺牲，要大家为打倒银河帝国的圣战而抛弃个人的自由及权利。这已经是几年前的老调了。

人会死，星星也有寿命。连宇宙这种东西也不知什么时候会停摆。不可能只有国家能永久存在。如果国家一定要有巨大的牺牲才能存活下去的话，那么，这个国家还是马上灭亡的好，谁还会在乎它？

当杨陷入沉思时，有人叫他。

"杨提督……"

回到座位上的特留尼西特的脸上堆满了讨人喜欢的微笑。这个微笑迷惑了几十亿个选民的心，有人说，支持他的人不是针对其政策或思想，而是针对他的笑容投下了贵重的一票。当然，自从有了投票权之后，杨从来不是那群人中的一个。

"杨提督，您一定有很多话想说，不过，今天是纪念祖国从军国主义解放出来的可喜日子，虽然政府和军部之间有许多意见不尽相同，但是，我想我们不该让敌人看见我们之间的闲隙。"

"……"

"所以，今天我们在握有主权的市民面前应该常常挂着笑容，不要让人说我们不懂礼貌。"

能说出正确言论的人实在是了不起。但是，能面不改色地说出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言论的人又该怎么形容呢？每次看到特留尼西特时，杨都不禁这样怀疑。

"那么，现在为了民主主义、为了国家独立、为了市民的自由而战的两个斗士，穿便服的代表特留尼西特先生和穿军服的代表杨先生就在各位面前握手吧！各位市民，请大家热烈鼓掌！"

典礼的司仪亚隆·德梅克高声说道。这个男人从文学界转到评论界，又转到职业政治界，一向都待在特留尼西特身边，他是一个从攻击老板的政敌或中伤批评他个人的言论机关的事情中寻找出自我存在意义的人。

特留尼西特站起来向群众挥手，然后把手伸向杨，杨也站了起来，可是他好不容易才压抑住，头也不回地就逃的冲动。

当两人的手交握在一起的那一瞬间，群众的欢呼声格外高亢，鼓掌的声音响彻云端。杨恨不得一秒钟都别迟疑能尽快抽手，可是，当他好不容易从那没有滴血的拷问中解脱出来时，他却想到了一件毫无道理的事。

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太过低估特留尼西特这个男人了？

这个想法仿佛从云间穿射而过的阳光一样直透杨的心房。在这一瞬间，他受到了足以让他窒息的震撼，使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心。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这种事，于是他开始再次检讨自己过去的事情。

特留尼西特在非法武装政变时什么都没做，靠地球教信徒庇护躲在地下。

指挥舰队作战的是杨威利，代表市民利用言论和集会作战的则是洁西卡·爱德华。特留尼西特在解决事情上一点贡献都没有。可是现在活着接受群众们欢呼的是他，而洁西卡则被残杀而死，躺在墓场里。

在同盟军引以为耻的亚姆立札会战时他又有什么建树呢？原来自始至终都高唱主战论的特留尼西特，在投票表决之际不是反对出兵的吗？结果，在那一次战役中，同盟军彻底败北，主战论失去了人民的信赖，地位大幅滑落。相对的，特留尼西特的声望却因而大为提高，当时为国防委员长的他，现在则是最高评议会议长、同盟的元首。

然后是这一次的非法武装政变。

特留尼西特随时随地让自己保持毫发无伤的最佳状态。因情势所激而中

伤倒地的永远是别人。这男人总是引来狂风暴雨，当狂风暴雨真的来临时，他又躲在安全的地方，等天气放晴了之后再出来。

这个男人不就是典型的投机政客吗？不管面临什么危机，他总是什么也不做，也绝不让人对他做什么不利的事，最后获胜的就只有他一个人。

杨不禁感到背脊一阵凉意。他从来不怕被暗杀，在人数几倍于己方的敌人面前他也从不退缩。但现在，在迎面洒落的阳光下，杨却深深地被恐惧感所攫获。

特留尼西特又开口叫杨，当然是带着经过完美地控制、毫不诚实的微笑。

“杨提督，群众在呼叫着你呢！你不回应一下吗？”

忽高忽低的欢呼声浪包围着杨。杨对着那些被他的虚像所惑的人们机械性地挥了挥手。

或许自己这次太高估特留尼西特。杨虽然这样想，却也只不过是一时的逃避而已。杨嗅到一股腐臭味，这种味道渗入了大气的微粒子中，勒紧他的脖子，简直令他觉得呼吸困难了。

V

回到宿舍，杨飞奔进入盥洗室，用消毒水把手洗了又洗。他想洗掉被特留尼西特握住手时所沾染到的污物。最近，杨的心理状态和小孩子没什么两样。

当杨关在洗手间里清洗时，尤里安在玄关应付一个不速之客。是一个来自出版社的男人，他是来劝杨写自传的。男人说他们预定初版五百万本。如果杨果真是一个如他自己所愿的默默无闻的历史学者的话，恐怕出书时连这个数字的一千分之一也卖不出去吧？

“提督不在官府里接见为私事来访的客人，请回去罢！”

尤里安是照规定赶走那个男人的，可是，或许男人最在意的是挂在尤里安腰际的枪而不是少年毅然决定的态度。男人虽然不死心，却也不得不打退堂鼓。

尤里安回客厅泡红茶。杨从盥洗室出来。他死命地往手背上吹气，因为刚刚摩擦得太厉害了，结果现在感到一阵刺痛。

杨在红茶里加了白兰地，尤里安则加了牛奶进去。很微妙地，两人都没有说话，好一阵子室内只有每秒跳动着堪称古董的老时钟滴滴答答的声音。

几乎同时，他们喝完了一杯。当尤里安准备泡第二杯时，杨这才说话。

“今天好危险啊！”

少年以为是身体上有危险，顿时全身充满了惊异和紧张，凝视着监护者。

“不，不是那样的。”

杨赶忙消除少年的多虑，他一边旋转着空空的杯子，一边说道。

“和特留尼西特会面时，我的心中充满了厌恶感，可是我突然想到赋予这男人正当权力的民主主义到底是什么？一直支持着这男人的民众到底又是什么？”

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当我回复自我意识时不禁打了个寒颤。以前的鲁道夫·冯·高登巴姆和在这不久之前发动非法武装政变的那些人一定也不断地想过这个问题，结果他们确定了能拯救世人的唯有自己。也许完全是似是而非的说法，不过，我觉得把鲁道夫变成一个残虐的专制者的便是他个人对全人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当杨的谈话告一段落时，尤里安以沉思的表情问道。

“特留尼西特议长有那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吗？”

“呃，这个人嘛……”

杨不想把自己对他的那种异样的恐惧感说出来，因为那只会增加少年的忧虑。他想暂且把这件事收藏在自己的思考回路中。或许特留尼西特对整个社会而言就像癌细胞一样。他不断地吞食健康的细胞以使自己增殖、强大化，最后甚至使宿主的肉体败亡。特留尼西特有时候煽动主战派，有时候则主张民主主义，他绝对不会去背负任何责任，他的重点是增大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而他越是强大，社会便越衰弱，最后就被他吞食殆尽了。此外，还掩护特留尼西特的地球派教徒……。

“提督……？”

当他回过神来，才发觉尤里安正担心地看着眼前的监护者。

“你怎么了?”

“哦，没什么。”

杨反射性地给了一个任何人都会有的而且完全没有效果的回答。在这个时候，邻室响起了 TV 电话的呼叫声。

尤里安离开去接电话。杨看着他的背影，将冷却的第二杯红茶一饮而尽，然后在茶杯中注满了白兰地。

当他把瓶子放回桌上的同时，尤里安跑了进来。

“不得了！是统合作战本部的姆莱少将来的消息……”

“你急个什么劲儿啊？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值得你这样大惊小怪的。”

杨一边把杯子送到嘴边，一边以哲学家似的语气说道。尤里安冒出了一句“可是”想马上反驳，脸上的表情却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事似的。

“梅尔卡兹提督您认识吧？阁下。”

“帝国军官的名称。虽然不像罗严克拉姆侯爵那么壮大、华丽，却是一个老练而让人无机可乘的人，同时也颇具人望。对了，梅尔卡兹提督怎么了?”

“那个帝国军官的名称……”

尤里安提高了声音。

“卡介伦少将刚才联络说他逃亡到我们这边来了。他从帝国逃到这里来投靠您了！现在已到了伊谢尔伦。”

杨闻言立刻打翻了自己的哲学论调。他慌忙站了起来，结果把自己的脚用力地踹上桌子的脚。

Ⅵ

迎接梅尔卡兹到达伊谢尔达要塞的值勤司令官卡介伦，一开始曾要求梅尔卡兹交出所带的武器。

“无礼！你在说什么！”

副官舒奈德怒气冲冲地大叫。

“梅尔卡兹阁下并不是被俘虏来的，他是以其自由意志而逃亡到这里来的。你们应该给与客人般的礼遇才对。或者，在自由同盟里面根本就没有礼仪这种东西?”

卡介伦认同对方的说法并向对方道歉，遂以待客之道招待他们，同时，以超光速通讯联络停留在海尼森的杨。

杨召集了所有的幕僚。直接听取了卡介伦的联络的姆莱少将主张不可轻易相信对方。

“你看到梅尔卡兹提督带了家人来了吗?”

杨问道。

“没有，我曾向卡介伦少将问过这一点，答案是他的家人都还在帝国……”

“是这样子啊？这样就没问题了。”

“不好。家人留在帝国就形同留下了人质。在我看来，梅尔卡兹提督理所当然是怀有其他目的而来的。”

“不，不是这样的。如果他一开始就有意欺骗我的话，就不会说出家人还留在帝国的事了。他大可以找来一些假的人员扮演家人，同时负责监视他。”

幕僚之一把视线投向杨。

“如果情报部门想藉机活动的话，这是个最好的时机，对不对？巴格达胥?”

“嗯，我是这样想……”

曾经想暗杀杨结果失败，后来却反而投效杨的巴格达胥回答。

“梅尔卡兹提督是一个纯粹的武人，和情报活动及破坏工作无缘，我觉得可以信任他。”

“他是比你还要来得值得信任。”

“别开这么过火的玩笑，先寇布准将。”

“我不是开玩笑。”

先寇布带着认真的表情说道，巴格达胥露出了厌恶的神情。看着立场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属，杨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我决定接受梅尔卡兹提督，而且只要能力可及，我会彻底维护他的权力。既然被称为帝国老将的人前来投靠我，我就必须相等以报。”

“不管如何您都一定要这样做吗?”

姆莱稍有不悦之色。

“我一向都注重侠义之道的。”

说完，杨命人打开和伊谢尔伦之间的直通超光速通信的回路。

当画面继卡介伦之后出现了一个结实而老成的男人时，杨站了起来郑重地对他行了一个礼。

“是梅尔卡兹提督吧？我是杨威利。很高兴能见到您。”

梅尔卡兹以他细细的眼睛凝视着看来完全不像军人的黑发青年。如果他有儿子，应该也有这么大了。

“我将这具残破的身躯委交给阁下了。你要怎么处置我都无所谓，但是，请您一定要从宽处置我的属下们。”

“看来您有个好部下呢！”

站在画面角落的舒泰德挺直了腰杆承接杨的视线。

“不管有什么问题，都由我杨威利担待下来，请不要担心。”

杨威利话中之意即是对梅尔卡兹有十足的信任。亡命而来的提督现在知道了副官的进言是对的。

杨和梅尔卡兹第一次碰面交谈时，在海尼森的特留尼西特的宅邸里聚集了几个政治家。

涅格尔庞帝、卡布兰、波涅、多梅克、艾兰兹——每一个都是特留尼西特派的干部。

他们的话题是威胁着他们的敌人。这个敌人不是银河帝国，也不是国内

的军国主义势力，而是那个叫杨威利的青年。

以前，他们的目的是让特留尼西特获得盟主的宝座，而现在，他们的目标是维持已获得的政治权力。因此，排除可能自他们手中夺取权力的异己，就变成理所当然的事了。以前，他们的警戒对象是反战派的代表洁西卡·爱德华，可是她已经被非法武装政变派杀害了。

波涅把掺水的酒杯放在桌上说道。

“这一次的战役毕竟是内战，所以颁一个勋章给杨提督也就可以了，可是，下一次如果他再建立功绩就不能不让他再升官了。”

“三十岁就当元帅吗？”

卡布兰歪了歪嘴。

“然后他就退伍进入政界。一个不败的名将，年轻而且又是单身，他会获得大量的选票是无庸置疑的事。”

“那还是另外一回事，问题是他的政治才能。因为战场上的名将未必就是政界的才子啊！”

“可是为他的名声所惑而涌到他身旁的人一定不少。大家都没有什么理想，只想要权力而已。这么一来，不要说质，光是量就很可观了。”

波涅所说的话并不是反省他们自己之后有感而发的。听的人也并不感到不可思议。对他们来说，正义就是守住自己的特权，他们的一切想法都是从这里衍生出来的。

“在会战之前，他好像曾经对所有的将兵说过‘国家的兴废和个人的自由、权利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我觉得这句话真是岂有此理。”

“这真是个危险的思想啊！”

多梅克探出身子。

“如果这样敷衍下去，不就演变成若要守住个人的自由和权力，甚至可以消灭同盟，取代帝国了吗？他对祖国的忠诚心不得不让人感到怀疑。”

“那些都是值得记录下来的材料，将来一定还有更多。”

就算听到这些话的杨，表明自己没有成为政治家的打算，只想靠着养老金过活，并成为一个业余的历史学家的立场，相信这些人顶多也只是取笑，根本不会相信的。如果以他们的基准来衡量的话，这个世界上不应该有人不要权力的。

“杨提督的才能对同盟来说是必要的，因为我们有帝国这样的敌人。可是，如果不是致命的事情的话，偶尔的失败对他本人也有帮助。”

特留尼西特的嘴巴往两边吊起，装出了一个像是新月型的笑容。

“不管怎么说，我们不需要太着急。勉强是最要不得的。我们就等着看时势的变化吧！”

在场的人都点点头，话题便转移到最近的海尼森大受欢迎的一些女歌手。

特留尼西特一边左耳听右耳出地听着同伴们的杂谈，一边想着杨威利的事情。这个青年曾经在他的演说会上当众人都起立致意的时候，唯独他一人坐着。在胜利的仪式中握手时，他的心也不在特留尼西特的身上。这个人有才能、精神佳，从各方面来说，是一个潜藏着危险性的人物。虽说无需太紧张，但终究是要面临让他跟随自己或排除掉的选择吧？希望选择的是前者。这样一来，杨就可以和暗地里帮助自己的地球教徒并肩作战，而他也就有更强力的同志了。杨并不像他现在养在跟前的这些狗一样……。

所以，即使藉要一点小手段也是有其必要的。

Ⅶ

帝国历四八八年十月。

莱因哈特的爵位晋升至公爵，登上了帝国宰相的宝座。已经获得的帝国最高司令官的称号也尽入他手中。政治、军事两大权完全由金发的年轻人独占。

罗严克拉姆独裁体制就从此诞生了。六岁的幼年皇帝艾尔威·由谢夫二世仍与以往无异，是掌握国政实际政权的傀儡。唯一的不同点是，操纵傀儡的线由两条变为一条了。

原为立典拉德公爵身旁的副宰相凯尔拉赫，因为归还了地位并谨言慎行而得以保全自己和一族人的生命。

支持他的人也都获得了新的地位。

米达麦拉和罗严塔尔、奥贝斯坦三人都成了一级上将，坎普、毕典菲尔

特、瓦列、鲁兹、梅克林格、缪拉，以及投降的海伦法特都获得了上将之位。

已故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被追封了帝国元帅的称号，另外赠予军务尚书、统帅本部总长、宇宙舰队司令长官以及帝国军最高司令官代理、帝国宰相顾问的称号。不管追赠了多少世俗的名誉，莱因哈特都觉得不足以报答红发密友于万一。可是他为吉尔菲艾斯所选的墓碑名却极为简洁，只有一句“我的朋友”。

安妮罗杰则移居到她以前和弟弟们共度过假期的佛洛依丁山庄。

另一方面，杨威利仍是上将。如果战胜的对象是银河帝国，而又有其他现役的元帅的话，杨无疑地应该可以得到元帅之位。但是，统合作战本部长和宇宙舰队司令长官现在还是上将，隶属其下的实践部队的主管在阶级上没有道理凌驾其上——政府是这样说明的。对杨而言，怎么样都无所谓。

杨得到的是自由战士一等勋章、共和国荣誉章、海尼森纪念特别大勋章等几个具有一些夸张名号的奖章。回到家的杨把原来装勋章，大小刚好的小盒子拿来当肥皂盒，勋章则丢在橱柜的一角。尤里安推测他之所以没有丢掉是因为想把它们卖给某家古董店以换钱来买历史书及酒。

其实更让杨感到高兴的是，梅尔卡兹得以中将待遇的客座提督身份待在伊谢尔伦要塞担任司令官顾问。这两种身分都是正式的提督，不管是和面前的敌人作战，或是己方的运幄筹帷，梅尔卡兹的经验和思虑都将会是杨的一大助力。尤其是明年、或许还会跟帝国的罗严克拉姆公爵有一场大战。

杨的部下也都得到了如山一般高的勋章和感谢状，可是，因为杨本身没有晋升，所以他们的阶级也都没变。不过也有例外的，那就是先寇布，他因为在行星的解放战争中功勋卓著，晋升为少将。虽然政府的说词是，这是来自住民的强烈要求，但也有人传言这是统合作战本部长代理人德森上将故意只晋升一人以造成杨舰队的人彼此产生闲隙的恶劣技俩。因为库布斯里上将即将出院回到工作岗位，而这是本部长代理人的最后一项工作。

此外，虽然不能说位列高级军官之职，可是，原为军属的尤里安少年由上等兵升为中士，算是下级军官了。据说这是特留尼西特议长直接去说项的，不管如何，这就意味着尤里安已经有资格搭乘像斯巴达尼恩之类的战斗艇了。而杨也因此被迫面对是不是要成全少年的军人志愿了。

贝依上校也在这一次的叙功当中晋升为少将，担任特留尼西特的警护室长。据说，最初他也参与了那一次的非法武装政变，但他却又把计划密报给了评议会议长，帮议长顺利逃出，他就因为这个功绩而被赦免，不但如此，还获得了新的地位。

在这一段期间，费沙的商人波利斯以外交官的身份来到了海尼森……

这里是跟银河帝国的首都奥丁数千光年之远的边境的一个行星。在行星的某个角落里，位于荒凉的山岳地带的古老石造建筑物中，正在举行一个集合。

在听完黑衣服男人们谈话之后，同样穿着黑衣服的老人以干哑的声音说道：

“我不是不了解你们的不满。在这一次的争斗中，鲁宾斯基的方法不一定是最好的，这是事实。”

“不只是这样，高僧大人。他这种作法让人觉得没有诚意，我们都觉得他是忘了大义的精神而只为自己着想。再两三年，再两三年，每次都这样说。”

蕴含着愤怒的年轻说道。

“不要急，我们已经等了八〇〇年了，再等个两三年也没什么嘛！再给鲁宾斯基一些时间吧！如果他决定抛弃母星球地球的话，他就得流落到被称为死亡之地的其他次元去了。”

总大主教隔着窗子凝视着西边的地平线。闪着橘色光芒的圆盘染红了地表和天空。太阳还没有老化的迹象，仍然高唱着生命之歌，然而，为什么它的孩子——地球却已垂垂老矣？

树木枯了，土壤的养分流失了，天空已经好久没有鸟儿飞翔，海里也没有鱼儿悠游了。而人类在不断的污染和破坏之后，竟还丢下如母亲般的地球，在星球的彼端疯狂地进行着愚昧的相残。

然而，那也是不久的事了。人类的故乡即将复苏，而历史也将再度从地球上开始演绎。在这之前，人类必须先将历经八世纪的错误历史、人类抛弃地球的时代历史完全销毁。

事情不是没有进展。某些势力的权力者都在他们的计谋中。而其他的势力势必也将如此吧？总大主教在他干瘪的皮下有着无比的热切信念。

……宇宙历七九七年，帝国历四八八年，将人类社会一分为二的两大势力集团之间没有战火，这是个奇特的一年。两国都因为内战及战后的收拾工作大伤元气，已经没有能力像前年一样向敌国发动大规模的作战了。

双方的内战都产生了胜利者。可是，胜利者是不是因而感到满足那就是另外的问题了，因为在获得巨大的报偿的同时，也一定会失去贵重的东西；在获得新同伴之时，背后所增加的危险性也就越多。

不管怎么说，一年的平稳并不代表第二年无事的保证。银河帝国和自由同盟双方的人都觉得这一年没有经过协调的自然休战状态无异是第二年战火开启的约定。这更让人感到惶惶不安。

这一年，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二十岁，杨威利三十岁。两人都正值未来多过于过去的年龄。

田 中 芳 树 作 品

银河英雄传说

一场规模壮大的
太空战记即将展开……



银河中原本三分天下势均力敌的微妙关系，却由于帝国内崛起了一位天才战略家莱因哈特而逐渐扭曲了这项平衡。率领着三万艘舰队踏上了征途的莱因哈特，在这场战役中遇上了他毕生的宿敌——同盟军的杨威利。他们在亚斯提星域初逢劲敌，并展开了首次的智谋激斗……。一场规模壮大的太空战记即将展开！



ISBN 7-5387-1990-3/I · 1026
（全五册） 定价:100.00元